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4)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錄

尋樂堂日錄續

清·寶克勤 自撰

寶容莊 寶容邃 同編

.....



儒藏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二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十九年庚申二十八歲。

春正月九日

與振起昏定大人徐徐言曰汝得毋有過乎。因以戲場之事微責之。

予喜得聞此過也。著慎微論以自警。○慎微論天下事其成也必有所由起其敗也必有所由兆。古人謹大於其細防患於其忽蓋有深心。智者覺之愚者昧焉。予置身過中畧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



不自覺、竟試戲場、呼紅叫六、初不知意中何  
忽起此想、而開此行徑也。噫、過矣。一念放、則  
百念隨之。一過、滋則百功無以償之。私欲往  
來、理念銷鑠。舉平日一時一刻、不敢空度之。  
念至此、不知其失落幾時、幾萬刻也。再思之、  
豈惟前功莫補、後過日滋、抑亦聞者駭異、有  
碍身名。且子弟從旁觀之、將謂何與。彼若效  
尤、安所責譴。怒而及之、我有成迹、寬以縱之、  
家無令範。漸積日深、爲患益巨。原其始、不過  
快一時之歡娛、豈真爲蕩覆之浪舉。而其由  
小及大、勢所必然。微火燎原、可以鑒。○十一、  
己。不是之懲、立身持家、不其兩失哉。○十一、  
讀禮記。○十二、曰：吾身何侶。天地爲侶。天地  
何寄。吾身爲寄。天地吾身。



是一是一。是二。有一不似。吾身。吾身。天地。天地。○  
于以似之。其似云何。生知難得。其次惟學。學  
之爲言。效彼先覺。必若所爲。乃可明善。而復  
其初。○學之爲學。不徒口強。要在剛腸。一刻  
玩惕。百刻莫償。一念傍雜。百念交忙。危微之  
介。人禽之鄉。心惟兢兢。功惟皇皇。○自警。  
一瞬今成古。三春快作忙。因心知未是。任手  
痛難當。縱觀河流遠。微尋星宿傍。年華真易  
盡。萬古。○十三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訂遊  
在剛腸。

嵩陽書院之約。○十五日

元宵絕句二首  
簫鼓街頭午夜餘

空懸明月照庭書。誰將一刻千金夜。坐使千  
金一刻虛。藏用仍須到顯仁。培元那可離。



天真。元宵便認元方始。養得乾元天下春。○  
元宵古風二首。一元無停止。今宵慶元始。  
元旦陽之陽。純乎九數裏。元宵陽之陰。夜燈  
繼日晷。純陽見天德。柔濟不委靡。總是一元  
貫。循環如斯矣。人何不類斯。心乃身之基。  
何以培元氣。平旦莫宵衰。用六終以大。用九  
夜息萃。吾性備萬物。戒懼好自治。○  
二十一日。答耿逸庵先

生書並寄以詩。

答耿逸庵先生書。正月十  
三日。接手翰並讀佳刻。其益

然自得之趣。躍形紙上。如讀易。寄友贈和諸  
詩。皆遊心理窟。局臻精妙。語錄數十段。句句  
孔孟正傳。既切實。復精微。清心讀去。反覺先  
儒所言。尙有偏駁處。後學守此。更何事。另尋



程朱宗派也。策蹇嵩陽。當有日矣。○耿逸庵先生約遊嵩陽。賦此寄之。嵩陽佳處。多山水。我所思。今不在此。中有碩人。賦考槃。是所饑渴。願倒屣。自分愚鈍。寡所獲。願訂大業作安宅。不謂兩地。心若符。知求致。今物求格。今春邀我。嵩少遊。書來輾轉。讀案頭。有文皆寫躬行語。有詩皆從內養流。學問大原。孝弟得德業。進脩良友力。敬義夾持。尤素功。亦法乾行。健不息。近復讀易。敬恕堂直向畫前。印義皇。透晰吉凶。悔吝旨。易在吾心。動則臧。立言半是闡易理。我情繾綣。何能忘。願得結廬。嵩山下。願得讀書。潁水傍。策蹇遲遲。違所願。不爲山高道且長。相期桃花落溪岸。或則風雨夜連床。學道早訂千秋計。洛學日與無或蔽。

濂閩當日時地殊矧吾居近時相際。○時先生以棄餘草示予讀之更與先生札云詩集中有和趙寬夫詩內述寬夫語云勿爲物所縛始是格物旨二句。愚意格物只是窮盡事物之理不作格去私欲說考亭辨之甚明。向於夏峯先生年譜中屢讀寬夫語極明透此將物字認作私欲看與窮理說不合。格物是大學下手功夫似未可誤也。先生語錄中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一段人皆有是心天理就在裏面一段說得自是中正切實。又先生語錄中有一條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只纔動便差故聖人無欲主靜以養動之根。愚意諸條皆正當精微獨此條只纔動便差一語似有可商。竊意動自是少不得只要動在天





理便是說。只纔動便差一似將動字純說向私欲邊去了。觀吉凶悔吝生乎動。雖凶悔吝之數居多。畢竟亦有吉處。只看動得何如爾。若動合天理則吉。動徇人欲則凶。悔吝大抵纔動便易鄰於私。所以說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說只纔動便差不如易此一語。或有斟酌未知。○二十二日並讀詩經春秋。○二十六

曰大風大造之中。颺塵駕馭。泊亂蒼穹。萬物遭訐。觸之而忤。怒激罷熊蛟龍失官。視天夢夢。忽開溷蒙。運際滅風。鐵騎赴戎。熄轡自東。木蔭草豐。摧折奚終。同視化工云何不公。○二十七日曰。讀乾坤兩卦彖辭。無端畫得天形出。太極畫來一半成。

後聖繫辭在卦下利貞須看繼元亨。繼乾  
又畫兩畫成妙寫陰儀坤得名。雖是元亨辭  
亦繫却是牝。○二十八日讀小畜卦彖辭會  
馬不同貞。○痛久寫心繫辭時靜觀天風象雲雨觸心知。  
雖云好君事會當小畜期。西郊徒自我畱語  
後人思。作彖心已苦畜斯亨道隨風與乾  
可入密雲雨不施東國豈自聖西郊我繫思  
其道在小畜其志在明夷。二義。與入柔剛  
健非能力制之陰初無終倖陽當有亨時。雖  
是雲已密尙喜雨未隨。西郊何奈我我志在  
明夷。一義。○這幾日心纔向裏觀理便尋得  
出。意味。



二月八日

真源遇羅山人張黃石遜抱治安之畧未遂觀所著綱鑑總論及策

百篇治平之道囊括無

○十日

與黃石夜談或從傍誚之

遺談三晝夜意不倦

曰子欲爲聖賢便是假聖賢豈可爲耶黃石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爲者亦若是彼曰

孟子說此話已假予

○十一日

黃石論清任

與黃石笑而置之

一任便了清和安用子曰清和豈可少孟子

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後世

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鄙夫寬薄夫敦其有功名節固自不小

蓋黃石亟以世道自任故推任聖

○十二日

而短清和不自知其言之弊也



黃石屢以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爲言其以斯世自任之意不肯放下。○黃石策取士之法止欲以策論八股觀其經濟學術予曰鄉舉里選之法不可廢也黃石曰奈後世多僞何予曰上之人重德行下卽有德行之儒起而應之上之人重文章下卽有文章之士起而應之慮選舉多僞文章能無僞乎工於揣摩以迎合上意是卽文章之僞也何如以鄉舉里選觀其行並以策論八股觀其言乎

○十三日

黃石別去

○十九日春分始祭先祖

三弟

克恭勇於從義勤以勤事急先祖之祭贊成之力居多

○二十五日

耿逸



庵先生書寄至。○二十六日爲長男容端擇昏聘文

學梁汝樸女。

是日投昏啟。○汝樸字潛夫鹿邑庠生。

○二十八

日

張黃石來訪。屢以拯濟爲言。予曰。拯濟是其本懷。但出處不可不正。黃石曰。必嚴於

出處。孟子不宜見梁惠王矣。曰。孟子見惠王

非躁進也。乃應卑禮厚聘之招也。若謂枉尺

而直。尋吾恐所枉必多。已枉而欲利濟天下

難矣。黃石曰。必如何而後可。曰。致敬盡禮其

可乎。黃石曰。如是將終身不出矣。曰。終身不

出。自古有之。枉道求合。所不敢爾。賢賢然不

自處以禮。而希遇於

世。非行道之計也。

三月二日

因道中所見謂振起曰桃李雜松

松柏不求人知也穆然自處而已松柏蓋歛

却多少英華含蘊於內惟蓄深不露故其後

與桃李迥異○松柏雜他樹中特無有心人

識得破爾一經識破便見松柏此時已與他

樹迥不同矣○振起曰松柏既爲後凋想亦

有凋時乎曰形凋而神腴非謂歷之霜雪中

有改易之期也其不得不改柯易葉者形也

其貞固不易者性也○振起曰吾觀桃李與

松柏知人有一得輒鳴於外與有所得深藏

於內者其分量固不同矣亦可如此看否曰

如此看○四曰或曰主敬之法只心常惺惺

亦得○便容貌端肅用心於內自可





得乎外也。曰：功夫自是一節一節做去，專乎內，自可通乎外。肅乎外，亦所以養乎中。在內之心，性要做功夫，在外之儀容，亦要做功夫。內不可緩，而外不可遺也。若說心用於內，容貌自端，彼知及之，仁能守之，豈不是用心於內？又說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何故？分明是節節做去。○九曰：有某姓欲禍某姓，慮予大人知，為不知，任吾與彼作計較。爾大人曰：子既言之，吾已知之矣。知之而故為不知，吾誰欺哉？爾視某人為可禍，吾視天理不可欺。爾行之，吾以正論代彼白之可矣。言者慚而去。○十五日：寄耿逸庵先生書。二月念五日接手翰，不啻一室晤對，面為請質，但佳。

作義蘊弘深、雖潛心讀去、實有見不到處甚多。既過示包容、抑何懼罪譴。謹將二冊更逐一細讀、只見學問經濟透露紙上、其中仍有妄干處、總恃知愛、不敢畧以形迹徇之。至愚陋鮮當、想必我諒也。所歉者三月之約、將檢行囊、忽有事相妨、未得遂請益之願、不能不俟之異日爾。○與耿逸庵先生論答彭德馨書、設八股之始、原卽言考德之意。蓋以人之心不可見、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有言詞明快醇雅、能與聖賢理道相關發者、其人必大概根深乎理、可無大錯。故卽以此擢之、蓋欲以見之言者施之行也。豈徒導以利祿之階乎。後世人心溺於利欲、認作舉業、爲富貴之媒、故攻舉業者自少、至老皆以功名二字橫



著於心胸之間而不復理會六經四子之書。是何道理。周程張朱之所表著者。是何意思。此所以人心不端。風俗日敝也。先生此文極力救徒專八股之弊。如童而習之一段。可謂深中。今人之病矣。中間若舉業之外有學。是二道也。云云。意亦極善。若謂人認作八股爲一事。學道又爲一事。不知八股何嘗不與學問相關。只要人專意學道。則卽舉業卽理學。爾是欲於舉業中可認理學。非謂尋理學只在舉業中也。意思正自圓融。但恐不善讀者誤認學問專在舉業中。遂大肆力於文詞。以求當吾之所謂學也者。則又未免流入八股。砥礪之弊矣。至識得此心。此理。而復發爲詞章。以應世之所求。云云。固所謂較錙銖而



出之者也。又如不在書冊上看孝弟幾段說得快快至舉業亦後起之名一段謂性命文禮道教等說只是說理不是預先說下爲舉業用則得之矣。而其謂借此功名之途引人以道德之路若或非卽言考德之意夫卽言考德後猶有流於詞章之習而遂至專入股以爲利祿之階者若謂借功名之途而引以道德則道德之求與不求尙未可知而功名之奔競終無以勝其皇皇之心欲借此而引之於道德彼人心熟於利祿之場已久又何怪乎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先生之意謂不過借此引彼直是輕輕說功名句歸重引人道德句爾竊恐不善讀者認作功名是一路道德又是一路而日夜攻舉業者未必不曰吾



夏四月玩易。○七日

舟中讀易有感。豈易言利涉。讀易契其真。大業須

俟功名既成而後求道德。則是專文章而趨利祿。其流弊殆有甚於八股砥礪之弊者矣。此皆辨在毫釐。關係在世道人心。謹錄此請正。幸恕狂瞽。○敬義夾持。是內外交養之功。缺一不可。○二十七日。南遊。芒碭山登眺。高天懸鎮太丘。磅礴山光朝看日。陰森老樹夜如秋。常存佳蹟開巖秀。山有巖。夫獨討閒心覺世浮。幾處登臨頻問訊。每逢險道一停留。○別使者二首。麥苗不盈尺。翩反亂風披。相顧若相語。願莫話別離。爾我陌頭上。東西各別時。歸來問農事。莫笑麥離離。

富有盛德。自日新。竊怪無藏用。何以  
致顯仁。願將具舟楫。持此涉遠津。  
○九日

過磨盤山。峯迴逢路轉。策蹇幾  
○十日 過

層過。指顧林深處。雲封洞口多。  
○十日 關

山。石壁當雲際。盤空老樹多。山深留白日。  
○十日 關

路險碍青蘿。欲記關山跡。先聽遊子歌。不須  
○十日 關

愁暮景。緩  
○十一日 滁陽懷古。環滁不減

步下重阿。○十一日 舊山形。任是青葱入畫  
○十一日 關

屏。獨怪禽聲雲際落。  
○十二日 登金陵北城  
○十二日 關

空教人憶醉翁亭。○十二日 眺望。四月  
○十二日 關

秦淮暫息征。多因勝地寄深情。分明虎踞收  
○十二日 關

王氣。依舊龍蟠護帝城。幾代丘陵銷壯麗。一  
○十二日 關

天風雨弔忠貞。○十二日 關  
○十二日 關

業今已矣。愁聽江濤送日聲。○十二日 關  
○十二日 關

○喜聞二伯



父信即赴安慶尋訪。

二伯父亂離遭擄音信杳然有安慶李姓同寓

言及彼云伊友某姓常言離家之狀淚湧如

泉自謂實繫寶姓予細詢之與予大母平時

所言體貌年齒皆相符喜。

○十五日

過太平府望梁

不自勝即日登舟赴安慶。

山喜二伯父團聚有日因而賦之。

天門中

斷幾時分影落長江散碧雲想是蒼天畱位

置千年合。

○二十二日至安慶訪至二十七

聚氣氤氲。

日不遇。

自到安慶李姓邈不可即訪之數日與李姓之言全相謬戾彼所傳者徒

為誑語而骨肉之親終不可

○二十八日

特

得聚也。悵結果日不可解脫。



安慶探二伯父消息不可得悵然登舟誰  
知骨肉聚非真夢裏團圓空笑頻多是長江  
債未了西風皖地送行人

五月四日

登新嶺雲生足底千巖亂風送  
耳邊萬象空不到峯頭無上處那

知城郭

○五日

端陽懷鄉天涯羈客跡佳  
節度如年角黍兒何競新茶

一丘壠

僕得煎江聲送嘶馬山雨滯歸  
鞭頓憶鄉風古携壺泛北川

○八日紫陽

書院謁朱夫子

登紫陽山謁朱夫子紫陽  
千古關賢關門繞清流峯列

環共謂歛溪綿洛水誰知黃嶽續尼山扶經  
翼傳官牆擴主敬存誠風月閒道學淵源



岫。臥。簪。先。嚮。在。斯。文。宗。主。此。岫。兩。簪。更。躋。攀。○  
謁。朱。韋。齋。先。生。漁。梁。急。瀨。嚮。書。聲。嶺。畔。當。

年。燈。火。盈。瑞。映。黃。山。垂。道。範。文。澄。練。水。衍。宗。

盟。書。堂。已。道。南。中。好。偉。矯。先。生。山。月。猶。分。舊。

日。榮。駁。紫。松。自。陽。書。閣。還。嶽。峯。賦。公。墓。講。虹。○。十。日。

發。麟。祥。開。萬。古。人。誰。有。子。如。先。生。○。十。日。

漁。梁。壩。悠。然。亭。亭。在。西。畔。到。漁。梁。白。練。光。浮。

下。維。揚。勢。走。飛。湍。驚。鳥。落。聲。馳。遠。壁。送。潮。忙。

龍。從。抱。竭。欵。溪。會。繫。婺。環。流。淙。影。長。莫。道。無。

豬。鍾。氣。洩。紫。陽。山。麓。是。靈。鄉。紫。陽。山。在。漁。梁。

○。十。四。日。下。坊。舟。中。怪。彼。舟。中。人。視。彼。

疎。亦。親。相。顧。豈。相。識。相。叙。溫。言。

頻。獨。我。他。鄉。客。孤。影。惟。隨。身。問。彼。彼。不。應。○。

聽。言。苦。不。真。靜。坐。驅。塵。誼。從。容。一。忘。神。○。

十五日

舟中月夜。竟是多處我心寂。

○

十八日

自十五日至蕪湖過宋簡心。遴欵留情殷。簡心太原偏關人。豪氣古誼遠。

絕流輩。

○贈宋簡心。誰云旅館寂。竟如憇

故廬。

何以遂偃仰。兄情曰厚且。坐卧同嘯傲。

清言話徐徐。

白晝覽山水。雨夜商詩書。我百

愁亦解。

欲報乏瓊琚。兄辭至再三。云稻食且

蔬。

相浹無拘禮。勿嫌我意疎。噫嘻。日中閱人

幾似此。

故舊千里便已矣。邂逅結納成往事。

誰知太原佳公子。

公子歸去。○二十一日

在何年。

煙雲匝地風倏起。○二十一日

道中觀竹。

林深曲徑轉相通。偶憇名園愛

竹叢。

爲問千竿連紫氣。誰家半畝結仙宮。黃



金色碎新迎日。夏玉聲沉遠送風路。○二十  
盡丹陽還戀戀孤邨回看暮雲中。

三日金山寺。蔥蔥擬近巨流中。倒嶼誰懸  
萬古同。臺鎖江淮通海氣樓開日月響

天風孤形頓倚城池壯夜浪曾翻甲冑。○二  
雄宋將功高重丹志也憑作鎮助貔熊。

十五日渡江。笑起滄溟象奇天開巨津風  
清翻日白浪起寫雲真百艘誠爲富

千家豈獨貧長江懷。○二十九日渡淮。河遇  
地險愁眼對舟人。雨旅况

蕭蕭風雨鳴洪濤驚試一舟橫長淮岸潤流  
天際巨浪帆懸暗石城雙櫓難搖塵慮斷孤

峯獨照夢懷清不堪計日  
鄉關是猶自江干滯客行。



六月讀書經。○四日回里。○二十五日張用

行先生使來。

先生向司柘鐸優視子。至是諭太康召往肄業。

秋七月讀書於太康學署之文昌閣。○八日晤

張子居於耿亦夔齋中論學。

亦夔論吳梅邨不宜應召子居

謂暫畱史館初未就職子謂出處之義當以亦夔之言爲正子居原心之論亦三代後節取之法然責人貴恕○十一日耿逸庵先生而律身不可不嚴也。

書寄至再訂遊嵩陽書院之約。○二十七日



戒諸弟曰、吾家本忠厚相承、爾等宜入孝出弟、循循然謙慎守禮、切不可有傲物陵人之意。如此便是不肖。至父兄伯叔更繫骨肉、尤宜執子弟之禮。持身之道、應自如是。令聞不可自我而墜。此蓋有爲言之也。○又戒弟曰、爲善是自已事、不得靠他人。如兄弟十人之中、賢者九、不肖者一、則九賢不能護一不肖。賢者一、不肖者九、則九不肖不能掩一賢。各自成其賢、不肖而已。爾等當自已努力、不可靠人也。○二十八日見人當自已努力、不可靠人也。○二十八日見人幼子幼婦恃驕不道、其後死亡殆盡。振起曰、人之無良、其應自爾。予曰、是其父害之也。鄭莊公與其弟叔段之謂也。○振起曰、關公之心坦然明白、其精忠萬古共見。但剛愎自用、

不能下人，是受病處。○二十九日，自太康回。

八月五日，遊嵩山，訪耿逸庵先生。○七日，言或

今世難仕，予曰：難則難矣，天理二字自不可掩。曰：若到萬難措置時如何？曰：到此時無他，舍生而取義也。○八日，五女傳，余偶歷安陵西三不著姓，相傳五女，父母無子，獨有一義子，爾是皆爭葬父母者而不得，且死，予竊疑之，以翁而子義，子則義子，斯父之矣。子葬父，禮也，顧爭乎哉？爭葬不得而死，誠過。旣又詢之老人，其述爭葬亦云然，但以爲其死乃懼強暴而然者，是可信矣。嗚呼，養生送死，可以愧世。



之委兄弟而不終其事者、而志堅行潔、卒完其節以死、又可謂烈丈夫焉。五女其足傳矣哉。

○十二日至登封、耿逸庵先生設榻敬恕

堂、畱止之。

早經郃城、登周公測景臺、覽遺跡、想見制作深心、徘徊久之。日中始

至登封。

耿逸庵先生以學仕為言曰、學必

見之行事、

乃見真學。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隨遇而處、

不可有心作石隱流也。予曰、幼而

學之壯而欲行、

學自不是退藏可了。但方當

學時、未當出而仕時、

正不可不求所以行之

之具。

○逸庵先生論陽明之學曰、陽明天資

高、他只照捷便處做、

我輩步步踏實地做、功

不可忽近而求精微、

予曰、天下之道惟中庸



中庸不可能也。極平易處自有精深。下學而上達。此理固徹上徹下也。○逸庵先生曰。朱子之功大矣哉。漢唐以來。百家紛紜。儒者莫知所宗。至朱子表章四書六經。後人始知專於所求。耳目以定學術。以純是。皆朱子之功也。以爲集諸儒之大成。信然矣。不是之學。而他慕高遠。何歟。予曰。聖賢教人。循序漸進。以盡人道。卽平近。卽高遠。倘遠而慕之。以朱子爲不足學。是必有異乎聖人之學者矣。○逸庵先生曰。周程張朱已闢路徑。留與後賢行。後賢只要知所行爾。誰更得而踰之。予曰。洛閩續鄒魯之統。百代不祧。只是於日用倫常着實爾。後人才高者。便恣肆妄誕。身心不檢。徒趨便捷路徑。以爲吾之學可以空古超今。



無知者爲。○十三日逸庵先生曰、朱陸之異、所誤久矣。○一字之義雖微、而心之所注、功之所向、則曰、一、字之義雖微、而心之所注、功之所向、則分、關、繫、處、正、在、此、一、字。○逸庵先生曰、正蒙作得深奧、是橫渠才分高處、然虛心尤不可及。予曰、范文正授以中庸、只中庸二字繩束他多少才分。故雖才高、不自用其才、而極深研幾、卒得斯道。逸庵先生曰、文正公可謂善於成就人才矣。○逸庵先生曰、張子作正蒙、必極力苦思、以求必得之。予曰、程子云格物有格不去時、只得且放、任以俟、積久貫通。若必欲竟數十日夜之功、以求必得、恐未免有穿鑿處。○十四日奉和耿逸庵先生嵩陽書院四時讀書樂效紫陽夫子體

四首。嵩嶽巍峩，與誰齊。高賢挺生，莫惜遲。  
聖道嗣響，已有賴。嵩陽紫陽，無參差。作人雅  
化，真如春。先生讀書，惜寸陰。讀書之樂，樂未  
央。春意榮發，看新篁。盡日端謹，氣體森肅。  
肅外物，豈能侵。威儀斐然，衛武範。誠敬浸長，  
曾子心。操持無斁，法得早。先生讀書，恆懷抱。  
讀書之樂，樂意深。夏日光輝映，高岑。帝天  
懷臨忘，炎涼惟知任。任重道且長，內外夾持生。  
平志敬恕，名堂千古香。屋漏對天，更何爲。先  
生讀書，忘渴饑。讀書之樂，樂難言。秋意收斂，  
淡潺湲。襟懷優游，對嵩山。芟却蓁蕪，闢賢  
關。功不希，天手難任。教惟傳經，心愈閒。歲月  
易過，寒復煖。先生讀書，勤黽勉。讀書之樂，樂  
且久。冬意凝結，程朱友。○逸庵先生曰：予每



讀書只覺與朱子意思合。予曰：愚意亦如此。非有心求合於所言者，做去道理恰是如此。細思之，真是說得穩適，不走險爾。○逸庵先生曰：世間不乏才智之士，往往出其聰明用之於佛教，何也？予曰：只是忽視中庸爾。忽視中庸者，未曾深嘗正味，遂欲別尋一途以自處，彼不自知其聰明之誤用也。○十五日 論無欲主靜之說。錯靜字，未免流入寂然一路矣。予曰：聖人無欲主靜，早已養動之根矣。動靜不相離也。動靜之道，其天地之道乎？先生曰：仲誠謂天道至冬，是天地之大有養焉，此言甚有理。予曰：天道凝陰，靜也；而冬至一陽生，動之根已伏於此矣。動靜自不相離也。○逸庵先生曰：讀



呂新吾先生實政錄可知是不使一物不得其所者。惜未得爲宰相。大展所施爾。旣而曰。從古有有君而無臣者。有有臣而無君者。在內而莫之用。尙不如外吏。猶得行所志。予曰。聖賢不論位之尊卑。居其位。行其事。如茂叔爲一邑。卽化行一邑。位之尊卑。任君所置爾。先生曰。此意與孔子爲委吏乘田相似。○逸庵先生曰。王安石之壞法。程子有吾黨激之之說。此是不急於治之之意。予曰。君子不難引過。自責。然而所處之時。位不同。則救正之緩急亦異。安石爲宰相。一言一行動關天下。諸公安得不持正論急匡之。先生曰。設當日無諸公安。救正所行。更不知何如。○逸庵先生曰。許魯齋之出。人皆以爲非其信然乎。予曰。



魯齋將死、有遺命、勿刻誌石、止書許衡之墓四字。想是他心中實見得、有不必出處、故終以爲歉。此自信其心、則然。若自後人觀之、當時豈不賴此公一出、以扶持名教乎。○中秋同逸庵先生、君子亭翫月二首。去年飲酒襄浦上、今歲翫月君子亭。光明皎潔、不自掩爲愛圓滿、無虧形。達者觀此、心亦喜。偶語堯夫、開戶扇、隨處安樂、無所羨。頗開胸襟、內清寧。人有心、今天上月、何所掛碍、不自得。試看此月流清輝、不使微雲乘間隔。堯夫到處安樂窩、得意飲酒且高歌。逸庵先生樂處。偶語堯夫。今夜明月入懷爽、樂便隨此心、無他他。他日自有他日事、當境天地何其邁。清夜促。

○十六日 逸

庵先生曰仲誠先生謂天全元亨利貞地減一半止有利貞人又減止有貞而已其說如何。逸庵先生曰地之氣一天之氣也天之元氣若不貫乎地之中並亦不能有亨利貞矣。此其所以爲全也。予曰天之元氣貫乎地之中是天之元亨利貞卽地之元亨利貞地之元亨利貞依然天之元亨利貞天地之氣合而無間一而不分者也。謂天全是也。謂地減不敢信也。至於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渾然仁義禮智之備具。若單以貞配四時之冬而以爲靜配四德之智而以爲明遂以靜而明爲存養功夫而認爲人之所得止此焉則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明以仁



義禮智爲人性之所固有者說不同矣。○尤不敢信也。○登封宰張牖如來顧。○十

七日

與逸庵先生論易圓圖方圖之義。○天

地定位章見伏羲先天圓圖之妙。先儒說此章多先以橫圖列之而後及圓圖蓋橫圖旣成若不規而圓之只管將卦畫橫列將去何時可了且不見造化交錯運用之妙故伏羲又就橫圖中截分兩開規而圓之左右圖列而圓圖作焉細玩之圓圖正是照河圖洛書樣子畫下來所謂聖人則圖書以作易者也。○以圓圖之位觀之乾南坤北相對而列是天地定位也艮西北兌東南相對而列是山澤通氣也震東北巽西南相對而列是雷風相薄也離東坎西相對而列是水火不



相射也。如此則八卦成列而交錯變化六十  
四卦備於此矣。錯者交錯變化之謂。須照六  
十四卦卦圓圖上細玩一卦各加八卦之法。方  
知八卦交錯之妙。下節正言八卦相錯處。○  
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就卦畫觀之。有往  
有來。何謂往。往者已然之迹也。凡畫卦必先  
畫下三畫。而後因而重之。纔畫上三畫。圓圖  
中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這八卦各有三畫。是  
伏羲已畫過的。所謂往也。就下三畫已畫過  
的觀之。整整的八個乾。八個兌。八個離。八個  
震。八個巽。八個坎。八個艮。八個坤。以處乎坤  
與震接。震與離接。離與兌接。兌與乾接。乾與  
巽接。巽與坎接。坎與艮接。艮與坤接之間。以  
此數之。但見是順着八卦樣子照空處多畫



上幾卦爾皆顯而可求、順而易知也。故曰數  
 往者順、何謂來、來者未然之謂也。以八卦配  
 八節、以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畫中居然見  
 天地之全。天地之氣、寒極而一陽生、於冬至  
 其卦之坤復乎。坤純陰而復一陽生、故卦之  
 氣以此行、而卦之畫亦以此推。但見下三畫  
 是八個震皆震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却從  
 坤起、復第二個加艮、順第三個加坎、屯第四  
 個加巽、益却又折回來從震起、第一震而離、  
 噬而兌、隨而乾、姤然後震之未生之卦、至此  
 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離、皆離  
 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却從坤起、剝明第二  
 個加艮、賁第三個加坎、濟第四個加巽、家人却  
 又折回來從震起、第一豐而離、離而兌、革而

乾、同人然後離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  
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兌皆兌體也。而上三  
畫第一個却加坤、臨第二加艮、損第三加坎、  
節第四加巽、夬却又折回來從震起第一、姤  
而離、睽而兌、兌而乾、履然後兌之未生之卦。  
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乾、  
皆乾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却加坤、泰第二  
加艮、夬第三加坎、需第四加巽、剝却又折回  
來從震起第一、壯而離、猷而兌、夬而乾、乾然  
後乾之未生之卦。至此各有八卦相間而加  
矣。下三畫八個巽皆巽體也。而上三畫第一  
個却不如坤、艮、坎、巽相加之法。却第一加  
乾、姤第二加兌、過剝第三加離、鼎第四加震、恒  
却又折回來從巽起第一、巽而坎、二、井、艮、三、



蠱、坤四、升、然後、巽之、未生之、卦、至是、各有、八  
 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坎、皆、坎、體、也、而  
 上、三、畫、第、一、個、加、乾、訟、第、二、加、兌、困、第、三、加  
 離、蹇、第、四、加、震、解、却、折、回、來、從、巽、起、第、一、渙  
 而、坎、二、坎、艮、三、蒙、坤、四、師、然、後、坎、之、未、生、之  
 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八、個、艮、皆  
 艮、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加、乾、遯、第、二、加、兌、  
 咸、第、三、加、離、旅、第、四、加、震、剝、却、折、回、來、從、巽  
 起、第、一、漸、而、坎、二、蹇、艮、三、艮、坤、四、謙、然、後、艮  
 之、未、生、之、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矣。下、三、畫  
 八、個、坤、皆、坤、體、也、而、上、三、畫、第、一、個、加、乾、否  
 第、二、加、兌、萃、第、三、加、離、晉、第、四、加、震、豫、却、折  
 回、來、從、巽、起、第、一、觀、而、坎、二、比、艮、三、剝、坤、四、  
 坤、然、後、坤、之、未、生、之、卦、各、有、八、卦、相、間、而、加



矣。以此而推知之、其未生之卦皆旋轉成體、著形無定、不必一個照一個樣子、參差錯綜、若相逆然。故曰知來者逆、其逆處正是變化交錯處。易之爲道、惟此逆而不滯之數而已矣。必逆而不滯、乃見道體不同之極致也。○此是論伏羲卦圖、往來字只照卦畫上看、順逆字只照卦圖上參究、則可解矣。卦畫上參得透、凡古今之事理包涵於中者、皆可見得。○往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及六十四卦之下三畫也、是已畫過的、故曰往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及六十四卦之上三畫也、是方因重要畫的、故曰來觀畫之往來、可以盡天地古今日月寒暑之變矣。順是不假安排之意、圓圖已列八卦、只照此八卦再各畫



上八卦更不須別用安排布置。故曰順。逆是不必雷同之意。自復而推之。如震之八卦。其上三畫由圓圖之坤而歷艮坎巽。復逆轉過來。由圓圖之震而歷離兌乾。而震八卦之畫。何嘗是照着樣子加去。只是相逆也。至離兌乾八卦之畫亦然。自姤而推之。如巽之八卦。其 upper 三畫却又不由圓圖之坤上起。而起於圓圖之乾。以及兌離震。復逆轉過來。由圓圖之巽而歷坎艮坤。而巽八卦之畫。何嘗是照着樣子加去。亦只是相逆也。至坎艮坤八卦之畫亦然。此皆似參差相反者。故曰逆。逆則變。變則不窮矣。故曰易逆數也。此說與本義互相發明。本義亦是就卦畫上說圓圖八卦。愚則更就大圓圖六十四卦通論之。本義謂

震、離、兌、乾爲往、巽、坎、艮、坤爲來、愚更就大圓圖六十四卦通論之。謂下半面乾、兌、離、震爲往、上半面乾、兌、離、震爲來。道理橫看、豎看、只是無不可爾。○雷以動之、章見伏羲先天方圖之妙。照畫細玩之、渾然具造化之全功。圖之中間震、巽相對、而造化之雷動風散者、其象已寓於此。坎、離相對、而造化之雨潤日暄者、其象已寓於此。再次艮、兌相對、而造化之止物說物者、卽在於此。然動散以生物、潤暄以長物、止說以成物、非無所以主之者。故乾坤在兩邊總攝、又是君之藏之也。總是照畫上看出功用之大。○十八日、

至嵩陽書院會講。

講歲寒章畢、郭元甫曰、當衆芳競艷之時、松栢有未



必如羣芳者矣。予曰：或爲衆芳所惡，未可知。衆芳不知松栢，松栢獨自知爾。張牖如曰：衆芳不耐風霜，一經摧折便倒。予曰：那些都無骨力。松栢自是有骨力。第一植基厚，又是經練久，故後凋。又講爲人孝弟章。予曰：仁是體，爲仁是用，孝弟是用之發端處。學之大綱在此，故以此繼時習章後。逸庵先生曰：以水譬之，仁是泉，孝弟是泉流之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爲仁者，行仁也，莫把爲字當虛字看。○講學畢，過午，張公以五簋數席相餉，或流連雙栢之下，或俯仰疊石之間，少長相從，各暢天懷。久之，仍入講堂復理前說。逸庵先生曰：孝弟之人始能識松栢。予曰：孝弟之人尤要人人共作松栢。此先王以孝



治天下之弘願也。更互闡學旨、志意歡洽、及日暮始去。

○十九日

嵩陽書院

講學紀事。庚申秋、逸庵耿先生約予到嵩陽書院。時邑令長洲牖如張公先至、廣文先生偕多士數十餘人皆會集焉。張公命講書三章、開疑解惑、闡發不倦。逸庵先生以躬行實踐爲多士勸勉。予觀一時之教之盛、因不禁喟然嘆曰：伊洛宗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蓋大道之在天下、自堯舜以來相傳至今、而不泯者、道具於性、而非吾性之外有所爲道也。何謂性？天命是也。天命維何？仁義禮智是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以賦焉。人孰不稟天之氣、孰不具天之理、而往往藐視此形、則惑也。不知吾身爲天所生



之身因不知氣爲我所得於天之氣。則剛大之塞天地鮮有直養而無害者矣。不知氣爲得於天之氣。因不知理爲天所賦之理。私欲蔽錮而厭棄平近。蕩檢踰閑。以自失其仁義禮智之性者。比比矣。噫。人性皆善。而邪正懸殊。不啻什百千萬之不可以數計。由無人焉倡之於前。以正其習。而一其趨。故人心不知自返如此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孔曾思孟周程張朱窮而在下。爲之君。爲之師。無非以吾性之所固有者爲學。亦無非以吾性之所固有者爲治。爲教。故其時之感化而慕德者。莫不蒸蒸然由乎道之當然。而樂其治。服其教。以無悖其所學。嗚呼。大聖大賢之爲斯道所維繫者。豈淺鮮哉。茲值講學

之期予偶得與於其中而見夫闡經明道既有  
人焉以開先則守先待後必有人焉以嗣  
響。况陽城居天地之中周公測景臺具在見  
古人遺跡猶可見古聖人制作之深心而法  
度之何以垂政教之何以施當必有按經傳  
遺書以講究於嵩陽書院之中而坐言可以  
起行者不徒沾沾焉以口耳之功記誦之末  
爲講學已也。不專以此爲學是有真精神與  
古聖相流通不專以此爲講學是有真會悟  
與古聖相符契有真精神真會悟以生乎聖  
人之後而求合乎聖人之心卽資口耳之功  
記誦之末爲講學亦無不可也。是舉也逸庵  
先生倡之復得牖如張公力成之士之生此  
可謂千載一時哉。嵩嶽鍾靈繼此發天地之



光華爲宇宙耀美、予在五百里內、當不至仰  
 嵩巔之不可企及、則猶或如今日焉、徒步來  
 觀、亦未可知爾、夫豈無其人乎、八月十九日  
 記。○雙栢贊、佇觀雙栢、歷千餘年、惟骨與  
 幹、蒼然挺然、雷風摧折、陵谷變遷、始終植立、  
 意安神全、蘊底何極、枝葉不鮮、色象不着、光  
 輝不宣、門外而望、南北並肩、入室而問、知我其天。  
 ○二十日、讀易於

# 敬恕堂

溫清之儀、人謂儀也、而道存焉。○孝  
 之道廣矣、大矣、爲之不知其所終也。

○或問易卦爻中有此爻、本善、他爻却指爲  
 不善、如何、予曰、易之道變動不拘、聖人假象  
 立義、未可執一求之、如六二、九二、不是實有  
 此人、天地之情狀、人世之吉凶悔吝、摹寫於



此以示人、當隨所處之時、位以觀。凡。○二十

天地消息之理、人事變化之道、見矣。○二十

一日

逸庵先生曰、顏子天資高、看來他只是

功不間斷、故其心至於三月不違仁。予

日、適問論易、如夫子贊天行之健、卽以君子

自強不息繼之。顏子功不間斷、正是法天處。

他惟有自強功夫、故心不違仁、而所行合理。

如天只管左旋行去、而四時已行、百物已生。

一般、此其所以異於諸賢也。若仲弓須體敬

行、恕未便如此。先生曰、顏子之自強、亦有敬

恕、仲弓之敬、恕亦有自強。陰根陽、陽根陰也。

○逸庵先生曰、論人者、苛求最是病。予曰、以

聖賢處已、九分是一分不透處、未爲盡善。至

論人、九分未善、只一分可予、便不相掩。聖人



重節取、蓋以此也。先生曰、不節取、不惟不引人以爲善之路、且阻人以爲善之心矣。必見一善焉、誘掖獎勸、使人入於其中、而不自已、斯爲大同之心。○逸庵先生論易中正之義、予曰、中該得正、正該不得中。中似統體說、正似零細說。如元貫亨利貞、亨利貞各分一元是也。先生曰、識得中字、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盡此矣。天下事有能出其外者乎。此中之義所以爲妙也。河圖之中宮五數、其中乎。予曰、總河圖論之、則五數爲中。就五數論之、則四數又各有偏處。玩中間一個、可識仁體。再看那四個、可識仁之發而爲孝弟、其第一坎乎。再看外一層、可識仁民、其第二坎乎。通看外一層、可識愛物、其第三坎乎。易理固無所不

可也。○二十二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者也。較吾身於天地而論之、天地萬物而一之者也。較吾身於萬物而論之、萬物非大、吾身非小也。較吾身於萬物而論之、萬物非多、吾身非寡也。重視吾身者、恒以天地爲心、以萬物爲懷、而不然者、泛泛焉已爾。烏知天地爲大、父母而萬物皆吾同體者哉。今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生萬物、不能必萬物之自爲全、又不能以身理之而使之全、籌之、籌之、將終於不生乎、心不忍也。聽物之繁亂、自爲生乎、心尤不忍也。曰、吾於萬物之中而篤生聖人焉、此可以代吾憂矣。而聖人者、又不數生、往往千年而一見、或五六百年而一見、或二三百百年而一見、或一時



有數聖人並處而繼此者。恒不多見。必遲之又久而始見。猶幸而有。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以生乎聖人絕續之間。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可以付託之矣。而大賢以上。大賢以下之才。既限於其器之未卽經天而緯地。更多拘於其位之不能以周四海而遍寰區。此亦勢之無可如何。而天心之所最苦者也。有志者。所以必體天地生物之意。而不敢怠置也。歟。夫聖人之事天地。猶孝子之事父母也。聖人體天地生物之心。猶孝子體父母愛人之意也。父母而欲爲之逸。則逸之。父母而欲爲之勞。則勞之。父母而有所愛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愛。父母而有所敬也。我則不敢不用吾敬。以至父母之於賤人微物。無所不施其惠。

也。吾亦不敢不有道焉。義焉。以用吾惠。蓋惟其人而非孝子也。則已。人而孝子。則無念不在父母之側。無事不體父母之心也。而聖人爲天地之肖子。其事天地正復類然。然體天地生物之心。以行其教養萬物之事。勢非可以空言而理也。殆不能不藉權位以大其位。天地育萬物之能。則權位之有無。又繫乎道之得行與否。而豈區區細故哉。昔堯舜以聖人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以司庶職。禹、湯、文、武。以聖人而在上。其時之爲臣者。夏有益。以爲相。商有伊尹。以爲阿衡。周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以爲輔佐。及周之末季。孔子生焉。又百年。孟子生焉。有大聖大賢。





而不遇其位、則雖有拯濟之志、而我之用世也愈急、世之求我也愈緩、終亦虛其志於車轍馬跡之間而已矣。可不傷哉。居恒讀書、至唐虞三代之際、見其君臣明良相得益彰、未嘗不嘆貞元太和之氣在當年宇宙間。而至考孔孟勞勞窮途、又未嘗不悲時遇之艱。而吾道之不得藉權位而行、以終天地生物之功也。噫、權位於我何與哉。而吾道竟以不得此而不行焉。則權位重矣。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誠重之也。然以其重也、而馳情慕之、則不可。夫居其位者、謂得行其道也。道之未得、而曰我無其位也、恐位之及我、則負之者多矣。若以道之未得、而謂無事急求乎道也、又豈可哉。津津乎習之於至

德要道之中、以續孔子行在孝經之意、而且  
讀詩而正其性情、讀書而明其政治、執禮而  
謹其節文、讀易而探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讀春秋而反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以爲吾斷大事、決大疑之準繩、而且於諸史  
律例之類、則究晰之、於往古賢士大夫之治  
譜、則博求而觀之、於當世名公巨卿之碩畫  
美績、訪探而熟識之、於東西朔南之山川土  
俗、或按圖以明其形勢、或稽典籍以得其方  
土人情物理之宜、或與畱心當世者商確而  
講論。凡夫明農治兵、選賢課士、取賦定役、興  
屯弭盜、崇祭定律、治曆決獄、備荒防河、通商  
恤竈、諸政事無不耳聞目考、以悉之於胸中。  
如此、則心有所明、理無所蔽、身有所範、事得



其宜。夫而後權位及我，我可以出而任天下事矣。若猶未也，是尙在進德脩業，不遑朝夕之年也。苟不乘時而多聞多見，以蓄德窮經，敦行以考業，以俟其德稍進，業稍脩，經史之書稍誦讀而實踐，當世之務稍歷練而明達，而徒輕置身於治國平天下之際，曰：吾其代天而理物也。吾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未得而蘊之無本，則發之易盡。縱有政績可稱，亦不過如志於功名者之所爲，安望其以危微精一之學發而爲經天緯地之功，不遺民物，不動聲色，如古大聖人之爲者哉。夫治不法堯舜禹湯，功不媲稷契伊周，學不遵孔曾思孟，非肖子承天地付託之至意也。不體天地生物之苦心，則不知重其身。

能體天地付託之至意。又何可一日不重其身乎。重吾身卽重天地。所生之身。重天地所生之身。卽重天地付託萬物之身。吾身得乎道。而天地萬物不在道外。任舉一呼一吸。無非天地之闔闢。一喜一怒。無非天地之寒暑。一損一益。無非天地之文章。一動一靜。無非天地之變化。而萬物之生養安息於其中者。卒莫知其所究極。至是天地生物之心。或可以遂。而其付託吾身以萬物之至意。或可以全。而吾身亦庶可成位乎其中矣。故曰。吾身合天地萬物。○二十四日。逸庵先生逢太恭而一之者也。○二。浴齋戒。請神主於庭上。顏色懺愴。愀然不樂。越明日。素服而出。予因入祠展謁。○二



十五日

張公牖如來晤論豐歉有盈虛之數司此土者無寧息之心予曰今春饑

公賑濟人邨落中召老幼給食仁也平時不  
有勸課農桑諸政乎又論教曰書院教賢者  
至愚夫愚婦誠教之有方人人尤易牖如曰  
俟農事畢飭保甲令村各設一所不時入鄉  
村無論男婦召告以道  
或亦開導愚昧之法  
○二十六日天德王

道編成

天德八章甚哉孝之大也孝可以行之一家可以行之一國可以行之

天下疇無秉彝之良示之以孝而不知動者寡矣不有諸已未有能動者也書曰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天地者體仁而不遺者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則其生也不可禦。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吾身其天地之身乎？弗敬吾身，是曰褻天。祇敬吾身，焉往而容吾戲？淪乎居處，所必恭也。言行所必法也，事上所必忠也。威儀肅則不慢，坊表立則不浮，進退一則不欺。其斯之謂植立不回者與？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欺人所不見而肆之，萌焉人斯見之矣。畏已所獨知而謹之，渺乎人斯知之矣。義利之源，公私之介，莫不起於微而流於著。故君子慎獨。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父子之道，不可不明也。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斯謂純孝者與？君臣之道，不可不講也。禮曰：齒君之路，馬有誅，蹇其芻者有誅。



所以豫養此敬者如此矣。懷斯敬也。其事上也。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其乃心王室者乎。夫婦之道不可不敦也。禮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天尊而地卑。陽先而陰後。夫婦之道。一天地之道而已。和樂而恭敬。其關雎乎。蓋秉太任思齊之教也。長幼之道不可不脩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言有孝也。必有弟也。徐行後長。其類是乎。其微乎。故長幼順而萬物理。朋友之道不可不察也。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施之而已。暇責乎哉。感於誠者。未有成於僞者也。是兩全而無害之道也。五者備而天下之道不出此矣。然後驗之身心。中和之氣。浹於倫物。

通於上下則可以與天地參。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有體之禮所以將敬也。無體之禮其體敬者乎。有聲之樂所以導和也。無聲之樂其體和者乎。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在心也。其天地之精微乎。其爲玉帛鐘鼓也。其天地之絪縕乎。其措之而安人情以理將之而順物無所違。其天地之文章乎。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樂之道中和之道也。人而不中則禮亡矣。人而不和則樂亡矣。禮樂不離性情而行者也。存之於齋莊靜一之中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有次第之施焉。有相因之道焉。真知是理之當行又不可不實其意之所以行。有相因之道焉。有各致之用焉。總期乎盡而已。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學也者，所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善之，不擇，雜於思矣。執之，不固，奪於欲矣。君子之於學也，其必法乾行而不息者乎？欲盡其性，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能盡其性，未有天地之心，非卽其心者也。其量無所不包，故感之而民知興於仁，其行無所不宜，故裁之而民知興於義，其光無所不被，故動之而民知興於禮樂。其神無所不歛，故存之而民知興於道德。所格者，普；所化者，神。孝悌之俗，成於下而不知；君子之能事，畢矣。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王道八章。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嗚呼！至哉！萬世之心法。治法一以貫之矣。精一

庸有弗擇弗執者乎。執中有不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下之制度、政刑由此而損益焉。易之泰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則反是，是故爲治莫大於親賢。賢在左右，則德業進而政治理；賢遍天下，則恩澤廣而人民乂。此政本也。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天地之經，不與世運爲推移者也。世運有隆替，綱常無晦盲也。綱常攸斁，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徒爲虛器而已。人道不其息乎。人道息，則禽獸搏噬，此大亂之道也。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此五者。五者不明，雖欲治，無由也。信而體之，以章示百官，百官式刑，百官正而





四海率俾萬民服矣。以是知德禮之化其入人者深也。道之以此務俾夔倫攸叙齊之以此典禮昭其畫一。王道之所以整三綱扶五常。綱維萬世人心之本也。大哉治乎。斯其至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雨暘不時。非農之利也。三農不時。非國之福也。祈穀之禮。雖天子必與耕焉。可違農時乎。惟王者不奪農時。爲能法天道也。山林川澤之利。衆庶由此養焉。可私爲已有乎。惟王者與小民共而節之。爲能盡地利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人心安矣。於賦稅則緩之。於力役則輕之。於刑罰則省之。是謂澤出王者不干天地之和者也。食用不匱。財貨不竭。公旬有定法。網不密。然後民志一而趨向正。教化可得而施。

也。於是正其田里、作其農事、教以桑麻蠶織、恤其鰥寡孤獨、定衣服之制、正冠昏之節、重喪祭之事、廣學校之設、謹禮義之教、申孝悌之義、人心悅服、風俗丕變、未有不津津乎底於成者矣。國之遠人、所以慕王者之聲教也。以地則遐、以類則赤子焉。孟子曰：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何以使之？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爲之氓矣。此皆歷歷可法者也。酌乎時勢、變通云爾、豈難行哉。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惟其克相上帝、上帝寵綏四方而已。官天下而非薄於所親也。家天下而非遺於所尊也。所宜親而親之、所宜尊而尊之、隆殺不紊、等級分明。由其好學明心、讒不得而入之、色不得而亂之也。夫然後禮可考也、樂可定也、祀典可備也、律曆可治也、兵戎可籌也、官制可一也、賓旅可通也、賢人用而小人遠也。此之謂大順之道也。三代而後、社倉之法、其備荒之良策乎。以之賑惻、獨無不可也。學校而外、鄉約之設、其開愚之至意乎。以之厚風俗、且在是也。王道不使一人失所、慮其常而不慮其變、教其智而不教其愚、則王道缺矣。

故斯二者不可不舉行。斯二者不可不善。循名責實以區畫其所爲。則存乎人焉。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維綱。人君之以孝治天下也。非能家喻而戶曉之也。有親民之人焉。親民者。以至德要道順乎民。天下可不勞而理也。然使之得以安其位。行其道者。其大臣法而小臣廉乎。孔子之論政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之存亡。何有定哉。惟其所望於上下者。以實心行實政而已。得其人而天下治。雖二帝三王莫之有易也。○

二十七曰。逸庵先生曰。孔子之友不多。見於程子。傾蓋定交。予過荅塞里。未嘗不想見之。外此其衛之蘧伯玉。史鮪。齊之晏嬰。鄭之子產乎。予曰。孔子不云乎。程子天下



士也。曾論不載乎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晏平仲久而敬之。今思諸大夫治行表表皆一時人傑矣。求其道全無憾。可稱心知者其蘧伯玉乎。○二

十九日

鍾爾知曰陽明云理只在心不在事。看來畢竟有一物便有一物之理。只

是窮理要心去窮爾。予曰畧事物而言心心於何處見學固不可遺內而馳外亦不可偏內而遺外也。○三十日纂家譜。

閏八月朔

或問惡不可為善亦難為如何曰難為者何也曰來謗議爾曰此常

事何足異。謗人者不知為善之樂初以無忌憚之言阻我所為我志堅定不因謗而沮且



因謗而勵。彼見不爲所搖，亦視爲平常。而謗消矣。久而謗之者轉而效之矣。善豈難爲者哉。

○三曰：嵩陽書院見螢火，超然出衆羣。使設虛靈機，趣涵晶透性。情別體段就，光輝威儀流。灑悅羞鄰污辱行，矢樹清廉節。性鄙蠅樊貪，餐同蟬露冽。何勞呼蹴矜，甘守餓饑拙。無怨亦無尤，不磨還不涅。微軀好自珍，密網安能繼。兩目燭簷樞，多朋招壁闌。卷舒好相時，潛見寧膠轕。在外任飛棲，藏中妙作輟。知身名少疵，兼體用俱徹。耀美大非誇，含章神不竭。欣君絕染取，其道歸明哲。

○送別張仲誠先生之任蜀中：從來學道不可忽，于今奮翮何沒沒。歷榛不思出棘荒，坐使碌碌



空歲月。蕩檢踰閑。安足論。奈何謹慤。亦恣越。不有儒者。挽頽風。誰知吾心。渾未發。著書傳世。推本根。沉酣六經。爲灑脫。六經具在。言可尋。百家紛紜。怪多說。昔聞先生。生成三經。晰理不使隔毫髮。講易力欲追尼山。稿曾十易定。甲乙頃得快。聽說春秋識更空。古關理窟。性植在中。事業華仁。自生物意。勃勃此行。蜀中沛甘棠。過化猶是內黃訣。優遊嵩巔。聽新聲治。雖一方。○五日。賢者有過。端聖人必重責。大道豁。○五日。之責之者。愛之也。不欲以微瑕而玷大德也。愚者有善意。聖人必曲取之。取之者。誘之也。不欲以多過而棄一善也。○八日。劉子維問女未嫁而婿家有喪。可往乎。曰。不可。習俗有之。非正也。○

九日赴劉子維約遊少林止宿會善寺。同遊者李

德公郭渭石。○十日早步戒壇日中遊嵩陽寺返。○十三日

逸庵先生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師之九二惟居下之中故取將帥之象比之六五惟居上卦之中故取人君之象予曰天下無事不本於中雖訟而以九五中正之君聽之亦自元吉也。○逸庵先生曰剛健中正只是個天理予曰剛健也要中柔順也要中故曰剛克柔克總歸於中而已矣因舉張公斷一事言之曰此便是柔順中正實離剛健中正不得若無剛健中正之德如何柔順得恰好剛健柔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生曰天之元



氣施於地而地亦得之爲元。天  
地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十四日遊

林記、庚申秋讀書於逸庵先生齋中、劉子  
維顧子曰、子之學苦矣、遊之可忘倦、少林  
勝槩、盍往觀焉。予然之。明日赴子維約、同郭  
子渭、石李子德、公劉子孟元、出西郭、緩轡徜徉、  
歷崎嶇、沿蹊徑、觀山花野草、頗自閒逸。旣  
而夾行太室、少室之間、細觀之、太室絕頂莫  
可攀援、潛藏深厚、萬化一元。少室氣骨聳拔、  
峭壁凌雲、以視太室、蘊深不及、而奇峻特聞。  
瞻顧嵩下、且行且止。俄而前邨在、日犬吠煙  
林。東踰太室之陽、西接御寨之陰、乃望少林  
而至、止、儼乎嵩嶽之靈脉。殿宇周歷、或憇古  
石、或摩松檜、各惟所適。子維曰、奇境更進、時

惟子從。隨之而西。下上幾重。河流不逞。山徑可通。惟子諸人。紆迴茂林之間。盤桓石室之側。久而始出。躋之層嶺。野僧誇伊祖之攻苦。舉面壁之形影。我不知。或是與否。其所言五乳之峯。且偕觀此中之形勝。及其踰絕險。迴曲澗。登甘露之臺。忘峻絕之形。俯臨萬丈之深壑。面對千巖之畫屏。遊心暢快。觸目無礙。獨惜夜氣之清曠。予諸人未之見也。諸友曰。善哉。旦晝勞攘。夜氣清涼。明月爲鄰。家在何鄉。遂趣之他所。不復回城市焉。行方數里。牧歌夕陽。箕山朦朧。潁水潺湲。晴嵐無際。莫知所望。遠近隱見之。境絕非朝時所見光景矣。諸友曰。乘興而來。誰禁夜遊。戴月而往。可以忘憂。險阻不恤。露侵蒿拂。先迷後得。途經所





由不移時而林木蓊蔚。尙有人聲。雖鐘磬寂然。而會善則儼然可棲也。叩門相應。山僧出迎。入卽其居。玩其幽清。樂從不厭。萬籟俱寂。坐聽石流泉響雨滴。諸友談學。老僧禪機。視彼領畧。判在幾微。予惟無言。孰是孰非。斯時也。月隱高樹。掩映山空。旣纖翳之不着。其會心亦奚窮。久之。月落氣靜。萬物各得。大家睡去。予亦偃息。厥明早起。不記昨日之境。再尋今茲之盛。峯頭嶙峋。紅日交映。於是披亂荆。踐荒草。而往觀。從容携手。迤西戒壇。出古篆於榛莽表。往蹟之旣殘。盈虛之理。顯晦之機。所固然矣。不可悟藏脩之不終掩也哉。老僧烹茶煮粥以待。食罷。諸友更玩壁。上詩。擊磬而去。日中遊嵩嶽寺。徘徊而流連。歸語逸庵。

先生先生歡然而笑曰○十七日逸庵先生  
吾更偕子登嵩之巔日易渾是

一太極讀易者要知揲著求卦只是聖人引  
人於天理爾予曰人有不顧天理者雖揲著  
求卦聖人不之告也易爲  
君子用非爲小人謀也○十八日耿逸庵

先生偕余宿嵩陽書院夜談學聯句嵩陽書  
院夜雨

聯句清夜談心窺道體圖書闡透陰陽理  
互根妙義洩先天黼克太極真傳推本始元  
化流行任自然愀氣機通復靡窮已可知一  
理貫三才驟日豈謂百王岐二旨上溯淵源  
總執中覲近循堂奧自無倚工夫定是法乾  
剛介學問先須求艮止誠意正心見古人啣



知天立命爲君子。空山雨夜客聯牀、靦深院  
 歷花詩滿紙。若論知行並進功、孔門四勿惟  
 由已。介○嵩陽書院夜雨聯句序。庚申又  
 八月十八日、爲嵩陽書院會講之期。先是、太  
 史逸庵耿先生恒偕予往、邑大夫牖如張公  
 亦邀予再至。予因得備觀講習之盛、躋身追  
 隨之儔。宗風丕茂、儒行森蔚、噫嘻樂哉。聖道  
 之不彰久矣、何振舉若斯之易易也。至是張  
 公復折柬邀予。予與逸庵先生更冒雨往焉。  
 出自東門、曠然無言。靜觀萬物、會於一元。斯  
 時也、霧橫野樹、雲連秋山。乍隱乍見、時睹紅  
 葉、若近若遠。偶露青巖、頓悟天地之變通。顧  
 識山澤之消息。歷崎嶇而志坦、覩林壑而興  
 逸。細雨侵衣、欣大造之潤澤。叢榛夾石、覽地

形之參差。竹林隱隱，行雲紛紛。煙邨掩藹，廻環嵩根。旣古寺之映遠，岫亦講堂之覆白雲。極元章所不能畫，真太白所不能吟。望宮牆而淵乎洗塵囂，古蹟忘其顧盼。拜程朱而凜乎有生氣，前哲鼓其進脩。但見負笈來遊，集生徒而論道，相悅以解。肅衣冠而談經，嶽神有靈，應嘆名儒之垂教。高山仰止，還欽賢吏之作人。旣論學之有得，始適志而偕歸。逸庵欲止而且行，顧予曰：行矣乎？曰：行。旣行而且止，顧予曰：止矣乎？曰：止。行止因任乎無心，去畱非鄰於有意。擴無累之胸，秋雨爲滌。殫有覺之智，鳴鳥皆音。盤桓麗澤之中，流連古柏之側。神氣收斂，志趣幽清。有境皆真，無物不得。旣而微風牕入，佳懷細雨堦前，催人



詩句。石壁清涼、燈花照耀。傾談四座、綜太極而爲言。妙闢三才、識吾心之有主。時則合乎  
良止、功惟重乎乾行。理晰卦畫之前、神忘形骸之外。得意伸紙、探筆詩囊。意在言先、斯有  
倡而皆和。興隨筆後、不琢句以雕音。爰是字逾數行、篇聯半幅。不覺深院雨歇、秋景歷落。  
涼夜高吟、山川寂寞。乃爲之歌曰：一夕千載、樂莫爲真。浩浩乎、望嵩巔而馳志。渾渾乎、握  
乾樞以遊神。我何有哉。名教樂地、夜半天心。明日復有事於探討、且晏息以安身。○夜論  
學。逸庵先生謂其門人景東暘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云何。東暘曰：無字理乃精微之  
理。逸庵先生曰：只是無念不在天理上爾。東  
暘曰：天理卽是太極。逸庵先生曰：天理是個



總名人之處事、無在不有天理。如事親時便有孝之理、從兄時便有弟之理、只是心中要識得自己原有天理。子曰：「人與萬物同得此理。」人亦一物也。只謂人得此理全、故做出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他只畧通得這一端、別處更推不去。人之心思至靈、無所不通。若能窺天地生人之意、而不負所生、必踐形盡性、克肖乎天地、便是聖人。其次亦不失爲賢人。下此則爲愚人而已。○心應萬變而不窮、猶天生萬物而不已。人之有心、其身之樞機乎。安得不以義理涵養之。○天之生我、原以聖賢之責畀之、任是位育參贊、不過完得本分內事。學者識得此意。○十九日 雨中嵩陽書院回城內、爲學便不敢有怠心。



透洗千山一靜機。途逢牧子問何依。秋歸紅葉連峯隱。風送黃花帶鳥飛。只道孤城應未遠。回看講院已全非。盪摩眼底乾坤盡。緩轡何曾雨濕衣。○嵩陽書院回敬恕堂夜坐、深山急雨催題詩。夜檢天君已在茲。敢說存誠令有得。全憑主敬認無私。人心微渺通蒼鑒。世事飛揚賴獨知。可是清○二十日或曰。明滋旦晝須臾。千古莫游移。○二十日近日心放不能收。如何。逸庵先生曰。只纔覺得自己放心。便是收心時。予更欲益以操存窮理之功。惜其○二十三日。逸庵先生偕余遊。即人不再問。○坐竹陰。傍大石上。四顧傾談。怡情久之。○園。赴逸庵先生約。同鍾爾知。裴學朱遊。即園。

乍入小園裏。林深不覺佳。細尋披竹徑。側  
轉到亭階。始識煙雲趣。旋開風月懷。無言心  
得合。豈復問形骸。○卽園坐談。行來方暫  
憇。到處卽佳林。翠竹迎茅屋。石牀印古琴。閒  
中識嶽色。靜裏聽泉音。還約來觀易。塵囂不  
染心。○同逸庵先生鍾爾知。裴學朱閒步。  
望望南郊去。青山送日初。無言心已解。有志  
道不虛。石徑隨高下。野榛間密疎。同人相顧  
久。幽興倍徐徐。○觀道中叢菊。青山不耐  
日。秋菊偏隨人。勁節問幽壑。孤芳淡落塵。溪  
流遠香到。風動一色新。漸  
○二十五日逸庵  
出密叢路。聊以安吾身。  
日爲政無別法。止是清心寡欲。便百事可做。  
予曰。政本於心。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此是



大槩規模。至於節目之詳。若非經歷。恐有做  
不到處。須件件窮究。方可。先生曰。某家居見  
一官長。道經敝邑。出條約。不用供應。禁借端  
擾民之害。至某作官。凡經過之處。亦做行之。  
大抵信得內重。而外輕。居官自無難事。又曰。  
事愈煩。而心愈簡。天下無難事矣。○逸庵先  
生曰。某當初。只是一個恕字。今又識一敬字。  
予曰。事物之來。着一番心去推致。敬便含於  
其中。恕字却暗藏敬體也。○逸庵先生曰。昔  
年守一恕字。是物物一太極。近年來。又進一  
敬字。是統體一太極。敬以養恕之根。識得統  
體處。方好。予曰。統體一太極。天之宰也。物物  
一太極。天以一元貫徹萬物。形色性命各無  
欠缺。各無侵害也。學者功候不同。隨人認取。

爾靜而存養，是培植統體太極處。忽有言與事相接，便不容不思言與事之理，又是體察物物太極處。○二十六日 鍾爾知道學詩集有亥

知曰：此非徒陰根陽、陽根陰之義。予曾三更時默坐，做此工夫，覺得與在時不同。此卽孟子所謂平旦分際也。人到此時，天機呈露，工夫最緊要，所以君子有戒懼慎獨之功，而後喜怒哀樂之未發，始能中。大學之定靜安慮，亦是第一着緊要工夫。予曰：定靜安慮，是第一着工夫，知止更於何處安放？謂戒懼慎獨，俱是靜時工夫。聖賢說話，豈不遺漏動一邊了？爾知曰：靜自能動。予曰：人往往有靜時能存，到動時便無主。靜自能動，不其聖人乎？學





者動時自少不得省察二字。爾知云、靜中常  
倣默坐培養之功。動時自不至有差。曰、終是  
少省察二字不得。如我二人辯論道理、方言  
之人於耳者、心中便思量此言合理否。此非  
省察而何。爾知云、此與大學慮字相似。予曰、  
慎獨是謹於意念萌動之初。慮是詳於應酬  
既著之際。不能無先後之殊。至謂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更有前一層工夫。寃未之信也。爾  
知曰、非謂上面更有工夫。仍是默坐存養之  
功爾。有此工夫、方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而能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是渾言一個情性之德。以明道  
之在人而不可離。非謂有工夫方能如此也。  
○逸庵先生曰、靜字不可錯認。周子謂無欲

故靜、無欲說得妙。若不能無欲，任是默坐收斂，如何得靜？予曰：也。靜得一時，動時依舊紛擾無主。看來集義工夫最緊要。○逸庵先生曰：適讀大有之三爻，見謙之義焉。九三過剛不中，在他卦多有凶悔，而有三則無之，只是有而不居，其有故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予曰：此便是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之意。若小人當此，多見其驕恣，賈禍矣。能有是乎。○啟母石正訛，匪石不經，傳之。○二十九日，贈者羞闕其誕荒，幾歷春秋。○臚如明府，我來遊嵩山，自喜適樂土。問邑宰爲誰，云是張明府。明府穎悟才直，爽快談吐。師保開講堂，父母課稼圃。正學能爲崇，考亭煽其羽。力厚追橫渠，西銘浹肺腑。不受簿

書縛能聲  
空海宇。

○逸庵先生爲予大人題道康齋

額。

九月朔

逸庵先生曰陽生於大夏以長養爲事陰生於大冬積於空虛無用之地。

以此見天之尙德不尙刑也。江都此言非見道者能如是乎。予曰當漢世佛老並興正學不明久矣。江都三策多取法孔子此等議論皆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胸臆中流出此其所以爲漢儒之最也。○姚岳生舉魏蔚州講父爲子隱說逸庵先生曰隱之中離規諫一層不得無規諫一層不其陷於不義乎。予曰規諫之功在平日若相勸以善自津漬



於不自知。到臨時，有可隱處，仍須隱。

○四日

與屈鳳山同年書，都門讌會，謬許

某爲學中人。今思之，學之一字，吾輩都離不得。足下近程夫子里居，繼起之責，當自有在。登封鄰邑，密邇有逸庵耿先生，倡明理學，爲當代名儒，興復嵩陽書院，以成就來學。適長洲張公庸如宰是邑，加意殷切，每值會文講學之期，必單騎至書院，與耿先生互闡名理，以訓從遊。某屢與其中，快覩盛事，而張公敬賢禮士之誠，尤非易及。如昨縣試破格拔一孤童宋爾公，卽以士禮優待，送入書院肄業。培養之盛大，都類此，此可欽也。茲策蹇東歸，謹以鄰邑儒行吏治之美，上聞。倘惠示學旨，不猶如面訂一堂乎。

○五日 纂



家譜粗就爲先王父母作傳。先王父母傳、

字帝珍。早遊庠食餼。前崇禎末以疾卒於家。登年僅四十有二。學者稱筠峯先生。大人嘗述先王父遺踪爲家人訓曰。取舍不苟。砥行維嚴。足不履公門。家衆聞聲思飭。內外整齊。至待人接物。未嘗不溫溫有抑志。先王母亦曰。爾祖事繼母孝。顏色婉悅。嘗心母之心。無少違。待異母弟如同母。每戒我勿私蓄有財。與弟共之。篤親戚。厚宗族。制行可方古人。至門弟子。追述其學。亦曰。吾師以禮示型。敦脩倫紀。雖暑必整衣冠。無小大親疎咸凜遵至教。遠述鄒魯。近翼洛閩。至今理學一燈昭如星日者。先生之功也。以予所聞如此。獨惜著



述沒於兵燹。僅存講學之語數十條。子孫守之。如親提命云。大人嘗謂勤等曰。爾祖應舉共城。至原籍省祖墓。屢以合葬諱。光考祖妣於沁水爲言。竟未及遂。嗚呼。吾家自遷土後。歷今六世矣。至吾祖得聖學之傳。後人藉茲芳澤。稍稍振拔。其貽畱益不敢忘也。獨合葬先祖事未遂。孝思非子孫靡靡不力。勤嘗質之睢州湯潛庵先生。先生以爲歲久未便啟幽壙。且魂返千里。事屬杳冥。計惟省墓以展孝思。九原之志雖未遂。猶遂也。由是合葬之議遂寢。勤等逮事先王母姚氏。憶自王父告終以後。家貧世亂。吾仲父旣離散。不可聚。伯父甫遊庠。卽逝。大人方數歲。叔父更在襁褓中。四壁蕭然。僅餘數椽。雖風雨不能蔽。撫茲



情形誠堪憫痛。以勤所聞於先王母上奉孀姑、供養不缺。先曾王母李氏嘗哀其志而憫其勞。雖蓬戶儼然太和氣象。及姑終、營葬無遺憾。若撫育吾大人艱辛備嘗、以紡績給衣食、供束脩、勤課讀、卒至成立。邑侯張公釋訪得實、旌其閭曰貞節。勤於斯時已六七歲、益無弗歷歷記之矣。嗣後勤應童子試、屢經衡文者拔第一。先王母聞轍喜、撫勤背曰、爾祖半世沉沒、我復躬集荼蓼。孫若此、大吾門尙當及見之。丙午、大人補博士弟子員、先王母喜。又三年己酉、振起亦入庠、愈喜。又二年辛亥、勤入庠。明年壬子、邀鄉薦、而王母於辛亥之二月己奄然長逝矣。時享年六十八歲。嗚呼痛哉。勤等不得事王父、猶幸得事王母。旣

得事王母。彼蒼何不延壽三二年。以博一日之歡。豈天道亦忌成人之美耶。所可幸者。雖未及慰王母於生前。而節行之見稱於當世者。已足垂芳於千古。順治十七年。邑人以苦操上聞。邑侯張公看詳。節婦姚氏鍾兩間之正氣。爲七襄之完人。痛夫云亡。盟心守志。事白首之孀姑。善結天年。撫孱弱之孤子。森然卓立。緬訴畫荻。歐母不獲。專熾於在昔。擬之授經。韋氏已可。並耀於青編。稽諸典禮。允宜表揚。司理公看詳。姚氏瘁瘁鞠子。節凜冰霜。李氏割股療姑。孝昭天日。一門萃美。千古可風。太守公看詳。節婦姚氏守貞閨婦。持戶丈夫。當同棲長謝之辰。比翼永分之日。仰觀則老母在堂。下顧復諸孤在抱。臨岐相托。



骨肉情深。使姚氏誓死無他。何異螻蟻。而乃薄慷慨捐軀之計。爲從容赴義之謀。事白首之孀姑。溫清無咎。撫青年之弱嗣。毛裏有依。實可謂節義雙全者矣。亟宜表揚。以維頽風云云。由今讀諸公褒嘉之詞。所謂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以吏索事寢。未獲大顯。倘一日遇仁人君子。不忍沒其善者。而顯微闡幽。當日之真志苦節。寧慮不昭倬於人間哉。嗚呼。勤於先王父先王母。一則及見之。一則不及見之。及見者。就所見而傳之。不及見者。據所聞而書之。要使後之子孫。知培植根本。蓋有所從來。而以顯揚爲繼述。則可知吾之作傳之意。非徒然者矣。○逸庵先生曰。天旣生人。必不欲自治其身便了。參三才。理萬物。吾人皆

有其責行道可弗急乎。予曰吾人別無位置  
非治人者卽治於人者。夫子責樊遲以上與  
小人對舉。非上則小人矣。此存乎學問者也。  
至於窮達之遇不能不有廣狹之異。此未可  
強。○六曰耿逸庵先生作予家譜序。○石淙

佳景也

距嵩嶽三十里讀書之暇往觀之

擎雲翻

地裂奇勢接嵩高怪石吞長月懸崖湧巨濤

居然靈氣蘊不假化工勞

○七曰

論讀易之

領畧無言去詩成對酒豪

○法逸庵先

生曰易雖經數聖人之手其理則一後聖所

言之理卽前聖含而未發之理其實自伏羲

畫卦時已有許多道理包含在裏面予曰理

自無兩個但聖人生有先後其作易也有含

自無兩個但聖人生有先後其作易也有含





而未發者、有發揮殆盡者、其取名屬辭各有不同。而今讀易、卽設身處地、看聖人所處之時、位與所際之人物、分別觀之。其實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孔子有周公孔子之易。如文王囚羑里時、便不似伏羲時、故辭多危。○逸庵先生曰、易之道、惟其變而已矣。若不變、便是死的、變是活的。聖人行無拘轍、皆此變也。予曰、聖人渾身是易、如孔子以不當與栗示冉、以不當辭栗示原思、便是兩爻不同處。先生曰、惟其時位不同也。○逸庵先生曰、天地有一部易、聖心亦有一部易。予曰、吾人隨其所處、無時不值乎卦之爻。○逸庵先生曰、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身心皆易矣。任舉一爻、似無關係的、亦推出大

道理來。如不出戶庭，只取不出二字，便說到君臣如許大道上。予曰：只緣道理無窮，聖心不滯，故發揮無所不可。如繫辭廣八卦之象，有人意想不到處，亦都取來形容。若執一以求，乾只可說天，坤只可說地，便了，更安得如許形說。逸庵先生曰：孔子說藉用白茅，便看出個慎字；慎字便無所不該。予曰：慎斯術也，以往，往往字非有定所，慎字又非有定用，說個慎，以往盡乎。○八曰：稱難矣，况僕乎。幹非小天下之變矣。○八曰：稱難矣，况僕乎。幹非小用智慧而已，有智慧而用之於正，斯足稱述。駿僕也，能體主人意，出其智慧，以營構書院。逸庵先生曰：微駿奔走者，誰與噫。駿竟殫智慧，書院中乎。幹斯稱矣。先生又云：余宦遊時，



駿夫婦在家。能奉老母歡。喜不謂駿也更若此。幹云乎哉。以予觀耿先生家僕。往往類是。○或曰。先生向言點檢。今依此法行之。甚覺有力。但檢點出過失。亦自知之。而未便能改。曰。知之。又不可不改。始慮不能省察。省察矣。又慮不能克治。必省察克治。無缺始善。所以夫子說。自見其過。又說。內自訟。不是說我自見得便了。○或曰。向見赤子。便有不同。幾疑性有不同處。及以惻隱之情驗之。則人人皆然。固知性皆善也。後有不同者。氣質之異。非性之異也。曰。氣質亦非限定。人有不同處。其初蓋亦相近。後只是習有不同爾。○或曰。人具天地之體。後多流於卑污者。總是忽視此身爾。曰。同爲天地所生。而獨命之曰人。人便

極有責任。五官百骸皆爲人所具之體，而總名之曰身。身便極有關繫。聖人踐形，只是不敢藐視。○九日，逸庵先生偕予遊嵩麓，覽諸此身。

勝境。旣而登三公石。

耿天假耿孝標景東陽裴學朱宋體仁與。○九

日登三公石三章章十六句。有石三公永鎮於嵩。匪槐秦號匪栢漢封。足共登眺以望七峯。邑有太史學並晦翁。四時佳興雅與人同。偕二三子爰及我躬。登臨其上雲摩其胸。二室指顧得意雍容。爰于登之行行且止。方其來之携琴童子。方其至之酌酒維使。琴終一操高山流水。酒各一杯匪陶云李三公坐談相顧則喜。太史之云登斯徧矣。日九登



三、數含陽理。推太史意、陽德維亨。三公之上、三代之英。具天地體、成大人名。非剛自治、曷新曷明。剛惟天德、欲害弗宏。何以去害、功惟天行。有忠與信、脩辭立誠。心備九數、道斯身。○十一日、閻然說、耿子子京讀書於敬盈。習見子京容貌端莊、言語醇慤、竊以爲是篤志潛脩者。他日繼家學、當在是。因爲說以質之。夫閻然之心、惟在剛。常名教、閻然之事、不外詩書禮樂。身值倫紀之內、志專誦讀之中、非有甚異於人、祇求盡其在我。但功非積累、不能有得。倘心一馳騖、輒易厭沮。所以閻然之學、無時不致其閻然之心。無地不行其閻然之事。一言也、稟稟惟恐不合於道。一行也、



惴惴惟恐有愆於德。遇父母而孝之理。體於厥躬。遇兄長而弟之理。勉於四體。若此者。皆闇自藏脩。不求聞達。迨積中發外。德貌融融。威儀可法。進退可度。誰不欽光輝。宣著之君子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上達。惟其爲己。所以上達也。其闇然日章之義。與以此爲質子。○十三日。逸庵先生偕子遊嵩京。其教我乎。

# 嶽登黃中樓止宿龍潭寺

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與。○同耿逸

庵先生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登黃中樓。千年嶽勢聳穹窿。樓拱煙雲氣象雄。來臨天地分形色。指顧山川識異同。賢聖於今光洛土。陰陽自古會天中。中央何處能名狀。疑是



河圖五數宮。○同耿逸庵先生、劉子維、郭渭石、耿孝標遊龍潭。携手中林去潭看第九重。懸崖流日影、飛瀑潤嵩峯。雷雨時交至、煙霞倩互封。山中多變化、疑是護潛龍。○

十五日

學琴於逸庵先生。

○十六日作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記。耿太史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其學以洛閩爲宗、其教人以主敬爲根本、行恕爲推致、總欲體天地生物之仁、以不負天地生我之意。邑之北舊有嵩陽書院、僅餘一祠。先生因其故址、大爲脩理、特祀程朱與學者講習其中、一時儒行蔚然丕盛。會長洲牖如張公來令茲邑、重先生學、每值會文講學之期、必單騎至書院、無懈厥事。時予來訪道。

先生坐敬恕堂兩月餘、因得屢至書院、備觀講習之盛。先生曰：子盍發明學旨、爲書院記之。予辭弗獲、命謹撮其素所聞於先生者、而畧爲之言。曰：嗚呼、聖學之相傳、蓋有至易而至精者乎？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命中而舜卽示以人心、道心之別、益以惟精惟一之功、以求無失此中、則中其至易至精者乎？是中、也。自堯舜闡之、已自義皇傳之者也。自義皇傳之、實自天地啟之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乾元之所以統天也。人於其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爲仁義禮智之性、於是人而渾具夫天之體矣。以此驗中、何人無之、而其後、有什伯千萬之不同者、豈以此中有難能與抑思



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有天命流行之趣。是中非甚異於人之事。乃古今不易之庸道也。庸則人人可至。不庸則馳於高遠而不可訓。庸則世世可守。不庸則炫於新奇而不可久。體乎中庸之道。以歷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行之以知仁勇之德。從事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務。而本之以盡性。致曲之誠。純之以戒懼。慎獨之功。而進底於闇。然日章素位而行之域。時而窮也。則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時而達也。則禮制可以興。九經可以舉。鬼神可與同。其微顯天地可與同。其悠久。徹上徹下。無非中之體段。爲歛爲散。無非中之存發。孰謂中之道非天下之庸道。中庸之德非天下之至德也哉。况乎前有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開其統繼有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大其傳後有周程張朱以繼其緒而斯道何嘗一日泯於人心乎。察而識之存乎其人擴而充之先有其要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思子亦述夫子推明舜武周之大孝達孝而極之塞天地橫四海無所不通。嗚呼此又中庸之道之所以貫乎天德王道之終始也與。陽城居天下之中將必有繼我逸庵先生後以求得夫聖學相傳之中而不自戾於庸者不知其有以許我乎。

〇十八日

與申壽耿逸庵先生、  
一晝洩先天斯道開基





祖肇自龍馬圖中宮數惟五。虞廷闡厥中親承有大禹。聖敬躋商湯。心傳及文武。天更縱一人。大成集東魯。一元渾化生。造就羣賢溥。大賢有顏曾。思孟維今古。濂溪續千年。伊洛振鐘鼓。遞傳及考亭。譬彼日當午。於今學術炳。大道啟堂戶。先生任繼開。絕學倡洛土。聲名並中嵩。紫陽衍其羽。和氣備厥躬。道德振強弩。道以聖爲歸。德以天爲主。無如此壽永。萬世快仰俯。

○二十一日 纂家譜序。○擬登嵩嶽十絕有序。庚申秋予訪道耿逸庵先生。畱敬恕堂兩月餘。先生訂登嵩之約。爲風雨所阻。不遂。屢訂屢不遂。因細詢登嶽佳趣。先生以始望至躋巔曲形其概。予聽而樂焉。雖未

能至心竊向在之。擬登嶽十絕以誌仰止之意。  
邨溪纔過望前山勢就嶙峋一妄攀。未  
陟層巒先仰止聊將高嶽當賢關。其望一  
說登高必自卑巍峩萬仞此初基誰云一簣  
無憑藉進取原來不讓師。其二  
欹石般般小徑稠脚跟踏住進無休還思舉足防傾覆  
漫說青雲在上頭。其三  
悠悠不息法乾行豈至忙忙反敝精循序行來無越次長途終  
到有餘程。其四  
已入深林不見雲曾沿石徑步山紋中間委折多親歷風雨摧殘天半  
分。其五  
騰升幾遍閱峻嶒亦復紆迴耐意登最怕中途前業廢畱心向上戒無怙。其六  
兼山  
一  
憩養時時斂羽飛潛藏大力在幾微。其七  
良止非爲止叅透息機是進機。其八  
精神



發越勢難停、趲力扳援、敢自寧。收拾前功、惟此際、憑將壯氣、顧山靈。其入思來幾許、越嶽岑、欲罷不能、總此心。直向峯頭、連步去、到時偏覺、隔疎林。其勦第一峯頭、日月邊、層層升進、到山巔。高高那禁人、○二十二日、姚登陟、何自艱難、畏不前。其對岳生書、前於敬恕堂中、晤教、但見理念、洋溢、實非易及。竊思道在天下、如大路一般、又明白、又平易、何嘗有一些險怪。人只一心、盼到聖人田地、平平穩穩、照依聖人所言、所行、做將去、將來必有究竟。若纔要標新領異、立意與人不同、便是曲見。昨晤教言、平正着實、佩服之甚。所賜譜序、以之冠家乘、裨益後人良多、敬謝。縣志中寶姓、亦不詳其源流、容當

再考。東歸急未得面別。後賜提携。不能不切切於懷爾。○寄贈鍾爾知先生。何時相對話。山房白露蒹葭。引夢長。學有淵源。窺與旨。心存體認。養微陽。逢人勸善。如饑渴。到處安身。樂退藏。今日東歸。畱○二十三曰。或曰。人片字再來。風月任徜徉。○處是天理。曰。遇父母而孝。遇兄長而弟。此人之心之所最安者也。惟人有不孝不弟。久而或悟。始不安於非。而欲遷善。此一念亦是天理。乃第二層說話也。不可執是以槩天下。如此一張桌子。本平穩。此平穩處。便是天理。却要放倒他。再扶起來。就平穩。豈不是後來一層。今與人共學。須看其人如何。倘如桌子一般平穩。可只照這平穩做去。若是放倒的桌子。



須得扶起他來。要知不安。處是天理安處。更是天理。二十六日。別耿文。子將東歸。夜學琴於逸庵先生。既終事。子京進而請曰。吾子行矣。願得一言。其勿子吝。子思古人交遊贈答。往往有之。獨是相別贈言。亦有情極縷縷。而不必準之道義者。多是交不真爾。子不敢蹈此。然又不敢竊仁者之號。則將何以贈君。無已。其孝乎。語云。孝爲百行之原。凡人皆宜體此。況爲士者。可不於此植德耶。今日繼家學。尊聞行知。以道德爲黽勉。不因謗自阻。而奮然於聖賢之必可至。則孝之大焉者矣。他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必告。反必面。食必在坐。必侍居。致悅諫。用和立。不中門。行不中道。處不中位。長幼必明。



親族必厚諸條件。予東歸將欲以此自勉。非敢於足下前過爲唐突。足下自不爲朝朝信節。不爲冥冥墮行。

○二十七日

別劉仲武子

燈下書此爲別。

維昆仲特

訪嵩山下。顏開對霽光。家聲維道義。世德振

文章。坐聽塤篪奏。還看黨序昌。

特叔續司歸

時情欲斷籬。

○二十八日。逸庵先生贈余琴

菊正飄香。

書衣物話別。至夜分各戀戀不忍舍。有留別

詩。先生亦有詩送余東歸。

庚申秋東歸留別

載尺幅。通反覆。商今古。一生契。千秋兩地照。肺腑猶未親。輝光已無棄。狂瞽此更負。笑遊



我客先生主。下榻敬恕堂。三月竟鄉土。理窟探晴朝。聯牀共夜雨。時偕我登山。或同步園圃。道路熟。嵩陽往來不勝數。書院闢荒榛。講堂敞棟宇。絕學昭千秋。洛閩大其羽。屢接及門英。早識教澤普。同居讀周易。樂討仰與俯。其數則錯綜。其變則參伍。理透卦畫前。折衷勤刪補。方期恒於茲。履蹈摹規矩。又思雙親慈。倚閭久望覩。望之而不見。得毋憂如縷。因此辭東歸。深慚古萊舞。奈身未離門。別語亦未吐。不在淚湧流。只覺離別苦。繼思魚牘殷安。必同堂戶。身遠心依依。視同堂孰愈。人貴相信心。始爲真不侮。先生心我知。我心先生取。有懷時相聞。有力各自努。臨別質先生。嗣期教愚魯。○附耿逸庵先生送子東歸詩。

孰令斯道晦而復明。前有睢陽、後有柘城。柘城伊何、敏脩先生。希天希聖、願大力宏遠。紹孔孟、近接朱程。造道之深、惟一惟精。自強不息、以法乾行。蘭臭之契、同氣同聲。其未覲止、顛倒予情。亦既覲止、仲秋八月。骨氣瀟灑、神情清越。既而親之、德音其猶。久而與之、中心如結。或俯澄泓、或登硯硯。雨夜聯牀、曉牕讀易。謂知可致、謂物可格。有朋遠來、時習而悅。一日千秋、兩情莫逆。格致云何、身心性命。道在求仁、功惟主敬。日用倫常、大中至正。譬彼射的、一心在聖。片念少肆、動作皆病。先儒有言、敬如磨鏡。克去己私、天理爲政。主宰既端、百體從令。道既同矣、念欲東歸。予贈以言、臨岐依依。伯氏吹簫、仲氏吹篴。承歡色



笑以樂親闈。古云作忠惟孝可移。行道揚名，立身匪虧。今日送君，黃花滿籬。時嗣好音，慰我相思。○時鍾爾知、姚岳生、梁樹百、景東暘、裴學朱、宋體仁各有送子東歸詩。○二

**十九日自登封歸。**逸庵先生、張公各備一騎，送子東歸。焦錫三、郭元甫、劉子維、宋體仁、裴學朱、景東暘、張聚五、梁樹百、李仁玉、王摺九、耿天嘏、耿允平、耿孝標皆遠送。逸庵先生子維、孝標更送至告成。遊石淙止宿。明日拜別。○逸庵先生、劉子維、耿孝標送子至告成，因遊石淙。次第盤山路，輕雲散石淙。如窺乘輿客，特作慰愁容。俯澗澄流潤，棲林秋色重。三杯辭道遠，猶是戀嵩峯。

冬十月六日至家攻舉子業

逸庵先生教之也。子赴嵩陽時不理

舉子業久矣。逸庵先生屢以爲勗。謂非邀科第求榮名。但忠孝之理。不可不全。欲行吾志。非是無由爾。余因辭歸。

○二十八日

寄耿逸庵先生

書、陽城蕞爾地。先生倡明絕學。復得賢父母。力扶吾道。邑人士風俗醇美。家有賢嗣。門多英才。行見教育所及。真儒輩出。洛學宗風。於斯繼美。真屬千載一時也。向承聆指示。處不一而足。每接手教。如侍几席。以五百里之遙。山川間阻。當未親儀型時。輒深感發。豈非義理之悅心。人有同然。抑亦先生之學之及人者遠矣。昨獲晤教。披道德之光。習動容之





盛察存心制行之要、窺應事接物之準、惟見隨所居處、無非天理流行。吾道宗盟、舍先生其誰與歸哉。竊不自量、欲以謏劣之材、妄希希大道。先生不吝開牖、每暢發宗旨、相喻於意言之先、相忘於形神之外、其裨益身心、豈旦夕間事。既又以忠孝大義教之、於是始爲東歸計、思勉圖大業。獨是臨岐數日、兩情依依、含淚言別。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至三十里遠送、猶戀戀於畱、不能畱、去不忍去之際、無何而作遊覽觀、則石淙之佳山水、舉目皆別况矣。旅邸三更、言不盡意、其纏綿篤摯之懷、至今歷歷可想。知向之贈我以佳言、投我以琴書、飲之食之、敝又改爲者、無非愛我深至之衷、豈敢視爲尋常贈物、徒作感激已哉。邇來

尋樂堂獨處。恍惚如在敬恕堂中。神情西馳。不能自主。既又思之。苟得稍與於道。不爲先生所遐棄。則慶斯道之未墜。以求自快足於已。斯云幸矣。何分異地同堂乎。嘗記先生屢以行道濟時爲勉。恐其意未奮也。而以忠動之。又恐其志未堅也。而以孝醒之。此段熱腸。真吾夫子惓惓不忘君民之心。朝夕承聆。大誨始知聖人仰體天地生物之心。非荷簣晨門輩所能喻其甘苦也。自愧力薄。將來未必能副先生之望。而所學何事。倘以之悠忽自棄。視民物爲漠不相關。亦所不敢。至教當永矢寤寐中爾。○寄張牖如明府書。晤教三月。視民如傷之心。保赤作人之化。一時並悉之。至清操自持。方之瘞鹿懸魚。後先同符。宜



仲誠先生稱爲大知、大仁、大勇也。勤以譎劣庸流、聚晤之餘、拜教良多。遙想登邑城池、市塗煥然一新、而復講道論德、日與嵩陽先生書院敷教、無少休息、數百里之外、思之曷勝懸切。登邑有童子張翰、向於敬恕堂中見其英質、可畏、且聞純孝傳家、或進而教之、亦陶成雅化也。○寄劉子維書、在貴邑、諸愛我處、非可言盡。臨岐三十里、遠送旅夜、談心握手、言別、相感、惟在心期之間而已。歸後神情西馳、遙想家學砥礪、嵩嶽生色、而今兄先生弟歸侍側、近功微密、俱爲佩服。園亭落成否。奉芙蓉諸物、植其中、可作茂草觀爾。非云精好也。

十一月朔冬至舉祭。

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

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畏焉。○林之奇曰、光武幸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違期十年。噫、漢祚之遠、宜哉。觀此、可知臨深履薄、雖在帝王、猶恐不勝人之脩身處世、安可坦然肆志、謂禍機不於我值耶。宜書此佩之。

十二月十日

大人論家。人曰、教人勤敏、我自不得怠惰。所以子路問政、夫子

告以先勞身先之教、當如是也。○

十一日

有族人寓書勸子無務爲身心之功



者云當代以文字取士、不以理學見長也、胡弗圖其時務、名登甲科、位列三台云云。余婉辭謝。○十二日學琴於劉白石先生、講授指法。

是年治五經。

二十年辛酉二十九歲。

春正月十一日

大人戒子弟曰、爲子弟者不可不常存敬畏父兄之心。一無敬

畏之心、任意自專、落得人家笑子弟爲敗類、唯父兄無家法。所謂敬畏者、如邀聚飲、出遊等事、只以稟命尊長、微謝之、萬無失錯。若不

得已、則告父母、以其事與所往、以待父母之



命不可任意專行也。又曰、家有父兄、爲子弟者、勿得私相請召、不得與幼年人私相聚飲、不得在父兄前與他人說話。他人問則答、不問則靜息默坐而已。常見人家子弟在父兄前多與他人言說、甚爲無禮。又嘗見人家子弟於一切戲局、聚談、邀飲之事、避而不入、至強之、則却而不爲。在幼年人羣、非議之、不知彼之自處、則是也。又曰、子弟有赴請召者、只宜早回、不可流連夜飲、致我憂愁。又曰、子弟切不可與匪人相近、相近則易染、卽未至敗類、而有道君子已有指而議之、謂我爲無足重輕之人、而賤視之者矣、甚可畏也。○謂諸弟曰、近見爾等不明長幼之禮、今後家道須整理一番方好。大人曰、家人嗃嗃、悔



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易有此訓矣。家道須要有稟然不敢踰越之意。方好。家之統於尊、猶國之統於君也。子弟之於父兄、常存畏懼、凡事便不敢自專。若放肆自專、家道有不可問者矣。我未知爾等如何存心。我之存心、惟恐稍卽身匪類、致隕祖父家聲。故常兢兢自守、毫不敢爲非禮之行。蓋有惕然於中者、爾等亦知之乎。振起曰：是未見及。每日間只優忽過去、未嘗爲善、實亦未嘗爲不善。爾曰：爲善須要勇、先要有定見、定守。若只優忽過日、以爲爲善、却未有可指之善、以爲不善、却未有大壞處。久則易流鬆漫一類、不可救藥也。○謂振起曰：爾向來性不嗜酒、極好而今飲酒矣、切切勿令醉。讀衛武戒酒之詩、便知酒爲

敗德之場。○十八日振起曰人之好學與否生來其成功則一也。道在勉強而已。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實下此等工夫便討許多樂處。若未嘗如此用功而諉之於生初不同。君子不取也。

二月朔行拜禮。○十八日梁汝樸同昏啟。

三月朔偶閱易咸五爻咸其脢无悔言人能守靜而不妄動雖不能感物亦無悔也。若有憧憧之擾則有悔矣。○十七日耿邈庵先生書寄

至。



夏四月

和李宮贊過竹柳園韻、綠柳叢中車馬聲、詩成有客到門楹。談心最賞園林

好、莫作尋常冒雨行。平臺月影自森森、斜掛柳稍夜氣侵。人到無言物亦靜、全憑此際

見天心。

五月

遊魏次玉西邨、有意尋佳景、同行間後先。遠邨含曉霧、野樹淡晴煙。麥穗千

層浪、榴花五月天。徜徉

○七日

或曰、君子何

乘興去、選勝一安眠。

利也。曰、利之藪、禍之苑也。見爲利而趨焉、害

斯隨之矣。不於其終朝能踰終日乎。不於其

終日能踰終歲乎。不於其終歲能踰終身乎。

故君子去利必疾。詩云、歟彼飛隼、猶未似之。

○君子貨義、小人貨利、其性殊也。君子歛德、小人歛怨、其行異也。大抵處世不可圖便於已、見爲便而孳孳圖之、駸駸乎殆矣。維號斯人、遄曰改諸。雖曰改諸、亦旣晚矣。哀哉。

**六月九日** 邑北尙家寨鹽肆中有賣姓被害、或謂予大人曰、彼商實懼公有言、公一言出、千金可得也。大人曰、其言云何。曰、爲同姓爾。大人笑曰、此人吾未識面、安敢冒同姓之名、以爲利。且天下同姓豈少哉。吾一言甚重、彼千金甚輕、吾愛吾一言、不愛千金也。曰、亡者不可生、存者得安廬、豈非兩便之道乎。大人曰、非也。彼自有骨肉、復讐爾、輕重緩急、惟彼骨肉是問、我何與焉。吾惟知富貴有命而已、損人利己、稍知道者不爲也。而子





欲我爲之乎。大人謂家人曰、人惟一心、心惟一理、昧此心之理、更何以爲人。今竇姓若繫素知、或的繫吾同宗、卽冤自我伸可也。生不相識、死則執同姓之辭、以詐取人財、心能安之乎。凡事宜行其心之所安、無○十一曰、人行其心之所不安、爾輩其識之。論人父子之間、多不能無不足、勤謂堯舜之子不肖、文王之無憂、而有管叔、蔡叔、然千古祇稱武周、而不復論管、蔡、是管、蔡不足爲文王累也。又論人兄弟之間、多不能相似、勤謂兄弟既有賢智、愚不肖之分、其賢者智者已多、所獲於愚不肖矣、彼愚不肖自賢智者教之可也。若教之不可、則憐之不服、何暇與之較衣食計家財乎。諸事賢智者不辭難可也。

○大人論人多私蓄曰人所見者目前衣食爾。聖賢所見者大。所慮者遠。故往往以此爲戒。蓋雖有財用不足時。其家庭間閭怡怡天倫聚順樂莫大焉。吾平日以此訓爾等。往往至窘迫時。有一錢不辦者。豈不知財之足貴。但不肯有私積爾。

秋七月十五日

寄耿逸庵先生書 三月十七日接手翰。遙想先生功夫純密。

志力彊健。讀易之暇。與諸子講道論德。嵩少間人文萃聚。陶鑄宏深。何其快也。敝邑聞先生之教。有思學先生之學者矣。但此道平近無奇。而耐久。倣功者不多觀。是以動之若或俟之也。至詢以近功。自度數月內。毫無進益。所日從事者。惟舉業一途。重爲整理。雖實欲



副先生之期望、又恐久易流於咕嗶之習。然  
 兩地策勵之訓、固不敢不承爾。先生時有心  
 得、明悉示之爲幸。湯先生兩浙典試、吾道之  
 慶。張公書院諸君子並致。○是日日病、輟業  
 目。養

八月

或問隨卦丈夫小子之別、曰：丈夫者、陽  
 剛之德也。小子者、邪媚之象也。隨稍不

正、便易係  
 此失彼矣。

九月十九日

送二弟振起武闈應試二首、  
 兄弟幼同學、於今志不疎。甲兵

慚。武庫俎豆重儒書。叔子思輕帶、武侯憶舊  
 盧。無心論遇合、有計問菑畲。衣柳終日戒、

涉世見人心。不辨人真偽。那知世淺深。交遊須訥訥。利欲莫沈沈。慎此同羣衆。身名好自斟。

# 冬十月四日

讀陳孟叢北園詩賦此商所學、世路滿棘林、君何絕管慮、家傳惟

青箱、讀書謀其處。結廬北城灣、襄浦擇所居。暮來隱城中、朝來沿溪去。得意成佳吟、藏脩忘名譽。我慚逐塵緣、幽曠何能與。有時寄我詩、我懷轉相語。古道行人少、行、人自失根據。倫常學始基、道豈外忠恕。聞見實爲體、聞然德乃著。大業期千秋、此日功宜豫。敢以商同心、願作同心助。○五日 陳孟叢和商學詩。○二十五 書來訂爲學之志。



日訪田梁紫先生不遇。洛閩肩正派、大德  
 未淪亡。百里來相見、三更話正長。何期披  
 翰墨、徒自阻宮牆。雲樹  
 看飛鳥、鳴音下夕陽。

十一月九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訂與湯潛

庵先生同遊嵩少之約。○十二日

與湯元博書、老先

生望隆中外、兩浙人文陶鑄、豈止文章風氣  
 賴以丕振、抑亦理學淵源大為昭焯、快快近  
 聞便道過里、未知可否。昨登封耿逸庵先生  
 走字約遊嵩少、命某訂期同往。正不知旋里  
 在何時日。○十三日  
 答黃載公、丰概常從  
 乞明示之。○書冊知偶來翰墨喜盈



眉名躋高座龜山望道尙庸行洛水遺訂志  
他年君獨苦揮毫此日我何期伊人宛在關  
河隔惟有臨風勞寤思。○十四日張用行先生邀至太

康署中肄業。

十二月四日

病目。

○十五日張用行先生贈金、

贈衣自太康歸。

○十八日

目疾愈。

○二十日赴

睢州視湯潛庵先生不遇。

時潛庵先生典試浙中便道過里門。

予往視之訂嵩少之約適赴汴未及晤與元博論學。

○二十四日至家。



○二十七日

答耿逸庵先生書、十一月九日、寄書至、十四日、太康學博張

先生邀至公署習業、未及返而叔續家人已行矣。久失裁答、中實惶恐。湯先生典試浙中、得人之盛、遠邇翕然。十二月二十日赴睢陽、在視而湯先生已應撫軍請赴汴矣。必至念七八日始得歸。元博言亟欲入都復命、未敢稽遲。且例應由經過舊途入都、不日即起程矣。二十年嵩約、猶將俟之異日也。昨歲與先生握別之言、時記胸中、奈十二月初四日忽爾病、目至今未痊。是月內亦只得輟業靜養、前約所以不及踐也。來札云隨處加一行字、即日日做舉業亦不妨、自是正當的確之論。勤謂恐流於咕嗶、亦只是怕人遺却了一行

字爾。但言之未圓，遂覺有病。先○二十九日，生承示處極其明悉，敬佩服之。

三子容遂生。

是年攻舉子業。

孫 縉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一終

校記

①泊：當作「汨」。

②剛：當作「綱」。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二

尋樂堂日錄卷三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選 全編

二十一年壬戌三十歲。

春正月二日赴京會試大人偕往。○二十一日

雄縣南道傍小濠居人作木版車渡人冰上  
時予亦爲所渡因戲爲句 長流消積雪暗  
草渡輕車相顧臨。○二十四日至京師。  
沙岸承風日未斜。





二月五日、湯潛庵先生來視談學、自日中至

暮不能去。○十七日

湯潛庵先生座中有言  
干學憲之可恥者、予曰、

此處便當抑其奔競之心、若此徑一熟患得患失之心浸漬於其中而不可止矣。潛庵先生曰、每逢校士之歲、惟秀才應試宜往外此而往、非其分之所宜也。○十八日、

會同年、新命學使林公視予於寓所、未遇。○

十九日、往答學使、未遇。

湯潛庵先生生日、學使過我、問吾鄉之賢者、

首舉大名以對。三代而後、俗尚不端、士風頹敝、皆由賢否混雜、人無所激勸爾。此中固有

移風易俗之微意非予之阿所好也。至是始知學使折節之由。○二十日衍復无妄大畜頤五卦之旨。剝卦以上九一爻爲主。當五陰盛長一陽消落之時。君子豈可有所往。彖傳釋卦辭而繫以順止。非終不往也。靜以觀時。有待而往。爾爲君子謀也。六爻初猶未害君子。二則漸害君子。聖人皆慮及蔑貞而惕之以凶。四則蔑貞已肆。陰禍切身。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皆所以戒小人也。至於三之應上。五之從上。一繫之以无咎。一繫之以无不利。其於小人之改邪爲正者。又未嘗不許之。總是聖人扶陽抑陰之意。重惕小人之害君子。必欲小人之受制於君子。是則撥亂爲治。轉危爲安之深心也。要知事起



於微禍防於忽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爲  
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以至於五變則爲剝  
是其始也不過生於下其勢甚微初若可忽  
而其後卒至黨羽已成克惡日肆爲君子害  
彼小人亦知己之欲去君子爲名不正言不  
順却又浸潤侵蝕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  
然則小人之爲計狡而爲禍深矣爲君子者  
可不防之於早以杜其惡於未形哉○復取  
一陽復生之義當剝之盡而爲坤陽氣已生  
於下至此一陽之體成而來復乃天運循環  
合當如此非人力所能爲也故卦辭專以氣  
數言彖傳釋復之亨曰剛反以自剝一陽竊  
上反下而爲復也釋利有攸往曰剛長以自  
復一剛自下進上而爲臨泰以至於乾也然

以陰陽反復之道計之、其消而息、往而反者、乃天行之必然、動而以順行、亦惟法此而已矣、豈有岐哉。六爻專以人事言、雖其間功有淺深、德有厚薄、較然不同、然皆於復之義有合焉。獨至上六、則私欲錮蔽、善端滅息、爲迷而不復。聖人極言災眚以示戒、深著迷復之不可也。合氣數人事觀之、可見動靜者、天道之復也。善惡者、人道之復也。在天運有其自然、在人事宜盡其所當然。必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至迷復、則凶所必然、而災眚之來、莫可極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於善端萌動之初、而存理遏欲、以全剛反之復也。○无妄實理自然之謂誠、原



无不正第恐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自以爲无妄者正妄之根也故彖辭又以匪正申戒之彖傳釋卦辭重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一句惟有主故動健故剛中而應而必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反是則違乎天命之正而不可以有行矣對時育物先王亦順天時而已何有妄焉六爻以時字爲主初之吉二之利其无妄也一時也三之災四之貞五之疾上之眚亦非有妄以致之也一時也時當動而動不當動而不動應乎天也若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則妄矣妄則拂乎天卽拂乎正矣故彖辭於利貞之下卽繫以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无妄之不可不出於正也爻辭於处无妄之極者亦繫以无妄行有



青无攸利、明執一不變者、卽匪正而妄也。然則彖言全體、爻言一節、其無不以正垂訓也、意深切矣。有无妄之實心者、得不審時以趨於正歟。○大畜之義有二、一止畜、畜乾也、一蘊畜、畜德也。彖傳兼此二義。彖傳專以畜德言、六爻專以畜止之義言。細分六爻觀之下、三爻乾體皆受畜者也、上三爻艮體皆畜下者也。然受畜貴止而不進、故初二皆止、三利艱貞。但初與二已爲四五二陰所畜、至三爲畜極而通之時、又與上皆陽爻不相畜而俱進、則良馬之逐、自與初二不同矣。畜下者貴防於未然、故四能止初惡於未形、而得元吉、五則於陽之已進而止之、雖言吉、而不如四之元也。至上則畜極而通之時、強暴盡除、反



側盡平而治化洋溢乎四海則天衢之亨又與四五不同矣。合而觀之凡畜德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之盛不能成日新之德。畜惡者非有德禮潛移默化之機不能臻蕩平之治。天德王道聖人偶於大畜一卦已盡情發明則觀大畜之象玩大畜之辭天下之道可以旁通於易而無遺矣。故曰易不可爲典要。○頤取養之義。彖辭言養德養身皆出於正則吉。彖傳旣釋養正之義復極言養道之大而象又舉養德養身之切務以示人也。六爻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失養之道矣。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而於養之道無弗得故上三爻皆吉。以此觀之可

見自養養人、總歸於正而已。知棄我良貴、覬人爵祿之、非正、則知砥節礪行之爲正矣。知屈身卑賤、借潤權門之、非正、則知不賣不諂之爲正矣。知縱欲敗度、恣情滅理之、非正、則知靜斂節制之爲正矣。此自養之道、當如是也。若夫誠信任賢、人臣之責、養賢及民、人君之貞、養民爲任、有相之道、此又養之及人而不可不以得人爲汲汲者、亦惟期於正而已矣。此聖人觀象繫辭、垂戒萬世之深心也。○二十三日、視孫君夔

先生於寓所談學。

君夔先生曰、向在應酬處、着力、逮遭顛沛、却是爲學

之日。三四年來、讀四書、通鑑、頗有得力處。曰、患難之中、安知非天之仁愛。古有成其德於



顛沛流離之際者，是固不可及也。曰：予雖存而十兄亡，終抱無窮之憾。時追憶君僑先生之孝友，不置云。○孫靜紫曰：學者須有拔出流俗之意。若此意不定，稍有毀譽，易覺動心矣。所謂拔出流俗，非曰矯世與衆人伍，而此心超然有卓見，不與俗同，此方是真能不囿於俗者。近見風俗日漓，學人羣居，不樂聞善，一人言學，羣鄙爲迂。不知古今來正賴有人說幾句迂話，方成世道。所以有志之士惟求信已而於毀譽置之不論也。曰：居恒常謂人主意要定，若立意爲君子，不妨入於儔人之中，而自有一段確乎不可拔之意，未嘗隨俗亦未嘗戾俗。此時毀譽毫無掛帶胸襟矣。○二十四日送孫靜紫陪崔學士

祭告長白山。人情千里莫與嗟。燕地寒風送柳斜。懷寶天涯應倒屣。聞聲異域想投車。珠樓珊宇迷荒徑。斑鹿黃熊有幾家。○二十親覩鴻儀歸日早。春明好折上林花。○二十五日喜晤孫君夔先生。家學傳宗派。何妨患難中。全憑顛沛志。弘啟進脩功。大力由茲固。冲懷未許同。談○二十六日下第。潛心傾坐卧。恍擬對春風。○庵先生視予於寓所。慰之曰。遇合有命存焉。聖賢事由我作主。遇合事非我所得主也。亦盡其在我者而已。○畱別湯潛庵先生。執中與義。啟陶唐聖聖相承道脉長。只說當年傳洛水。誰知此日接睢陽。心通一貫淵源徹。教闡六經日月昌。別後風光勞夢寐。敢因放





阻任。徜徉。

○二十七日、筮得恒之巽。

爲考教職而筮。○下第四

首。

道長道消分否泰、朝多吉士自亨屯、遭

逢不是尋常事、時至難同未遇人。

皇都得

意盡英奇、踏遍春風上苑枝。

獨有長安寥落

客沾襟、泣下鬼神知。

非因遇合轉興嗟、媿

我生平願最奢、却恐時來多負疚、寧云容易

謝公車。

潛藏此日卧豐林、打起精神策寸

陰。委是躬脩難任運、憑將道念絕人心。

○就

教席、四首質之湯潛庵先生。

士習誰能別

渭涇、明明戶闢更多局、空懷安定標千載、鐸

響雲霄煥日星。

堪嘆諸子盡爭鳴、大義多

垂問主盟、羽翼源流歸教育、英才有志奮生

平。筮得恒、亨心自醒、家脩誰不獻王庭、將

圖問道承師道忘却執經欲授經。觀瀾有志愧無成道岸登先三代英。欲借吾徒深自砥如何取舍質先生。○先是同年友屢以就教職爲予勸予弗應也。至是行李已戒決期二十八日南歸矣。忽於友言有感筮之得吉。○試禮闈不第將歸湯潛庵先生視予邸寓畱止之。因以就教事相質。先生曰今日師席不整極矣得一振作始知吾道有人不亦幸乎。曰司鐸之官無錢糧盜案之累而有身心性命之責職任極重懼不克副。先生力贊其必爲。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病其終一心扶持名教何不盡責之慮爲之亟。予意。○二十八日寄振起諸弟書兄此番遂決。○又弗得中行期已決忽動



念教職。此念非爲利祿而動。竟是津津。有小試行道之意。及謀之潛庵。三雪諸先生皆力勸之。使必爲。以爲整理師道。兄可從事焉者。兄姑勉就此席。異日或如諸先生言。幸矣。卽不然。亦不至大狼狽。此時此事尙有可爲也。爾等立身制行。各宜勉之。潛庵先生留止寓所讀書。倘至月餘。功夫當必有進。○二十九不知視嵩陽三月更當何如也。

日湯潛庵先生留于京邸。大人南歸。

三月玩詩經春秋。○三日

湯潛庵先生曰。予薦僚屬。未嘗令之

知。每見他人或有甫薦一人而謝之者。已踵門而至。予其免乎。予曰。薦賢所以爲國也。以

其賢也而薦之、何所私於彼。彼惟其賢也而  
養薦、何所德於我。總爲國起見而已。先生曰、  
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耶。謝之誠不  
必也。曰、薦賢爲國、其狄梁公之行乎。○七

曰、湯潛庵先生論貧民曰、古之民有四、今之  
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予  
曰、古之民有四、士爲真儒、農皆樂業、商賈各  
安其居。今則士無真脩、農日困迫、富商大賈  
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斂、矧又益之僧道諸  
遊民、從而耗其財、此皆本業不脩之故也。先  
生曰、欲驅游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而  
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  
而祇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如商  
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



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置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如輕徭薄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予曰。游惰者歸農矣。奈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徐圖矣。明太祖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陵貧民。亦此意也。○湯淑原曰。適間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



時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  
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  
畱心治民者絕少。要之。有司若欲復古。整理  
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潛庵先生曰。節  
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侈靡。未有能  
幾於治者。曰。不節用。便不能愛人。○論士之  
守曰。中庸說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  
不變。觀這兩變字。可見人能卓立者。不乏其  
數。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潛庵先生曰。觀人全  
在末路上。曰。說不變。更思如何。始能不變。方  
得。○論取士之道曰。鄉舉里選。雖不能復。似  
亦不可廢。潛庵先生曰。明初極重此典。至後  
專重科舉。亦慮賢否並進。名實混淆。故不如  
舍彼取此也。曰。只緣後世取士。除以言觀人。



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言。與取士以德。行其獲效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之以德行。之選舉。不亦可乎。然行此法。又非專行此一事。此事與風俗相爲終始。必須將風俗整頓。如置鄉長。設義倉之類。悉措置得法。方可。

○八日

論齊家曰。早教子弟。是第一着。若俟其既長而教之。其善者言。或易入。若

施轉移之術。於不肖。不亦難乎。潛庵先生曰。子弟亦有性剛躁難。以言喻者。須令其經理方。○九日。湯淑原曰。天下事於人所爲者。無一不返之於已。然後遇事方有執持。曰。此返觀自治之功。就人善惡之事。加一番審慮。心不疎忽。審得人善惡之事。卽以爲

法戒事有依據。久存此心。○十日湯潛庵先生曰天地

見理明而行事無失矣。○十日湯潛庵先生曰天地

間不可無真脩。君子以為維持。曰學問之事

有為己為人之別。真脩君子朴實做去不求

人知。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此纔是真實學問。故為己之學。聖人有

味乎其。○十一日足病。○十二日問潼關之

言之也。○十一日足病。○十二日問潼關之

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

而已。為政者欲化民成俗。舍是四者何從乎。

因備言其法。皆。○十五日疾愈。○十七日潛

有條理可循。○十五日疾愈。○十七日潛

先生曰。包羞是小人之父。設君子筮此。想必

有自心歉然之事。曰。君子亦或有不快意處。



凡一念之不能自信者皆是也。○二十日京邸逢湯太恭人

行祭思慕之誠因請拜神主既畢作歌顏

色憾愴日盥手整几筵齋居若忽忽酌酒併

獻鮮正氣默爲召痛情重自牽日夕尙追悼

頻呼四十年何以復得似四十年以前坐卧

短蒲上倚伏不成眠旁觀亦感動潛潛淚且

縣吁嗟乎奇節振古稀綱常秉扶兮耀日暉

聲名三十年來達帝畿於今禋祀兮神依依

是日完名兮全受歸莫須神傷兮用獻歎

○二十五日

論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能善者乎君子之

處世也若不韜光晦顯使人得以名之則忌之者衆矣潛庵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聖人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二十

**九日**

湯潛庵先生曰。漸之進得位。以卦畫推之。似初上未爲得位。曰。進得位。以中四

爻言也。先生曰。何獨遺初上乎。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爲得位。似覺未安。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蓋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上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義始備也。先生曰。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





畫皆自乾坤而來。三四陰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其既爲夫婦之後乎。只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分看。自有精義可思。曰。艮得乾之上畫。而爲少男。巽得坤之初畫。而爲長女。中二畫渾乎男女之相交。上下四畫渾乎夫婦之相從。程傳之進得位。皆於六爻取之。自有當也。

# 夏四月朔

湯潛庵先生曰。豐之六五。柔暗之主。此爻却說來章何也。曰。他爻之障蔽皆由此。此爻不好。若此爻能不使他爻障蔽。便是他好處。故只以來章言之。亦見他是陰暗不能獨立。必借人而成。若不能來章。卽不能有慶譽。

之吉矣。戒意已具辭中也。○論卦爻曰：各卦爻取義不同，有專取本爻者，有係本爻而取義在他爻者。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潛庵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之義，故聖人係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論兌說之義曰：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不是他好處，却係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只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位觀之。潛庵先生曰：如此看，三百八十○二曰：論胎教曰：只是無時不四爻皆活。○二曰：宜以正自處爾。潛庵先生曰：古之言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之以正自處，不言可見矣。意不重此。○論



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能有  
效。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潛庵先生曰。家道  
之立。亦惟創始爲難爾。久則相承如是。卽間  
有不率教者。而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  
也。○潛庵先生曰。人家最宜守舊。忽動念改  
觀。令女子讀書習字。此妄念一起。後患已伏  
矣。曰。人之於天下。無事不宜安處其常。易曰。  
食舊德。貞厲終吉。可見人之吉凶禍福。亦有  
不能逃之數。故雖貞而猶厲。若論其理。自宜  
安處其常。故食舊德。雖貞厲而終吉也。此无  
咎之。○八曰。或問。湯潛庵先生取予不苟人  
道也。○八曰。所知也。若交以道。接以禮。不知  
辭受若何。曰。聖賢無矯情之學問。交以道。接  
以禮。斯可受之矣。若托乎道。禮之名。而貨之。

是不以道禮也。其可受乎。

○十一日

湯潛庵先生曰：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

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恬靜，固時會使然也。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中間質文損益，不無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時會，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當時何無一人講明聖人之道，與天下相安於休息而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益甚矣。

○十五日，同天

下貢士廷試。

取名。○十八日，

辭湯潛庵先生。



南歸不許。予辭南歸、先生不許。予曰、行止皆分之所當言而已。先生然之。旣而曰、所當言者何事。曰、如講官便當以誠意正心四字爲言。此四字雖似緩行之甚有效。蓋士君子爲行道計、期於感格君心、圖其大者而已。若切切焉以一事言之、縱極見信、亦不過於一事有得、不無大小之辨也。○時先生屢以返故廬爲念。予曰、返故廬自是高見、但天下不可無人以理。若經筵之上有有所補益、其有功世道不小。正吾道大行之會也。若道不可行、則可以講出處之義矣。倘可以行其道而不忘遠引之志、謂天下何且。諸公見在廟堂者、亦尙有人與爲商確籌畫、則維持一日、民受一



日之利矣。願無以田廬爲念也。

### 二十四日

和湯潛庵先生題柳林句韻。

煙鎖稍頭擺不開。幽人亭結在溪隈。等閒讀得伊川句。偏覺清光照綠苔。○都門畱別湯

淑原。

京華聚首日。連牀夜讀書。曾將千秋

商。各欲認本初。我心頗怡悅。君志亦幽舒。奈

予有高堂。遠念望倚閭。相訂在刻勵。南

○固

北共居諸。無爲臨岐路。長吁多躊躇。

### 辭湯潛庵先生南歸許之。

辭潛庵先生行。不許固辭。先生曰。請

筮之。筮得兌之九五。曰。可以行矣。先生曰。未

可也。夬之三雪可乎。往謀之。三雪先生曰。兌

朋友講習之事也。胡爲乎行。思久之。曰。行可

矣。爲人子而有千里之阻。如親之思念。不置



何。且父之思子猶或可寬。至母之思子。輒欲旦夕相見。雖百解無以應也。予行志遂決。

○二十五日 郭快庵夫子以言贈予曰。其心則方。其學則博。其理則約。其功則奇。其德則淳。是謂大儒。○二十七日。出京師。

五月八日。至杜勝營署中。嵩年族兄爲杜勝留止之。付予以教事。時相從者可廸淑艾淑世也。○二十日 杜勝營別嵩年兄五章。有序。王戊春勤赴禮闈。過嵩年兄署中。下第歸。復留署幾月餘。溯家世。

源流及先英烈忠節五章贈別。吾兄有志大案。當必紹承先世也。有宋以來。遷自晉疆。肇厥攸居。百世之慶。覃及子孫。簪纓輝煌。寵隆在昔。允熾允昌。厥孫實繁。宅是四方。一我之豫。土猶未爲遠。先祖之葬。亟思其返。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渺渺予懷。蘊結如苑。亦旣孟春。來聚於阪。挹我同氣。中心懇懇。二維夏之仲。復來漆園。兄弟握手。於我思存。我思兄且如玉之溫。輕裘緩帶。無有疾言。於鎮河干。斯威斯恩。於紹先世。忠貞不諉。三先世忠貞。竹帛垂名。有馨其德。有赫其聲。天子褒嘉。莫與之京。孝子不遺。前徽思成。夙夜圖之。金聲錚錚。四憶古在昔。大將惠綏。覘彼戎馬。戎馬駸駸。列伍隊隊。整時旌旗。嚴而有斷。謀而能施。



智而能別、仁而能治。我思其人、實維子儀。

五

○二十二日

代守府祈禱城

隍文。嗚呼、民之罹災亦已久矣。天心仁愛、大惠是敦。民愚堪矜、鴻慈宜逮。乃雨露亟需、旱復太甚、憂懼方深、弗獲寧處。若是者、豈天道之不好生、抑亦人事之多愆、獲茲大厲。某蒞茲土、甫及二載、災爲之侵、歲不一歲、凶爲之告、日復一日。疾苦之籲聲時聞、何堪赤燒千里。下民之死喪立至、未見霑足一方。痛悼爲懷、敢曰旱魃之爲虐。禱祀維潔、還冀神明之響應。但某武人也、雖無治民之權、實有安民之責。祈於神者、思邀恩波於一日。責之已者、重懲咎過於今茲。或虔祝之未脩、或居官之未潔、或志之弗謹、疎防於營汎、或心之弗

忍貽累於民生。維神諒我薄德，順我蒸黎，冀將旦夕之期，時雨爲降，或遲三五之日，甘霖廣沛，則救衆生於塗炭，轉億兆於衽席。神之好生無疆，實體天地之好生。神之大德不替，實媲天地之大德。士民匍匐而請，遠近哀焚，以告。維神有祐，亟拯衆命，謹具疏文，用祈垂鑒。某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二十五日，自杜勝營暫歸。○二十六日，渡河。與湯元博相晤。○二十七日，至里。

六月十五日，二弟振起婦朱氏卒。○二十六日，葬朱氏。



秋七月朔

湯元博書來訂北上之約。

○二日

復湯元博書、前領教後、心目

開爽、實慰我懷。北行迫欲踐約、奈回家諸事冗集、未及半月、而弟婦病故。近日葬事甫畢、恐秋月間未能出門、或俟來春再作定奪爾。近日迫於家兄之命、數日內即着人接至河北署中教子姪輩。嗣後示教、即寄河北無妨也。○十二日、嵩年族兄

人來。

約赴杜勝之期。

○二十三日、寄湯潛庵先生書。

兩月教益、終身佩戴。別後一函申候、且報道途無恐、想蒙電鑒。五月二十六日渡河、過睢陽、與元博、彥深諸兄相晤。二十七日至家、幸父母無恙、備悉高誼、且欣且感。秋爽、北上、原



期如約。不意六月間。遭弟婦之喪。嗣後家口  
病無虛日。遠行未便。適杜勝家守府。謂西賓  
歸省。尚遲三兩月。始回。旋接至署中。命暫教  
子姪。實義不可辭。然於北行之約。又愧弗能  
踐計。惟來歲可赴都門。或爲兼全之道。天涯  
異處。鬱鬱中懷。數月索居。日退日休。何由得  
親道範。令功夫畧爲整理也。若先生有事相  
命。又可計程而北。此處當忘形迹外爾。人生  
離合。具有天意。向來請教兩月。似非偶然。但  
勤愚陋。不能窺大道之奧。每於指示處。輒錄  
而記之。其於立言之意。實懼謬戾。謹呈原  
稿。尚祈削裁。淑原砥礪無間。令人神往。○

二十五日。偕克恭至太康。寫太極圖通書至



夜分不倦。○二十六日、病。○二十九日、令克

恭北行至晚病劇。

八月四日、自太康回。○五日、至家。○十三

醫病。

日

對聯、志定不知流水去、心空那見浮雲來。

○二十日

對聯、忠孝有

同歸、還將後日觀前日。聖賢無間阻、誰謂今人非古人。

○二十四日

對聯

事反聖賢之事、所期何事。心同天地之心、方是有心。不為傑士、即是凡民。

○二

十五日

對聯、翻書求古道、拂案弄琴聲。

九月七日

書屏。凡人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學者

莫大乎義利之辨。義利不明，其學終歸於僞而已。可不察歟。至若遷善改過，懲忿窒欲，德之脩也。朋友講習，親賢遠不善，仁之

○二十

日病愈。

○田梁紫書來。訂歲暮來晤。

○二十四日，振起府

中應試病歸。

○二十五日，復田梁紫先生書。

仰慕道誥久，屢訪屢不遇，豈終合故爾先睽耶。今春讀所寄佳詠，如覲光霽。近日舍三弟自郡歸，持手翰，知不我遐棄。所云歲暮光臨，深慰鄙懷。當掃榻以待，可商千秋大事也。日



今舊病人方起、新病人又至。舍二弟郡城病歸、弟方料理藥餌、所言不能盡意、草此奉復。容當面佈。○二十六日  
秋日送友、秋風鞍馬遠相催、黃葉紛飛天上來。此日斜陽留暮景、明朝薄霧鎖蒼苔。

冬十月十五日、赴河北。○十六日

夜行道上、霜寒沾古道、

邨邈望疎林。早夜行人少、停車月色侵。

○十七日、至杜勝營署

中。○十八日、嵩年兄命子姪受學。

十一月朔以後治詩。○四日

囑風三首、枯樹掛風穴、燈息



願早滅。恐穿南河去。高堂驚兒別。一枯樹掛  
風赫。願石剪勁翮。恐驚兄弟知。有懷寒牕客。  
二枯樹掛風飛。願莫碎柴扉。三○五日寒二首。  
恐觸鐵馬怒。妻兒憂無衣。三○五日性孤  
不耐熱。福薄却宜寒。堪嘆禦寒客。風霜不畏  
難。一冷氣乘簾入。骨頑不怕風。無須求盛火  
暖。在一爐中。二○鷄鳴二首。鷄鳴重點檢  
栗栗五更心。有過遲能覺。覺時過已深。一前  
年倏忽往。今歲糊塗過。過○十六日家兄署  
去無從省。過來悔日多。二○中憂三  
弟之病而作。十月驅車至。書聲厭酒杯。晦  
明鷄唱早。風雨雁驚回。葉落霜鋪岸。燈寒雪  
照梅。情思縣不斷。憂鬱從中來。一乍憶渡河  
初。流光毫不歇。空庭伴小爐。孤樹留寒月。北



去馬聲非南來家信闕。高堂得未思鬱鬱慚  
 明發。二瞻言多病日。頓使我懷顛秣馬虞登  
 嶺招舟畏涉川。堦筮曾各奏手足忍。○十九  
 爲瘼仲叔環相顧。一心兩地牽。三  
 日春與王似嚴。遇於嵩年兄署中。言論有契。  
 似嚴約予禮闈後讀書沁水之西山。至是  
 以書寄家兄。訊予行止。予適在署中。答以書  
 並寄詩。○寄王似嚴書。孟春杜勝署中一  
 晤。深佩學識卓異。道力淵凝。以聖道榛蕪之  
 日。而有力闢戶扇。以期與古人爲侶。如足下  
 者。真所謂負大力舉重若輕。故能言學於舉  
 世。不言之日。而奮勉如此也。但恨聚晤無幾。  
 匆匆北上。未獲久侍左右。爾讀寄家兄手教。  
 情辭藹切。不時策蹇奉謁。同讀書西山。下以

踐前約。我兩人當不獨彈琴賦詩。可以怡情  
矣。便中將近。功示下。慰我渴思。○寄王似巖  
八首。猶記昔日好。相逢大河濱。兩地策馬  
去。維時在孟春。一去時在孟春。回時仲夏日。  
有意陟西山。久離父母膝。二亦旣省親矣。可  
以携琴箱。猶未遂所願。豈曰道且長。三緣歲  
遭艱虞。益之用內事。厄病纏其身。驅除已秋  
季。四初冬赴河朔。我懷多所思。但恐疎道義。  
不堪對交知。五願期與同心。道義各自返。沁  
水嵩嶽間。印心非爲遠。六擁爐脩尺幅。我志  
懷伊人。學問窺本始。與古契其真。七允矣曠  
世才。蟠胸有萬卷。豈宜老巖阿。用世道斯顯。  
八  
○二十日。爾問何所事。四章有序。夜夢  
酒筵中。有歌夜夜到天明之句。



從傍一人問予曰、夜夜到天明、作何事耶。予曰、紡織、讀書、作詩、寫字。衆大笑。遂醒。因戲爲句。爾問何所事、少婦勤五更、不敢怠蠶織、夜夜到天明。一爾問何所事、有士重躬行、潛心考古訓、夜夜到天明。二爾問何所事、有時適性情、歌詠思法戒、夜夜到天明。三爾問何所事、亦欲書法精、端坐整翰墨、夜夜到天明。四○二十四日病。脊骨○

二十五日病甚。○二十六日以後輕。

十二月九日將渡河、題署中兼畱別家兄、鄉關悲日暮、此地整輕車。徒負

書中債、慙通雲際槎。清署馬聲矯、黃河雁影斜。丈夫當有志、兄弟慰天涯。○十日

書示姪輩。時開清曠志。潑墨起微雲。几爭  
塵無染。爐香氣欲熏。鐘聲來暮雨。梅影散初  
芬。信手抒心得。○十三日南歸。○十四日將  
從中有至文。

家懷里中親友。

鄉關日日掛心頭。老大情

懷更不休。遠去親知相見少。

古人對景幾悲

秋。○店主話舊。

月滿西樓霜氣侵。時將溫

語博黃金。慇懃雖是顏相托。却起家園一片

心。○旅店題畫。

幽香來座上。嬌色

媚池邊。鳥識閒中趣。雙雙卧石泉。

○十六

日至家。

望見城池。

郊門瞻望近。深樹隱城

樓。風引車聲斷。雲開馬首浮。寒冬無

積雪。長路已消愁。回憶漆園道。黃河天際流。

○余抵家。諸子弟羣引來迎。擁左右不能開。





不禁有今昔之感。遂成此詩。下車入茅屋。兒童歡呼迎。足亂驚不定。却顧且前行。有姪牽伯衣。有弟步隨兄。未叙寒溫語。款款獻至情。忽憶離別日。歡聚願此生。○二十四日、寄耿逸庵先生書。前札申候。想已寄到。之餘先生忠孝策勵之語。猶覺在耳。顧質鈍未能仰副至意。心竊愧之。然再四籌思。若負大誨。卽終身貽慙。衾影抑何敢以暴棄自安也。攻舉子業。日暮且不暇矣。所恨淑績遭大故。歸里音問未免濶絕。猶幸敝邑張學博。繫輦縣人。早晚間仍得托岳生轉致。或質訊不至。有間異日好爲策蹇嵩陽爾。俚句並達幽懷。賜覽爲望。○寄懷耿逸庵先生。前年嵩

山下、携手談心時。一自驅車回、夢寐時相思。  
思之弗得見、暮雲每興羨。道里非云長、何自  
徒戀戀。祇緣逐塵人、歲月空沉淪。猛省欲特  
立、不覺又逡巡。所幸兩心照、學豈同歌嘯。大  
業矢黽勉、思窺文中妙。頗恨鴻信疎、有懷多  
欬歔。願莫我棄阻、好音示居諸。潺潺潁水嵩  
月滿、奄奄寒冬寸晷短。遙想樂道胞、與懷不  
是幽貞履坦坦。講堂雍容三代英、義經開卷  
勤刪纂。閉戶山風總不  
畏、布袍藜藿紅爐煖。

是年下第後、憂病繼作。遊河朔、始攻舉子業。

二十二年癸亥三十一歲。

春正月十日

東魏次玉同年。昨夜燈花春信催。於今剩得一瓶梅。日中寂寞閒。

庭上掃地焚

香待客來。

二月二日

次玉邀飲依韻和之。昨日尋春返故廬。夕陽斜照一庭書。有心燈

火聯詩句不遇

了翁日已除。

三月十日

友人園中題句。園林望去一青山。恰得新蓮浮水灣。更喜城頭楊

柳密月明隔

樹到人間。

夏四月朔

因母病而作。父母無疾病百年強壯身。人子願已足不敢恨蔬薪。



備藏

五月十六日

念念不忘天理。句句可守爲學要。

六月二十日二弟振起繼娶王氏。

閏六月十三日

孫君夔先生書來謝予所贈詩。

秋七月九日

復孫君夔先生書。範讀史功深敬服。

所畱拙句聊誌

企慕之意。非敢言詩。歸里後年華一易時。嘆

濶絕不期。博學博蒞任之。次日出手翰相示。

喜出望外。詢之始知道駕寓蘭邑。相距百

里餘。聚晤當有時也。爲之誌快。匆匆不旣。○

十二日

贈楊太和。吾邑有高士東嶺。是其居。幼學泌水賦。長讀岐黃書。書從有



字裏尋向無字初。妙解有心悟。神變法不疎。以此廣施濟。所活不勝計。車馬爛盈門。求者踵相繼。所過成壽區。君乃益之歲。聞風想嶽岑。開顏覩光霽。藹藹丰姿如玉溫。羨君更能篤天倫。服食不與世人同。煎水煮雲作饔飧。長生訣由心田得。培元養氣歸無言。○

# 十五日燈下課容端兒讀易有詩

課端兒讀易閒日

挑燈坐。兒童翻蠹書。癡若不求解。羲易玩徐徐。來前吾語女。語女女且居。不向女言說。羲皇畫卦初。但看八卦畫。萬象呈太虛。爾果何所玩。風火象躊躇。展手指此卦。不獨限門間。女貞繫始教化。行格豚魚。男女正內外。天地大義舒。嚴君推父母。卑幼敢專歟。父子與兄



弟慈孝友恭。且夫夫與婦婦唱隨。意不疎。正家天下定。治平基庭除。知者觀其彖。思可及其餘。更陳六爻象。脩齊盡蓄儲。初閑志未變。導善自裕如。女子主中饋。與順寧踰諸。嗃嗃雖悔厲。剛明免歔歔。嘻嘻失家節。醜何異籩簠。衆繁須謀生。富家勤畱畬。假家交相愛。勿恤能安廬。和樂而恭敬。曾聞詠關雎。有孚感亞旅。志結固連茹。威如禮教肅。可以永終譽。斯理垂古今。六爻昭示子。反身家之本。體道出泥淤。小子凜家範。遵循戒衣袂。○時子燈下靜坐。容端侍案上。餘周易一冊。端展玩之。予問所讀何卦。曰家人卦。因卽彖爻象之義。備示之。端曰。人謂易難讀。今讀之正自不難。旣而問爻之九六從何知之。予以八卦之象。



示之、有津津  
尋釋之意。

○十六日、客端有燈下講易詩、

能成句。

十五日之夜、示端以易之家人卦、至天明、早辰、端袖中出一紙、標其日日

燈下講易詩、詩云、燈下教讀易、父與子講之。問讀易何卦、兒答家人宜。所講內已明、父心喜孜孜。人謂易難學、我看不難知。

○二十八日、之太康。○三

十日

王魯公書齋聽琴。

八月二日

學琴。

○五日、遊嵩山。○十一日、晤耿

逸庵先生談學、先生掃閣然齋、留止之。○十

三日

問先生近功如何逸庵先生曰近來功

夫體貼一

仁字有無窮妙義又見得一

孝字

○十四日

賦得天光雲影詩二十首和

親切

耿逸庵先生韻

賦得天光

雲影詩

微言莫嘆及今衰遙遙聖域千秋業

亶亶仁心

百歲期幾事甘畱衾影憾一生可

告帝天知

孔顏樂處尋能盡賦得天光雲影

詩其一

賦得天光雲影詩河圖未肇道何

垂由來易不

關龍馬却是天惟在物時心到

常存窺復姤

理經細判見微危門庭要識無

岐趣賦得天

光雲影詩其二賦得天光雲

影詩薪傳有

在竟何疑夢來一卷存千聖醒

去四箴無二

師如遇美牆心密密厥脩遜敏

孜孜能承大

業光輝著賦得天光雲影詩



其三

賦得天光雲影詩門庭遠處可相窺。

自從營道光風遠便接新安令範垂羽翼源

流關絕續仰瞻堂與定追隨閑先更闢諸家

盡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四賦得天光雲影

詩源頭活水少人知亨家本自因山險傳學

應須借虎皮鹿洞終年緣夢結陽城幾載藉

謙搗春風冉冉虛懷抱賦得天光雲影詩其

五賦得天光雲影詩生初擔荷路無岐乾

元實體天心見剛德微培夜半期此道升沉

須自考其中冷煖更誰知形聲未著功先到

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六賦得天光雲影詩

中庸其至更何奇愛親先自孩童始敬長寧

因妻子移學道無徒悲老大讀書好去費尋

思開關啟鑰通消息賦得天光雲影詩其七

賦得天光雲影詩。生平任重厚。初基。子臣  
弟友倫。爲大知意。心身學所宜。要破愚柔。當  
自省。不存欺妄。有心師。寬然由去。端無礙。賦  
得天光雲影詩。其八賦得天光雲影詩。千  
年聖緒。賴楷持。六經秦火。仍昭漢。四子宋奎。  
燦列眉。授孝微言。真廣大。編年與解。爭毫釐。  
車行尺寸。無乖輟。賦得天光雲影詩。其九  
賦得天光雲影詩。終年事業。學耒畝。逃名不  
爲空山靜。閱世真。惟流水宜。獨願隨時勤惕。  
省誰云動念。絕參差。中心主敬。千般是。賦得  
天光雲影詩。其十賦得天光雲影詩。希賢  
希聖。問初資。心先窮理。纔通貫。志懈操存。孰  
主持。剛大能生。須有事。直方不習。信無疑。豁  
深嗜慾。消除盡。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賦





得天光雲影詩、文章性道。豈相離。存誠好自  
 求。捫舌定命真。惟著令儀。衛武耄年猶進德。  
 劉康先見動知危。瑩然表裏渾無間。賦得天  
 光雲影詩。其十。賦得天光雲影詩。學無窮  
 達。總相宜。棲林不作煙霞叟。攬轡常存清晏  
 思。未到新民明。豈盡纔云成。已物全資。西銘  
 道理涵方寸。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賦得  
 天光雲影詩。平居每自想雍熙。羲皇枕上高  
 人致。宋衛轍中大聖悲。野鳥知鳴。紅日曉浮  
 萍。亦起綠波滋。相關痛念吾徒在。賦得天光  
 雲影詩。其十。賦得天光雲影詩。從來帝錫  
 本無私。憑將公共齊。生物幾個全歸盡。秉燹  
 輔相庇民泰。有彙羽儀高世漸之達。一般心  
 事無遺憾。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賦得天

光雲影詩、無違終食。見操持。優游粹養、尊真  
味、淡薄。儒宗寄遠思。茂叔觀蓮、心不染。龜山  
立雪道誠隨。多年涵育、仁爲體。賦得天光雲  
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年來道義喜  
蘭披。睢陽音信傳三舍、高下琴書閱四時。上  
蔡山城長夜話、夏峯淇水素心期。中原一氣  
收清淑、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  
雲影詩、洗心藏密在何時。還圖後勁清寧廩、  
不慮中途志氣衰。脉脉風雲惟自合、悠悠形  
影轉難離。人逢舉重如輕日、賦得天光雲影  
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詩、道常矢願在於  
茲。肩承擔子憂心輟、足上峯頭耐路遲。火盡  
鑪錘形始鑄、瓜畱蒂蒂熟仍萎。周行躔度同  
乾運、賦得天光雲影詩。其十 賦得天光雲影



詩崑崙源溯渺無期。乾坤中處分全體。賢聖相承藉一枝。鄒魯詩書嘗振鐸。濂閩風月直登尼。參求太極本無極。○十五日、通庵先生賦得天光雲影詩。○十六日、遊嵩

以書院讀書會文之事相商。○十六日、遊嵩

陽書院至仁智亭彈琴一曲。

時書院諸君咸在。子曰書院人

才會集之所。將來名賢輩出。可於今日卜之。有問滿洲一理學。哈某讀何書耶。曰五經性理通鑑諸書。無所不讀。然其異於人者。躬行實踐爾。我輩今日作舉業時。便要隨處體認天理。舉業上加一行字。耿先生向曾言之矣。不然。讀書只作書讀。不過口耳之學。奚足貴。

乎。書院諸公關繫特重，今日講明理道，異日出而任天下事，其所建白，何可量也。○逸庵先生曰：學道乃己之所當爲者，人多畏難不前，想只爲不便於己爾。蓋學道必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毫不敢動，覺得管束人太緊，所以不能無疑畏也。予曰：嘗見人有始勤終怠者，非盡甘棄乎道也，大抵於意所便安之處弗得自遂，故始而慕焉，旣而畏焉，終且離而遠焉。此古今同病，蓋可惜也。昔有人勸予云：子貧士也，於今學道未便，俟之旣富而可。噫，人情溺於利欲如此，又何怪服膺聖道者之鮮也。○仁智亭彈琴，嘯歌非所志，偶坐星溪前，律呂通元始，中和寄後天。愛山識絕頂，稱水取原泉。此意難言說，悠然絃上傳。○



十七日

癸亥秋重遊嵩陽書院。不是聞來

遙相應燈火盈齋半作鄰。教旨中天弘啟鑰、

英才滿座寄傳薪。講堂歷歷風光迥、絕似雲

霞燦曉春。○逸庵先生屢訂讀書

○十八日

會文事。予遊書院後志亦躍然。○逸庵先生曰：是非之心於人最切，無真是真，非之心邪？正不能辨，安望爲善去惡？智之德，於四德爲貞，於四時爲冬，貞下又起元，冬後卽繼春，智之德所繫尤重也。予曰：孟子並列仁、義、禮、智者，統言所性之德也。先生重言智者，示人以用功之要也。可與孟子之言相發明矣。○逸庵先生曰：天道至冬凝結，非形萎神枯之謂也。來歲之生意蘊含於中矣。吾身



嚮晦晏息非醉生夢死之類也。明日之精氣葆合於內矣。吾心之妙與化工之妙一而已矣。故君子不可一時而不戒慎恐懼也。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醉生夢死之謂也。君子存之，憂勤惕厲之心也。養夜氣者，虛涵心之體；勤學問者，擴克心之用。動靜交養，體用無間，吾心之德其全矣乎。○逸庵先生曰：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便推出王天下大道理，可見人有善念，卽當因而導之，無得遏其機也。予曰：進言之時，宜量其人之淺深而曲誘之。如體道君子，善念已至，有一念欠缺，卽不容不責備。其責備之者，厚期之也。若未嘗體道者，忽有一念之善，卽取此一念之善，引翼之，勸勉之，使衆念之善都觸發。



起來此君子大公成物之心也。○逸庵先生曰：人於進言時，不必事事繩之，本原處在平日積誠感動，有以格其非心，無事不歸於正矣。如邑令張公，雖相得甚歡，然於講學之外，毫無所及其於人之臧否，從未有私出一言以議之者。卒之張公於事之利弊，人之長短，無不洞晰於胸中。予曰：只一講學，善取益者，使用之不盡。蓋講學於存心制行，脩己治人之理，無不闡發。如此行去，自利及生民，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先生曰：治一邑與治天下，皆是道也。○每晚逸庵先生與予坐敬恕堂論學，至更深不倦。望日以前，則明月窺牕，花影掩映几席間，頗有天光雲影之趣。晦日以前，風雨聲催，雲霧秋橫，吾兩人惟商確史冊，考

証性命、有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之樂、殊不知其境之慘淡也。至是日、坐良久、各出先生笑曰、每夜不命燈、吾兩人竟在闇室中乎。曰、外人竟不知敬恕堂中有吾兩人談學也。室雖闇、此心自明、不知視命燈者爲何如也。○二十日、赴嵩陽書院

讀書。逸庵先生居余以輔仁居。○二十一日、

逸庵先生聯會文之事、余與郭渭石、王寶皇

兩孝廉定期作文、自是專攻舉子業。○二十

七日

王育九述始見嵩陽先生之意、予曰、君之志篤矣、勿謂一念之微、全力已伏其



中也。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在此後無間其功爾。○二

**十九日**

喬虞臣問：心常不收，雖着意存養，亦

虛靈之體，到得意念發動時，却是緊要一着，所謂獨也。須念念於此處致慎。

**九月二日**

謂喬虞臣曰：學問之道，求其在我而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是總

括語。今當思其體量之大，又不一味在廣廓處着想，方得。又曰：昨言敬字之義，只是動靜交養爾。

**冬十月二日**

冬日嵩陽書院述懷，亦惜分陰學聖功，還當未發驗吾中。虛靈山

性威能受廣大天心。復可通耳。目尋常爲體認。明誠寃極有初終。問誰一息無停止。亘古乾行推。○三日寄家書。久離父母膝下。未知

化工。息氣保養得法。又兼以振起。克恭等若承顏聚順。自不致有憂惱諸事也。振起克恭各體驗之。是此意否。前遊嵩下。耿先生畱住書院。不肯放行。訂期至臘月始許東歸。耿先生應撫軍聘赴汴。於九月二十九日講學。此近代不易見之事。東縣亦聞之否。尙各努力。勿或怠棄。容端可熟讀孝經。我回家考問。若熟背我心。則喜。不然我心則憂矣。宜體我意。至爾四叔容止及爾諸幼弟幼妹。還要爾不時約在一處講道。教他習禮儀。纔是你學道工夫。





有一詩與爾細讀之。○嵩陽書院寄家書示  
 容端兒。八歲入小學。十五大學時。古聖垂  
 教法。後人堪爲師。爾已十三歲。不類嬉戲兒。  
 後年十有五。大學爾宜知。脩己治人道。盡早  
 爲之思。及今乘髫年。孝經熟誦之。尊長學遜  
 順。兄弟無相欺。言動敬靡懈。心日存於斯。嵩  
 陽訂千秋。不比旦夕期。期  
 爾承我志。風雨常孜孜。○十五日作輔仁

居銘。輔仁居銘。日月邁矣。爾胡弗振。尙其  
 砥礪。濯垢從新。二五之精。無極之真。隨  
 處發見。爾盍引伸。主靜立極。前惟聖人。爾試  
 思之。爲何如身。若能明德醇乎其醇。是云得  
 天。不自子民。苟曰不然。是爲凡民。爾弗能立  
 曷於友詢。友通性命。用輔吾仁。君親夫婦昆

弟之倫。友能講明周行示頻。就而正焉。斯道無湮。名教躬任。德必有鄰。居斯地也。學務其純。一得匪滿。謙受閭閻。良賈深藏。若虛豈貧。言動之則。蘭臭之親。今人與居。先民是遵。友導以善。可書之紳。若復苦口。或益之珍。久居於斯。此義用申。相爾文質。庶或彬彬。極爾造詣。美大聖神。願言朝夕。勸戒諄諄。形雖不齊。性則維均。豈或我友。弗告以津。必欲與爾。聖道同臻。

○十六日作崧高歌壽耿逸庵先生。

崧高

歌有序。庚申歲予訪道逸庵先生。值誕麟日子。以詩爲祝矣。茲再值。不敢以蕪詞祝。謹作歌以誌先生之年與學並進云。先生長於嵩者也。嵩之靈秀實萃一身。故卽以崧高爲



歌。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前乎此者千餘年、後乎此者不一人。何與  
 崧峙者寂寂、盡與草木爲沉淪。有宋兩程、毓  
 其秀、斯地過化存者神。大儒挺生、關道脉、誰  
 嗣徽音。契其真、接武今日、有濂洛先生、德深  
 貌恂恂。天命流行、浹方寸、太極全體、備一身。  
 芟棘闢荒羣、言息幸、開堂與氣象新。三年以  
 前、常侍側、於今重來、欲問津。但見講堂照白  
 日、嶽色入戶映瑞麟。天中作鎮、嵩不朽、壁插  
 天闕同悠久。嵩陽一席、蘊嵩厚、名垂天壤與  
 嵩耦。聊以此  
 作先生壽。○十七日 入城祝逸庵先生。○十八日  
 嵩陽書院諸子姓名里居誌。庚申遊嵩少、  
 與逸庵先生講論之語備載日錄中。當是時、

嵩陽門弟子類皆恂恂雅飭。後三年癸亥，四方從遊者日至。秋，予復來遊，逸庵先生居予以嵩陽書院之輔仁居，因得與書院諸君日爲講貫。旣又恐其離羣索居，久而遺忘，故誌之。誌姓名，誌里居，異日學成大儒，使世稱之。曰：某某爲賢人君子焉。某賢人君子居某地焉。予展籍間，遇舊遊，可驅車而至，商確古今，亦人生大快事也。茲故記其習業書院者，其與先生同邑，有曩所晤者：梁子樹、百家蕙、宋子體、仁爾公、張子心、一爾純。有今始晤者：王子亮、工右弼、白子仙、居雲房、王子時、行象乾。有自遠方來者：閔鄉趙子朗也、爌其子綽如、綸、嵩縣李子六、吉謙益、其弟仲吉、謙撫、新安陳子守、愚睿生、鞏縣李子傑、生竒。其最盛者



莫如偃偃師最盛者莫如董氏時有五入焉。調公臣哉谷盱暹楚白珩乃冰元良良器晟。其他有王子育九仁浹其弟憐九仁浹喬子虞臣廷謨翟子聖功育生李子思洛宗濂焉。共計二十二入其餘或同邑受業或遠方執經約有數十百人皆不具載載其今所習見者爾。或曰記姓名記里居而不記其學何也。曰學之進退無常在入自勉爾。羣數十入於此一人獨希志聖人之道進矣苟一得而視爲已足焉不則或因循怠惰弗去焉又不則或勉於人所共見之時而不能不欺於已所獨知之地焉如此則進者退矣吾固不能必其進也。羣數十入於此一人獨行不能踐其言退矣然苟勉已之不若人而奮然於致知



力行焉。且以聖賢爲必可至，而不敢有一毫退縮之意焉。又繩繩無間，不少休歇，以全吾所得於天之正焉。如是，則退者進矣。吾又安敢終視爲退者哉？故曰：在學者自勉爾，不得以此日所見概人之終身。○十九日，作嵩陽也。因並記數語於其後。

書院讀書賦

嵩陽書院讀書賦 象天中之地勢，繼造化之靈精。仰嵩高之峻極，歎聖詣之莫京。乃昭勉以思企，聿奮焉以求明。豈大道之終遠，庶有志之竟成。戒屋漏之自欺，仰天心之澄清。擴物類以同體，會穹蒼以好生。先宅心之克廣，順惻隱之初萌。肫肫乎仁體，其主宰油油乎事爲。其發榮旣元，善之在心，復衆理之備呈。合宜之施，曰有



制節文之生曰持衡。毫髮之晰曰有覺。本末之完曰能誠。我後人有其性而多失。維先覺開其方而育英。溯大道之淵源。息百家之紛爭。保夜氣於旦晝。晤哲人於牆羹。詩書執禮。其雅言。孝弟忠信。其躬行。由此道而成己。絜此矩而均平。謂己不能之。自畫。謂己已能之多盈。謂身無與之作偽。謂人可知之。好名。諸習見之。橫塞茲正學。其晦盲。幸潛脩之。有地。隨朝暮之時耕。灌溉培乎根株。芟刈闢乎榛荆。殫耘耔之。勿輟。俟雨暘之來亨。嚴冬不使傷其質。烈日不使枯其莖。日月有光。同其照。風雷有折。不爲傾。永矢弗諼。而策勵敢視神靈。而震驚。雖下愚之實殊。其才亦天命之原同。其情。亂曰。維天降衷。兮震宮居東。一元在

復兮。物資始終。惟人得其秀兮。五行之性備於躬。惟聖全吾性兮。道體其崇隆。哲人其既往兮。愚者聽之不聰。睹斯道之沉淪兮。啟憂心之忡忡。噫嘻。人不可以不學兮。求致乎吾心之通。學不可以不至兮。求成位乎天地之中。余有志而未逮兮。將從事於聖功。讀書此地兮。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日翹首以望中嵩。○二十三曰。同書。○

## 二十四日

與逸庵先生札。庚申以前。視舉業有妨於理學。故廢舉業不治。自領誨後。始知卽舉業卽理學。然三年來。猶病不知學者。徒視舉業爲博功名之具。而於身心無與。故要人卽舉業卽行。不是將舉業理學判爲兩途也。但重行之意多。以之治已。則



可以之責人。非漸引之道。自昨晚指教後。又知不患學者視舉業爲博功名之具。我正好於此處開導引誘。久則彼亦能卽舉業爲理學也。此意寬大廣平。其待人如造化生物。令各成就。益悔從前持論之苛矣。拙稿所見如此。不知仍有謬戾否。先生明以教之。庶不致正路榛蕪也。○舉業理學論。卽舉業卽理學之說。謂旣學道者。不可廢舉業。未學道者。亦可因舉業以求理學也。蓋聖人教人。原欲偕天下後世而躋之聖賢之域。故六經昭垂。聖人之言行在焉。後人觀聖人之言。考聖人之行。以期得此理於已。非徒務爲記誦辭章之習已也。人而有見於此。日取聖人而效法之。效聖人之言。必求合乎典常。而非聖人之

言不敢言。效聖人之行，必內考乎身心，而非聖人之行，不敢行。日夜砥礪，誦讀自反，此之謂學道者也。苟其人而惘然於聖人教我之意，與我之學聖人之功，蚤夜思維，勞精敝神，以求工乎舉業，可不謂勤歟？而問其意，則曰：博功名也；以榮我也。問其事業，則曰：廣吾田，廓吾宇，爲子孫計久長也。問其終竟，則曰：位高名顯，以富貴貽後人，如斯而已，無憾也。噫！自少至老，習見庸庸，身何由而脩？家何由而齊？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此之謂未學道者也。夫以學道者之篤志聖賢，而未學道者之皇皇焉，以舉業爲富貴之媒，如此，於是學道者益堅其學，以爲己，不求聞達之意，甚至有屏棄舉子業者，斯亦過矣。子路述孔子





之意以諷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  
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爲學而必  
屏跡山林、不與斯人爲徒、是與鳥獸同羣也、  
而可乎哉、且天之生人、凡以爲斯世、君之官  
人、凡以用所學、親之愛子、旣欲責以聖賢、又  
欲効績朝廷、爲學而至屏棄舉業、大無義也、  
徒亂倫也、並昧於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旨、  
非孝也、噫、人而無與於忠孝、則將無以自立  
於天地之間、其所學者果何學也哉、於是爲  
之教曰、古之取士也、鄉舉里選、今之取士也、  
卽言考德、無二旨也、爾之爲學也、廢舉業不  
治、則無以爲進身之階矣、將不欲用其學於  
天下國家乎、如其甘絕人世也、廢舉業不治

可也。若猶是幼學壯行之志也，亦何爲而不從事於斯乎。且舉業與理學誦讀不異，所異者求道德邀功名之一念爾。爾旣知學道矣，其存心不同於世俗之苟邀功名者矣。以之讀文，求闡明聖道之文而讀之，卽是矣。以之作文，直抒胸中所見，以與聖言相發明，卽是矣。而於理學何病乎。故曰，卽舉業卽理學也。所謂旣學道而不可廢舉業者如此。至於未學道者，雖平日所習所見沉溺於流俗中，而不能振拔，然人性本善，彼其所得於天者，不異也。特未有人焉，開之以聖賢之道，斯迷而不悟爾。今卽就舉業中與之講明焉，一言孝也，爲之教曰：孝之義，爾旣形之於文矣，是皆爾性中所自有之孝也。曷不卽其言而體之。



身乎。一言弟也。爲之教曰。弟之義。爾旣矢之於口矣。是皆爾性中所自有之弟也。曷不卽其言而盡之已乎。一日而與爲。展發。不一日而與爲。引伸。久則知吾性之皆備。而聖人教人之意。不過欲全此也。鮮有不翻然勃然。滌志移慮。以求得此理於已者。由是日日讀文。日日與性命相觸。日日作文。日日與理道相親。以之人於聖賢之途。易易也。豈不卽舉業卽理學乎。所謂未學道而可因舉業以求理學者。如此。總之存乎其人爾。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卽舉業卽理學也。無志於聖賢之道者。舉業自舉業。理學自理學也。但君子大公之教。不欲薄待天下之人。必欲盡人而納之大道之域。故公其教以聽人之自至。初不逆計其入。

之能至否也。而卒之浸漬化導，無不至乎其域焉。此存乎善教者之曲成於其間，而豈淺見之所能窺哉。○逸庵先生論孝爲天經地義，發前儒所未發。予曰：如此說去，方見得孝之義極精微，極廣大。後人若不識此解，只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來比擬看去，自明。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孝爲天經之義。」已爲蘊含。利者義之和也，孝爲地義之義，更可對証。○逸庵先生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是言自敬其父兄，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皆悅也。故曰：「所敬者寡，所悅者衆。」非謂敬人之父兄，則人之子弟悅也。曰：「此正見人心之同處。」我盡孝弟，似於人無與，而人心皆悅，正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化之說也。



十一月四日

冬至日偶書。古今總一氣。往來無終窮。六陰坤之盡。一陽動

其中。爲端豈云渺。大化由此通。天運轉剝復。人心始鴻濛。從此培生機。廓然而大公。○

六日雨雪。敬恕堂談學。○七日

敬恕堂與耿逸庵先生談

學

書捲几靜。無點塵。擁爐相對講。洛閩指

說吾心。卽天地。千言往復。倍覺親。兩大從來

無餘事。都爲萬彙布。弘仁一氣流行。如環轉

物。物各自藏其神。惟人稱靈。得其秀。化生全

理。備此身。裁成輔相。胞與懷。端在我性。起經

綸。尋到博愛萌芽處。孝念觸處。涵天真。何以

立身少欠缺。明

○八日

詠雪。柳絮隨風舞。紛披天際來。長空渾

天。察地基人倫。



太素人世爭塵灰。傲骨存雙栢。香心問老梅。  
一般清潔意。時至莫相猜。○詠雪絕句。太  
和盈宇宙。處處六花飛。着。○九日回書。○十  
物便同潔。素心自不違。

日山雪。層巒迷舊處。望去失嵩高。玉樹留  
山骨。白雲斷鶴毛。峯峯精氣結。色色化工  
勞。縱目無窮際。人間一潔操。○雪夜眺望。  
造化收靈秘。渾淪萬象空。無從窺上下。自爾  
位西東。千巖同皓月。深樹響天風。對此心無  
盡。山城圖畫中。○雪夜。孤城圖畫裏。俯仰  
望何窮。夜氣清光迥。天心色相空。虬枝風急  
厲。巖岫月朦朧。物物紛囂意。相忘一靜中。  
○十一日。雪霽。晴光捲霧啟。千巖風送微  
雲似落帆。圖畫參差呈劍色。文章



光怪發金函。渾包天象曾無外。細砌霜紋總不凡。造物憂人迷舊道。畱將白雪照巉巖。○書院與宋體仁王育九談學。遠矚東海濶。涉津誠何爲。望洋欲到岸。把柁終可期。嗜道豈蹴就。朝夕勤脩爲。矢探名教樂。次第尋先施。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雪夜孤燈懸庭幃。起憂思。誰非爲人子。誰弗能體斯。何以慰所望。藝圃嘗孜孜。文章發性道。三冬無曠時。朋友互砥礪。衾影印獨知。學成罔極報。令名今初基。○與宋體仁論處事之道曰。君子義以爲質矣。又禮行孫出信成。處一事便有一事之妙用。故曰質直而好義。又曰察言而觀色。猶不敢自恃。又慮以下人。是何等愼密。○宋體仁王育九論太極。予曰。前人說話。不是

空說過便了。是要人實體向身心上去。所以說太極說兩儀說化生萬物。總歸到聖人立極。君子脩之二句上。如今日讀太極圖時。說脩便脩。只要求得諸已也。○與學者論太極曰。太極者。吾心之理也。天地有此理。便化生萬物。吾心有此理。便酬酢萬變。聖人心純乎理。行出自合天則。學人求此理。始不忒於應事接物之間。故曰。聖人主靜立人極。君子脩之。○**十二日**與逸庵先生札。佳詩貞心畱吉。○**十二日**翠竹生意逼寒梅。二語關係甚大。就言中之意推之。便自見得當陽微動。陰氣凝結之時。雪滿千山。形凋萬彙。非有獨立不懼。遜世無悶之操。幾何不與凡質同萎耶。乃竹色青翠。不改舊柯。其貞何如。曰。貞心見。



貞出於心、其素志固然。曰：留。又見此時天壤間、惟是物長存爾。其在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其留之義乎。嗚呼、士君子立身行已、履常則競言節操、一遇變難、遂淪志墮行而不恤者、以心之不貞爾。讀此詩、能重自砥礪、勿墜厥貞、此心可千古矣。不爲世所留、必爲世所棄。君子小人所爭在毫釐間、可不懼哉。生意曰：逼見得天地間、總是一個生意輪轉、纔過了春、又逼出一個夏來、纔過了夏、又逼出一個秋來、纔過了秋、又逼出一個冬來。到冬時、又重新逼出一個春來。只如此生生運行、毫無停歇。悟此、則人心無一時無生理、亦猶是也。安可不慎、保吾幾微之良、使生理常存於心、而不絕乎。讀此詩、當作如是觀、似不負作

者之意。不然義蘊窺不出矣。未知先生何以教我。

○十三日

逸庵先生回札

云、寄到詩文數首、坐寒牕讀之、見得先生觸處是學、觸處與人共學。成已仁也、教不倦仁也。徹始徹終是個仁字。惟其仁、所以徃徃說到孝上、使合下真性發見、便可坐言起行。從此立定根基、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在學者領畧何如爾。同人詩中間亦有好處、可喜。大雪嚴寒、人以為陰氣過盛、不知正賴此一番收斂、疑固以為來歲發生之本。大易所謂藏諸用、正是造化機緘之妙、無時不以生物為心也。和韻拙詩三四兩句、欲寫出這意思、不得。頃接來翰、隨手成一篇大文字、見得此心與天地相似、關係甚鉅、對調公育九、不勝擊節。





嘆賞。然亦先生自寫其胸中所蘊，拙詩未必能到此也。學者果能會得此意，便日日有進益，好下功夫。詩稿暫彙送上，容錄刊。○十七入書院志，爲不朽之業。容面教，不宣。

日 陳守愚問爲學莫先於寡慾。子曰：慾在何處？見守愚曰：慾之下有心字，慾自在心。曰：慾固在心，今欲寡慾，且先令此身有收束處。如視聽言動，叫他件件在規矩準繩中，便足收攝此心。○與陳守愚言曰：爲學之道，不是空空講論說孝便孝，說睦族便睦族，就要見之躬行。彼口耳之學，讀書時替聖賢說忠說孝，不讀時依舊書自書，我自我，他只把書冊上所載的當作話說，此不知道者也。問有稍知學道者，又不盡見之躬行，此未加體驗之

功者也。如此誦讀亦何益乎。○陳守愚謂學當見諸躬行。予曰說行便行更無等待。又須平日服聖賢之訓將聖賢言語不見阻隔。如此今日行明日行行纔不慮中輟。守愚曰學貴勇又貴有常否。曰然。○或問先生之學其得力處何在。曰家庭之間進道之始基也。子弟不可不勉力於孝弟其實早賴父兄之教有以涵育薰陶焉。予得力全在此。予家父母教育子孫不事督責惟浸漬化導。今日講一古人事明日講一古人事或閒居或飲食或誦讀時說起某章書便說出個爲人的道理說起某人事便說出他如何爲人爾如今宜如何爲人。家庭訓誡無非如此所以日積月累聞言既久惡念潛移漸長則漸知爲學漸



爲學則漸漸不勞。父母訓勉而自不敢置身於匪彝。要皆善爲開導。教子以正之所致也。若日以利欲爲言。說到讀書。便說到異日如何富貴。而今處心積慮。當不知何如矣。豈復知有聖賢之道乎。○或問爲學莫先立志。子曰。立志須拔出流俗。任是俗事俗見。一切掃除殆盡。以後方有整頓處。○或問爲學外人或恥之。子曰。彼以爲學爲恥。將欲置身非理而後。可以免恥乎。任是謗議之。○十八日。陳加總不令他放倒。方是豪傑。○愚方理炭。子曰。先儒言朋友之益。如兩炭相燃。夾輔則愈熾。今思之誠然。守愚曰。一炭亦能燃。曰。一炭能燃。須繩繩吹起。方得稍聞。則銷矣。守愚曰。兩炭中亦有未燃之炭。能令方

燃之炭銷滅者。曰此損友也。不悅古道。不慕  
儒術。已無聞知。惡人有學。此類宜遠之。○嵩  
陽書院訂學大義。朱子白鹿洞規首列五  
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今思之。孰非倫常中人。孰  
不宜全此者乎。其列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次列脩身之要  
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次列  
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次列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嗚呼。爲學循其序。而以  
之脩身處事接物。無在不求合乎天理之正。  
此道自堯舜以來。莫之有易也。我輩生聖人  
後。時雖不同。性則無異。作聖之功。宜奮盡道。



之事由已可不重。自砥礪以求全乎我之所能知所能行者哉。嵩陽先生向有爲學六則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虛心曰有恒。其示人以用功之方詳且盡矣。循此而行理有未明求明吾理道有未得求得吾道日積月累不見異而遷不中道而廢於以同臻聖賢之域誰於我乎靳之。道非難爲在人自致入其中而爲之不厭有味乎其言之有味乎其行之吾知是人也。必真能心聖賢之心服聖賢之訓故能言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者也。人而與聖賢相契合安有聖賢之所恥者爲我之所蹈哉。由是守吾之學以處已爲名教維繫之身出吾之學以應世爲生民有賴之人。今日之藏脩所繫蓋綦重矣。端其志



潔其操、純其功、大其量、與昔聖昔賢相考証、是在諸君自驗之。近見諸君各手携理學要旨、一編互相考究、是猶適京畿者循周道而行、將不慮其不至矣。因書此共訂之、其於立身、行己之道、或不大以爲謬也。○或曰、近請益知爲人之道矣、奈從前未盡道者甚多、若何。曰、從前不知、固無論已。今能奮志以求、所謂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也。只要從此日積月累、做將去、將來自有不可量者。○或曰、孤子之處家也、凡事必稟命於母乎。曰、然。曰、理之所在、子欲行之、而母不欲、則如之何。曰、無大害於義者、姑聽之、以俟異日之感動。有大害於義者、從容委曲以諫、終不聽、且止。喜則復諫。曰、恐不得親之懽心。曰、得親又要順親。



徒欲得親之懽心。阿諛曲從。陷親不義。豈孝乎。順親者。諭親於道。與親心爲一也。其感孚處。全在平日。若平日言無失次。行無越禮。積誠以動之者。久親亦從而信之矣。親旣信之。臨事而諫。不易入乎。○或曰。自請教後。寤寐籌思。每多愧悔之思。今欲於鷄未鳴時。盥洗候安。回私室。燃燈讀書。若何。曰。小學亦曾引此爲說。此等宜變通行之。今天未平明。親正安寢。而遽往候安。非善體親心者也。君子舉事。爲可常也。爲可繼也。當以晨省爲正。且昏則實致其定。晨則實致其省。冬則實致其溫。夏則實致其清。皆有自然之節文焉。循此行之。易而可久。予家教小童。皆令如此。○或曰。生平性寬。且多讓。若何。曰。寬讓皆美德。而有

中正之道焉。若不中節則弊生矣。姑息者不  
適以養奸與。恭而無禮不太勞與。剛明果斷  
其要矣乎。○或曰處事多有不當則如之何。  
曰多讀書明理兼之經歷日久其無失乎。○  
或問祭禮宜豐乎。曰禮以時爲大時豐則豐  
時儉則儉總貴有誠敬之意可通祖考爾。易  
不云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若以貧士而效  
富貴之備物雖勞力竭財猶懼不給非祭意  
也。

○十九日

與逸庵先生札。昨承送炭尙  
有餘者。布袍蓆藿紅爐煖近日

極嘗此味。中有至樂存焉。在人尋討何如爾。  
學問之道隨時隨處皆宜純其心而不雜下  
學而上達是其旨也。先○二十日  
生有見教處更賜提携。○書院送宋  
體仁歸穎



陽、此日風霜裏、西山路尙遙。挾琴懷繾綣、返轡意蕭條。志泰天常定、功深氣自調。三年勤課業、上蔡去心驕。○嵩陽書院讀書、旭日牕櫺刻刻過、閒心對此竟如何。仙池湧出星泉迥、舊簡攤來嶽色多。○二十一日、或曰、人有恒言、皆在求名也、毋乃不可乎。曰、名所以名其實也。人患實之不盡爾、果其人爲孝子、爲忠臣、生民被澤、奕世蒙庥、是何等學問、何等人品。○青史寧有不垂名乎。只要求盡其實而已。○二十五日、隆冬大雪、行人有凍死於道者、孫向辰席掩之、此心其不可量矣乎。人之心何所見、只於言動處觀之、便可得其大概。彼由內而發於外、我因外而知其內、此

雖一事仁在其中矣。

十二月二日

與王賓皇入城市。坐古城談學甚久。

○三日

與王賓皇

論爲學之功。曰：功莫要於居敬窮理，隨所讀之書，一一返之於身心，以求合乎善而省察乎不善，久之意思自別。○六日<sup>①</sup>代作祭蘭諫議文。嗚呼！天降名世，正性嚴氣，大度渾凝，果敢弘毅。西毫華胄，淡心名貴，緬溯儀型，其何能旣。慟思公賢，三垣著節，碩畫讜論，雷轟電掣。國之柱石，天之喉舌。翊贊匡勳，臺閣凜列。讞獄憂心，曲以行仁。刑辟清平，恩沛萬民。民生大計，黜陟進退。日清吏治，丹陛作對。白簡飛霜，袖裏彈文。有功不伐，諫草





避焚。錢穀剔釐。嚴除積弊。匱乏無虞。均平國  
 稅。天子褒嘉。龍顏開霽。錫爵進秩。寵眷不替。  
 恩愈優渥。心愈冰兢。尊鱸起思。箕卧高憑。福  
 及桑梓。鴻德鏤膺。嗟哉我公。撫其建白。當代  
 倚賴。虎炳史冊。何期星隕。邛山之春。草慟木  
 號。天何降厄。嗚呼。慟哉。死生有數。生無益時。  
 亘古丘土。誰如我公。爲國霖雨。能斯者鮮。日  
 月爭休。嗚呼。如公。雖死何憂。但所縈懷。風木  
 瑟瑟。不見哲人。失其表率。幕雲腸斷。淚灑  
 夕日。聊陳牲醴。鑒我誠一。嗚呼。哀哉。尙饗。  
 五日。謂學者曰。學須一勇。做去。不少退轉。每  
 日。間覺精神發越。於人所不及見聞者。  
 若有事焉。以鼓動於其中。則日進無疆矣。○  
 與王賓皇論爲學之道。曰。大學不可不讀也。○

今思之、吾身而內、吾身而外、無一不備。若讀得此書通透、爲學便有主張。○七日  
謂學者曰、吾身爲天地所生之身、天地以全理賦之。聖賢此理、學聖賢者亦此理、窮而在下、此理達而在上、亦此理。於今立志、合下便要、到聖賢地位、豈肯狹小吾身。規模立得弘大、却於日用間窮理力行、平實做將去、將來發出、自不可量。○謂白仙居曰、學問事怕無力量、承當便終做不到。君器宇弘濶、有剛明氣象、骨力自是不同。趁此一付精神鼓舞、便細入其中、今日觀聖人言語、默會聖人舉動、明日觀聖人言語、默會聖人舉動、久則於聖人言行熟察、而潛識之、始知前言往行皆是合着吾身的。此意可與體仁並質也。○謂學



者曰、昨言敬字是學之成始成終處、細思之、日用間總離此字不得。如事父母時、稍懈其敬之意、孝之理便虛了。推之他事皆然。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純其心而不使有間也。時時返觀其於身心不確有體認處乎。○謂學者曰、拏定主意要學聖賢、便看聖賢說話、效聖賢行事、積久未有不快足於心者。時時作功夫、實是要明我之道、進我之德、意思便近裏。即時而爲文、皆自性情中流露、與徒工舉業者趨向迥別。卽舉業卽理學也、初非有二。○謂學者曰、道在天下、入於其中則樂、不學則不知也。所謂學者、學聖賢存天理而已。如事父母是我自己事、與他人何相干涉、卽兄弟輩亦難

代得自己。推之凡切於身心之事，皆是自己分內事。看得我分內不容諉，便不得不急急皇皇做將去。○謂學者曰：聖賢之學，不知慕者，無論矣。知慕矣，猶有他端以間之，非真知此中之味者也。於今志向道中，凡一切可欲、可好之事，俱屏却不前。如此方有定見。不然，好之者半，阻之者半，此身何所安頓？要知天地生我，父母成我，總是欲爲善而後已，不可不深體也。○謂學者曰：除却流俗之見，不爲所囿，於理始有深入處。不然，道心恐爲所奪。謙讓美德也，一加裁度，則果斷出矣。有義存焉。○謂學者曰：天下之道，不外日用倫常。讀聖賢書，一一體貼在身心上，看得聖賢說話，原是教我盡爲人道理。如此潛心窮理，奮志



力行方是有志。故學貴端始基。○逸庵先生  
 曰、學者有與人同善之心、異日便可爲一個  
 臣之君子。誓言君子曰、實能容之、小人則不  
 能容矣。要之、不能容之小人、卽是不能慎獨  
 之小人。予曰、大學一書、首言大人、末言小人、  
 明明示人以不爲大人、卽爲小人矣。大人便  
 要明明德、新民、小人只是妨賢。○八日 立春  
 務財用、其辨在公私之際而已。○前一日、東歸、憶秋初嵩遊、屈指五閱月矣、畱別耿  
 逸庵先生。寒梅春信報枝頭、玉露金風驚  
 迅流。五月貪看伊洛派、一朝頓破海江愁。嵩  
 山脉絡連青岱、潁水文章接魯鄒。自是星源  
 難測識、已經○九日 迴文句贈別孫向辰之  
 仁孝指千秋。○蒲坂、多來書翰捲長



河遠岫飛雲掛薜蘿。波映光。○十日逸庵先  
風春草綠。峩峩一望起高歌。○生日文

中子謂其門弟子曰。異日若興禮樂。諸公皆  
不及。要知禮樂有其原。敬和而已矣。予曰。三

代而下。興禮樂者。須有前一層方得。如刑罰

則省。稅斂則薄。區處經畫。使民有豐衣足食

之樂。方可議得此事。不然。民不安。物不

阜。乖戾之氣見矣。如何做得此事出。○十

二日別郭渭石。王賓。皇焦錫三。傅公後。焦天  
則。虞若。張聚五。景東。陽諸道丈。孤城

白雪滿高樓。乍憶金風初送秋。鳥語纔鳴幽

谷裏。馬蹄又踏箕山頭。蒼茫雨氣迎雲洞。栗

冽風寒入澗流。握手依依。○十三日冬。日別

難別去。明年還約到嵩丘。○耿天嘏



德遠孚先孝標諸君、關河一望動鄉思。白  
 鹿規條知付誰。總使離人收別淚。難將知己  
 訂心期。川原夕日歸鞭急。嶺岫鳴禽振羽遲。  
 人去嵩山應有夢。何年風月共追隨。○別耿  
 子京、豈借他山攻玉資。多君道義家爲師。  
 存存敬恕殷孺慕。習習詩書定遠思。洞口雲  
 收方近裏。秋山雨滌且新滋。心源  
 好是羨牆遇。甘苦關頭誰得知。○十四日  
 逸庵先生題予尋樂堂聯云。立身行道揚名  
 顯親。須從臨深履薄做去。誠意正心。齊家治  
 國。要自格物  
 致知得來。○十六日、自登封歸。逸庵先生  
 兼訂明春之約。四首詩云。恰逢邂逅又東歸。  
 凜凜北風雨雪霏。自是有懷仁孝切。亟將萊

綵侍親闈。驪歌纔唱已傷神。蘭臭同心氣  
誼真。不爲牽情重。纒繞千秋絕學屬君身。  
古道於今嘆式微。臨岐執手更依依。山靈似  
有畱行意。一片停雲久不飛。關山匹馬意  
踟躕。此去應憐吾道孤。擬取來。○十七日  
年春草發。三公石上論河圖。○鍾爾知論爲學  
州。與鍾爾知相晤。畱止之。○鍾爾知論爲學  
之功。曰。近日在亥子間靜坐。覺日間行事一  
一照鑒。意思甚是精明。予曰。行事時更須  
體察。不然。恐一時疎漏。便千端糾擾矣。○  
二十日。過杜文白。以士人處必有出。○二十  
學必有用之旨。爲文白言之。○二十  
三日至家。

二十三年甲子三十一歲。

春正月二十八日

送王汪如之京省親。京華千里路。此日送行人。遠樹籠

朝氣寒風尙早春。趨庭喜歲健。燒燭賀年新。還望傳歸語。如何印性真。○容莊

入塾讀書。

二月朔

讀易之蠱。知壞極而有所事。處事者當圖自新。又當致其丁寧。以詳審乎事

幾也。○又讀易之井。繫辭曰。井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進德者其知勉。○二日與孫君夔先生書。昨歲接翰。教知旅寓蘭邑。竊幸鄰封密邇。



儲藏

可侍几席。既而嵩山一遊，淹滯半歲，忽忽歲暮，策蹇無及。目下又將西行，踐嵩陽先生之約，同時自當登堂快晤爾。傅渡平守正不阿，學校觀法，漸摩成風，裨益非淺。靜紫儼然鳳池之選，榮歸後甚幸得肆力於學問。想閉戶山中，爲吾道衍宗盟也。未知是此意否，幸爲致之。○贈傅渡平廣文，豈謂寒瑣無事，做今朝大道，賴脩明。年來喜作千秋業，早是巖阿問治平。孤性不隨波，世情獨聞門閉。羞逢迎，多君自是風霜骨，桃李春風却向榮。

○十四日，踐耿逸庵先生約，復遊嵩山，三弟

克恭從。○遊撞莊園，平蕪春色入園林，老樹層臺半綠陰。談道當年畱勝跡，論





文此日幸知音。香來亭畔隨風轉。嘯坐溪邊  
愛月吟。日暮仍寒忘倦去。悠悠想見古人心。

○二十日

觀白沙書院。書院乃苗君  
邁德及子秋卿力復之。

○二十

二日。至登封耿逸庵先生齋止之。○二十四

日。令克恭受學於耿逸庵先生。○學使林公

嵩陽書院講學。與觀其盛。○二十六日

寄湯  
潛庵

先生書。壬戌客羈都門。過蒙厚誼。鏤諸胸  
次。莫之諉也。抵家後。疊遭蹇厄。未得踐前約。  
再坐高齋。大爲悵歎。入新歲。道履嘉勝。陽長  
道亨。理氣之符。所固然爾。先生進講。經筵

以正心誠意四字爲當。寧獻豈非大道昌明、福及蒼生之會。朝野仰望，正爲黼黻皇猷、翼贊昇平在今日也。耿先生興起絕學，嵩陽書院日新月異，四方來學者戶外履滿。癸亥歲，大梁講學，人心蔚興。今春學使至書院，互發孔門學旨，從太極說來，而要之以主敬。聖道淵源，不啻日月中天。凡公祖先生崇起儒宗、移易風俗，賴先生維持之力，因便道懷歲暮公車北上，當爲請益爾。

○二十七

日義理收束人心處，便是至樂處。

○

二十八日，偕克恭入嵩陽書院讀書。

逸庵先生曰：程

子云：神明孝弟，不是兩事，見得天地具有孝之理，人具有天地之心，故神明孝弟，脗合無

間。予曰不言天地而言神明、見孝之所關者、大孝之所通者微。若言天地、便涉形體上去。

### ○二十九日、讀孝經。

三月朔

逸庵先生來札云、方春時雨、萬物皆

米菜二事表、筆瓢疏水之意、拙詩求和。○與

逸庵先生札

講學詩和出、即呈教。山中雲

氣往來、殊有從容自得之意。先生擇一晴日

至山中、觀雨後山色、當自灑落不同。○甲子

學使林公澹亭講學嵩陽書院、予既追隨其

後、即用逸庵先生韻紀事。

古聖啟後人、有

教在立身。中處乾坤大、所性維肫肫。得一以

爲體、行健識天心。天心但發動、六寓敷陽春。



元乃稱善長。萬象藏渾淪。四德天人合。廣廓無如仁。全此能有幾。可嘆聖道湮。不有洙泗傳。人並利欲侵。不有濂洛續。教化何自淳。上下千百載。今復遇關閩。鐸音響空山。絕業萬古振。闡道溯淵源。太極挾其真。閑邪存誠旨。務期心之純。主敬徹終始。三復程子箴。一時暢宗風。相悅遇以神。四勿返身是。循禮德自深。當日顏氏子。請事曾諄諄。會得孔顏樂。仁道真。○十一日 與逸庵先生札。前日尊體堪尋。○十一日 違和未及入城。一候爲歉。今聞大愈甚喜。大約此後服衣不得過煖。漸漸減之可也。今早中丞遣吏至書院相視樓勢。且以舊基符合。今日擴。○十二日 濂溪胸懷大之故。告之矣。並聞。○十二日 灑落想當



日光明洞達、不爲物縛千載而下、如見其人。  
○濂溪教人、不外日用常行之理、而示以盡  
性至命之歸、吾於太極圖信之矣。  
○十三日、在疊石溪上、因

曰、緣是向上登底、故有些難。故曰爲善如登、  
爲惡如崩。蓋爲善是趨高明底、故如登。爲惡  
是就污下底、故如崩。要之人總未深知善之  
可爲爾。苟深知可爲而爲之、自有至樂存焉。  
何難之有。○語克恭曰、曰行遠、曰登高、可見  
遠要行、高要登。不行則不遠、不登則不高。是  
又一意。  
○十四日、作嵩陽書院志序。嵩陽書院

陽書院爲宋四大書院之一、數百年來、傾頽  
荒廢、遺址民滅、無有人脩復之者。復之自逸



庵先生始志之亦自逸庵先生始。或曰國有史家有乘所以紀善惡寓美刺昭勸戒也例也書院曷爲乎志。志書院志學統也。學盡人而然矣曷爲乎志。盡人而然不盡人而明也。今夫道在天下上蟠下際學在人心貫古通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者也。是以無貴賤無小大而皆從事於學。此盡人而然者也。但古之學者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以求盡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蚤夜孜孜自幼至老服習馴致故能內而明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幾乎參贊位育之極功。後之學者但爲誦讀口耳之學而已其於聖人教人之意失矣。此所謂不盡人而



明也。然則學不可返乎。返其泛濫辭章之習而體之於身心。返其馳騫爲人之意而專之乎性命。學者皆有是心。但無先覺以牖其知能之良。是以貿貿焉莫知所適從。卽其旣嘗從事於學。或亦有殷殷向道之意。然觀感未深。德業寡助。終不免見異而遷焉。此皆承先啟後者之不能忽然於懷也。故學欲盡人而明。不可不亟謀講習之地。使其專心志而責成功。書院者。所以教天下之英才。而驅之於仁義道德之地也。人人於斯學。則人人爲仁義之士。道德之儒矣。相觀而起。相講論而明。相切磋砥礪而進。相優游漸漬日新月異而樂。由是光輝篤實。晬面盎背而大。由是手舞足蹈。無非天理之流行而化。由是處則繫乎

道統出則闕乎世運無非爲天地立心爲民  
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聖  
而神斯其學之所繫爲何如哉學之所繫者  
重則書院不得輕書院之所需者亟則志書  
院不容緩故曰志書院志學統也他日書院  
中誠有肩學統其人者吾知其人可志其學  
可志其人與學爲書院所重賴而與耿先生  
相與以有成者且均爲後人之所志不然書  
院志矣而無人焉以與書院爲不朽抑又何  
以自立焉是學者之責也夫是學者之責也  
夫。○十六日與孫向辰札接佳章初讀之  
狀莫能名似子挑燈再誦簡而  
腴骨且勁其史耶藏之名山可作傳。○十九  
世業於榮世也何有直旦暮遇之矣。



曰。白仙居曰。近日心多擾。有意計所不到者。而忽營營於中。此病當如何去之。曰。主敬則無此病矣。仙居曰。亦曾於心求之。奈放心終不可收。何。曰。總緣不曾常主敬爾。若讀書窮理。或應事接物。使心主於一事。而不他適。此心便不爲外物所牽。若只硬守着一個心。說要求放心。此心何嘗有形影。終是懸空。無着落處也。○謂克恭曰。居敬窮理。孰爲要。克恭曰。居敬爲要。曰。居敬而不窮理。所見有幾。再問汝。古人七歲入小學。是教他居敬。是教他窮理。克恭曰。是教他窮理。曰。却也是教他居敬。習之於灑掃應對之節。久已涵養他德性。但此時不可以居敬名。○二十二日。携孝之爾。居敬窮理。益相因也。

經一卷讀北山中疊石溪上。○二十三日

逸與

庵先生札。入書院以來讀孝經之功居其大半。見先生解經實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因悅慕不已。偶有所見亦書記本頭上。此卷手不能釋。恐易破碎。先生爲我增固之。○

二十四日

與逸庵先生遊仁智亭論古今治道。逸庵先生曰。天道不可一時無

陽。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子。吾心不可一念無天理。曰。天道之陽。賴君子一念之天理以維繫之。剝之後所以卽繼之以復也。剝而不復。無論君子之理念不可見。卽剛反之天心亦不可見矣。○逸庵先生論孝經所云孝經乃帝王治天下大本。聖賢傳受心法皆在焉。非





僅家庭問視之節而已。這幾句人不能說。○逸庵先生解孝經。看出一個仁字來。註首節。補出一天字。性字。此見先生學問本領。○孝道之大。已盡於開卷。昔者明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幾句中。這幾句通天徹地。千聖百王治法。俱包括於其中。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逸庵先生曰。夫子欲以孝道治天下也。○周子著太極圖。却說發明大孝之本原。不悟者不知也。逸庵先生曰。西銘等事。天於事親。俱是見仁孝一原。○逸庵先生曰。說孝便不離仁。說仁便不離孝。觀論語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可見。曰。仁孝之旨。聖人嘗言之。學人自不悟爾。○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不比學者

事乃實實施之於政教之間以愛養天下成  
就萬物方是明事天之道察事地之理夫子  
所謂明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二十六日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此也○  
與逸庵先生札 今人俱是學中人往往名  
爲學而存心行事大反乎學者總緣學之一  
字不曾講究明白故貿貿不知所之終於此  
身無安頓處爾此一字關係甚大因與書院  
同人相質而有發揮得當者錄○二十七日  
稿呈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讀書於書院之  
東深溝大石上○

夏四月朔

夬之彖辭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言  
動皆險阻也○曰告自邑示自治也○曰



不利卽戎示謹言也。詩曰：惟口出好興戎。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而尤於言致謹焉。值此占者宜如是也。○逸庵先生來札云：孝經得先生闡發，更覺精確明快，握要在戰兢十二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非此心貫徹，則所謂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通神明光，四海直易事爾。所以爲至德要道也。送上着書院同人大家從此體認，則孔門仁孝之理，其庶幾乎學字解有說得着實處，亦自可喜。並送上外藏書樓碑記擬稿呈正，幸不吝指摘示。○六日 答逸庵先生札 藏書樓碑記煌煌我。○六日 煌大文一字不可易，圈出與同人共讀之。孝經內有一條並舉孝弟爲說，當日亦疑之。後又思經內後幾章亦並舉孝弟爲

言似並說無妨。故如此說去。然畢竟。○七日  
下字不仔細。得先生指示無疑義矣。○  
與逸庵先生登封令王同遊於三公石畔。暢  
論怡懷。至日暮始返。○辭逸庵先生行。不許。  
○是日。化日舒長。和風滿山。坐三公石畔。講  
唐虞三代之治。雍雍自得。予謂此日可謂不  
虛所遊矣。逸庵先生曰。○十一日。夢母病。憂  
未知學者能見及此否。○十一日。甚辭逸庵  
先生行。不許。○憂母病。思東歸。辭逸庵先生  
行。不許。一日。偕予遊疊石溪。每遇大石。輒登  
臨其上。坐談久之。各依依不忍去。三來嵩  
下探淵源。夢剪斑衣。觸緒煩。眼底東山先到  
里。愁中西洛不還轅。幽溪雲氣推青壁。野樹  
花陰送綠痕。不覺陵嶒登已遍。遲歸猶自論



乾

○十二日

辭行許之

○十三日自登封歸

逸庵先生

送至高家庄東橋頭上依戀不忍舍遠望者

久之耿德遠更送至東山前始回○逸庵先

生用二騎着使者一人送

○十四日

過續庄趙宗程

予東歸至途中辭使者回

令其孫士秀士林受學○士秀

○十八日至

字英儒士林字仲儒登封人

家○二十日與耿逸庵先生書

自十三日起身十八日至

里幸慈親無恙詢及數月來領誨之處父母

俱銘感不勝但行時匆遽煩先生遠送橋頭

悵望岐路遲迴兩地情狀不堪回首德遠並

勞遠馳亦極難別令孫庭堦相對含淚瞻望



大有至性發動之意。將來可卜終身矣。今專役敬謝。過續庄有兩趙生受業。氣質亦有可觀。但其年尚幼。俟長成時有可教者。先生納之教誨中。或亦不遺葑菲之意也。拙句呈教。土物尙希笑留。○東歸後寄耿逸庵先生。憶昔欽道範。却從書冊知。立言惟中庸。伊洛恍在茲。庚申挾策至。質魯幸轉移。向者類石隱。無意鴻漸達。先生兼教善。領悟不及斯。既而動以孝。始知學所宜。又復惕以忠。遂欲苦下帷。送我三十里。握手訂後期。癸亥復來遊。五月喜追隨。所言仁道切。包舉何無遺。甲子維二月。前約踐遲遲。至則春風和。指點日夜孜孜。造物認生意。兩大原無私。神明與孝弟。合而未有岐。順民思和睦。身如置雍熙。大誨勤



往覆忍言遠別離。奈自策蹇後，母病猶未夷。東望襄山遐，憂心不自持。於今辭歸來，嘉言勞寤思。嵩陽繼絕學，淄澠辨毫釐。不有先生教，難免岐路悲。寸衷安所答，意不盡於辭。好音時惠我，願言勵脩爲。過

○二十一日卓觀園記

則指其瑕，大道不終虧。予友劉子子維，開一園命名卓觀。予至其地，紆迴盤折，高下相間，或履平坦，忽逢數坎。及沿細徑，更觸異石，轉向密林茂叢中，但見古栢參天，亭榭就山勢結構，取其工勿嫌其小。入視之，惟有圖書數種，步中庭北望，與嵩嶽相峙，恍如嶽光收入其中，近則城垣拱衛，如外壁然。此固得之天成者，非人力也。或曰：中州名園多矣，子何亟取乎爾？曰：名園雖多，

山勢絕少。此園與中嶽相映，頓成大觀。孰謂園不藉境以傳耶？予遊是園，頗悉其境，非人間所常有。故以一言紀其概。

○三十日病。病中偶作笑繞膝前。病中煩不耐，對此亦怡然。○驟雨憂場麥不及收藏，怒雨驚河瀉，奔騰萬狀來。場中漂麥去，不見老農回。

五月五日，逸庵先生書寄至，並寄和詩。

附逸庵先

生書畧云：先生比來原擬畱過此長夏，得以從容請益，訂千秋之業。不期孺慕深至，思親言歸。疊石溪片晌奉教，畱之不能，別之不忍。數日以來，中懷不愜。念弟一生取友，同心同



德惟睢陽與先生兩人而已。睢陽二十九年之別時縈夢寐而無由一見。先生不我遐棄。五年之間三過嵩陽。始則居敬窮理守爲學要。繼而仁孝二字溯流窮源。直到希聖希天。後有作者恐無以易斯旨也。持此以往更有何事。但景迫桑榆。恐追踪先生不及。然學問原無止境。毫而益勵。自當以古人爲師。爾公車入都。幸致睢陽先生區區嵩陽片席地。年來承蒙垂注。使天理二字不至泯於人心。其爲關繫當復何如。介嘗有句云。要亨吾道須人力。升沉顯晦之間。不能不重屬望於故人也。○九日夏至行祭禮。

○十一日病愈治舉子業。

秋七月二十九日、逸庵先生書寄至。訂睢陽之約、爲潛庵

先生巡撫江蘓、道過里門故也。

八月十日、復逸庵先生書。向來侍教几席、四時之境俱歷、歸後

無日不神馳箕穎間、遙想先生道履康嘉、謹此爲候。七月廿九日、接手教、知書院規模、巍煥、改觀人傑地靈、景象可想。先生曲成後學、苦心想天、已鑒之久矣。湯先生巡撫江寧、滿擬天作奇會、可邀先生車駕之東、爲下里增榮。忽有人自都來、始知的由山左直赴任所。然亦再爲探訪、倘過里門、卽預先着人請先生至柘同往。盤費給發、可無慮也。



九月七日

與學使林公澹亭書、恭惟先生鴻儒翼道、兩河培士氣於方新。先

覺開人、二室振鐸音於未墜。披光風而沐其陶鑄、卓乎安定之風。侍講席而望其宮牆、允矣康成之座。幸斯文之有主、值景運之聿開。雖以勤之庸流、尙得叨茲提誨。往者絳帳設嵩陽、以開來爲繼。往清言布洛土、特明道而闡經。煥學統於千秋、發孔門德仁之旨。續薪傳於一日、契顏子克復之精。以之溯源於元亨利貞、舉太極之精純。無非示人以斯道之全體。以之印心於關閩濂洛、標諸儒之誠敬。要皆教人以學問之大原。式佩鴻辭、迷者忽覺。所以旣覩儀型、遂歷歷於心。而不能忘。不意先生愛人無已、向於耿先生來書內過



蒙汪念斯誠加惠殷切、感佩難忘。茲寸  
緘申謝、伏冀垂鑒。臨啟無任雀躍之至。

冬十月十六日、與通守陸公商巖書致謝。

業自  
業自

陽書院每歲半在陽城故廬反爲寄旅。今歲季夏歸省不期舉家遭无妄之災幸公明鑑如神事得雪白書以謝之。○壽陸商巖通守海嶽名高展驥初勤宣風化重題輿屏星看入梁王苑麥秀還歌微子墟政理桑麻流雨露風清煙月帶耕鋤賢聲預卜遷鶯日觴泛華筵

賦九如。○十八日二弟振起武闈鄉試中式。第四十一名。○二弟鄉試中式聞信感賦、風波初靜日歷練喜增長寢聽輶轡馳赴轅輔

策馬看西洛、陳書上大梁。霜花彈墨汁、雲氣繞書堂。人報歸來早、螢輝探筆囊。

十一月十二日、大中丞王公、學憲林公先後

送貞節孝行扁額旌閭。

王公諱日藻、牌行巡撫河南都察院爲旌

表事訪得柘城縣舉人竇克勤、武舉竇振起、伊祖竇如珠於崇禎年間病故、祖母姚氏矢志柏舟、撫子有成、節操可風。伊母李氏因姚氏病危、割股救姑、孝行足嘉。合行給扁旌獎。仰柘城縣官吏卽備木扁一面、上書節孝流芳四字、前列本都院全銜、後寫爲節婦姚氏、孝婦李氏立用鼓吹導送、舉人竇克勤門首、以示褒獎。○林公諱堯英、牌示河南提督學



政林爲給扁旌表以彰節孝事訪得柘城縣  
舉人竇克勤武舉竇振起伊祖母姚氏矢志  
柏舟勤劬靡斁伊父大任母李氏歷年孚契  
孝行克敦允堪褒獎以起頑懦仰本縣官吏  
卽速造大樣新扁一面上書貞孝揚徽四大  
泥金字前列本道官銜後寫爲壬子科舉人  
竇克勤甲子科武舉竇振起祖母姚氏父生  
員竇大任母李氏立用鼓樂送至本宅旌獎  
其門以勵風教。

十二月十二日

與同人訂學書 吾身參三

當爲學中事。孔曰志學、孟曰願學皆是確有  
承當不欲苟安旦夕。我輩生聖賢後讀其書、



考其行事成法具在更無容別出意見索探奇旨只是守一學字便終其身可並駕齊驅雖其間功夫條件不一而盡總緣人之資稟不同故其用工難強有從高明而入者也是學得此理有從沉潛而入者也是學得此理大約先要立定脚跟念念求無愧於屋漏事求無慚於衾影復從事誦讀以廣聞見體之倫常以敦物恒慎其交遊以就正有道純其敬恕以考驗家邦其於爲學之道思過半矣幸吾鄉有湯孔伯耿逸庵兩先生倡明絕學人心感動既匪伊朝夕道尙未墜心有同然於此時務求安頓吾身非易非難聞風興起之慕誰於我乎靳之邇來王一雪先生與余屢訂斯旨余不敢任亦不敢讓但道非一



人所獨學、貴同類相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麗澤之益、顧可少乎哉。因商所志、實告同心。余之意、諒亦諸君之意也。

是年攻舉子業。

二十四年乙丑三十三歲。

春正月四日赴京會試。○十五日

宋布衣鵝池詩有序明

新河宋布衣鵝池先生以詩名世、晚寓江陵、著作大半沉淪。王黃千先生來、令新河爲鵝池立碑表其里。是日有天鵝雙集。雖其事近幻、然而宰是邑者其表徵砥俗之苦心、或亦



有感必通。歟爲歌以誌之。堂陽高士傳海  
翁慷慨悲歌。燕趙風。負性飢。麟喜奇節。狂呼  
斗酒。遇輒窮。詩更磊落。無與比。讀去不復知  
子美。一日長安學跨驢。踏遍吳山與楚水。到  
處詩名留。鴻聲天鵝池。畔紫雲生。降下仙人  
來。種樹巖穴終老絕逢迎。黃金難買貧士骨。  
華筵歌妓視若忽。所遇豪貴皆斂容。座上驚  
汗羞白髮。太守吁嗟嘆其賢。造廬不見高自  
眠。龐公濁世清濯濯。泄柳絕跡憶當年。令君  
一代著作手。廉頑立懦表逸叟。片石芳躅留  
人間。布衣百年結良友。異哉雙鶴集碑旁。儼  
若江陵時相望。不遇知己竟已矣。誰復海外  
來。飛翔里人爭獻華表鶴。豈知文章今猶昨。  
武城學道流絃歌。曩哲舊里大雅作。噫嘻千

載無真脩湮没人世於誰尤。天地浩蕩丘墟古青雲得附抑何求。○二十五

日至京師。

二月十五日場事畢。

是科四書題表題俱繫欽定。

二十九日下第。

三月朔出京師。

○三日

遇張百始於道。百始以姚江之學爲質子。

日學當以孔孟爲正的。紫陽衍孔孟之傳者也。外此未免有亂道處矣。又以諫官不事諫諍而以不言爲高者爲質子。曰此非諫官之所宜也。居其位則盡其責。若以格非心爲主。



是宰輔之責。諫官去君遠方。務日爲匡救。豈得以簡默鳴高乎。○九日。年友某與予同車南歸。予以孝道示之。問孝以何者爲先。鄭云。順字爲先。因暢言順親之義。予曰。人人如此。天下平矣。怡情者久之。○又與鄭論理學曰。今人恥理學之名。而非議之。是不知名教之樂者也。又有聞理學之名。而駭異之。其於正學愈失之遠矣。聖人教人。原欲人全盡。人道爾。古無理學之名。人皆醇厚。大約所爲不離乎理。故不必標此名目。惟後世學術不明。人之趨向卑靡。見有一二守經明道者。則從而異之。羣然目之爲理學。噫。人之爲學。其不循理可知矣。世風其衰乎。殊不知日用平常中。盡是爲聖爲賢路分。如君所言。

順親盡孝弟之說便是。○十四日至里。○十

八日。春雨二首。大地平蕪春水流。垂絲堤

到陌頭。坐看春色滿樓頭。時雨爭同萬壑

流。早課山農勤稼事。曾孫好自慶西疇。○春

日。述懷。春流不盡水。潺湲午夜分。燈正未

眠。鳥語溪鳴。葛葉早。花香風動。柳芽鮮。書殘

匣篆蠹魚朽。墨淡霜毫鐵硯穿。○二十三

日。雨後南庄觀麥。暮雨聲纔歇。新晴尙帶

寒。煙邨遮翠柳。花氣傍雕鞍。野樹平蕪合。遠

天風鳥搏。佇觀千頃麥。雲送夕陽殘。



夏四月十四日

肆力於古賦。

○二十一日

與傳度平廣文、浩

浩發古校遺文千載之下有子雲大雅弘開  
著作手東飲伊洛西歎汾一自鐸音振襄水  
譽髦有造列揀焚塵影迴帶光風滿几席片  
語陶人羣大義燭耀何所見徐看紅日照山  
賁。

○二十四日

寄耿逸庵先生書客歲方冀湯先生過里門專請先生

至敝邑快慰夙願而竟未遂可見人生聚晤  
非偶逢其會者益良難爾禮闈應試又被擯  
矣何日得仰酬盛意耶計惟今冬來春選期  
可到早迎道駕主持文教得從容請教爲益  
爾嵩陽景象駸駸日上都門諸先生細詢其  
所以然俱稱慶不置大道之行當在此也



儲藏

五月讀詩經。

是月子姪五人出痘，經晝夜理治，精神愈勃然，誦讀不倦。

六月九日

或問兒痘得勿憂勞乎？曰：勞則有之，憂則未也。曰：何謂也？曰：憂而不

憂也。若夫勞則已過矣。昔者吾母病，求所以療病者有矣，未至如此之專一也。母則未必致其憂，兒則固已極其勞。以此較之，不已過乎？○令容端讀性理諸

書，大有解悟。

○十日

心必有義理以爲之主，方得。○主一無適之謂

敬，主字無字。

○十四日

祭族伯母霍恭人文，

是着方字。

嗚呼，我伯母竟奄

然長逝耶！勤去鄉土，凡四世，吾家宅晉者有載質出疆，不則或負詩書遨遊四方，甚至操



奇羸者。往往過柘爲予言。吾家某老人賢。某幼輩有聞。當是時。恭人之淑德久已心識之。而恨未及見。會四兄膺簡命蒞任河干。迎養計道里去柘無逾二百里。勤因得登堂展拜焉。時勤方計偕北上。明年下第歸。恭人曰。來。諸姪賢。吾不欲爾南。以家事煩爾也。畱止之。俾與族子孫輩共讀書署中。並召起恭人偕來。卒茲業。嘻。恭人敦宗族。善慈惠。固天性然也。而今思其形容。安所得見哉。慟哉。恭人生於名門。不以富貴驕人。奉舅姑。循循孝養。無方。家庭內。肅雝化行。嘻。德何備也。而今思其形容。安所得見哉。且至性純一。明決素以忠義勗其夫子。故伯父英烈公。慨念生民塗炭。誓於颶濤瘴霧之區。奮擊立奇功。至一旦捐軀。

赴義綸恩褒崇、嶺表祀之、則恭人以忠義最  
夫子之昭昭不容泯沒者也。又以淵塞之心  
勉其子爲朝廷樹勛、爲先世嗣徽、及今卓有  
令績、無隕先世名。嗚呼、如恭人者、大義徹曉、  
有內助力、垂母儀、可謂賢矣。祝之者曰、樂只  
君子、福履將之。胡不百年、承天之祐、乃彼蒼  
不弔下土、而隕我女宗。其天道之缺耶、抑人  
事之憾耶。慟哉、慟哉。風灑疎林、助吾哀哉。雨  
濕秋原、增吾悲哉。雖恭人之膺朝命、與英烈  
之褒忠、魂生榮死哀、兩無憾哉。奈予情之不  
可忘。惟是山影催落、幕雲蕭瑟、悼吾懷哉。慟  
哉。慟哉。涕泗之不已、其酒絮以奠之。爾諸姪  
思慕之、不得見其匍匐、從予而哭之。惟神有  
靈、尙其歆之。惟神歆止、尙疾格止。嗚呼、尙饗。



○十五日讀易之艮上有悟因更其齋曰艮

齋作艮齋說

艮齋說 艮止也止其止之謂止也止其所也止其所

而天地萬物之理得矣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學非知止得何有焉於止知其所止孔子示之矣易云敦艮篤厚於止者也止而又止不已之義也水之爲物也流而巳以放乎海石之爲物也積而巳以至於山人之爲學也止而巳以成乎聖艮之時義大矣哉余之以艮名齋也學乎止致乎敦求爲定靜安慮以至於得也敢謂止而又止庶幾不已之域乎雖然吾知勉矣艮齋主人病



卧書。

○十六日

是夜右足疼不可忍動移不能楊太和醫之畧輕。

○二

十一日三女生。○二十九日

病中有懷耿逸庵先生三首

病裏翻書憶昔歸。寒風日暮雪霏霏。先生有句還貽我。古道於今嘆式微。悠悠古道嘆今非。絕學千秋知者稀。尚有嵩陽綿道脉。何時再過印危微。關山秣馬竟何之。雅調獨彈應自悲。况復病軀勞瞻望。徒然雲樹起幽思。

秋七月朔

作水災呈。呈爲水害異常懇恩轉申以救生靈以廣弘仁事。竊照柘城

最爾微邑。地下民貧。年來天災頻仍。老稚號泣無路。去歲水患滔天。馮沒遍地。秋禾罹災。



延至冬月。猶然一帶漂流。牟麥難樹。雖至今春。尙爾擇壤播種。所以麥禾未收。其半已無救。於哀嗷。何堪秋稼一洗如空。方及今而待斃。自本年五月二十七日。以至六月二十九日。一月中盡是淫雨。爲虐四境內。惟爾澤國可通。謾云南東其畝。孰識此界彼疆。不說阡陌如鱗。真是十空九匱。傷穀戕命。以堪痛。旣沉沒之無救。危亡毀垣壞舍。而增悲。復傾圯之靡獲安息。淺者平原。亦有三尺深者窪下。不止丈餘。俟之忽順流而來。洩之更無地而去。以致廬於田者。不能廬於邑。竟似人家之析居。不惟溢於道者。亦且溢於梁。日見積屍之漂橫。見者俯而垂涕。聞者因而傷心。端屬未有之奇災。實爲生民之大害者也。幸逢老

父母仁遍窮簷澤及枯骨不但置舟楫爲利涉兼散緡錢爲博施民始得往來無阻漂沒罔慮斯誠好生之大德保赤之鴻恩矣但此時秋苗殺盡人方嘆枵腹之難存况近日天雨仍連誰能當炊煙之不續且室盡懸罄於誰稱貸而保殘生倘戶繼流亡曷克按籍而徵現賦於斯時也實類畫餅以充饑哀我人斯全待西江以活鮒懇乞老父母垂憐危苦轉申災傷倘蒙蠲租之恩卽是仁人之賜激切寸膚感重二天爲此上呈○七日與張子厚札貴恙昨晚方知有失問候罪歎某病卧二十天方今猶未能行動遣价上候俟病愈當圖罄晤某病乃瘡足二者交縛其形非心病也方瘡足痛難忍時則受及痛



已過時則樂。方受時則呼人理藥及樂時則用我理書。古人云氣有時而衰志無時而衰。我輩病時皆氣不和爾非志不適也。君子焉往而不自得敢以爲質不知視作病人語否也。

○八日 父母自鄉中回起榻拜見自

○十

七日 自是日服藥酒。○十九日病中以來因讀先儒

語錄書事親庸言數則。

敬天。天之賦於人

敬天也。純心爲要。事親者事天之道也。○事心。事親者淺之乎事身爾。事心爲大。此道微矣。其惟曾子乎。不悅於親不可以爲子。不可以交友不可以事上不可以治民。不悅於

親者中心戾也。中心戾焉往而爲大順之道乎。根本旣潰欲枝葉條達勃然而生者不可得也。○敬和敬禮之本也和樂之本也能敬且和事親之本也。事親事之本也。孝之道無遠弗格。○順性夔倫攸叙而萬世以寧人性同也。古聖王順民而治孝豈有加於人性之外乎。○順動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順動者豫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養和子之養親也。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養其和也。故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





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禮順、禮順則物我各得其所。故人心樂易、四海無乖戾愁嘆之聲者、通此志也。夫○通微、曲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善夫。兵法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惟孝子之精其志也亦然。故孝子通微。○戒專心、凡爲人子者、專心不可不戒。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父母死、不敢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子婦無私貨、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所以示有尊也。曲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所以示不忘也。人人尊其親、驕氣與爭心、故不可得而長也。人人不忘其

親天下之士故可得而禮諭也。○冢婦介婦、  
吾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  
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蓋冢婦繼  
姑之統當室介婦敬姑故敬冢婦也其庶子  
嚴父無敢於長兄之前行慢者乎。又曰舅姑  
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冢婦之禮  
嗣姑之慈也。兄友其弟也亦然。又曰舅姑若  
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坐此介婦之禮明有尊也。弟敬其  
兄也亦然。又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  
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此家統於一之義  
也。家統於一則齊天下統於一則定。○妻子  
兄弟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由斯以觀、天地之清寧也、唐虞之揖讓也、三代之德教也、人人宜妻子、和兄弟、順父母、而太和洋溢在宇宙間矣。○子夏、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噫、人之於親也、專所愛、懼其蔽於所愛。子夏喪親、無聞喪子、失明、蔽於所愛也。愛親之心不足也。曾子嘗告華元曰、孝、衰於妻子、不使移其愛親之心於其所溺也。魯論所載夫子告子夏曰、色難、

作其愛也。孝經授曾子，以其純孝也。曾子讀喪禮，泣下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然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歿之後，吾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噫，事親若曾子者，蓋心乎愛如一日也。○孔子授曾子，孔子授曾子以孝經，首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明王治天下之道也。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孝治天下，國家及其身，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天下定矣。」○孝經之旨，孝經之旨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及其疾也，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夫至於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噫，曾子之孝也，以守身也。身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忘其親，敬其身，親未嘗一日忘也。故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君子是以無往而非孝，親之心也。○曾子易簣，有謂曾子易簣，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未可一視之者，非也。義理之勇，卽仁也。仁且勇，則孝矣。○悅親之心，悅親之心爲純孝也。能悅其心，則神人以積上。



下無怨、措之政治、以興禮樂、而民崇敬讓矣。以同風俗、而民篤媚睦矣。以左右上帝、而兵刑不作、沴戾潛消矣。堯水九年、湯旱七年、而不以爲災戾者、堯舉舜而敷治、以孝子治天下也。順天之意、故上帝震怒、轉而懌悅。湯以六事禱於桑林、善回天變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故和氣之召、甘霖沛焉。孝子之順親意、回親怒也。幾諫皆悅也。○處親之變、或問處親之變、當如之何。曰、曲以將之、莫名其志、無激親怒、此不可以言傳也。曰、親不好諛、如之何。曰、曲而非曲、以行其直、是乃善術也。子不聞夫虞舜乎、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曲以全其直也。不又聞夫曾子乎、斷瓜偶事、爾大杖不避、仆地幾斃、知直矣。



而未聞夫孝也。夫子教以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不使委身待暴怒，以陷親不義，且示之曰：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斯教以純孝之道也。自是遂得與於孝矣。閔子騫亦得聞斯義也，而卒爲孝子。○文王爲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嗚呼！此文德之基也。由是孝意熏蒸，閨門化之，關雎和樂，恭敬德之全也。葛

單、勤、儉、恭、孝之道也。卷耳、貞靜、專一之至也。樛木、螽斯、逮下之仁、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由是孝及於國、男女正、昏姻時、賢才衆、室家和、桃夭、兔罝、采芣之詩作焉。遠及於南國、又以漢、廣、汝墳之詩附焉。由是南國諸侯、大夫化於孝、而能正其家、則鵲巢、采芣、草蟲、采蘋之詩作。諸侯、大夫又循召公所布、文王之化、而能正其家、以及於國、又有甘棠以下十詩焉。夫周南終麟趾、孝之徵、應旣極、公子之神聖、又極族姓之仁厚也。召南終騶虞、孝之廣被、旣極、仁民之至治、又極愛物之隆理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孝之量、無缺矣。古今以來、足乎其量者、文王一人而已。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與教以家國天下之道也。凡爲人子者、宜有事於此而盡心焉。○仁孝、厥初生民、未有人而不仁者也、未有仁而不孝者也、未有孝而不敬兄、事長、忠君、仁民、愛物者也。以孝之心敬兄、則恭著於家庭矣。以孝之心事長、則順達於僚友矣。以孝之心忠君、則義盡於朝廷矣。以孝之心仁民、則慈洽於百姓矣。以孝之心愛物、則恩周於庶類矣。斯五者、天下之大道也。仁則蓄之、孝則發之、爲仁者其惟孝乎。○聖行。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古今以來、窮而在下之聖人、其渾乎仁者、孔子一人而已。窮而不得遂其志、則傳其道以詔

來世故以孝經授曾子曰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曰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傳  
孝與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蓋服膺而不忘  
也故曰行在孝經○孝經大學春秋 孝經  
孔子南面臨民之道也大學孔子洙泗授受  
之旨也春秋孔子奉天討正王法翼人道治  
百世之大權也是故孝經作而萬世有善治  
明王執此以往不出戶庭而天下理至易至  
簡循而行之蓋無難矣大學作而道統有真  
傳成已成物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與有責焉  
異端邪說不得而亂其統也春秋作而斧鉞  
懼人心善者賞不善者誅亂臣賊子畏其法  
而遏其萌是拔禽獸爲人類轉搏噬爲寧息





也。斯三經者，並天地，鑄古今，扶綱常，育生民。人而不學，是三者，雖一言一事，能執乎道，猶無與於孝之大也。○孝大，或曰：孝若是其大乎？曰：子第以爲問。視之節已乎？曲禮曰：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此一念也。拘於家庭，則行而無遠，克於四海，則廣而不可禦。程子曰：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孝之念惟人擴之，乃成至治安得執一事一節以盡之乎？○博愛，孝子之博愛也。左右就養，無方。其養志也，意通於神，不可窺測。其律身也，義不容苟，論親心於道，其承顏色笑也，方而示之以圓。其不從亂命也，諫而不顯其非。潛化於善，而不形其迹。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以孝子之心，無時

而不與親之心相接也。夫然故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非因心而生偶合於孝者有矣。誰其致之。○申致敬。爲人子者幼而鵷鳴、盥漱整儀、佐食長而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噦咳欠伸跛倚睇視、召無諾、視母上於面。此何爲哉。嚴君之故敬在是矣。○申致樂。爲人子者幼而提携嬉戲、老而斑衣升堂、詐跌嬰啼、天性之愛未嘗離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他日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此可以想見其孝。



矣。○申致憂、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申致哀、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申致嚴、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

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中材。中材多而賢聖少。聖人依乎孝行。彌綸天地。通古今人物爲一氣。斯之謂大孝。賢者幼而嗜道。長而好學。老而不衰。隨其孝之所得。皆有造於世焉。至於思貽父母令名。不敢陷身於不義。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中材勉此而已矣。○舜文武周。古之孝者莫如舜。文。舜以大孝稱。文不以孝名。舜之父瞽文之父王季。故也。故人子而以孝名。非幸也。舜之孝而有商均之不肖。文不以孝名。而有武王周公之達孝。舜德爲聖人。至於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綦大矣。有一之弗似。不可以爲孝。商均能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乎。能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乎。能納百揆、百揆時叙乎。能賓四門、四門穆穆乎。能納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乎。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乎。一之克善，是爲能類。缺一於此，未爲能繼。難矣。文王之德之純，躬行孝道，以至於仁，民愛物，人宥其仁，莫名其孝矣。有子之能嗣，易稱其孝矣。况續其緒而光大之。武王周公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追王上祀，孝也。推以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得緣分自盡，是以孝治天下也。宗廟禘嘗，孝也。貴貴賢賢，老老幼幼，廟中備焉。是不以一人之孝爲孝，而合天下共成其孝，以爲孝也。仁於是無窮矣。愛於是廣被矣。洵油乎偕天下於大順之治，以成先德。此孝子之光明通顯而徹乎上下。



者也。故曰：舜無言而德動乎天地，武周有制而法合乎人心，斯大孝達孝，亘古而一再見者乎。○文王美里繫易，文王美里繫易於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於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健而順，順而健，其德粹然而不雜也。其心坦然而明白也。於商之暴主則爲忠，於周之先王則爲孝。舜曰：大德。文曰：至德。一而已矣。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與古並焉。文啟之也。周之父子，唐虞之君臣，人倫之至也。○昔者聖人作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昔者聖人之孝治也。幽贊於神明而麟鳳至。○舉錯，舉直錯諸枉。三代帝王之所以仁天下也。漢世猶爲近古，舉孝廉之法，其有遺意乎。然而有鰥在下者，誰與



不務躬行以率之、徒務隆禮以舉之、猶非風動之實也。况舉不以禮者乎。後世之政、鮮化導而循成例、其不古若也宜矣。○廬墓、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行之不衷、德之衰也。後世之孝於親者、父母歿、思定省而不可得、則廬墓以居之、中心達之者也。權而不失其經、君子以爲經亦猶是也。於孝思乎何害。設曰萃我徽音、非矯俗不可、而有事此焉、君子傷之矣。行之僞也、德其衰乎。哀感事之中門之外、非孝子與。○太極圖西銘、太極圖以道陰陽也。孝之原出於此矣。西銘所以行其孝也。○大學、大學者、孝之實。未有孝子而不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也。然而知此者鮮矣。○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孝

者庸德也。庸德之行，子於事父，曰未能也。其亦不知禘說之意乎？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其德者之於天下也，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從古以來，治天下者，未有若孝德之易矣。○魯論：魯論夫子有曰：夢見周公，讀是書而未識其深心，但以爲聖人心相契爾。其所以相契者，何在？不知也。及讀孝經，恍然悟作而嘆曰：此吾夫子以孝治天下之弘願乎？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之道，孝道也。周公治天下之道，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志之久矣，非虛願也。吾志能行，唐虞



三代之治可不勞而理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及道弗得行，心愈迫焉。嘗於夢寐之間而遇之。噫！夫子之契周公也，蓋以此萬世而下，卒無有契夫子之隱微如子之契周公也者。無惑乎先王至德要道之治不可得而見也。○通論大學 知意心身屬於我也。家國天下待理於我也。窮而在下，明道之任於是專焉。達而在上，行道之任於是責焉。明理者，孝也。不從事於格致，豈孝乎？慎獨者，孝也。自欺之小人，豈孝乎？明誠矣，而以之正心，察其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孝也。心不在，豈孝乎？格致誠正矣，而以之脩身，不偏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者，孝也。好惡混淆，豈孝乎？以格致誠正脩其身矣，以之教家，孝

弟慈、能使一家興、仁興、讓者、孝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豈孝乎。以之教國、老老、長長、恤孤、能使國人興孝、與弟、不信者、孝也。顛倒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間、不協其情、欲豈孝乎。以之平天下、好惡、絜矩而爲民父母者、孝也。好惡、不絜矩而爲天下僂、豈孝乎。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散、民聚者、孝也。不能以好惡、絜矩者、理財而財聚、民散、豈孝乎。以好惡、絜矩者、用人而於容賢、利國之君子、則陟之、於妨賢、病國之小人、則黜之者、孝也。不能以好惡、絜矩者、用人而舉、不能先退、不能遠、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豈孝乎。通此而論之、於是知大學爲孝之實也。○表章孝經、帝典曰、克明峻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文王之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於緝熙敬止。康誥曰。作新民。明新止善。無弗同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教人。則以大學。曾子得乎大學之傳。而其保身。則以孝經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其旨微矣。堯之道舜傳之。舜之道禹傳之。禹之道湯傳之。湯之道文。武周公傳之。文武周公之道孔子傳之。孔子之道曾子傳之。自程氏接乎子思。孟子之傳實始尊信大學之教。而表章之。而朱子又復更定畫一。闡明義蘊。以傳其道於無窮也。故大學之書。經千餘年而愈顯。吾獨怪夫大學顯而孝經猶有待也。有王者起。必表章是經。頒之學校。使天下之士家誦戶習。不得先四書五經而置此經於其後。庶孝經與四書五

經並垂天壤人得讀其書而繹其義一其趨而勉其行知必有躬行孝道者出而佐明王之治而明王又以躬行心得之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吾見上下同歸於孝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至於大道行而至治得而後夫子之行在孝經者庶幾得遂於千百世之後矣然則繼往聖開來學維終古之道脉奏萬世之太平者豈不賴有傳人乎。

○三十

日耿逸庵先生使來訂遊嵩之約。

八月二日逸庵先生使回。

復逸庵先生書七月三十日遽使

至拜讀手教知先生道履日新月盛不勝快暢憶念握別以來孑然獨立人皆別向誰是



同心。寸衷潔迥。惟嵩陽佳勝。實勞夢寐。今先生不我遐棄。遣使相召。提誨殷切。迫欲遵來命。早趨。奈舍弟北上。相妨。擬中秋前後可得至爾。書院規模。頓成大觀。公祖父母共成。茲美。天典吾道。真非一二人之力所可到也。讀川上獨坐一段。不能不神往。先生知我者。故料其不能無意也。讀登嵩高川上亭諸詩。見先生造詣。不可攀躋。登嵩之約。行將踐之矣。盛使回一言。與門人趙士秀士林書。寄候。餘不悉。○三日。歲序迭遷。睽違日久。每一念及。能不潔懷。近見得孝字。真切。人生惟此愛敬之念。乃爲聖爲賢基本。具此根器。加以學力。不愁不到聖賢地位。喜英儒有朴厚之質。仲儒有開明氣象。皆載道之器。但途

遙久無音問。不知近日用功何如。茲耿先生遣使之便。聊寄片字。不日赴嵩陽。當過訪。有

商確處也。

○四日

手錄春秋一卷。

○十八日赴嵩陽。○二

十四日

至費庄。趙士秀士林止宿。與言學勉以孝道。至夜深不倦。○乙丑秋遊嵩

陽。過門人趙仲儒。英儒飲北岡。眺望山深。日暮輟耕莘。選勝挈壺潁水濱。童冠相隨探樂趣。歌吟迭唱發天真。臺前風景開秋樹。池畔星泉湧碧津。忽憶登臨申甫地。知今接武是何人。○二十六日至登封。晤耿逸庵先生談

學。



九月朔

逸庵先生曰天之運不息聖人之學

其身爲好學當日年止七十設再假數

○二

年亦只是好學到底此所以爲聖人

日王育九謂予曰嘗見人有制心而心未能

純如何

日制心便不純須心主於理存久

自熟又問孝與敬一而已有視爲二者如何

日孝經之旨盡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十二字敬

○三日

孔子盛德之容人見

固所以爲孝也

○三

之自不得不敬惜無

有授之以政者想只是求效之心太速爾逸

庵先生曰總是一利字○朱子晚歲出門符

日佩韋尊考訓晦木謹師傳其稟遵父師之

教如此○張九成子韶克經筵官講春秋日



食言人與天一體。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萌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旁薄四溢。干於天。爲日月薄蝕。觸乎地。爲怪妖蠱蝗。施乎人。爲兵火札瘥。故念不可不謹。旨哉斯言。治亂之機。感應之理。盡此矣。○四日 問故君子無時而不存。敬天之心也。庵先生當日居官之道曰。只是不敢忘親而已。我治民而使人出一怨言。是不孝也。烏乎敢曰。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五日 劉仲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之道也。武子維約同郭渭石。劉孟元遊少林。晚宿法王寺。逶迤嶽下。共徘徊。次第登臨。一徑開。古寺荒煙餘虎窟。深潭肅氣蓄龍雷。青山暮影隨波倒。白雪高吟愛月來。爲叩僧門聊一問。紅



塵何處是蓬萊。

○十七日嵩陽書院會講。

講孝經首章白鹿洞

規約。予曰、秉彝之性、人皆有之、原其初、孰肯甘心於爲不善。其爲不善者、無人語以聖賢爲人之道爾。人生自能言以後、非不學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只是利欲話說、從幼便只曉得讀書爲此。又安望人品卓然、風俗醇良。則幼不教、以聖道之過也。若幼時便使之知孝親敬長、循循爲弟子、積習久而德業成、卽欲人品不正、風俗不淳、不可得也。○十

八日乙丑壽耿逸庵先生、淵源伊洛衍明誠佑自天申福履成身隱不將斯道隱心亨還造兩間亨。天人俯仰千秋志、教育門牆三代英。仁者從來稱壽考、乾坤終古一生

生。○逸庵先生曰：小人敗壞綱常，固是可去。易云：壯於頄，有凶。須有委曲化之之法。孔子之於陽貨，是妙用。曰：去小人，是天地之大義。其義正，化小人爲君子，是天地之妙用。其用神。未至此地位，亦須存此意，在胸中。氣象便不同。○逸庵先生曰：舜湯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是有以化之也。化小人爲君子，是知以全仁，猶之貞以起元，冬以藏春也。故四德中，孔子獨屢言仁。知曰：有大智焉。如明道先生是已。有小智焉。如疾王、安石諸君子是已。至安石所謂私智自用，用之，人也。人而至於私智自用，以之處天下事，不可理矣。惟明道先生能用安石，故欲有以化之。後爲衆君子所激，卒不爲明道所化，惜。

哉。

# ○二十日、遊川上亭。

同耿逸庵、焦錫三兩先生遊川上亭、溪

流一曲、遠山廬過、往續來道、體虛無。朕先惟傳易象、有形盡是寫生初。隨花傍柳、尋真樂、弄月吟風、識廣居。逝者如斯、眼前是、忘歸日暮、看遊魚。○川上亭歌、偶來川上亭、愛此山色好、閒中坐卧愜懷抱。偶來川上亭、愛此溪流好、涓涓悟我無窮道。偶來川上亭、愛此鳴鳥好、和平神聽勤劇考。偶來川上亭、愛此蓮池好、潔白羞與世潦倒。偶來川上亭、愛此綠竹好、青青衛武形骸澡。偶來川上亭、愛此石地好、紅塵不着無須掃。偶來川上亭、愛此空牕好、四通八達連蒼昊。偶來川上亭、總愛川上好、逝者如斯、謹獨早。



○二十二日約登嵩阻雨逸庵先生偕予遊

卧牛石。

自卽圍回道中論性善之旨逸庵先生曰天道只是一個陽陽之退處便

是陰。人性只是一個善善之反處便是惡。曰。人心之虛靈不多些子而攻之者衆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足爲心累。此處一定任萬事不足以搖之心何由而定。以性善在內故也。心運夫性惟性乃實此心也。○說一個心裏面就盛着理說一個理就是安放在心。性有不善者非性之本然也失其性也。人之心有不良者亦非心之本然也陷溺其心也。○逸庵先生曰孟子言仁義是從陰陽二字來。曰以此見孟子所述者純是天命之謂性宗





旨。逸庵先生曰。止言仁。或有流於姑息。止言  
 義。或有流於擊斷。所以周子又補出中正二  
 字來。○乙丑秋。耿逸庵先生再訂登嵩之約。  
 復值雨不果。先生偕予遊卧牛石返。記得  
 前年曾有約。而今又阻杖藜行。七星霧鎖連  
 秦塞。二室風高捲洛城。寒暑推遷成歲歲。乾  
 坤變化幾生生。浮雲踏破。○二十四日。逸庵  
 登臨遠。今古從來一晦明。先生  
 曰。善人而人惡之。何也。曰。人斯惡之矣。聖則  
 未有不賢之者也。士君子立於斯世。不爲人  
 之所惡。必爲鄉愿。不爲聖之所賢。必非豪傑。  
 ○善人而人惡之。於人固無所較。却可借是  
 以考其行。得毋有過峻而拂人情。○二十五  
 者乎。此尤士君子所宜自問者也。○二十五

日。謂或者曰：學問得之少時者，易入。父兄之教，不可不謹之於早。易曰：蒙以養正，聖功

也。

○二十六日

霜降日，視往時較寒，以此見得天無不實，煖便實實，煖寒

便實實寒。逸庵先生曰：還有實實早，實實潦，要知此間全要人去燮理。○逸庵先生曰：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一仁字盡之。曹月川先生曾見及此，曰：在孔子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仁，便有孔子之樂。在克己復禮之仁，便有顏子之樂。予曰：其樂則一，只要人尋得出爾。

○二十七日

讀書敬恕堂，偶值耿次白先生誕辰，詩以祝之。次白，瑞陽

特繼敬恕

嘗從講座，印心同，杖履追隨。白

髮翁。太古神含堂，啟綠新庭，綵映日爭紅。三

公石底蟠根大二室峯頭增歲崇。何事丹砂探海島、儒家作止盡祥風。

# 冬十月朔

讀大壯之三爻、有觸藩羸角之象、見過用其剛者、徒取困也。合全卦觀之初九在下而壯於進、便征凶、有孚九二所處得中、猶可因中以求正、而得吉、不輕動之謂正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有藩决不羸之象。六五以柔居中、雖喪羊於易、然無悔矣。上六壯終動極、故有觸藩而不能進退之象。然猶幸其不剛、故示以艱則吉也。五爻之中、或得或失、除初爻外、皆有趨吉避凶之道焉。獨九三爻有貞厲之辭、言雖正亦危也。其雖正亦危者何。三之志猶是初之志、而終不能改也。故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雖貞亦厲也。



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徒自取困而已、果何益哉。欲免此者、亦務爲四之藩、決不羸其可乎。剛而藩之以柔、天下事沉機觀變、不用壯取敗、其不敗者、敬慎之至也。以君子而雜小人之中、尤宜慎之矣。○三日、輯理學正宗稿畧成。○題亭、今古浩浩、莫物匪誠。水流見信、溢於旣盈。置亭川上、相顧怡情。悠然自得、雨後新晴。活潑潑地、飛躍互呈。○七日、牖如張公來嵩、不舍晝夜玩心神明。○孟子云、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旣不得志矣、不云遜於世、而云見於世、蓋身隱而道未嘗隱也。如孔子不得志矣、其刪定纂脩之功、長留天壤、非見於世乎。逸庵先生



日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其在田而曰見者與脩身見於世之見相同。予曰見於世卽以脩身見於世也。若不脩身無可爲。○十日張牖如像見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贊、穎悟之資、豪傑之才、勇於從道、絕去瞻徇。嵩丘尸祝、粵西歸來、堯峰垂釣、優哉遊哉。

○十二日辭逸庵先生行、先生令其孫耿受

業。耿方九歲。○十七日至家。

十一月十七日

與通守陸公商巖書、頃聞惠洽太丘父老爭傳其言曰、

治百姓宜寬、警刁頑宜嚴。某聞此語、錄銘座右矣。及舍弟來自永、親覩家家尸祝、不禁額



賀曰仁人君子福世正未有艾也。僅治一邑云爾哉。八月耿嵩陽先生邀遊嵩下。至則備悉先生之賢。嵩陽先生景慕不置。特奉書院志一以表饑渴之意。昨携歸來。專价奉上有。使人赴登。自當預報也。

##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昔逸庵先生論東漢諸君子。謂破甑不顧。識見最高。

郭林宗取之。觀人於所忽也。今思之誠然。非義非道。天下弗顧。千駟弗視。皆此心也。不能脫然無累。其乖違也多矣。但東漢諸君子力量雖有。可惜其未聞道爾。無他。聖教不明之故也。○學者規模要大。胷中要活。功夫要密。

孫續按字

尋樂堂日錄卷三終



藏書

尋樂堂日錄 卷三

校記

①六日：按本條前爲三日，後爲五日，「六日」疑作「四日」。

尋樂堂日錄卷四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達 全編

二十五年丙寅三十四歲。

春正月重訂理學正宗。二十日

與友人札、目今危急存

亡之秋。以窮秀才而得此數斗粟。似若於我無涉者。然以守本分。寧可受餓。不肯干人之正。人君子而得以數斗粟活命。其爲恩也大矣。足下以扶進善類爲心。此事雖小。可見存



備藏

心之厚。吾邑四境餓死人甚多。聞之殊覺凄然。當此凶荒。恨不能出斗米活人命爾。倘強欲爲作樂之事。食能下咽否。某實有此無益憂戚想。足下亦同是心也。○二十

五日

與耿亦夔書。客歲登堂。秉燭談心。至夜分不倦。嘗想古人鮭菜引觴。清座講

論。在當日不過蕭然。一旦晚間事爾。後人遂傳爲佳話。以此知親近有道。卽欲不畱戀久。停不可得也。聞昨歲十月。榮選師席。至今日。壞亂極矣。得先生儀型多士。庶幾末俗知崇古道。人心知趨正學。其造就人才。裨益風俗。正自不淺。可舉手加額爲吾道慶也。

二月十九日以後重訂家規。○二十七日

或論





利欲之害。日人都在錢上取齊。日取齊二字甚妙。千萬人爲之。有一人不然。便不齊。錢則箇箇都要。須當於取齊之中有不齊者。方好。

**三月朔**

筮得未濟之上爻。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按飲酒者得

祿之占。濡首者不知變之戒。言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必得位行道而食君祿。爲有孚于飲酒之象。此進以正也。其占爲无咎。然行道濟時。固其本心。而又非膠於一定。不度人情。不察俗尚。失淺深之宜者。若知經而不知變。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必失其濟時之宜矣。○九日。知二月大選。授泌陽。孚。必也。是時也。

縣教諭。○十五日

與李仲顯同年書、閔耶報知榮選鞏邑。此地人情

風土素號朴厚。足下秉鐸與邑之賢士君子切劇不輟。當爲愉快。查鞏志舊有嵩洛書院。此正吾道興發之機。况南有耿逸庵先生。不遠百里。已脩復嵩陽書院。成中州大觀。南北相望。僅隔嶽嶺。想天意隱隱以重任付之。千秋美事。當由此做起也。鞏邑張暉南係敝邑廣文古道。可式人咸德之。先師殷糾衆建成。確有經濟。其令公子秀古者。學業方進。可加意陶成。又有逸庵先生門人姚岳生者。希志正學。識解通透。常相講論。亦不孤之藉也。

夏四月十八日

舅氏畱居新園三日。

○二十日

與僧話偶感。



洪荒開世界、便自有君臣。○二十一日、與鼻  
蜂蟻何爲爾、吾將問逸民。○二十一日、民登  
文昌閣觀麥、睹饑民流離、愴然於懷二首、  
飄飄入戶、一寒雲、風送平蕪、麥浪分。獨有登  
高憑弔客、憂心不斷、逐塵氛。疑是牛羊散  
陌羣、原來負販、竟紛紛。堪憐鴻雁哀、嗷去、何  
故監門。○二十三日、陸商巖通守以禮來交。  
曾未聞。○陸公諱遇霖、字商巖、江南武進人、歸德府通  
判。○答通守陸公書、自違台範、週歲中、夢  
寐徒殷。方擬深秋、趨侍函席、傾聆桓誨、不意  
簡命方及、難遂造請、歉仄憶三年前、冒  
就今職、每爲親知、齒及輒汗流浹背、不知者  
以爲有自淑淑人之意、其實不然也。荷蒙大

人先生栽培之恩。曷勝銘感。但吹噓濫及。倘  
於藻鑑有碍。所關匪淺。至雨露鴻植。樗櫟先  
霑。則永戴勿諉矣。耿先生禮。○二十四日與  
函暫存。容轉致報命。不盡。  
姑丈札。承召自不敢辭。但如此凶荒之年。  
家家賣兒鬻女。士君子不能稍爲拯救。暗室  
中不覺對天流涕。然亦空存此心。質之彼蒼。  
已爾。其將奈之何哉。所冀者。大家脩省。不第  
匪隆。且殺而又殺。莫曰無豐。亦儉所當儉。易  
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今一簋獨不可敬賓  
乎。舊有五簋約。欲携至泌邑。與同人訂此義。  
今思之。猶覺涉豐。卽不然。亦斷無出約外。庶  
爲彼此相體。萬一仍拘常套。不惟辦置匪易。  
卽客亦食不下咽矣。敬賓之道。恐不如此也。

惟姑丈  
諒之。○寄耿逸庵先生書。客歲侍函席面

有一進。東歸時。貴恙尙未平復。及舍三弟同。始知大愈。甚快。舍三弟因曠年未造。宮牆迫。意立雪。此弟子常情。蒙先生加意繾綣。愛之深。慮之切。竟先期至柘。老僕來迎。以路岐未遇。往返取擾。感難罄佈。別駕陸公。景慕道範。於先生書。深嗜篤好。爲政精明。渾厚慈愛。寬弘。嘗署篆他邑。所至得民心。其一段敬賢禮士之誠。更非近世所可及者。今不遠數百里。賁幣祇候。仰教之慙。懷出於中心之誠。然想先生洞鑒摯誼。必不格外視之也。二月內。蒙選泌陽教諭。方慮地僻俗陋。難驟與商訂所懷。幸陸公特與南陽太守一書。內云。格外青





盼俾出其所學以與士子漸摩此二語實繫  
吾道興起之機。倘到任後上臺果不以成例  
相拘俟稍有安頓卽當迎道駕暢衍宗傳也。  
湯先生特簡訓儲東宮爲天下之本此  
番知遇所關在斯世斯民更不第化行東南  
矣。但不知赴召過里門否。目今赴泌期迫  
不及追隨先生後至睢陽作快晤如何如何。  
書院題請事行止雖不與聞實所關心。然而  
先生苦志具在繼往開來將來必有大興發  
處以爲斯道之光幸一示之。趙生欲令受業  
門下未知肯納之教中否。倘蒙收教外有小  
札寄彼令登堂來學亦陶成美事也。種種不  
旣。○寄趙之林趙之秀書前歲取擾一謝。  
向見兩道兄讀書有力虛懷下問甚喜。但生



居處寥濶不能時相聚晤。有札與耿先生。倘  
 肯收教。當登堂受業。常聆訓誨。卽與生聚晤  
 無以。○二十八日作悲饑詩。悲饑詩十二首  
 異也。十四年乙丑秋。中州罹水患。民大饑。歸郡柘  
 屬尤甚。丙寅自春徂夏。家家枵腹。流亡死喪  
 難以數計。睹斯景况。不勝星霜之歎。爰作是  
 詩。用代繪圖。慙聞捧檄慰高堂。盡日營心  
 覓稻粱。恨不埋兒存酒食。憂將割肉痛爺娘。  
 老萊未輟孤嬰志。仲氏猶艱百里糧。歷歷愁  
 思紛入夢。空懷就養說無方。其饑父戶外  
 纓冠痛在躬。而今手足亦疲癯。恭兄友弟崇  
 仁義。怪雨驚風試困窮。但得盤餐欣對餉。不  
 堪囊米告常空。何年快領和豐樂。飽看棣華

映日紅。棋饑。兄  
續轉興悲。室人縱未頻交謫。夫主先曾作。皺  
者。不信黔婁能有婦。翻誇仲子是真夷。明明  
得失懸千古。借隱從今賦樂饑。棋饑。夫  
兄癡女信嗷嗷。併力誰能任百勞。熟識家門  
空釜饑。艱隨主伯運。藜蒿黔敖可謝嗟。來食  
高子不知有徑逃。尙待西江難活餒。如何中  
夜弗怵怵。棋饑。兄  
還愁彊以多。貧饑曾看依士婦。啼饑忍聽死  
妖魔。蒿萊萬頃尋耕地。負販千般走大河。莫  
謂餘生勞已甚。於今溝壑半之他。棋饑。僕  
源自崑崙派。自分蕭條那更致。慇懃愁摧勁  
草風聲急。怕逐哀鴻雨。氣紛霜露經時。更渙  
廟東西幾日聚離羣。纍纍饑餓難相卹。敢道



角弓曾未聞。旗幟。宗但說情親那計疎、一  
 經回想頓移初。關心自是婚姻厚、援手也須  
 靡石儲。膈膜交瘡仍疾首、丁徭無害可安廬。其七。親  
 不堪再逐天涯去、故舊田園半作墟。其七。親  
 鵠面鳩形似乍逢、誰將知己進朝饗。雖多  
 仁者難從陷、每有良朋未濟凶。物惜乾餼叢  
 怨惡人虛講、席得踈慵堪嘆拯。餓全無術却  
 說嬰鳴學敬恭。其八。朋從前漱澣盡傷禾、  
 煙冷誰興五袴歌。深訝無衣能卒歲、還憂削  
 樹肯投戈。賣兒鬻女室家別、剜肉醫瘡疾病  
 多。吞食分明人亦彘、監門圖畫意如何。其九。魘  
 餓敷榮草木亦夭喬、悵我逢今百物彫。夜  
 犬晨鷄聲寂寂、服牛乘馬痛嘒嘒。群羊絕牧  
 墳首見烝豕、涉波白蹠驕。更怪頻呼黃鳥急、



依然啄粟不相招。齟齬。物。宇宙看來一畫  
圖。凶年豐歲較懸殊。天災的是由人造。胎禍  
真難着手扶。偶降氛祲開景運。全憑戒懼轉  
符。能參兩大方成位。肯使中間有餓夫。棋  
致。鯁。聖朝封事許陳謨。慙我孝廉投匭無。  
幸戴堯天函域外。恒瞻舜日照寰區。無煩賈  
傅治安策。好捲楊公餓饑圖。旦夕獨租恩詔  
下。昇平萬國遍嵩呼。望。對。餓。○贈傅隱士。  
無邊佳景在山城。葛覃有意樂叢生。客至琴  
音流逸韻。日曛樹色落禽聲。薜蘿廣植閒中  
趣。路徑幽通坦步行。招客誰云輕潦倒。閒心  
擬此對蓬瀛。○或有勗其兄之惡者。予曰。聖  
人說孝便說弟。豈是遇令善之兄而盡弟道。  
遇不善之兄。卽不盡弟道乎。若如此。聖人說





弟字便無着落。幾曾見親心不相體者。卽弗盡孝道。君恩不我逮者。卽弗盡臣道乎。亦求無負此心而已。不必求兄之諒我否也。

閏四月六日。視湯潛庵先生於睢州。問先生

生云。總之居官無有一毫不盡心處。又云。天下無不可與爲善之人。惟視上之人。化導何如爾。卽如爲守令者。曷嘗無愛民之心。惟令彼不得行其志。彼亦無如之何矣。今惟持身以正。不惟屬吏夤緣之弊。從此而絕。卽衙內宴賓娛樂之舉。亦未之有。在下者凜然承風。民生又安矣。

○十三日。自里門起身赴泌陽任。二

弟振起從。○二十一日

生過上蔡訪張仲誠先論爲學之旨有云

學則仁不學則忍學則勇不學則怯學則明不學則昏又云聖人生知安行卽是生安而學處又云天純是功夫聖亦純是功夫等語甚爲警切。○二十二日足

病阻李秋一家弗能行。

至黃舖病及午病甚不能騎訪李秋一暫

憇其家遇遂平庠生魏綸輔調治三日。

○二十五日起程。○二十

六日遇署泌篆童逸聞於牛蹄集以泌陽學

印授予。○二十七日到泌陽任。

學宮荒殘四面荆棘絕人



跡官舍久廢來司教者皆謀他居。予  
於民房傍學官者暫借棲之陋甚。○謁至

# 聖先師孔子有告文

告至聖先師孔子文、河南歸德府睢州柘城

縣壬子科舉人、新授南陽府泌陽縣儒學署  
教諭寶克勤、今於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  
十七日到任、敢告於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前曰、維勤小子、來司教席。豈能布時習之學  
以淑人、抑或仰數仞之牆以自治。言念小子  
其於夫子之道求之有年、嘗不忘夫子之信  
而好古、發憤忘食。奈聰明弗逮、踐履多虧、日  
用貽咎、願力幾虛。時有悔心、懼得罪於聖門、  
因勉勉焉求為博文而約禮。其文維何、四書  
六經為之則。其禮維何、視聽言動為之基。當

其時得乎克復而三月不違仁。得乎忠恕而一貫無疑旨。衍乎中庸而始於戒懼慎獨。以至天地位萬物育。闢乎楊墨而從事知言養氣。以黜霸崇王。而邪說爲之息。更有哲人維十。賢人七十二。其德行言語政事文章。我後人得其一言一行。皆可以之而爲師。嗚呼。夫子峩峩門第。德配天地。煌煌聖訓。道貫古今。逮至於後。絕學不明。利欲沉淪。正路弗由。門庭棘榛。然而陰陽者。天地之動靜。晝夜者。今古之吸噓。當嚴寒大冬之日。必有不絕陽氣以爲之鼓動。當世運否塞之會。必有一二君子以爲之撐持。所以分其支而爲河汾。爲蘇湖。曲曲蜿蜒。至於濂洛關閩。而大振維勤。小子因流溯源。祇覺夫子之道。開於羲皇。闡於



虞夏傳於商周而獨絕於洙泗。循端竟委、祇覺夫子之道沒於漢唐、續於濂溪、昭於伊洛。而總集於紫陽。嗣是以來、衍其傳者不一。莫有懋蘇門河東、實昭明六經四書而爲羽翼。後先相望、守待有歸、人心陷溺、詖淫日滋。維勤小子、嘗痛念雜霸假仁之非、知以實心行實政之爲是、嘗悼恨權謀術數之危、知以人情協天理之爲安。於是蒙心未鑿、變通未施、竊惴惴焉涉亂真之似、卽以爲恥、爲衆非之。是不畏其譏、自仰夫子之門而懷想、不知夫子實佑小子而啟其機耶、抑不知小子之妄誕、而徒勞夢寐耶。蓋由少至壯、以迄於今、無日不思驅車四方、與一二知己爲砥礪。此其機動之於早、不謂今期之卽至。維勤小子、幸



得秉夫子之鐸。以來茲邑。願偕多士以同歸。於大道之域。但恐學之未得其教。無成。卽欲立夫子之門牆。而不爲夫子之所容。伏願夫子扶持而默啟之。維勤小子。方將敷夫子之教。而與多士求爲其學。求問其政。求爲致知。求爲躬行。求爲悅之在己。求爲樂之在朋。求爲周公之夢見。求爲志春秋而行孝經。維勤小子。不知能有一長。而得附乎夫子之門耶。抑不知有玷聖教。而終爲夫子之所擯斥耶。但當筮仕之初。不敢易服教之志。他日之人品高下。學術邪正。事業成敗。從此始矣。用述素懷。求教聖師。齋戒致告。學校攸資。所關匪細。人材盛衰。風俗淳漓。於斯焉繫。維勤小子。行違乎道。默爲之告。行周乎德。預爲之開。庶



幾小子全終如始。夫子豈不望大道之行耶。小子乞憐憫而矜焉。敢告。○祭風化門文。入室自外。爰棲其羽。峩峩聖域。凜我法度。出入是門。能由是路。是爲君子。從理則裕。敢告之神。天。○二十八日。諸生來見。出示催赴明命常顧。

**倫堂講書。**爲學政事。邇來風俗頹壞。士氣澆。陵。在司教者。絕不知課士爲己業。在諸生亦往往恥於求益。雖有師弟之稱。不過空存名目。其實上下相蒙。故套相沿。聖道榛蕪。良可浩嘆。今本學到任伊始。擬合講書。以觀士風。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定於五月初一日。齊集明倫堂。俟本學行香畢。撤籤講書。諸生各着衣頂前來。勿得視爲故套。漫

不畱意。凡有矢志上進、不拘相禮生、童生、皆許前來聽講。特示。○二十九日、

謁諸神。○三十日出示訪衆議。爲亟訪衆議、以端學術、以

崇聖道事。照得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率而由之、唐虞三代之治、可幾離而遠之、漢唐雜霸之學、滋至聖門正路、不過格致誠正、以至脩齊治平。人至七歲小學、十五大學時、孰非有事於此者。徃徃無先覺之人、以爲開導、遂至人心陷溺、風俗偷薄、微言絕而聖道衰、不至人自爲學、家自爲說、不止有宋周程張朱諸大儒出、而有以接乎孔孟之傳、實始遵信六經四子之書、而表章之。其所著書、雖有太極圖、通書、西銘、易傳、小學、以及



章句集註本義之類無非發明聖道之淵源傳衍斯文之統緒毫不以己意與於其間此濂洛關閩所以爲聖門嫡派而可以咀嚙世者也後世學術不明高明者專趨簡易而流於虛無卑下者惟事訓詁而泥於詞章又其功名之士措之事爲非不彪炳可觀及乎民生非不治安攸賴而其處心積慮間類皆假權謀智術之私以遂其求名邀譽之念是雖勲業蓋天壤而於聖人教人爲人之意終相隔絕求其躬行實踐遊聖人之門而一體聖人之教醇正無疵粹精不二如蘇門之有許魯齋河東之有薛敬軒其人者安可得哉本學負質朴魯秉性愚鈍於聖人之道毫末之窺竊思以教爲職卽欲實盡教責不敢以苟

且糊塗了事。但恐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徒貽  
覆餗之誚。今欲執素所聞見以施之庠序、又  
恐一己之見或隘不如衆人之見愈廣。爲此  
示諭諸生可將平日蘊懷備告同人、本學於  
五月初一日肅侯明倫堂俟講學既畢、更圖  
請益問道。或學術之正派、紫陽而外、尙有集  
諸儒之大成與否。或先聖先儒之書、六經四  
書、周程張朱而外、別有切於誦讀與否。或大  
聖大賢有過化存神之地、或某鄉某村有先  
儒哲人之跡、以及近代理學名儒、或有在本  
邑建脩書院、設立義學、畱遺簡篇與否。或殿  
廡門垣之類、傾脩舉何法、齋舍講堂之古制、  
興復何事。或學校不脩、因何緣故、士行不端、  
起何根由。或今日立課教士、若何程規、講道





論德於何法效。或學宮有宜守之法。昔所遵行而壞於近今。不無待於今茲之整頓。有宜去之弊。昔所沿習。而憚於更張。不無待於今日之釐剔。或儒者有道重鄉邦。某稱端人正士。有學化閭閻。某傳孝子節婦。諸生一一各抒所見。指誨無遺。本學卽照依所論事理。一一見之實行。不惟本學之淺見寡聞。藉以開明。卽茲土文教之興。實惟有道君子之嘉言。肯惠是賴。本學與諸生且同立於聖人之門牆。而不爲名教之所棄。人生抑何幸焉。孰非孔孟之徒。諒有身心之告。竚望竚望。○**初定堂規**。一、學宮繫崇祀聖賢講論道德之地。掃殿夫務須掃除絜淨。着意看守。不得令閒人往來。及牛羊等畜作穢其中。如

違、重責不貸。一、文武諸生繫朝廷賢才、與本學道義砥礪。該役人等宜禮敬、勿得輕漫。如違、訪出重責不貸。一、每逢朝賀、祭祀等事、該管書役須先期稟明、伺候停妥、勿得失悞。如違、重究不貸。一、諸生泛常來見、該班門斗須問明來歷、傳稟相會、勿得糊塗混報。如違、重究不貸。一、諸生講學會文來見、該班門斗即時持名帖稟報。如停滯不傳、阻本生上進之志者、訪出重責不貸。一、文武諸生丁憂起復等事、赴學遞呈、須稟明申送、勿得怠緩久遲。如違、重究不貸。一、各憲文移到學、應存房者存房、應回文者該書役即日傳稿送宅、俟放行傳出、即時謄真用印、照常申轉。如故意擔延者、重究不貸。一、書辦繫



斯文之末、原取文義畧通、書寫可觀者始准  
克用。凡一應文移、書帖、務須開寫明白、字跡  
端楷、不得潦草、致取罪咎。一、門斗分班伺  
候、如該班日期故違不到者、定行究處。一、  
該班人役、務須各執已事、不得擅離衙門。如  
有私自他去、致悞公事者、定行究處。一、每  
逢月朔、該書辦先期備造人役卯簿、俟本學  
行香畢、升堂查點、如有作事不法者、重責不  
貸。一、本學升堂時、該役務要肅靜排立、不  
得往來混亂、言語攙入。如違、即時懲治。○予  
赴任抱病、至沙河集、先傳人役迎接。及役至、  
寥寥數人。詢以學校興衰、士習淳澆之故、唯  
唯而已。毫無言說。觀其貌、皆爲鄉愚、察其行  
實爲鄙野。大約荒陋之習、成其怠緩之性。予

恐久則難變、不任驅使、故到任三日、士風未及整頓、先告戒此輩、使趨事勤而不怠、嚴而有規、以圖更始云。

五月朔、諸生赴明倫堂講書。

至者五十餘人、衣冠森列、官長

胥至、諸生各執其事、鳴講鼓、供講案、進講畢、撤講案、三揖序坐、誨以學問大義、各退。○

二日以後、率家僕除草萊。

學宮荒爲茂草、入其中、披拂荆棘、不

可居。因嘆司教者不應舍此地。

○三日、議脩

而他圖便安、遂決意謀居於此。

兩廡。○四日

喬童子來見禮之。

○五日

喬童子來、送文字求益。



○六日作泌陽學宮講學紀事

泌陽學宮講學紀事 康

熙二十五年丙寅又四月二十七日予來泌陽司教席。入學宮展謁先師見廟貌傾頽廡祠無存至齋舍講堂蕩然不可復考。因不禁愀然曰學校之不脩未有甚於斯地者也。講堂茂草由來舊矣。一旦振興道何由哉。幸遇童公逸閣來攝篆以興起斯文爲任顧謂予曰茲邑彈丸賢人君子正自不乏在官師有以鼓勵之則鐘鼓響徹直旦暮間事爾。予聞命惶恐旣愧經術疎畧鮮教人之方又祇承公命亟思有以振勵其行爰是與齋先生商確者久之。齋先生躍然曰今日幸際賢邑侯令我兩人得殫心厥職一日千秋在此時矣。



君盍勉諸。予不揣愚陋，明朝遍諭諸生，令於五月朔日齊赴明倫堂講學。諸生至期畢集，衣冠彬彬，極都郁之盛。時有李子晉進前而言曰：「今日士行不脩，風俗不振久矣。有子游爲宰武城，得人稱盛；宰如子游，賢已。士如澹臺戚明，可不謂循循守聖門家法歟？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儒者砥行礪節，盍則倣焉？」又有王子猷進而言曰：「移風易俗之權存乎宰，希天希聖之學存乎士。雖以孔子之聖，自十五志學，便節節進脩，不肯間歇。苟中材甘爲暴棄，是豈聖人以學詔來世之意乎？」又有梁子克鞏進而言曰：「信斯言也，宰爲賢宰，儒爲真儒。太和在宇宙間矣。吾夫子自衛反魯，與太師諸人釐定樂章，其聲音之節奏、律呂之和。」



平、自始作從之。以迄於成，無不可想像而知。微哉音律之道。在一已關德性之純疵。在斯世關風俗之美惡。被服聖教者，不至心平氣和，風移俗易，吾學安在哉。講既畢，諸生三揖序坐。公正容起席，進多士而訓之曰：諸君之言善矣。茲邑豈無戒明其人者，要必有子游而爲戒明者，始接踵焉。予因是爲諸生慶曰：躬膺民社之責，而銳然紹述聖學者，良有司之事也。身服聖人之教，而迥然拔出流俗者，士君子之行也。學者立身行己，其大端取乎剛方正直。至究其成德無斁，嘗從日就月將中得來。然則學顧可少息乎哉。歲功惟無一時之停，故四序不愆。其則聖學惟無一時之間，故四德能底於成。觀吾夫子十五志學，不

知幾經甘苦、幾經精進、歷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以至於七十、始得自信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不知者驚爲神異、其實只是知我其天、實際也。嗚呼、聖學始終知之者鮮、千古道脉、接之者希。夫子曾有莫知之嘆、又亟欲於世爲接引、故不憚將生平功夫歷歷說明、與學者共聞共見。讀此章書、便是聖人自叙年譜、自圖小像。終其身不忽理道之易、故纔做三十歲功夫、不聚希四十、五十之功。又不畏理道之難、故既到五十歲境界、還要進六十、七十之境。聖學無息、與天同運、學而時習之、吾人可於此體會而默驗之也。至語魯太師以樂、與易之豫有合焉。豫大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噫、豫



之時義大矣哉。揆厥所由、豈無自而然。大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豫道彰焉、則萬物各得其理、而後萬物各順其情也。其在孝經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豈非以孝治而災害始不生、禍亂始不作乎。周子謂禮先而樂後、其探本之論也。夫諸生既各據講論、闡發無遺旨、予亦幸得追隨賢邑宰、與諸生互釋探討、因喜而不能忘言、爲撮數語於其後、誌始事也。若夫奮興鼓舞、次第觀成、豈不賴有終竟之事乎哉。○泌陽學宮講學詩、郁郁方新、自不羣、孤峯日上、照人文。從來鼓篋安初業、便想操絃作士賁。問道休云伊洛往、傳人總是後先分。芹宮禮樂誰興起、特訪山城藉舊

聞。

○七日

泌陽童生李沆來受學梁克鞏爲介。

○九日

喬翀來受學李

晉爲介。

○十一日出示月課。

爲月課事。照得泌邑舊稱人文之區

前代名公鉅卿功業顯燦傳之史冊者難以悉數。近雖風俗衰落而流風未泯一振刷間可嗣響前哲。本學到任伊始卽訪知人文稱勝屢見諸生講學向義課業論文不一而足私心深爲慶幸。但其中或有志氣安於因循學力懈於半途者。往往隨波逐流閒度歲月問其才非不聰穎過人考其質非不誠懇堪嘉祇緣識見不卓志向不定無能拔出流俗故爾墮棄成業。本學嘗痛念此等才質竟置之悠忽無成之地固學者之不幸大率亦教





者不盡責之所致。今本學重自警省、欲力滌舊習、既於本月初一日講學明倫堂、確曉諸生學問淵源矣。除講學外、擬合會文以察勤怠、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定於本月十五日齊赴明倫堂會課。誠恐遠近不齊、難以遍曉、可許本生先期報名登冊、以憑查閱。至期早晨畢集、本學粗備茶湯。前一日本生自備桌橙試卷、試畢俟十八日齊集明倫堂聽候榜示發落。有文理優長者、本學定行申獎。諸生不得視爲尋常故套、潦草塞責。其有志切上進者、不拘相禮童生、俱許前來會課。本學一體優待。慎勿却步不前、有負作養之意也。

特示。○十五日始集生童於明倫堂會文、定學

規置勸善規過簿立社講學會文會約各有

則復作教官總說。泌陽學條規。脩己以敬。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水。熾內者存。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熾外之肅。戒愼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熾於敬之靜者。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熾動之飭者。右居敬。○君子

博學於文。蟬約之以禮。行。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蟬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行。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蟬敏於事而愼於言。先

難而後獲。行。君子以朋友講習。蟬君子必

愼其獨。行。右窮理力行。○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制轉之君子  
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制  
之精。右制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謙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  
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交於右。聰以。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翻人考記  
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翻人考記。勉之。失  
右接物。○右倣朱子白鹿洞規約。列爲居  
敬、窮理、力行、制事、接物五者。皆述聖賢之言。

以標其大綱。學者能守此而施之於人倫之間、其於古聖敬敷五教之旨庶乎其無所失矣。然又慮平日有未加克治之功者、不可不先使身心收於法度之中、耳目範於規矩之內、故又就朱子增損呂氏鄉約而僭以己意變通而增減之、總置勸善規過簿、列若干條、叅以近今之易行、酌乎日用之罔越。亦曰由此而之焉、則士行檢束、士氣激厲、然後理道之精微、學問之純全、可漸幾無難也。條件具列如左。○勸善規過簿。各社社長糾察社衆之善過而登籍記之、以告於學師、而行勸懲、以每月二日講學之期爲率。○勸善。一曰見善必行、一曰聞過必改、一曰能擇交遊。一曰能守廉介。右治身之善。○一



日能事父兄、一日能教子弟、一日能御  
 家衆、一日能理家務。右治家之善。○一  
 日能事長上、如隨請、拜揖、請召、禮送、一  
 日能睦族親、一日能卹孤寡、一日能周  
 貧乏、一日能受寄托、一日能救患難、  
 一日能解鬭爭、一日能集事務、一日能  
 導人爲善、一日能規人過失。右處鄉之  
 善。○一日能躬行聖道、一日能讀小學、  
 一日能讀孝經、一日能讀五經、一日能  
 潛玩程朱書、一日能博觀性理及通鑑綱  
 目等書、一日能兼習書法、一日能居官  
 舉職、一日能屏絕佛教。右服教之善。○  
 一日敬畏官長、一日能肅政教、一日早  
 完租賦、一日恥入公門。右畏法之善。○



規過、一曰酖博鬪訟、酖博謂從酒喧競、鬪謂  
罵言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訟而爭、訴得  
非。一曰行止踰違、衆惡禮違、是法。一曰行不  
恭遜、交侮人、慢齒德者、知過不持、改人短長、  
言不忠信、約或爲人謀、事或陷人、諫愈甚、者強。  
一曰營  
者。一曰造言誣毀、小爲人過、惡、以事端、焚、或人  
無狀、可匿、求、及、文、書、談、及、發、揚、舊、人、之、私、隱、  
私太甚、與、餘、事、者、易、傷、人、於、而、好、干、者、專、務、進、取、不  
人、畸、地、及、而、攬、納、稅、糧、者、欺。右犯義之過。○一  
曰治身不能見善必行、云。一曰治家不能  
事父兄、云。一曰處鄉不能事長上、云。一  
曰服教不能躬行聖道、云。一曰畏法不能  
敬、畏官長、云。右犯約之過。○一曰交非其  
人、所、交、者、不、限、已、士、朝、夕、但、與、凶、惡、游、處、則、爲、交、非、其



人。若不得。而。一曰遊戲怠情。遊。謂。無。故。  
 見。人。止。不。得。非。一。曰。遊。戲。怠。情。出。入。及。無。謂。  
 者。一。曰。動。作。無。儀。者。不。進。退。太。踈。野。及。不。恭。  
 而。不。言。冠。者。衣。冠。全。不。完。整。一。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一。曰。用。度。不。節。有。謂。無。計。  
 貧。糶。道。費。者。不。能。安。右。不。脩。之。過。○立社。  
 學。分。五。社。按。東。西。南。北。中。而。配。之。以。仁。義。禮。  
 智。信。東。為。東。仁。社。西。為。西。義。社。南。為。南。禮。社。  
 北。為。北。智。社。城。邑。居。四。方。之。中。為。中。信。社。取。  
 信。貫。乎。四。德。猶。土。旺。於。四。季。之。意。社。中。各。聯。  
 會。課。文。人。數。不。拘。多。寡。就。其。聯。會。之。先。後。者。  
 為。次。序。如。東。仁。社。有。最。先。聯。會。者。共。幾。人。冊。  
 面。書。為。泌。陽。學。東。仁。社。第。一。會。次。聯。會。者。共。  
 幾。人。書。為。泌。陽。學。東。仁。社。第。二。會。再。次。會。書。

爲泌陽學東仁社第三會。以後各如數目序去不等。餘社亦如之。每社發條規一本。擇其德望可式學行足法者一二人爲社長。付之簿。令其糾察社中之率教與不率教者。在城糾城中之方社。在鄉糾鄉中之方社。其率教者錄其善行。不率教者錄其過跡。皆登籍而記之。俟次月二日社長携條規入學宮內講學。卽以所記其人之善過稟於學師。學師察其善過而命登記之。以行勸懲。其有大善大過者。無論某社長某社衆並得互相糾舉。大善學師據實呈縣申憲褒獎。小善亦量加獎勵。大過學師痛懲之。名教所不容者。仍申憲究懲。小過若犯一次。止記之於冊。以俟改圖。能改。再至次月二日講學時衆論僉同。卽削



去前過不改。仍有犯，再記冊一次，以俟改圖。  
 三次仍不改，終有犯，痛懲之不率，並申憲懲  
 治。○講學。講學定於每月二日，諸生齊集  
 學宮內，各料舉善過畢，侯縣公至，諸生肅衣  
 冠，迎入於明倫堂，統三揖。侯縣公學師各就  
 坐，稍間，禮生唱供講案，再唱司講者講書某  
 章。司講者北面立，講案前揖，講某章畢，揖。禮  
 生唱撤講案，諸生入揖，東西向，前後序齒分  
 坐，互相質疑問難，闡明聖道，考証身心。官長  
 出，諸生先肅衣冠出，送各退。畢一日之功，各  
 社置講學錄一冊，記講語。○會文。會文定  
 於每月十六日。至期中，信社諸生齊集明倫  
 堂，侯縣公學師至，出題，或擇四書五經，或出  
 論表判策題目，訖，諸生務各實心作文，求發

明聖賢學問之旨、不得勦襲雷同、寫字潦草、苟且完局。或至期有事、不得作文者、許前一、日赴學稟明。若任意違慢、法必究懲。其餘四、社遠近不等、不能遍入城中、亦定於十六日、隨各社會文。前月繳會文日、即發去。後月十、六日會題面皮固封、用印、定於某日開拆。社、長收藏。至會文日、同衆開拆。若先期開拆、私、窺其人心術、必不端。訪出、即時究處。仍逐出、會外、不許復入。若社衆至期有事相妨、許預、告於社長。社長書某人實有某事相妨、即不、干罰。若不預告、俟繳文日、查少某人、文並未、聲明事故、即屬怠玩不敬。執事不敬、其人之、行必苟且。異日之經濟無望矣。學師即喚訊、責治之。各會作文訖、每人自訂一冊、卷面居





中、上書泌陽學某社某會、下書名、隨各社逐一訂冊書明、送於社長。社長彙收、定於十八日繳完。學師逐一評閱、第其高下、俟次月二日講學時、同縣公發落榜示。至各社文字或有羽翼經傳、闡發理學、洞達時務、繫縣公學師所賞鑑者、本生仍謄錄本文、送與學師、以憑彙申憲臺發刊。至於私自會文有佳者、亦如此例。○會約、朋友聚會、原期勸善規過、輔助吾仁、故欲獲身心之益、必資講習之功。講習之功、熟要必聚晤之時多、然後言語易入、心志易洽。不然、或屢易日月而不一會、會則匆匆言別、身心性命之旨、更何由而考証耶。但有視會集爲供笑語、適燕閒者、徃徃營情酒食、計較豐約、匪惟坐荒歲月、抑亦役志

物情大非士君子澹薄寧靜之意矣。養德者諒不出此。今具約如左。除婚喪大事不在此例。凡我輩會文講學之期。以及請召讌會之際。務期簡而易行。行而可久。庶聚晤時多。講習功熟。吾之身心更好。有安頓處也。一、每會坐次序。齒不得紊。長幼之節。一、每會坐次。東西向。有子弟與其中。前坐北向。不得向南。託言隅坐。或尊長直正坐向南。一、每逢會文講學。蔬肉五簋。湯飯各一。不用酒。一、每逢請召讌會。蔬肉五簋。湯飯各一。用酒有節。○教官總說。按自虞廷命官敷教。專其職於契。而教之責始重。後世學校遍天下。而董其事於師儒。如蕪湖之經義治事。頗得古人教人之意。是以太學取之以爲法。嗣後洛



閩之教興一時門弟子肩任斯道迭相傳衍以至於今。在程朱諸大儒雖未嘗專任教職而教必歸之以敬敷五教之旨實能盡之也。邇來司教者於此道絕響久矣其最上者閉戶不事事便稱卓品而其什伯相望者不過視冷衙爲利藪變講席作遊說而已。噫亦思教官之所掌者何職乎其政則曰庠序教官之所居者何所乎其堂則曰明倫教官之所訓者何人乎其徒則曰秀才。奉孔子以爲師是傳衍道統非淫祀邀福比也。掌庠序以爲政是化導鄉國無簿書鞅掌勞也。居明倫以爲堂是飭以禮義非夤緣爭先地也。訓秀才以爲徒是蒸我髦士非愚頑不格類也。誠使有大

儒者出而爲教官之職能遵守孔子則絕學傳能脩舉庠序則師道尊能倡導人倫則先覺之望重能陶成秀才則治平之澤遠此席何等關繫顧可苟且從事慢焉不加之意耶。夫何利欲之習相沿而不可破其候選教職者方家居之日不計己身之得失而止計某學之大小其既選教職者就居官之年不課士行之臧否而止課某事之厚利噫以斯輩而爲教官微言何由而續教化何由而廣學術何由而正人材何由而成以視能遵守孔子脩舉庠序倡導人倫陶成秀才之教官其相去爲何如耶。余深慚負質愚魯學力疎畧不免爲流俗一輩。然而是非得失畧能辨之因爲此說以質之同志不知芻言有當焉否



也。○諸生會文畢、誨之日。今日之舉、非徒課  
 文藝而已。蓋將以用之也。夫人勿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某所望於諸君者、惟欲考証身心、  
 以盡為學之事。異日治國理民皆實用也。此  
 道不講久矣。○十六日、西義社起第一、第二  
 諸君其念之。

文會、鄉紳丘漢臣、生員丘士昌糾之。○十八

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誨以文。○二十日、中信

社又起一小會。小會會規、一、與會者每逢  
 會文日、早晨必到。有不得已

事相妨、前一日赴學稟明。一、每逢會文日  
 非有不得已事、不許故推躲避。一、發去題



日同衆開拆、不得私自拆窺。一、會文閱完發出、有拔取者、本生將本文錄繳、不許出十日外。一、每會務完兩作、卽日繳學、不許遲至第二日。一、每會文每人各訂一冊、卷面居中、上書泌陽學某社某會、下書名、不許任意書寫違錯。一、會文發出、傳閱旣畢、仍繳學、俟年終彙發、不許私自拆去。一、供會止務淡薄、圖爲可久、不許奢備。以上數條、如有不遵者、罰磚脩葢兩廡用、勿得視爲故套、慢不畱意。供會者傳看。○二十四日耿逸庵先。○二十五日李菁來受學、生書寄至。○吉斗爲介。

六月二日、講學、舊泌侯雷笏山、攝篆童逸閣



俱至邑紳生童至者五十餘人。

擬講子路問君子章、讀

此章書便見孔門傳授心法。從古以來聖聖相承其統緒脉絡流傳萬世總不出一敬字。蓋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不越灑掃應對之中而有盡性至命之妙。馴至篤恭不顯之盛而有位育參贊之功。可見敬之一字卷之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故夫子與門弟子論仁有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有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云居處恭執事敬論政有云敬事有云無倦皆此意也。此意顏子而外惟曾子能傳之故平日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守為學要而其告人者亦不過曰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徹始徹終體此敬字久而純熟卽欲求一念之肆而不可得。所以夫子卒以一貫之道傳之。若子路之在聖門負大力勇於求道一日問君子而夫子以脩己以敬告之。是舉徹上徹下功夫對他說因他少之故再以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說到安人安百姓不外脩己以敬。渾是上下一於恭敬民無疵厲物無天札景象。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而天神格祖考享四靈效順海寓乂安。此是何等樣世界何等樣功業。雖堯舜大聖人猶歉然於中不自暇逸。何日是能克滿分量之日。今君子之道雖大其實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語天德脩己以敬便可安人。



安百姓。語王道安人安百姓。雖堯舜猶病。可見脩己以敬。是一生做不盡的功夫。學者從事於此。惟日孜孜。有戒慎恐懼之學。便有民胞物與之量。體用一源。明新無二。君子之道。何以加此。此夫子爲子路言之。已將千聖心法傳之也。後世程朱諸大儒各有得乎敬字之旨。所以卒爲道統之正傳也歟。○擬講師見見章。讀此章書。便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其覆載萬物。任是風雨露雷。無非元氣鼓動。所以萬物之蕃衍於其間者。雖一草一木。亦皆實實發生長養。收斂凝固。是天地無一時不好生可知也。聖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其大德則曰仁。仁之德貫徹於胸中。

純是一團不忍人之心。任是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非從此中流露出來。當日師冕來見夫子。一與他見便有一個恰好底道理處置。他何曾安排布置。及階便該說及席便該說。及席皆坐便該說某在斯某在斯。相師之道自應如是。猶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物付物而已。不與總是人心浹洽。仁意周流。渾乎與天地同其體段同其功用。所謂一事雖小可以見聖人之全體者。此類是也。當年門弟子實心好學。於夫子之一言一動悉心省察。故子張俟師冕出而究其於道若何。吾人生千百世之下。讀聖人書豈可不就聖人言語觀聖人氣象。不就聖人行事。察聖人心地。若用心爲學。久久理會去便知。





聖人渾身是道。吾人無地非學。是在善學者。默識而旁通之。然後聖人之道可學而至也。○逢講學日。先集諸生於學宮內。令着藍衫。頂帽。予服公服。至聖殿稟告先師。一日內所行之事畢。降階就位。禮生贊禮。四拜。諸生在後隨拜畢。各社社長執勸善規過簿來告社衆之善過。而登籍記之。以示勸懲。後逢講學日。俱如此例。○謂諸生曰。今日與諸君講論。千言萬語。總只要完得一仁字。如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偶到一處。偶接一人。便是此等。此是自然之仁。學者要誠於求仁。如遇鰥寡無告之類。便思量有個哀矜他底道理。便不得不去哀矜他。如此積久。腔子裏純是惻隱之心。○又曰。仁無所不包。約其功爲克己。

復禮克其量爲仁民愛物其最切要者莫過於孝。學者懷臨深履薄念頭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三日廩生母處處是此意方是植根基處。○吳中穎吳中澄來受學。○中穎中澄先以束帛爲質欲受業子誨以重道義不重儀物之意穎澄復以文爲質載樂飢集。○四日發各社學規。○七日

使人於耿逸庵先生。

與耿逸庵先生書。五月二十四日先生書至。

憶昨歲敬恕堂承聆大誨又自春徂夏矣。聞今春尊體違和專使叩候湯先生赴召入都相傳路由山左不期於又四月初四日寂至里門初六日赴睢訂迎先生之期。方命燈時。



忽有京報云、皇太子擇吉二十四日出閣講學、湯先生卽刻定於初八日起程、不及迎道駕一會。至江南政績總以一言蔽之、曰心無毫髮不盡焉爾。泌陽地僻民朴、自到任至今、每舉先生爲多士訓、人有津津向善之意。遂與立定法程、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其間仍有小會、月有六次。以此日與生童晉接、看文、殆無虛日。但學宮頽敝、兩廡啟聖祠、名宦鄉賢祠、並官舍等、盡屬無有。稍俟諸事有條理、當祇迎先生、以闡道與條規、勸善規過、簿雖本朱子鹿洞之條、呂氏鄉約之法、猶恐有漏遺、難爲學者法程、尤難爲衆人檢束。先生裁正則善也。諸生景道範甚於饑渴、所刊大著、求賜公之學校、拜教多矣。○

# 九日作泌陽學條規并言

泌陽學條規并言  
予來茲土已多

日矣。憶三年前特就今職。妄有自淑淑人之意。今幸遇泌邑淳良士風日上。士氣日新。皆由諸君生於文教之鄉。素服禮義之訓。故一經提撕。便成規模。噫。俗美矣。觀厥始。可以要厥終矣。而余猶不能無慮焉者。誠以正學不明。講席久虛。及今學校舊典。人心蒸變。不早立法。程爲收束。恐視講學會文之舉。未必如飲食饑渴之不可離。得母有陽奉而陰違者乎。得母有始勤而終怠者乎。殊不知天地生人。父母養人。必需乎君師之教。而從古聖賢作經籍。傳大義。與今國家設學校。選師儒以教人。初非強乎人性之所本無。而爲是多



端以煩之也。亦祇於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明之以所當然。期之以所必至而已。何謂能知。如遇父母而知孝。遇兄長而知弟。非能知乎。知父母之宜孝。而卽用力於孝。知兄長之宜弟。而卽用力於弟。非能行乎。今使學校中。在在申之以孝悌之義。在在皆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之人。則長幼順。上下理。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平矣。此道至淺近。至深遠。至廣大。至平易。余妄自不揣。不甘爲自暴自棄。必期與諸君共志道。據德依仁。但慮表率不立。模範無聞。又兼開導之功。不勤鼓舞之法。未善。中夜思維。實多悚惕。今姑倣朱子白鹿洞規。畧輯聖賢切要之言。而列之於左。又益之以勸善規過簿。立社講學會文。



三則庶幾從事身心者有所依據而循行無難矣。惟冀諸君破習見而砥新德。警苟安而勵精勤。將習俗改易。學宮內外有型。仁講讓之風。鄉社遠近有家。絃戶誦之美。如此不惟道得於己。在諸君爲無負天地之所生。無愧父母之所養。竊意採風問俗者。入其境而聞絃歌之聲。亦必謂諸君克盡聖賢理道之實已。儲國家有用之器。彬彬郁郁之稱。舍茲土其何歸矣。時與予共襄厥事者。不無各社長。諸君之力是賴。然則化導人心。豈一人責哉。

○十日出示整衣冠

爲禁約事。照得泌邑素號淳良。諸生生於

禮義之區。夙稱彬彬郁之盛。本學到任以來。屢見士風雅飭。士氣蒸變。深爲快心。但蕩檢踰



閑之事雖未經聞、而衣冠褻垢之風時或目睹。竟有秀才視衣冠爲虛器、置而無用者、有不衣冠而往來、恬不爲怪者、有冠農夫之冠、衣野人之服、而相安爲固然者、亦有童生赴本學請益、或科頭短衣、無異荷笠荷蓑類者。如此相習成風、舊染莫移。間有一二潔脩自好之士、衣冠完整、晉接揖讓、反駭耳目而笑爲迂遠。殊不知士子家脩、卽期廷獻美秀、不同鄙野、分固應然、體亦難褻。必出入衣冠、愚民方能指識爲秀才、而敬之重之、庶免侵陵之患。若泛泛然絕無體貌、是先以齊民自處、而不以秀才自重、不惟自招愚民玩侮、抑亦輕褻國家體統。此等合宜嚴禁、爲此示諭、生童知悉、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如有服農服、農

冠及出行全不着衣冠者許社長赴學稟明  
卽時究懲社長亦不得互相容隱取究未便  
須至告  
示者。○十二日出示禁物畜。爲曉諭事。照  
得學宮乃崇

祀聖賢之地本宜清潔豈容閒雜人等任意  
往來及牛驢羊豕等畜任意作穢近有縱放  
物畜竟入聖殿等處污穢不堪殊屬可恨除  
已往不究外擬合嚴禁爲此示諭在城人等  
知悉各宜小心收養不得縱放物畜入學宮  
內作穢如有仍前漫不畱意令物畜作穢學  
宮者本學定行究處仍將物畜給賞孤貧。○  
法在必行慎勿自貽後悔須至告示者。

十四日

與吳中穎中登札洙泗而後河洛  
直接正統學者欲求聖道無以易此。



舊輯理學正宗一書，共錄十五大儒，脉路頗分明。可先將二程語錄留意覽之，容當面質此。○十六日，課中信社生童至者五十餘人。粗備饌，十桌爲率，每桌肉蔬五簋，麵食湯飯隨用，不用酒。一桌五六人不等，以爲常。四社約照此行無異。○中信社起第一至第六文會，

生員焦涓、陳維章、吉斗科之。○十八日，北智社起第一文會，鄉紳楊伯明科之。○二十日，南禮社起第一文會，生員程弘緒科之。○楊伯明

書來力勸課士之舉。○復楊伯明書、北智社會文三十五卷收訖。伏念足下鼓舞作人之化捷於影響、非道備於已安能若是。某荒陋無聞、每念高雅、雖駑駘輒思馳驟、未知終能副此任否。諸卷閱完、當爲呈正。聞作文俱繫當日完局、甚慰。但會衆甚多、恐貧士供給不便、分作三會、甚妥。供饌每席止限五簋、或亦可久之道也。商之。付盛伴會題三封、希分寄爲感。姚家店有一會、八人附北智社第四會、彼議定輪轉送文字、亦取便之道。並聞。

○二十二日出示八貨值。

爲曉諭事。照得本學素性質實、凡日

常用度及一切應用貨物、俱炤公平價值買用、其價錢俱繫隨時給發。誠恐有書斗人等





借名詐取或虧欠價值大非本學稱物平施  
 之意爲此示諭各行戶人等知悉凡本學取  
 用物件許本人卽來領價本學卽便給發如  
 有拿取貨物或曠日遲久價銀不給與者其  
 中定有欺蒙等弊許賣貨之家赴  
 本學稟明以便究懲須至告示者。○二十五

# 日出示諭諸生來陪祭

爲丁祭事照得丁祭大典生員俱宜入廟

陪祭供執事。往往有遇丁祭日期足跡全不  
 履學宮內者。獨不思身旣列於黌序名復繫  
 籍聖賢祭旣不恪他更何望。况讀書明道之  
 日所矢懷者無非孝親忠君之念所服教者  
 無非敬老慈幼之誼幸逢祀典而身安玩愒  
 其人之存心必肆制行不檢可知矣安望其

曲將於二人者、承顏色笑、養志怡親乎。於是知其不孝。安望其異日爲國家報效宣力、竟殫厥職、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乎。於是知其不忠。安望其於尊長之前、恂恂闇闇、行必讓路、頌白者、不提挈乎。於是知其不能敬老。安望其於童稚、必卹孤幼、必撫登民、於仁厚者乎。於是知其不能慈幼。於慢先師之一端、而孝親、忠君、敬老、慈幼之道、俱無可信。凡以事有不同、理實一貫、行雖異地、心無岐出、存心敬長者、諸凡必爲正人君子之行。不事檢束者、諸凡俱屬苟且放蕩之舉。諸生身披青衿、必念淵源之自、素服聖教、諒無慢事之愆。但本學日擊邇來、學宮規制不舉、敬事無聞、每逢丁祭之期、生員有任意家居、不入學宮、謁先



師者。至派定執事。臨期失悞。竟以無干之人代替者。在生員安爲固然。在司教者亦慢不畱意聽。其廢弛怠惰而不之問。此等積習。合宜嚴禁。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知悉。本年八月初五日繫丁祭之期。除丁憂免入學宮外。其餘生員等俱於初四日早辰前來赴學。齊集明倫堂。俟迎榜畢。本學逐一點名。各照依派定執事。逐一親閱。庶不至臨期失悞。至祭時。務要着頂帽藍衫。嗣後凡遇丁祭。俱炤此例遵行。如點名不到。及派定執事。臨期失悞。與不親來供執事。輒令他人代替者。本學一面拘訊。除將本生責懲外。仍罰磚料脩葺兩廡。決不寬恕。令此無禮義之輩。任意玩愒。藐玩先師。法在必行。慎勿視爲尋常故套。自

取罪咎未便。

○二十六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誨以

文。○使携耿逸庵先生書來。

逸庵先生書畧云六月十四接

手翰如晤光霽。拜讀先聖告文沉摯痛切以繼往開來自任吾夫子其默默相之矣。先生到任月餘爾細觀其條教課業多士蒸蒸有激厲奮發之意。余嘗謂斯道在人雖懿德同好然振興鼓舞亦須名位足以動之。身處蓬藁而欲爲興學造士之舉人其許我哉。先生儼然擁臯比於上成人小子數十百人執經問業名教樂地使人神往。政不知安定湖學之盛有逾此否爾。前閱邸報知先生選泌陽卽折柬與王公云寶先生選泌陽泌水洋洋



可以樂飢。殆寶先生之志乎。今果以樂飢名堂。昨晤王公言及。不覺爲發一笑。謂我兩人志趨同也。云云。○二十七日。命吳中穎中澄傳讀耿

逸庵先生所寄諸書。人心有蒸變之意。○二

十八日

趙程萬云。耿先生語錄云。罔之生也。幸而免。雖生猶死也。朝聞道。夕死可

矣。雖死猶生也。此語實爲痛切。曰。死生不論脩短。止論當否。義利不論多寡。止論是非。故曰。仁者壽。程萬曰。顏子三十二歲而死。亦是壽。曰。然。

秋七月朔。赴南陽府。○二日。至南陽府。○三日。



謁太守時公通守尙公以。○四日 太守座中  
教士之法爲請。輒蒙許可。○四日 晤孝威熊

閣脩贈。○五日、通守尙公爲余作泌陽學規  
余以詩。○

序。尙公諱標、錢塘人。○六日 謝尙公惠學規  
序、宛南士女

登春臺、野歌生聚幾年培。召杜恩波萬井渥、  
題輿風化抒弘材。泌水洋洋彈九地、早被雨  
露一陽回。丕煥瑤章作士氣、犬文陶鑄經心  
裁。吁嗟今日禮樂觀、鬢宮煙鎖盡草萊。城關  
興刺在何日、楚楚衣冠真可哀。亦有孝悌申  
庠序、講席千載埋塵埃。自愧負質同樗櫟、南  
國無能蓄條枚。竊幸優植及封菲、願瞻光霽  
風月開。鱣堂勉却溫飽計、誨我敢使寸心灰。



○七日、出南陽府城。○八日

宿大河屯、環逆旅、內外人畜之

聲、雜至、輒令耳不聰、俗野陋如此。

○九日、回泌陽學署。○十

日、寄通守陸公書。

自閏四月二十七日到任、至今睽違日久、遙想道氣

克懷、雖數百里、猶如侍教几席。泌陽彈丸僻地、學宮傾頽、目擊心傷。迄今神人並無棲所、幸得日與諸生講學會文、頗討樂趣。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風人殆不我欺也。七月初三日、謁時太尊、不期大人先生愛勤無已、復於省會過籍、問言。但自分疎陋、何堪屢辱齒及。趨郡時、尙兩公格外相待、獎勸溢美、且令行其所願、與士子爲漸摩、具荷培養曲成之恩。尙

且面諭刊條規等發郡縣通行。萬一古道畧有興復處。實大人先生之教之行矣。昨耿先生有來札。令代爲道謝。近亦欲至泌陽。聞明學旨。但不得奉迎。道駕主講席。作鵝湖之會。亦恨事也。後會何期。客再傾吐。○十一日、舊署泌童逸閭書來。載樂飢集。

二弟振起回柘城。

二弟振起自泌歸柘。不能無離別之傷。兼慮紆途雨

滯。賦詩見意。

薄宦萍踪。羈此身。承歡膝下。

是何人。笑言拜別。嘗相憶。纒纒凝眸。已痛神。

泌水秋風入澗底。銅山夜雨暗城闌。

十三

瀟瀟不住憂。心起只恐荒村迷渡津。

日答童逸閭書。宛東郭外一別。忽踰兩月。

讀翰教。備悉興居。甚慰。足下以愛某無已。



之心慮及強用神思致耗氣血。真摯之誼情見乎辭。敢不祇遵。謝謝。近日文風頗有可觀。實賴大君子鼓舞作興。始得有此。溯厥由來。敢忘鴻功。做卑官而不敢棄事。廢職亦常事。爾所諭錄學規等呈送道臺。深感成美盛意。稍遲如命。未盡所懷。○十四日贈吉斗。立心維謹。制事維誠。慷慨之槩。俊偉之行。物欲不擾。寢食不驚。獨居思齋。接物平情。一往尋樂。千古垂名。有馨其德。莫此爲榮。○十五日童生鄭重來受學。李晉爲介。○十六日月課。○十七日右足病。○十八日趙程萬以書來謁。欲受學。○與趙程萬書。貴邑英才不少。其可與同歸大道。

者亦復多人。但向來無人提起，遂不知由此正路爾。甚惜以可爲聖賢之資，竟虛過一生。良足悲已。愚來茲土，不欲以世俗司教席者自安。諸君相鑒於意，言之表亦不以世俗司教者相待。彼此志意投合，聖道砥礪，非愚有所提携。實諸君根器深厚，故聲應氣求，乃爾也。頃接來教，勇於向道，可爲吾道慶不孤爾。但愚實繫鄙陋，恐不足爲諸君式。旣不我棄，何敢自外。目今病卧不起，俟病愈再商可也。○二十日，北智社起

第二、第三、第四文會生員衛世藩、陶鑄、楊含業、安允恭、曹肅、張瑾、張述祖科之。○二十一



日東仁社起第一文會生員崔模顏而溫糾

之。

○李晉以書來謁欲受學。○與李晉書

我輩道義契合有相喻於不言之表者。孔

子云德不孤必有鄰。今得一鵬九又得一子

昭兼之卓賓湛洲皆彬彬儒雅之選者俱不

以愚爲鄙陋輒欲訂千秋之業愚亦不敢自

外竊欲從此益加勉勵諸君益我非淺鮮也

俟病愈當

圖晤教。

○二十二日出示禁攬納稅糧。

爲嚴

禁包攬事。照得包攬錢糧律有明禁非士君

子所宜爲。前縣父母履任之初卽齊集紳衿

於城隍廟中。公議此事聽其自報。此以德化

相感之意。其時有代免而自首者。原其從前



儒藏

皆因族親相托之情、牽纏難辭。今稟奉縣公  
命、槩爲謝絕。在本人旣屬心安、在族親亦無  
怨恨、理直詞順、洗滌本身乾淨、豈非快事。但  
其中仍有隱漏不報、或假名推託、或誑言全  
無者、此欺人乎、抑欺神乎。此等合行嚴禁。爲  
此示諭諸生知悉。越此新政伊始、各洗舊從  
新。若有包攬等項、從前未報者、許速首出、庶  
見忠厚存心、不失善人君子之行。如有仍前  
不報、或被旁人攻訐、本學定以法懲。此事大  
干法律、不得不預爲曉示。諸生各宜珍愛功  
名、勿至噬臍難悔。須至告示者。○二十三日、牒文呈縣復祭。  
爲酌議祭丁事。從來丁祭大典、先聖先賢各  
位下祭品器物等俱宜全備精潔。泌邑舊習



朴陋祭時桌案、籩豆等器、羊豕菹醢筐帛等物多欽畧不堪。其最可議者、兩廡止用三牲、全無猪羊魁神。因無魁樓、並廢祭祀。於禮甚爲有乖。至於名宦鄉賢、從前苟簡、合祭一處、且借用他處三牲作獻。此等舉動、皆於人情未協。大禮未安。今擬聖殿諸物俱宜全備。精潔兩廡各用一猪一羊等祭物。昨在府學中已將先賢先儒姓名全抄來、且炤位次將姓名書於紙牌上、以代神主。俟異日脩葺兩廡、再作主請入廡中、此似稍當。至於魁神樓、查得舊基原在學宮東南、今雖基址不存、亦宜於舊基處設神牌、用豕一、羊一等祭物、主祭者率陪祭官同祭、豈可久欽祀典。名宦鄉賢皆有功德於民者、故祀之學宮、二祀亦宜各

用豕一羊。一等祭物。卽一時暫從簡便亦宜各備三牲。豈有合祭一處且借用他處三牲之理。諸凡陋習皆望釐正。改易庶煥然新政。昔聖昔賢當爲鑒其誠懇。事神理民無非出於性術。芻言倘採區區未議或有裨益。今將前項緣由擬合具文呈請。○二十

# 四日出示正祀典

爲釐正祀典事。照得祀典各有一定儀制。不可混亂。

不可簡畧。聞得泌邑往日陋習。每遇丁祭。有祀物多至缺而不全者。有祀此神之物而移之以祀他神者。甚至有應祀之神而全不舉祀者。至於生員有絕不入學宮內供執事者。其陪祭官有不宜分獻而竟僭行分獻者。有宜分獻而禮生不至。竟以供執事爲恥者。如



此之類學宮混亂體貌褻越揆之夫子愛禮之心必有恫焉不樂者矣。本學今爲釐正著爲定規祭儀條件具列於後每逢丁祭炤此遵行諸生毋得違慢。一每逢丁祭前一日諸生齊集明倫堂俟迎榜畢聽候本學點名各任執事如有一名不到除責懲外仍罰磚料等脩葺兩廡。一每逢丁祭聞往日諸生有不入學宮內供執事者殊爲怠事可惡。今宜各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如有失悞者除責懲外仍罰磚料等脩葺兩廡。一每逢丁祭前一日本學齋戒沐浴宿祭所聖殿禮生執事讀祝者俱宜前來同本學宿祭所致齋。一官員主祭分獻各有定所難以踰越。聞舊日主祭長官祭先師四配分獻教諭祭啟



聖訓導祭十哲。首貢聖殿讀祝。二貢啟聖祠讀祝。三貢文昌祠讀祝。東西廡以廩生分獻。文昌魁神俱隨長官陪祭。名宦鄉賢俱以補廳分獻。土地祠亦用廩生分獻。今各宜炤舊。一、管祭禮生本學隨時酌定。取其歷事練達、考禮詳明、能勦祀典者方與共事。本生各宜敬謹、毋得怠慢。一、祭器祭品宜精潔、不宜污垢、宜全備、不宜缺少。管祭者每事留心、庶免愆忘。一、東西十哲祭品不可簡畧、各宜豕一、羊一。聞舊日東哲止用豕一、西哲止用羊一。此爲褻禮、宜正之。一、東西兩廡聞舊日因廡祠無存、遂將先賢姓字不查考、詳書、至使後人竟不知從祀爲誰氏者。今暫從權、宜丁祭日且將先賢先儒姓名依郡學抄



膳次序、通書紙上敬懸致祭。俟脩兩廡成、再作神主請入。一、東西兩廡祭品、聞舊日止用三牲。今各廡以豕一、羊一爲正。一、兩廡禮生執事、聞舊日多有怠忽不到者。今宜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失悞責罰如前例。一、魁神樓聞舊基向在學宮東南後址湮無存、遂將祀典亦廢。今可暫擇一處所設神牌、用豕一、羊一、等器物、長官率與祭者致祭。一、名宦、鄉賢聞舊日因祠傾圯、合祀一處。今宜分祀、祭品亦用豕一、羊一、等。或暫用三牲、斷宜各備、不宜借用。一、名宦、鄉賢聞舊日分獻無定員、禮生執事全然不到。今宜炤派定執事前來供應、失悞責罰如前例。一、鄉賢聞舊日禮生執事不到、惟其子孫草草行禮。

不幾以朝廷大典視爲一家私事乎。今禮生執事各宜隨分獻官前來供應執事失悞責罰如前例。至鄉賢子孫凡列黌宮者俱宜陪祭。○泌自變亂後學宮殘毀古制蕩然司教者或老而不稱其力或怠而不欲講明其義於祭典槩未暇釐正。予詢之諸生知舊制尙有可興復處故抒臆見。○**出示肅學規。**爲整以存什一於千百云。

**出示肅學規。**

肅學

規以端士習事。照得本學秉鐸泌邑已經三月所立五社畧就規模。但入社講學會文者多繫淳良之士又加之以詩書薰陶師友切磋。是以品行卓立德業成就彬彬儒雅蔚然可觀。其餘不入社講學會文者大抵多輕浮放蕩之子身雖服聖賢之訓心惟同市井之



心其視本學講學會文之舉大不便於已遂公然不入社中好便肆行無顧忌爾如此行徑莫謂可欺本學聞見所不及本學已灼知某某好羅事營私某某好賭博飲酒某某服喪敢養戲作樂某某招類敢行淫敗倫如此等事皆公然肆行無忌此輩禮義之心已絕禽獸之類不遠固不待教誡而卽宜申禡者也。但本學愛養人才之心殷殷惓惓不欲終絕人於匪類雖有一二檢束不及之士不可與砥廉隅而成道義然猶望其改過自新本學仍納之教誨中成爾行名故不驟加申懲爾輩亦宜暗自警省痛加懲艾亟入社爲善能作文者附社內會文不能作文者亦於附近處議一會長隨每月初二日入學宮講學。

如此砥礪都成好人豈特已入社講學會文者彬彬儒雅可觀而已乎。在爾輩不知本學愛汝至意或有以作文爲苦者不知本學愛爾非徒課其文義實欲繩其德行。有年老或家貧路遙不能會文者亦曰不能講學乎。卽曰不能講學亦曰不能爲好人乎。此等合宜前來商確爲此示諭未入社文武生員知悉。本學定於八月初二、初四日齊集明倫堂許爾等各報姓名附入五社內仍公議會長付之簿許每月初二日執簿入學宮內講學。其有能文者亦許會文。至於會長會衆有素行端方德望攸隆者仍宜重加勉勵淑慎爾止。本學自待以優禮不與尋常一例同視。其有素行不謹藐視學規者亟宜洗滌肝腸改行。





易慮以圖自新。若仍襲從前舊習，既不入社，會文又不入社，講學惟是蕩檢踰閑，罔知顧忌者，爲便定行申禡，斷不容此輩身披青衿，行同碩鼠，污玷黌宮者也。慎之慎之，須至告示。○二十五日，廩生趙程萬、李晉生、員曹接者，各以文爲質來受學。質言俱載樂飢集。

八月朔病愈。○二日講學，邑紳武官畢集各

社生童至者九十餘人。擬講攻乎異端章，此章見聖人爲萬世

人心慮至深遠也。天地間止有一個道理，吾人從事理道，自有正當學術，學術不明，人心

易至陷溺。夫子當年說攻乎異端之害，便是  
要人崇正學意思。何爲正學，如羲皇之奇偶，  
堯舜之精一，大禹之勤儉，成湯之顧諟，文王  
之緝熙，武王之執競，周公之制禮作樂，皆通  
天徹地，在上者由之，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在  
下者由之，可以繼往聖，開來學。人誠從事正  
學，攻乎易、書、詩、禮，可以見伏羲、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不用力於此，而攻乎異端，或流  
於楊墨，或泥於佛老，必率天下之人，至於無  
父、無君、滅倫、棄理，其爲世道人心害，豈淺鮮  
哉。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看孔子當日  
學術，惟孜孜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子思子稱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  
子亦嘗自言曰：夢見周公。又曰：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當時得其正傳者、有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後世得其正傳者、有周子、程子、張子、朱子。豈非一脉相承、正學昭著者哉。學者生乎千有餘年之後、當以正學爲宗可也。○

東仁社起第二第三文會。生員韓玉聲、劉煥

糾之。○中信社起第七文會。○

生員梁克鞏、廩生吉時來受

學。

○三日、出示諭諸生早辦國賦。

爲急辦國賦事。照

得錢糧徵收、乃

國家急務。屢蒙學憲查生

員抗錢等弊、令本學申送究除。法度甚嚴、輸

納宜急、誠恐諸生因仍舊習、或先時不辦、及期難支、過時托欠、積久貽累、往往追呼盈門、

卒至隕身蕩家。在今日非貽父母令名。在他日何望公忠自矢。此等陋習。合宜嚴禁。爲此示諭。闔學文武生員。知悉。凡本生名下應輸稅糧。各宜及早完納。不至拖欠。方見急公尚義。卽上臺聞之。未有不嘉賞者。若抗違不完。無論非士人急公之誼。卽當下便有國法及身。反覆思維。何故出此。諸生自宜珍愛功名。本學不得不預爲爾告也。特示。○四

日、諸生齊集學宮習儀宿明倫堂致齋。先期

習儀學宮內者。畢至按名查點。各派執事。畢諭以敬事大義。泌邑學宮荒陋。無致齋所。卽於明倫堂內設布帷。具素饌。寢食其中。諸生與聖殿執事者。各挾草席至明倫堂就寢。五



鼓盥洗致祭。

○長男容端自栢城携通守陸公書

至。○李秋一書來代逸庵先生訂赴嵩陽之約。

○五日祭先師足

病分獻止行啟聖祠禮。○散昨各遍。○盡所餘祭物散

與諸紳生童及各人。○六日廩生高允鑣來受學。○七

日生員丘士昌、丘士凝、丘燦、丘烺。○九日生員

吉斗率其子童生師中、師貞來受學。生員焦

涓率其子生員旭齡、童生聘齡、姪生員彭齡

來受學。贊言。○十日生員馮思異、馮思衍、馬

載樂飢集。○元勛、裕州生員馮昌宗、



童生王紱來受學。○十一日足病愈。○生員  
贊言載樂飢集。○陳維章

率其子生員承舜、衍舜、姪廩生顯舜、希舜、孫  
童生誥來受學。○陳令儀率之行禮。○廩生吳

疆來受學。○十三日童生王錡、王銓來受學。其父  
安九率之行禮。○童生高允

銓來受學。其父伯升率之行禮。○十五日赴南陽府送考。雨。冒

○二十日路險雨濕，每阻河岸不能前，逢渡深溝輒懷水兢。○二十

一日至南陽府。○二十二日謁太守時通守，尚兩公爲予貧

儀物毫無所受，仍諭後日勿循常格，惟一意盡職爲良。予感兩公優體，益不敢不恪謹自

守。

○二十五日

投冊籍時以教泌之。規請於學憲以可爲。

○二十

六日

生員楊廷出病目雙瞽生員馬光圖老病不堪俱三次告病未經補考。予見而

憐之。卽具文爲乞衣頂俱蒙憲允。○太守傳十三學不知所爲至則有責以招攬外事者。及予色溫且曰汝不知有此勿慮。憲臺諒予之愚至此感不能忘非徒以其不受責譴之故也。

九月二日

學憲論學甚暢謂學求信心非可跡論。予謂心跡似非有二所論不

能當。○六日

送考畱塲值泌陽武生某以挾憲意。帶干紀學憲發落除名。予侍隱



儒藏

此事不言。既而詰予以童生無佳文何故稱許。予曰：荒僻陋邑絃誦久廢，到任後整頓稍起書聲，視前愈矣，故加稱許鼓勵。爲善爾不欲苛求也。公默然。○八日學憲之貧，命循常例，槩從予請，作滋潤之計。予曰：幸遇憲臺廉明，何敢出此。况職性拙，每爲事縛苦，不能耐，益當守分自安，蹇劣。憲與予不能體其意，責以未能行權。予曰：立尙未可與安，敢語行權。憲謂汝之固執，信爲得行其志。若我不無掣肘之患，將何以行之。予曰：職之所以得行其志者，恃有憲臺之庇宥也。若憲臺之掣肘，則非職之所得窺測也。職請守舊庶無碍憲臺之廉明，卽大被憲臺之虛植。憲由是滋不悅。○九日寄耿逸



庵先生書。

夏月，賜來諸集，散與多士讀之，無不感奮興起。泌邑從此知有學問。

一途。先生啟牖之功，何弘遠也。迫欲迎道，駕布教南方，恐近冬月，行李未便，容再確計。宗師校士宛南，勤道書院之盛，甚爲欣慕。偶晤景月如，得悉興居，不勝愉快。王父母實政稍遲，當有一言。外一字與盧廣文先生，倘加裁成，彼有力人，可望斯道者。投刺遵命，不敢循常套。燈下草草，乞恕。○寄盧光韓廣文書。宛南晤景月如，知足下司鐸登封，不禁舉手加額。以登有耿先生，可以成我終身也。某讀書嵩下，日登耿先生之堂，披光風茹春和，益有年矣。但恨此後不能時至，整頓千秋事業爾。不意足下闡教其地，以足下之才之學，何

施不可。况此地大儒可事之終身乎。書院時時講究敬恕堂時時過從當大有裨益處也。欲垂不朽似當無以易此。質言上竇惟冀宥諒。○十日詳請學憲脩

泌陽學宮。

為請脩學宮事。泌陽隸屬南陽僻壤下邑經前兵燹之後學宮盡為

瓦礫幸存聖殿倫堂僅蔽風雨卑職自閏四

月二十七日到任日擊心傷到任三日即請

鄉紳遍傳生員公議脩建值歲早年歉一時

不能遽舉稍為因循年月逾邁脩舉更屬無

期卑職身任教責崇師法聖與學校相期勉

者莫此為先茲仰體憲臺作人盛心定於每

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不敢怠事但聖

賢廡祠無存每逢丁祭之期遷就設祭祭畢





紙牌撤去、至使士子不識先賢先儒姓名。卑職晝夜焦心、相其形勢、一時難遽興工。莫若先將兩廡脩起、聖殿隨卑職不時補葺、然後啟聖祠、魁神樓、文昌閣、名宦、鄉賢等祠漸次脩舉、庶輕重緩急之間、不致舛錯、而學校漸有起色矣。緣繫脩學宮事理、卑職未敢擅便、爲此具詳申請。○十一日、學憲蔣公捐銀二十兩脩

兩廡。太守召至署、語予曰、學臺向予言、泌諭持經、經之守、我之相體、反未帖然。今詳請脩學、予念其苦、業已發念金矣。爲我致之、可任用。汝亦識此意乎。予曰、職所請者脩學也、憲所頒者脩學之銀也、安敢冒脩學之名而爲已用。與其假脩學爲已謀、何如循常例

爲已資。憲之意誠感，但欲職爲不肖之行，倘或從之，懼其得罪於聖人，無可追也。太守笑曰：「吾固知汝之不可也。今果然隨汝行之可爾。」○學憲覽申詳，問曰：「學校荒陋，可有官舍乎？」曰：「無之。」曰：「官舍不亦急乎？」曰：「先公而後私。日講學於何所乎？」曰：「明倫堂雖敝壞，尚可容衆。惟兩廡舊址無存，脩最宜急。因力請以爲然。」○十三日，回泌陽學署。

○二十四日，請邑紳傳諸生公議脩學宮。

紳士各有義舉。

蒞任後，議脩學宮者數數。至是與衆謀之，曰：「學臺念金可

作跟基，我輩必期事成，正不必博捐銀名色，徒浮費紙張，無益實事。或者量力取便，人工



物力皆在所需、牛車糧食均不容少。於此相助、可刻期成工、輸金錢何庸也。衆皆稱善、各捐物料不等。計其工程可成兩廡、遂亟謀構之。先是余到任、月餘、衆議爲余脩官舍、却之弗獲、曰、卽從之、亦必俟公事畧有端緒、然後可舉、無汲汲也。至此日、議脩廡既畢、諸生各開單、糾分金、相基宅、謀築室、以居、予不容辭。

○二十六日、創脩兩

廡始工。

創脩兩廡、動土祭文、聖道羽翼、萬古儀型。啟右後人、禋祀攸隆。垂四

載、祠宇蒿蓬。今資衆力、廟貌欲崇。爰闢基址、爰芟棘叢。維神默佑、以速神功。敢告。

冬十月二日、講學。

擬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

是也。按此君子乃學者之稱，非成德之名。人既從事於學，便是向正的人，不是險邪欺妄一流。故美其名曰君子。君子爲學，若是輕浮淺陋，絕無安雅沉重的氣象，此是甚學問。縱學得一二，亦隨得隨失，必不能實有諸已也。夫君子爲學，將來要治國安民，爲朝廷出力報效，不是自己做個好人便罷。學術何等樣大，事業何等樣多。心地豈可不要忠厚，行事豈可不要誠實。故夫子特地說一句「主忠信」，可見忠信是一生的根本。凡存心制行，皆當以是爲主。若言不忠信，好爲欺詐之言，行不忠信，好爲詭邪之行，或刁惡成風，或廉恥道喪，推而極之，更有種種不可言者，皆非學者立身行己之道。卽非家脩廷獻之本。故夫



子教人第一。只要人主忠信。主之云者。卽義以爲質。貞固幹事之說也。譬之種樹者。必培其根。而後枝葉可生。若根不植。則枝葉凋枯矣。譬之築室者。必實其基。而後牆垣可崇。若基不堅。則牆垣傾頽矣。譬之繪事。必先有素地。而後文采可加。不有素地。文采之施。無自起矣。譬之制器。必先有規矩。而後方員可就。不有規矩。方員之形。不就理矣。可見學者無一念可以忘忠信。無一事可以離忠信。其致功於此者。必立則見忠信之理。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忠信之理。倚於衡也。夫然後始謂之能主。吾心既有所主。氣質之偏。可以漸化。物欲之蔽。可以漸消。人人如此。而人心正。家家如此。而風俗淳。所關豈渺小哉。然又慮正人



君子非忠信不言、非忠信不行。人往往見之、有畏其拘束、而樂與不如已之人相狎玩者。設也欲主忠信、而遇有道不知親就、繩禮義反苦檢束、每日間只與不忠不信之人、好爲險邪欺詐之行。者相爲遊處、託爲腹心。此是甚麼主忠信的人。故夫子又戒之說無友、不如已者。然要做忠信的人、或平日有不忠不信的過失、將若之何。此亦無妨。所謂過者、是無心失禮、不是有意害人。有意害人便是惡、不是過。惡亦不同、或有顯惡、是張露於外、以害人。或有隱惡、是設計於中以害人。此等人、心術不端、最足爲世道人心之害。聖人於此、等人處置、他有個恰好的道理。曰遏惡、曰罰惡、曰懲惡、曰嫉惡。正不知有多少方法移易。



他。至於無心之過，與此全不相類，不過一  
一行之失偶，不及乎忠信爾，難道便可棄絕。  
然亦不可自恃爲無心之過，便不思內自省  
察。故聖賢克治之學，凡遇有過，就急急返求  
之於心，愧悔無地，奮勉日生，洗滌一副真心  
腸，着上一團大力量，改行易轍，絕無有一毫  
退縮畏難之意。如此方是豪傑自命的骨力，  
方是聖賢自信的心田。忠信之人，未有不憐  
我誠意，喜我勇力，而樂引爲同心者。若只是  
怠惰從事，今日悠忽過一日，明日又悠忽過  
一日，久之通是一箇因循的光景，何日是箇  
興發的氣象。在我習慣委靡的行徑，便是到  
了不可救藥的田地。雖有忠信之人，亦且奈  
之何哉。故夫子又戒之說，過則毋憚改。君子

循斯道也。學威重。主忠信。而又慎交遊。速改過。庶乎今日始學之君子。異日可望爲成德之君子矣。自脩者尙其勉諸。

○八日

實政紀詠序。漢世

事卓有異績。究其仁民愛物之心。如出一轍。或三年報最。或期月騰聲。總之不離循良者。近是。後世吏治不古若。率皆取民脂膏而剝削之。會稽之一錢關。西之四知。尹鐸之不爲繭絲。陽城之政拙。催科罕有聞焉。欲俗登仁壽。難已。夫詩咏父母。非輕以怙恃之名予之。亦謂視民如子。治邑事如家事。而後民始感激泣下。不能忘云。昔明道先生令晉城。撫摩不遺餘力。去之日。有以盜見告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有之。必某村某人也。詢之。果然。夫



令民必如斯其視小民之室家恒如已之室家而一一熟識之則平日之恩膏逮下不致小民嗟哀鴻糞此離者抑可知矣登封令王公予初識之於耿嵩陽先生齋中時癸亥冬爲公甫蒞任日卽煮粥濟貧民賴以活甲子春乙丑秋冬踐嵩陽先生約相繼遊嵩得備覩公仁政嵩陽先生又時時爲予言予益信之深因不禁額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乎其心則愛民之心也其政則庇民之政也其才則經綸之才也其澤則通工惠商枯骨徧及之澤也其尤難者崇聖道於榛蕪之日尊先覺於窮居之年造譽髦於弦誦之內凡此孰非表表人寰彪炳史冊之事哉且嵩陽先生之興復書院蓋具畢生之苦心於

茲矣。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來令登適值斯文肇興之日，益加培植鼓舞，捐俸建三益四勿兩齋，拳拳以興學造士爲先務。噫，公河東華胄也，在他人或牽於世好，不則疲於奔命，顧有淡薄寧靜，切磨治要，乃爾哉。自非識邁學克，烏能有此。伊洛一脉，嵩陽先生身任之，而公能與成其美。今之邑宰曾，有是乎？是歲夏，嵩陽先生以士民頌公之篇寄予，命爲文以紀之。夫公之善政，固予所熟悉者。茲命予以言，豈以其言足重乎？或亦謂言之有據，紀其實而傳諸後，不至以諛公者，誣公也。吾思古之歌君子者，愛之慕之，反覆而咏嘆之，以道其所以然，此何爲乎？非以風之感人，誠之動物，得之於心，形之於





口其情自有所不能已乎。今公之政親長之  
 政也。公之民親親長長之民也。公所得於士  
 民頌禱之辭無非以親親長長之民曲寫其  
 頌禱父母之辭也。由斯道也可以一邑可以  
 天下可以迄今可以隆古。孟子不云乎。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使四國之政皆  
 如公之政。四國之民皆如公之民。行見循良  
 接踵俗登仁壽。未必不自公倡之。豈徒日操  
 刀試割僅效一邑云爾哉。○十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寄

分金造亭子。先生於嵩陽書院傍登石溪上

爲建方亭一所以君子題亭名。

與耿逸庵先生書 自六

月二十六日拜讀手教。至今未遣人上候。抱  
歉良深。向在宛南。匆匆數言寄候。想久達道  
案前矣。華誕未能登祝。聊具一片。以表微忱。  
惟先生莞存爲荷。前賜諸刻。已散學宮誦讀。  
深感啟誨。懇切至讀。敬恕堂自課語語踏實。  
地做功夫。晰理微芒。人程朱語錄中。誰復辨  
也。先生誨人宗旨。千言萬語。不出一孝字。嘗  
述此以訓泌士。不期湯先生將孝經易知刊  
之吳門。讀序文。知兩先生或出或處。均以此  
轉移世道人心。厥功大矣。家規又經大筆改  
易。前序愧不堪承。以樂飢名堂。蓋有見於天  
地間樂與飢不相並。飢則不樂。樂則不飢。詩  
云。樂飢非樂。飢也有其樂焉。飢不能移也。此  
中微渺。難爲他人道。先生於數百里外。預料



其必然、非先生誰其相信之深如此哉。王公德政偶擬一序、頓忘固陋、惟先生削教、更啟者、傍川上亭處、意欲得隙地、構數椽、爲退休計、亦取近居之意。前已同先生相其地勢、今奉銀三兩、祈先生命工構成、當佩鴻德於不替也。學憲校士南陽、詳請脩學、蒙發銀二十兩、目今脩兩廡、又兼諸生脩學舍。此後寒、凝陰、難以出門、計惟來春可迎先生道駕爾。舍弟克恭未知病好否、容至任當遣候。

○十六日、月課。○二十

九日、使携耿逸庵先生書來。

十一月二日、講學。

擬講士不可以不弘毅章。從古來聖人之道與天

地同不朽。士人擇術而從事於此，豈與凡民身分一類。乃相其貌，儼乎衣冠之美；詢其名，居然聖賢之徒。至考其志，則爲卑卑俗下之志；課其力，則爲廢弛不前之力。如此，豈得謂之士。若是士，斷不可不弘，不可不毅。蓋士所肩荷者，任極其重，心志卑小。底人自承當不起，如何不要弘。士所服行者，道極其遠，力量委靡者，自趕趁不上，如何不要毅。何以見其任重，蓋仁以爲己任也。仁統四德，兼萬善，天之所以予人，人之所以承天者，惟此爾。凡民皆具此理，但有生下來氣質，便污濁底，或後來被私欲侵削壞了底，他便不能承受這道理。令其完全，士人以一身立兩大間，志法乎聖，學希乎天，一齊將身心性命、天地民物俱



承認在自已身上、更不推托與他人、此任何等樣重。然做這事又非一日二日可竟、却是今日如此、明日如此、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總不休歇、直至死而後已、其道豈不甚遠。任如此重、道如此遠、士安可不弘、安可不毅。故爲士者、必多讀書、多明理、常存心養性、常講學、論德以求擴大其事、永貞其力。無論存心狹隘、不可謂之弘、卽學期大成、而不求至孔孟治遠、雜霸而不媲美堯舜、終苟道也、皆非弘也。無論功夫間斷、不可謂之毅、卽向善不已、而隱微獨知之地、稍用力未實、終食不違、而造次顛沛之頃、畧玩惕不進、終怠志也、皆非毅也。善乎朱子之言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尙存、



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學者尙其念之哉。

○聞諸生有八舉壽

余者書以止之。

與諸生止祝書。昨聞諸君有開傳單相約會爲余祝者。

固是諸君不棄盛意。然在余當之竊以爲過矣。何也。古之祝君子者。大率感其德弗忘。因而聚衆歡呼。喜色相告。乘樂日躋。公堂介眉壽。此益出於心之誠然。非強而致也。余自度京德無一善狀。中夜痛心疾首。常愧教化未廣。難以報效。朝廷而告無罪於先師。若視今日可晏然作樂。若無所事事者。其獲罪名教也。滋甚矣。此余實無德。其不可祝一也。近日慮學規不整。急欲與諸君子講求古先聖賢之成規。立法程考課。未免過嚴。常痛薄德。



致我二三同人憚悅之象未洽熙皞之風難再。方當隕越懼罪求自脩省安得燕賓受賀其不可祝二也。諸君日用應酬想因天時豐歉不等遂覺措置維艱正賦難辦何暇旁及雖終歲勤動少登場禾其間輸納之需八口之費以及親朋往來婚喪諸大事之綢繆俱取給於此。况秀才本分自守得尺則尺之外無毫末也得寸則寸寸之外無美羸也。以有限之物力供無窮之資取欲不耗財竭力提衿露肘安所能得。余日覩諸君辦國賦者每有愁嘆太息之聲幾幾乎有顛連流離之狀爲問此日爲樂日否乎。此日爲余祝者爲乘樂日躋堂稱觥否乎。張子曰凡天下疲癈殘疾惴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以諸君難苦之狀有不可告人言者，而余於聚晤時得微窺其形象。方是時，恨無資斧以效朋友周急之義，忍安然而受其金幣乎。此揆之天時人事，其不可視三也。謹列此三端以告同人，當止此舉，庶爲相體相安之意。余卽拜惠多多矣。

○三日焦

涓、陳維章、吉斗等爲予謀築室始工。

涓等來請曰：近

見先生所居湫隘，心實難安。經夏多病，豈可爲常。况弟子各有室居，而先生弗獲寧宇，在先生之自處則善矣，其如弟子之懷弗伸何。爰相其基，在明倫堂後，坐坎向離，作正宅，旁有齋房等，各協力來築。先是予到任數日，卽有爲予謀居室者。予曰：安有舍學宮而他謀



者乎。予所司者教事也。所居者施教之地也。前此惟視學宮爲傳舍。只圖便安一已。不恤廟貌摧毀。所以日積月累。至此等殘破不堪。且牛羊物畜盡得作穢。其中稍有人心者。何以自安。今若不謀脩守。更圖他居。竟是朝廷虛設此官矣。予斷不能再蹈前轍。計惟居止於此。以便不時脩葺掃除。諸君無他言也。至是諸生見予決意居學宮。遂於舊基謀築室。有言此地叢樹茂密。草萊克塞。本朝四十年來。無人居此。刈芟荒穢。以故環學宮內外。終年不聞人聲。往往盜賊竊發。鬼神逞怪。虎狼營窟。與其處此。何若謀近學宮者居之。爲愈乎。予曰。是謂予有懼心也。予聚財則畏盜。不則盜諒我也。拂理則畏神。不則神啟我也。

苛政則招虎，不則虎遠遁也。以此處荆棘。○如履平坦，何懼之有。自是諸生無復異議。○

四日，因諸生築室居予，遂遣使迎父母。○十

六日月課。○十七日，陳令儀、丘漢臣、焦潤甫、

陳仲昭、楊伯明等爲余脩官舍落成。○因泌紳士爲余

脩官舍落成賦詩志之。○削屢憑憑十月時

芹宮光耀，散餘枝。誰云鼙鼓勝民力，自愧京

師坐虎皮。雍隴山開紅日近，架書香襲暮。○

雲遲間，心過我同幽。賞築室斯文意在茲。○

二十日

遣使迎養父母，方未至而作。○同恩初夏拜親闈，囑咐荒城望帝畿，但得





章縫多彥聖、何妨蓬華少輕肥。祇今安定慙  
傳鉢、向後直卿誰付衣。真是庸流無寸補、  
君恩親志兩相違。銅嶺風寒日色移、忘機  
官拙故相宜。霜催葉落鐘聲晚、山曉雲晴雁  
影遲。菽水無家承國俸、班衣懸昔到今時。  
親來課績真難答、剩有愚兒賦樂飢。○二

十五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二十七日、兩

廡畧就。○二十八日、焦潤甫、陳令儀、陳仲昭、

丘漢臣、楊伯明等爲予築室既成、焦潤甫更

同趙鵬九、吉乘旃、曹聞衣、梁子固、李子昭、宋

象先、禹、尙白、馮思異、馬瑞元、高銘常、焦顓亭、馬蔚庵、陳維閔等各命工平治宅基。

十二月十一日，平治宅基訖工。○十二日，足

病。亟用藥敷之。

○十三日，足病愈，出郊迎父母，雙

山止宿。○十四日，父母携眷口至任所，振起

克讓、容端、容恂、容莊、容遷從。○十六日，刻家

規成。○十七日，振起回柘城。○十八日，刻嵩



陽酬和集成。○十九日

答童逸聞書、向續手翰、未及裁答。歲暮

無事、只有閉門兀坐而已。於諸生毫無補益也。時憶德輝神馳左右、聚晤無緣、何勝悵然。

幸得雷笏山先生不時過我為。○二十一日

快爾。不然、恐鬼神亦畏寂寞也。

趙程萬來問學、既暮而出、雪深幾不能歸、贈

程萬句。歲暮蝸廬頗似春、聞中知己過頻

頻。簡編千古留傳鉢、戒懼一朝許問津。程萬

齋名論世抒懷堪向友、不孤惟德自成鄰。爐

紅已報鐘聲晚、雪。○二十三日

裏人來印洛閩。與丘漢臣書、累日積雪、

庭訓不倦、傳經晰疑、綽有胡氏家風、羨羨久

不見聞、公阡野文、近想有進益、若湛虛則時

見長進、私衷甚慰。今冬且過、來歲可着實地  
做工夫、勇猛精進、想亦足下期望。二三子之  
意在廷、岐庵並致此意。時屆新節、他邑往往  
有諸生縱飲聚賭惡習、社中得足下約束、自  
無慮此。更希拜新年之暇、相約閉戶潛脩、不  
幾士風淳良、有整頓處耶。承建新宅已移居  
其處。○二十四日、天大寒、有丐者身無完衣、  
附謝。○東幾死、言斗出見之、惻然  
曰、此可哀也。取一衣授之。丐者叩頭泣謝、求  
問姓名。斗曰、此非望報問之何爲。不對而去。  
○二十五日、出示飭禁約。爲嚴飭禁約、以肅  
伊邇、蕩檢踰閑、輩往往借口拜賀新年、晝夜  
號飲羣聚賭博、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禮



義之行、反覆波瀾、口角嘲笑。此等行徑、在鄉  
愚固無足責、豈有身披青衿、籍繫聖賢、而甘  
蹈此惡習、不思改圖、成何學規。泌邑舊習、淳  
朴、士子謹飭、諸凡越禮之行、未必躬蹈。但本  
學愛育人材之意、惟恐有一二罔顧禮法者、  
借口年節聚歡、蹈飲酒賭博等事、不無有碍  
學規。爲此示諭、闔學文武諸生知悉、自出示  
後、諸生除赴尊長拜年外、止宜閉戶讀書、恪  
守學規。本學不時出訪、如有飲酒賭博生事  
者、或被本學親訪、或被旁人訐告、本學卽時  
拘喚重懲、仍罰磚瓦等脩理學宮、斷不爲此  
輩姑徇情面也。各宜慎重、勿貽後悔。須至告  
示。○二十八日、大人書明倫堂三字懸額。學  
宮



荒陋。明倫堂僅數椽，扁額無存。簷草蔓入堂內。予到任後，偕僕闢荆棘，改棟宇，堂頗脩治。額未及題。大人至，責之曰：「明倫堂三字不大書於上，人不知顧名思義，爾教缺矣。」遂親手書之。既畢，誡予曰：「此教旨也。古聖人所重在此，爾之所忽者，顧在此乎？」今日懸扁額，明日題此字，猶緩也。如○二十九日，作學官數聯。之何不敬厥事。

明倫堂明柱聯：心存法聖，學貴希天；到岸真爲有自，道在求仁。功惟王敬，探源總是無期。○簷內明柱聯：堯舜言中，聖道吾心可証。孔曾傳孝，微言遺卷猶存。○簷下明柱聯：明德新民，大道吾心全體用。守先待後，聞知古聖溯淵源。○風化門聯：義路



禮門風化地、

孔牆顏巷聖賢階。○大門聯

仁義門無非中正之道、

出入時盡是聖

賢之徒。○與趙程萬聯、

明新好讀致知傳、

戒懼時披太極圖。○與李晉聯、

道在五

倫日用無虧全性命。

學求三省身心時檢

望高深。○與曹接武聯、

矢志希賢麗澤方

來友。○盟心學

○雷笏山以紳士爲予構學

聖當仁不讓師。

署落成見貽以詩。

載樂  
飢集。

二十六年丁卯三十五歲。

春正月七日赴省。

遵學憲檄赴省  
領頒發聖諭。

○十五日至

省城。○十六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與耿逸

書、相別一年、尺幅間時聆大誨、稍慰飢渴。

然寵不如昔日聚首一堂之爲愈也。茲學憲

頒發聖諭、檄令各學來省會、欲乘便赴嵩

陽圖晤。適聞召書到門、吾道大行、可爲額

賀。但聞榮行時已卜吉二十一日、計汴城至

登封、路程得三、四天可到、先遣人奉候、俟十

七日見學憲畢、卽赴嵩陽一晤。此亦

天假良會也。匆匆書柬不備、乞宥。○十七

日、盧廣文以耿逸庵先生寄予書、携至省會

見遺、訂遊嵩之約。○十八日、學憲給發聖

見遺、訂遊嵩之約。○十八日、學憲給發聖



諭十六條、即請赴登封。

○王維垣受學寶瑞、禹為介。維垣字天樞。

祥符人、庠生。

○二十一日

至北照、蔡昭明留止之、令其子蔡寶

年二十二歲。

元受學。寶元字符瑞密。

二十三日、至登封。

縣人、庠生、年二十一歲。

與耿逸庵先生論學。○二十四日

逸庵先生論治道以

慎選師儒、增官俸為急。予曰：慎選師儒者、人材出於學校也。增官俸者、祿以養廉也。當今

急務、無踰

此二者。

○二十八日、嵩陽書院會講、講耿

逸庵先生擬孝經首章、講余擬道在爾而求

諸遠章。

擬講道在爾而求諸遠章、從古道術治術出於一源。一源者何、人倫之

間而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在上者行此道而爲治、卽爲民安物阜之治。在下者明此道而爲學、卽爲守先待後之學。治學之統旣一、所以政教施而民志定、彝倫叙而風俗同。時至戰國、人心狙於功利、不復知古先聖賢之道。往往求道者畧卑邇而馳志高遠、舍簡易而用力艱難、異學爭鳴、人心晦盲。故孟子特以在爾在易喚醒求諸遠難者之心。夫莫爾於親長而道在是、莫易於親親長長而事在是。由斯道爲斯事、人人入孝出弟、在在講讓型仁、人人祇父恭兄、在在風移俗易。





和氣洋溢。至道克塞、偏黨不生、兵刑不作、而天下平矣。昔夫子嘗作孝經、以語曾子、其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觀此、可知道不外乎親長、事不外乎親親、長長。孟子傳孔子之道、屢以此訓天下。有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則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示人可謂懇摯切要矣。學者苟實有見夫孝弟爲千聖之道、法百王之治統、而循循然施之於家庭之間、必安意爲子弟之職、心平氣和、道全德備、豈僅爲一室問視之節已乎。由

是推之鄉黨、自亢戾潛消、成孝友嫺睦之俗、措之天下、自德意旁流、有人心悅豫之象。孝弟所關、良非細故。舍此而他求、豈不失之遠且難、而無與於道者哉。人當返而正其所求焉。可也。

○二十九日、回泌陽。耿逸庵先生偕其孫收及景東暘、張子儀送至高家庄、備酒餽欵情、始拜別。

二月朔、遊白沙書院。

同趙士秀、士林徘徊久之、與苗邁、德秋、鄉李含

之相晤。

○過禹州、哭鍾爾知先生。○七日至泌

陽學署。

自赴省月餘、大人率家僕扶名宦神主補戶治垣、無暇日。及歸、謂子曰、爾



儒藏

除草萊、我脩牆屋、正不知從何。○八日、議祭處下手、幸有禮義可作安宅爾。

事○率諸生宿明倫堂致齋○九日祭先師。

○十日散昨各遍○十一日集諸生宣講

上諭○十二日

投南陽太守時稟帖、憲臺新禧疊增、  
卑職素叨庇覆恩

逾尋常、高厚之報未能稍酬、萬一夢寐難安。新正初七日、遵學憲檄赴省會領所頒上諭畢、適接登封耿逸庵先生手教、邀遊嵩陽、卑職隨於十八日赴嵩陽、畱在數天。二十八日會講嵩陽書院、至回泌、二月有六日矣。往返道途、屈指閱月、因至憲臺千秋、有失叩祝。

罪復何追。丁祭後十六日會文之期又到。若  
卑職提撕稍不着力。恐諸生即便怠棄從事。  
因此未得親叩。聊具芹獻。畧表寸心。想憲臺  
必不重加譴責也。外稟者。嵩陽耿先生甚喜  
泌陽文風爲憲臺教化所及。始有整頓原擬  
應撫軍命大梁講學。畢三月間過泌陽。闡教  
可與憲臺聚晤。今被召入朝。有日不及來  
遊。卑職將憲臺宛南約法一刼。仁政據實以  
告。且以憲臺欲立五社。令所屬州縣分季赴  
郡會文之法。備悉言之。耿先生佩服無已。深  
以未得遊宛南爲憾。○十六日月譔。○二十  
肅此預稟。容當面陳。

七日寄耿逸庵先生書。

昨遊嵩陽。侍教數日。喜出望外。真奇會也。



歸時過勞遠送高家庄一別。纔緒無已。益重  
感愧。二月七日到泌陽。士子聞書院講孝經。  
頗有興感之意。終以未能邀駕南土。敷教爲  
歉。先生出處。關係斯世斯民。二十載林泉。念  
念不忘天下國家。著書立說。承先啟後。其加  
意書院處。正是陶鑄人材。使萬物各得其所  
之意。先生之學。一仁字可包括。既又注孝經。  
以挾至德要道之旨。持此以往。先生佐聖  
主以孝治天下。實是佐聖主以仁育萬民。  
吾道之行在此矣。睢陽先生疏請出山。經  
筵中得兩先生。日爲進說。韓范當年。豈足擬  
其萬一。想徵書已到。荒僻下邑。罔聞榮行之  
期。因便寸函上候。先生此行。自慎交游。  
以往無俟淺見。竇陳也。依依未罄。○二十



九日

焦氏族譜序 古之齊家者立規範端  
好惡別內外之閑示尊卑之等順長幼  
之序嚴喪祭之儀謹出入起居豆觴几杖之  
節其施之家者不憚委曲煩重總欲使人知  
尊祖敬宗而後已。是道也明王治天下之道  
也齊家云爾哉後世人心不古禮讓不脩大  
順大化之俗鮮有聞焉。是以父子慙德兄弟  
乖氣夫婦失序名義褻越志氣囂凌不亟易  
習尙之所好未見有濟。何以易之莫先於脩  
身次則明譜系。我爲父而能慈則爲子者勸。  
我爲子而能孝則爲父者豫。我爲兄爲弟爲  
夫而能友能恭能正則爲兄爲弟爲婦者無  
不式相好而不相謫。故曰脩身亟至若族衆  
蕃衍恃有譜牒以正世系垂永久忽此不事



有曾元罔識高曾之名者矣。欲數十世百世後，追溯前人嘉言懿蹟，瞭然如指諸掌。雖有孝子慈孫，徒悼歎增悲而已。何所憑以傳諸後？故曰明譜牒者，次之。泌邑焦氏門閥，學天下，自前代以迄本朝，科第蟬聯，簪纓輝煌，世共羨之。有潤甫諱涓者，承先世澤，培擁益厚，循循守禮，不惟不以富貴驕人，並不以學問道德先人。里黨間往往爲予道其孝友，稱其敬慎，舉其樂善慕義，濟人利物，以及閭室敬畏官長，大衆解息紛爭，諸存心制行，質之古，有道者殆不異也。及予悉心察之，接其言論，丰采屢與商確，正務見其學識器量毫無愧於古人，誠如里人言。近復與予訂聖賢之學，用是益信之深，敬之至。如潤甫者，所謂豪

傑之士非耶。其弟韓波紹承家學而益光大之。謙謹慈厚。固天性然也。至出其才於天下事。莫不迎刃而解。又其德慧夙裕。迥出塵表者。宜乎服官有聲。克顯祖緒云。噫。觀伯仲間。惟脩身慎行。是先已。令人厭服者久之。又復畱心譜牒。亟爲脩輯。水源木本之思。蓋弗忘哉。非知道者能於此等加之意乎。夫家之有譜。所以聯宗族而篤恩義。正名分而防賣亂也。程子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蓋綦重矣。今譜立則禮明。禮明則分定。分定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各得其所。而不至於紊。以之承先。必覩手澤。而不能讀父之書。撫杯圈而痛口澤之氣。猶存。則思以身爲繼述矣。



以之啟後必如文定之教子以明道希文自  
期待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則效伯高不願效  
季良矣以之卹宗族必不以顯達而知貴不  
以祿位而自富則范文正之義田宅當有區  
畫矣往見世祿之家怙侈多恣鮮克由禮使  
盡如潤甫伯仲立譜教宗族孝思不由是起  
乎何者譜其世系正所以示之本天本祖無  
忘爾愛敬故也憶潤甫嘗爲予言五世祖百  
世不祧家廟僅存遺址每逢春秋霜露惻然  
難安今議脩舉行有日矣又潤甫先祖入鄉  
賢者二祠宇傾圯方偕弟謀建脩如此類皆  
仁人孝子之用心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焦氏其有後乎潤甫舉子六聘齡未弱冠知  
向學韓波冢君彭齡進學未艾皆世德所貽

因並及之。  
是爲序。

三月二日、講耿逸庵先生太極圖疏義。○足

病。○四日

泌侯來、送新生王孟祥等二十四人入庠讀書。行禮畢、旣去、紳士老

成數輩獨畱、議束脩之禮、循往例、區爲三等。予曰、學校舊有束儀名、色亦執贄上進之意。爾後世沿此而失其義、專以金錢爲禮、是貨利之行也。我輩以道義爲勸勉、不以財貨爲競尚。往者學憲校士、補廩增告病乞頂常例、悉却之。今安事此。諸君進曰、日用之費、別無取資計。一歲俸銀止得一兩餘、一歲學租止入數斗餘。俯仰旣慮不給、月課更煩供費。衆





方代籌無計補益併此去之何以治生予感  
 諸君相體之意酌最上者受少許中下悉捐  
 除卽以其所不取者贈爲買書之用一以見  
 歸弟相關之情一以見學校自愛之道彼此  
 庶幾各安其亦可也。○五日三弟克恭自柘  
 衆心不自寧而退。

減至。

足病甚不能爲禮。

○九日答通守陸公書。

今春遵學

憲檄赴省領頒發上諭因得再遊嵩陽書  
 院。嵩陽先生謝惠問并聞原訂今歲應撫軍  
 請遊大梁後赴泌陽闡教不期睢陽先生列  
 薦章應召入都廟堂得人殊勝僻壤布化  
 也。泌邑士子近有知向學者皆大人先生培  
 植鼓舞之功。奈勤愚陋寡識恐終不能借之

大道之成。然爲其事則宜盡其責。不敢以學力之不足而他人有所諉。此亦自淑淑人之道。但未知設施何在。教我爲望。

○十一日、父母回柘城。愈。足病

○十六日月課。

諸生請曰、近執經請益者愈衆、計數日內文字不下數百

篇、一一召而誨之、恐勞頓無已時。今欲爲可久之道、意惟將十六日各社會文並小會諸文彙閱、第其高下、至次月初二日一齊發落、庶教不勞而學不急、後依此法行之。○

二十七日

答李來章書、壬戌良鄉道上、匆一晤、未獲細訂心期、常以爲歉。

足下高才遠識、文壇宗匠、近詢輿居、知閉戶讀書、外務毫不入其胸中、雖百里外猶可想



見某碌碌半生，雖得湯耿兩先生時賜提攜，於此道矢諸意念間。然功夫作輟相間，謂能窺藩籬則未也。足下肩任斯道，有契近思錄知功夫不淺。把玩來書，至爲欣慰。天壤至大，得一二良朋切劘講論，獲益實多。然而習俗功利之流，一聞道德之說，輒嫉之以爲不便於已。氷炭不相入，在在如此。此從古聖賢斷斷以拔出流俗爲警省也。然拔出流俗，却不<sub>是</sub>負氣矜能，傲岸自異，只是要盡自己道理，不干別人事。所以流俗不與彼同，道德由我自致，自衣自暖，自食自飽，何得露圭角與世區區較重輕也。故說立志又說省察，又說踐履，不一而足，總是學問一途，愈進愈密，入於其中，自往<sub>④</sub>手不得也。吾鄉湯耿兩先生倡明

絕學匪伊朝夕。湯先生得行所學，經綸顯著。耿先生數十年來接引苦心，一旦出而建白，正學蔚興，澤被生民，大有可望。足下英資粹品，生同時，居同鄉，力量學問俱復優裕，將來造詣孰可量也。某沉淪卑秩，於分所當爲處，毫未之盡。幸泌邑雖屬荒殘，而一二同心肯相信從者，亦有之。奈愚鈍，恐終不能借大道之域。惟是學則心生，不學則心死。學得其正，則道全而可久；學不得其正，則道偏而有弊。此愚衷常以是爲兢兢，而因以語諸同志者，不知於道爲何如也。幸明教之。○答李來章詩：首山開翠巘，推牖挹雲痕。翰墨金聲遠，神情玉氣溫。掄才應鳳閣，屬望白龍門。盛業光天壤，相期斯道存。 猶記長安道，卿雲接



鳳城。識韓初恢。願御李得同聲。鶴夢驚烟。  
潤、鴻音帶露清。梅花將放際、還共入春明。

夏四月二日、講中庸講畢、發落前月會文、面第

高下、榜示爲常。擬講天命之謂性章。中庸

而作也。自堯舜有執中之傳、歷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心源接續無少間隔。孔子沒而微言衰、子思憂之、述祖訓以明其統緒、首章闡性道教之旨、而以體道之功、盡道之效、備言之、以見人不可須臾離道之意也。蓋天地生人、生物只是一氣流行、而理卽寓於其中。人得元亨利貞之理、以爲仁義禮智之性、源頭皆是從天命來。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



純粹至善、率而循之、如爲子、便盡孝、爲弟、便盡恭、此便是日用常行之道、故曰率性之謂道。是道也、平坦易直、何待於脩。但人之氣稟不齊、故行之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制爲禮樂刑政、以品節之、是卽曲成萬物、範圍百世處。故曰脩道之謂教。夫道也者、命於天、率於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君子體道、動靜安、可稍間其功。故涵養本原、須用敬、須臾而不敬、則與帝天違矣。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念念不忘天理、存得此心、愼密養得此心、精明到得動時、便會合義。然聖學功夫、却是逐層做去、一步不肯放閒、靜時固存養、動時又省察、不必到彰見明顯時、方始着力。當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初無入



知。然自己已知得了了，是彰見明顯莫有甚於此者。而君子更於此加謹焉，是於念頭初動處，卽加澄治。此切實爲己第一着緊要功夫。蓋此時能實用其力，則可以作聖。此時不能實用其力，則爲狂妄自欺之小人。其幾甚微，其別甚遠。所以大學於誠意章重言之，中庸於首章特言之者，示人以知所重也。然君子必動靜交養，內外夾持，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頃者，誠以吾性情中本具道之體用，卽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試觀人之一心，涵有喜怒哀樂之情，當其未發，渾乎性體完具，初無偏倚，則謂之中。此是寂然不動時有是性之德。及喜怒哀樂既發，則情矣。而發皆中節，於天則之恰好處，初無差謬。是情之用而無戾

乎性之本體。則謂之和。此是感而遂通時有此情之德。這個中是卽天命之性。天下萬事萬理皆從此流露出去。此是一個根基植立在內。故曰天下之大本。萬殊而一本也。這個和是卽率性之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就如通行的大路一般。故曰天下之達道。一本而萬殊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則道之體卽具於性之德。和爲天下之達道。則道之用卽具於情之德。道本不離乎吾之性情。君子安得不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致其功哉。苟能推而極之。用存養之功。以靜體乎道。至無一念之不中。則其所爲戒懼者至矣。用省察之功。以動體乎道。至無一事之不和。則其所爲慎獨者至矣。功夫旣極微密。心地愈明靜。胸襟愈



擴大政治愈公平。每日間純是天理發用，而不以一毫己私參之。一動一靜，卽天地之一陰一陽。一語一默，卽天地之一舒一慘。故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盛化神，上下一於恭敬，真個成天清地寧世界。豈不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各安其所，而無復變易，而天地間之萬物一一知明處，當物各付物，使人還人之性，而無欠缺。物還物之性，而無侵陵。發生長育，各正保合，皆是我調護愛養，方始有此。若戕賊其性，拂逆其施，萬物便衰殘，不是生育底氣象。所以盛世之民欣欣向榮，物亦茂發，理自然也。然是位育，有聖人之位育，如聖人得位。

行道而能躋世於昇平是也。有賢人之位育，如賢者得行其道而能使一方得所是也。有學者之位育，德未造極，位又不我臨，循循盡道，使一家一鄉皆化而爲善是也。隨其分量之大小，各有位育的實際。但此章是自戒懼慎獨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以學之能至聖人者言之到此，便不屬學者事矣。然學者立心却要到此田地，不到此終是自棄。其求進乎此者，無他，亦惟去其外誘之私，以克其本然之善而已矣。私何以去，亦惟戒懼慎獨，無間其功而已矣。詳味中庸一書，首章從天命源頭說起，而歸其功於戒懼慎獨，極其效於天地位萬物育。末章從下學立心之始說起，而歸其功於內省敬信，極其效於篤恭而天





下平、仍復推之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間  
 散爲萬事、言子臣弟友、言鬼神饗祀、言孝之  
 制作、言政之九經、言王天下之三重、言臨天  
 下之四端。雖未必在在說天命之性、然事事  
 實有無聲無臭之理、藏於其中。理不離事、事  
 不離理、所以卽事窮理、便是一貫之道。此在  
 戒懼慎獨者、尋得路分不差、以其身自勉之  
 而已矣。○講學畢、謂諸生日、位天地育萬物  
 固是聖人分上事、我輩慎勿畏難不前。蓋聖  
 人此形、我亦此形。聖人此理、我亦此理。只要  
 我能盡天命之性、亦可爲聖人。○四日、發書  
 無他學焉而已。學何讓聖哉。

各社約諸生來祭沈司訓助賻儀。

約各社諸生來祭沈

司訓書、五社諸君知沈先生逝矣。一日師弟分不可滅一載同官情不能已。茲覩身後之狀蕭條難堪我輩當力爲維持其事周急古道猶存露骸豈安。况學校重尊師之誼諸君聞敬老之訓此道講之久矣在今日尤宜注念公祭萬不可少助賻更所宜急。凡事自盡吾心於他人無相干涉。諸君其聽吾言勿作推諉觀望可也。○司訓耳不聰年八十餘終於任。予覩宦况蕭條遂單開各社諸生作書以告令助賻來祭。先是司訓病卧不起且數月餘予謂諸生曰學舍無事儘可養疴。卽有事予自當之。諸君勿謂沈不事事也。沈先生齒高乃有德之徵。大抵人心偷薄機變用事壽便不長。今八十餘翁我得周旋左右敬



之不暇、忍慢之乎。正不知我輩享年能及此否、此不可不念也。自到任後、屢以爲言、諸生卒於司訓。○八日、克恭回柘城。不能肄敬之不怠。○二

十日、振起自柘城至。

五月二日、講張子西銘。

擬講張子西銘、按張子西銘、指示仁體

可謂深切著明矣。薛文清先生爲學者、明其旨曰、朱子解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曰、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蓋乾坤之健順、卽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物、爲仁義禮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與

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長長、孤弱幼幼、聖人賢者、以至兄弟無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理也。惟聖人能全其性、與天地合德也。賢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於等夷也。於時保之、保此性也。樂且不憂、樂天卽樂此性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此逆此性、戕此性、稔惡而淪滅此性者也。踐形惟肖者、能克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陰陽變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卽此性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窮神善繼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卽此性蘊於寂然不動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此性於幽隱之中、無忝於



乾坤父母也。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其心。養其性。不怠於事天者也。過人欲而惡旨酒。又所以顧天之養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求錫類。乃所以廣萬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勞而盡底豫之功。非存此性以事天乎。無所逃而待烹。非盡此性以順天乎。體其受而全歸者。全歸乎此性而已。順乎天而惟命是從者。不拂乎此性而已。或富貴而厚吾生。吾惟盡其性而不敢驕。或貧賤而玉吾成。吾惟順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則存。吾性以事天。沒則全。吾性以樂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性來。西銘始終之意。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惟在乎養其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旨。然理一所以爲仁。



分殊所以爲義。舉仁義而言，則性之全體在其中矣。嗚呼！西銘之旨，經程朱諸大儒闡其蘊奧，發其指趣，理一分殊之說已極廣大精微矣。又得文清先生絜其領要以發揮之，特地拈一性字以貫全旨。學者讀之，當曉然知吾性之皆善，而孜孜焉學之，以求復此性。聖賢之道，當不於我乎遠矣。○講學畢，謂諸生曰：我輩聚晤已久，不患禮義之心不相浹洽。然更有一段緊要功夫，諸君亦知之乎？諸生問故。曰：今小學不講久矣。幼儀旣畧，長卒無成。老不聞道，沒世與草木同腐。上之教化，下之風俗，皆繫於此。世多忽此不講，是不於根本處加滌濯之功也。今後可將小兒輩特起一會，令來背書習禮容。此蒙養之功，斷不可

畧者。勿謂細事。無關大道也。

○五日起童子會。令入聖殿。

背書習儀。是日童子背張子西銘。至者二十

三人。

分三等課之。長者十四五歲。令讀五經。性理諸書。幼者十歲以下。令讀孝經。方

提抱者。令讀小學。先以三字經。四字鑑等訓其字。每於前月初五日。命讀某章。至次月初五日。來背講說大義。以開導之。早飯後。命役布席於聖殿西間。重數行。予及舊泌侯雷笏山。汎防王富與先入聖殿。三揖。次彼此各揖。序坐在聖殿東間。西向北上。然後諸童父兄各率其幼子弟入聖殿。三揖。次向官長三揖。次向會長一揖。然後會長分坐於東間。北面。



東上。童子序坐於西間、北面。長者南行、幼者北行、依重席序坐。位次既定、撤三籤、命某背書。某卽起、進前立中間、北面向先師孔子一揖。背書旣畢、復坐。因事爲誨、闡發無遺。至日西、各散。將背書三人、長者給以書籍、紙筆、幼者給以果餅。○誨諸童曰、今日集汝於聖殿、非無謂也。爾幼輩皆有作聖之基、故令爾來此地。一則對聖人而收其非僻之心、一則對聖人而奮其願學之志。要知聖人實我師也。師聖由我心也。我之盡道在家庭也。爾少長皆當以孝爲根本。○六日、校理學正宗訖、以歸而求之可也。

後作舉子業。○九日、雷侯笏山勸予爲舉子



業與子起文會。

笏山舊爲泌令，予到任時，備

知蘊蓄淵泓。每值講學之期，必與嘗勸予曰：教人固屬盡責，自治尤爲遠志。國家設科取士，有志斯世斯民，未有以孝廉終其身者。苟欲行道，不治科舉之學，進身何由？經綸何敷？時予以學校方有整頓，不敢懈。旣而脩兩廡，旣而訂理學正宗書，皆不服治舉子業也。至是學規兩廡，正宗書具有端緒，公更以文事相勉曰：吾兩人更好起一會，越三日作文二篇，互相餉，以五簋爲限。昨日方言之，至是日早晨，公徒步至明倫堂，出筆硯置案上，索題作文。字予由是勉。○十六日、月課。○十八日備文具以應公命。

與焦涓札、好善之念、誰不如我。大家砥礪善行、在上在下、均有責焉。頃讀王富與勸善歌、具見化導婆心。詢之、知屬潤甫作。以王君之心、借道兄之口、卽以道兄之筆、寫天地之心。與人爲善、情見乎辭、豈惟愚氓當守此安業、卽吾黨亦宜奉此寡過。喜而不寐、幸各勉旃。

○十九日

哭門人陳衍舜文。嗚呼衍舜之而傷心、鄉黨追念之、而飲恨。謂爾厚重、謂爾謙慎、謂爾家庭恂恂、復勤學好問。今已矣、行而未成、道而未竟、豈非二五之參差錯綜、不能一其化、而齊其運耶。獨念爾父及爾兄弟同至吾門、而爾何大業之不可振。今已矣、吾有行而不能於爾乎語、吾有言而不能於爾。



於我乎信。嗚呼、吾實愛爾、重爾、厚望。○二十  
於爾、今不幸而至於哭爾。嗚呼、衍舜。

# 日刻泌陽學條規成。

## 六月二日講論語。

擬講君子食無求飽章、此是夫子以純學望人也。

天生斯人、畀之以耳目口鼻手足心志、不是要我逐逐世情、不是教我安閑怠惰、亦不是聽我浮慕滿假、只是要我終身好學、成就一個聖賢人品。此是天地生人苦心、所謂學者、做他樣去做也。聖人孝、我就學他的孝、實實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做將去。聖人弟、我就學他的弟、實實徐行後長、居食與共、做將去。久如此、庶於天所賦我之正理保全無失、豈



不是聖賢路上人。此個道理甚是平常。此個功夫甚是容易。人多不能爲此者。緣是識見卑陋。志慮紛營。不知學聖賢之事。爲我一生飽德之事故。所求者止在飲食之豐美。不知學聖賢之功。爲我一生安居之功。故所求者止在居處之晏安。夫求誰求之。我之心求之也。心之所求在此。心之所好亦必在此。欲此等人去好學難矣。若夫爲學之君子。不然。先定志氣。先甘淡薄。有食則已。無求飽也。有居則已。無求安也。他心之所求不於此者。爲何他。只是要敏於事而慎於言。蓋志在點檢身心。不暇及此也。每日間汲汲皇皇。惟務爲進德脩業之功。而收斂於規矩之中。絕不放肆其言。誕易其說。卽所言者正。亦必度我能行。



方始言之。敏事如此，慎言又如此，心術已是  
 光明，學問已是正大，猶不敢自足，必就有道  
 之人相爲考証，以觀我之得失。此等心地，純  
 是一團望道，未見之念，故夫子以好學歸之。  
 可見吾人一生立身處，全在於學，一生用心  
 處，全在於好。誠能安飽無求，敏慎就正，其於  
 學也不庶幾乎？若好不在此，則有  
 好非所好者矣。學者可不勉哉。

○五日童

子來背大學序、孝經小學、至者三十餘人。

生馬之起，以文爲贅來受學。趙程萬爲介。贅  
 言載樂飢集。○與趙程萬札。馬蔚庵爲學  
 而欲謹擇其正，胸中有主見，非他人可及。若  
 果定其志，堅其力，不爲流俗所動，可必其終。

身有成也。近從文字內窺見蔚庵之學日進，  
鵬九提誨之功不無有賴。大家講明正學，亦  
快事也。○八日，振起携客回柘城。○十六日，

月課。○十七日，入聖殿讀書。書聖殿壁上帖，  
徒自覺而已。予愧非其儔，然不容安於暇逸，

坐廢歲月。今擬十七日入先師殿內讀書，以  
便與學者往來講習。有志之士，無論生童，俱  
得肄業其中。兩廡皆可任是。總是晤對聖賢  
之意，不嫌褻。○二十六日，投南陽府別駕，尙稟帖，  
憲臺治宛士民樂業，

人心悅服，淪浹骨髓。早歲雖處荒城冷署，亦  
同草木向榮。自到任以來，過叨鴻慈，常愧謏



秋七月二日講論語。

擬講性相近也章。此是夫子欲人慎所習也。天以

陋寸長莫効。然不敢不志存兢惕求副憲臺  
作養之盛意。前賜學規序文蒙面論刊發通  
郡仰見憲臺愛人造士之懷同於天地生物  
之心。但卑職條規何所裨益得憲臺序文冠  
其端可當風行草偃也。卑職同泌陽將序文  
抄錄散與士子讀之皆感動激勵聯社會文  
初無間歇以荒烟茂草之區變爲衣冠詩書  
之習憲臺之整頓風俗捷於影響向使通郡  
得早讀大序未有不鼓舞興起者。今將序文  
刊出先呈二十部求憲覽。倘條規內有滲漏  
處懇憲臺切誨不惟卑職荷陶  
成卽士子霑化雨且無涯量也。



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人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此理從天命來，所謂粹然至善者也。但此至善之性不能不載之於形體，纔着在形體上便純雜相間。所以無極而太極者，渾然至善也。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便善惡分。萬事出紛紜揉雜而不可究極矣。可見性無不善，一落在氣質內，性亦因之不齊。究之源頭俱是從天命來。雖氣質不能強同，而此性在氣質內者何嘗大相懸遠。惟後來所習不同，故聖狂之分不啻天淵。夫子欲人慎所習，故提出性習，分出近遠，使人知形體之內皆可爲踐履，而人爲之失無與於生初。人誠於此而善返其性，以慎審乎習，有父子便思孝，慈之理是大家公共底，便去盡孝盡慈。



不肯爲不孝不慈之事。有兄弟便思友。蔡之理是。是大家公。其底便去盡。友盡。蔡不肯爲。不友。不蔡之事。以至長幼順夫婦和。朋友信。凡日用間耳聞目視手持足行。無不是要習乎天理。如此便是習於善。不如此便是習於惡。人之善惡繫於所習。豈性使然哉。然習於惡者固不足論。而其習於善者亦自不同。有自幼而習於善者。或得於父兄之訓迪。或得於師友之提誨。而漸加學問。以保天良。遂終其身爲成人。如宋儒胡蔡諸家人。則家庭講貫。出則友教。賢豪是也。有半塗而習於善者。如幼年失教。中塗自悔。擇一善術爲終身依歸之地。如程門張思叔。因官長過而傳呼。遂激勵奮發。卒成大儒是也。有老而習於善者。幼

不知學、長不聞道、優游歲月、錯過一生、忽得人提撕、而向往懇切、雖歲月無幾、而良心發見、聖人亦樂得而進之。如李初平、傾心茂叔、咨扣道要、二年有得是也。人之向善、雖早暮不同、總之能習乎善、則氣質之清者、可以爲聖、氣質之濁者、亦可爲賢、而於上天生人之意、爲無負矣。豈不在人之自勉乎哉。抑嘗論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爲學、復性爲先。孔子言性處甚少、緣當時主持世教者、盡在孔門、而異端邪說不敢恣所以。夫子曰言仁、言孝、言道德、言敬、恕、無非言性善之理、更何容另標一性善之目。至戰國時、有異端出、而亂道、說性有不善、故孟子單要說個性善、以閑聖道、以正人心。到後來程張諸大儒、又拈出



一個氣質之性。與人說。而人之爲不善者。始  
歸罪於性。至今大道昭明。如日月中天。  
載籍所傳。歷歷可考。要皆自孔子性相近也。  
一句說來。人之忽於所習。而謗咎於性者。尙  
其取先聖先儒之言。而詳考之。當必  
返已猛省。不敢爲自暴自棄人也。  
 ○五日、

# 童子來背中庸序孝經小學

有童子高德脩者。方十數歲。初

入會時。命讀孝經。未三日。來背誦。聲既朗。文  
 義更熟。再命讀小學。未及旬日。已讀強半。此  
 子聰穎。甚可畏。家貧。嘗依伊外祖胡生爲居  
 衣。不完整。予授之衣。胡生率其童來謝。予謂  
 胡生當善成之。無  
 壞此子美質也。  
 ○六日  
 王世貢來受學。李  
 來章以書爲先容。

世貢江南  
上元人。

○七日

與趙程萬、秉燮、千古在  
人心，好把孔顏樂處尋。一

息常明，畱脉絡，三陽連類屏僉壬。書聲映雪  
能成德，道氣如蘭好共吟。此日愁教空過去，  
綿綿統緒更誰任。○又與程萬值秋闈，應試

泌邑，人士衆如雲，謹篤絕俗，惟推君。波浪

汹涌，總不與，甕牖繩樞道嘗聞。布帛菽粟存

天真，童冠相偕萃同人。從來衡門可棲遲，我

欲樂飢透嘗貧。君今方抒黼黻志，聖朝賓

與欣攬轡。翩翩天衢指顧間，幼學壯行日以

遂。

○十四日

與吉斗詩。元坐起盤雲，蒸蔚  
當門看。高士北牕卧，壯志豈懷

安。茅廬非隱者，何妨垂釣竿。書卷迎曉日，善  
氣馥若蘭。稚子進捧觴，課誦已盈歡。他日奮



連朝。望朝。  
慶彈冠。

十六日、月課。十八日、造兩廡。

告成。二十九日、率諸生宿明倫堂致齋。侯

赴省有事棘闈、典史欲攝祭、諸生來告、予謂諸生曰、名不可假、禮不可紊。典史辦祭則可、主祭則不可。往逢初二講學之日、率先期於二十八、九日將各社會文親第高下、俟講學時、唱名發榜、同衆啟誨。是時予批閱諸卷、方畢、出視牲、典史以爲慢已也。及拜聖殿、以不得躋主祭之位、不成禮。人明倫堂、大肆咆哮、諸生不能甘。予曰、此狂悖無禮、一至此乎。天經地義、不可滅也。反經不祥、斯人殆將及矣。於妄人又何難焉。未逾數月、暴死。



儒藏

# 八月朔祭先師。

從前廡祠無存、先賢先儒無棲止處。逢丁祭搭席棚、總書

一先賢神位紙牌祭之、甚爲褻禮。予於二十五年七月赴南陽郡城、照依府學兩廡神主位次抄騰明悉、未及製主、暫製木牌、用紙通長、各書姓名於其上。士子咸得識先賢先儒姓字。至是丁祭、請先賢先儒主牌入兩廡祭之。○二日發各社會文。

## ○散帙各遍。

## ○四日遣人祭鐘、爾知先生。

祭鐘

爾知先生文、嗚呼、先生之志、期造微芒。先生之功、體認微陽。逢人勸善、是其本性。到處安身、樂其退藏。已矣哉、人其室、問其人、其人則亡。西風洒淚、暮雨斷腸。憶昔音容、而不得



見孰禁予之徬徨。然而虛靈不昧終如其始。抑亦可謂全歸而勿傷。嗚呼哀哉。尙饗。○

五日、童子來背論語序、孝經小學。○與丘漢

臣謀雷芴山資用。○七日

與陳維章詩、世德發祥泌水濱、桂

香觴泛樂佳辰。庭前試看

○十五日

與丘漢臣書、

繩繩起誰謂今人非古人。

我輩道義關切、不啻骨肉。諸公子讀書會文、以足下家學淵源、自令繩繩無間。某嘗效隱念代爲籌畫、亦過慮也。前承厚德、建脩宅舍、某安居其中、已逾半載、愧無以酬大惠、意欲勒石垂久、以志不忘、且令後至者得以觀省。但未知當日仍有出分金或助力役者否、萬

一漏遺、貽過不小。希將協脩姓字單。開示下、庶據實勒石、不致錯悞也。

○十六

日月課。

九月二日講中庸。

擬講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此子思子言自

誠而明者之事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而人各得之、爲仁義禮智之性。天人之間、源流渾合、不惟人得之爲人、卽物亦得之爲物。雖人貴而物賤、人靈而物蠢、其實只是一理、滾來滾去、但理一而分自殊爾。豈可將位天地、育萬物、看作吾性以外之事。惟夫人而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將天所賦予我之



理盡行失落、方且爲父子而不能孝、慈爲兄弟而不能友、恭以至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宜然而行、不能管攝在腔子裏、如此更那望他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無他、天以實理賦於人、而人不能以實心體乎天、所以同爲人而性已失、卒至離道之遠而不可復也。唯天下聖人德極其至、其存心也一、以天之心爲心、其制行也一、以天之行爲行、是所謂真純無二、渾全初體、爲天下誠之至者。誠到至處、遇惻隱、仁心便發動、遇羞惡、義心便發動、遇辭讓、禮心便發動、遇是非、智心便發動、四德實在、備於一身、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畧無毫髮不盡處、豈不是將天所賦予我底道理完完全全、無一失墜。故曰能盡其性、人



惟是不能盡其性、便視人物無與於己、一任其殘害戕賊而莫之恤。今至誠能盡自己之性、看得一人此性、人人亦此性、一物此性、物皆此性。設己性既盡、而人有失所、物不成、若至誠之心、必以爲己之謀慮不周、處置未善、惻然思有以生養而安全之、故能盡其性。其於人也、必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或制田里、薄賦歛、或立學校、明禮義、不知費多少、區畫、必使人之性亦得盡焉。能盡人之性、其於物也、必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或樽節愛養、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之類、不知費多少、區畫、必使物之性亦得盡焉。盡人性、盡物性、此是天地養育萬物之心、而亦有所不能逮者。今至誠能此、則可以贊



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而與天地並立爲三矣。人必到此地位方於天地生人之意無少虧欠。究之參贊不過本於盡性。盡性不過由於一誠。可知人生天地間無一時可容得虛假。無一事可着得欺僞。有時虛假有事欺僞。便與天地不相似。人各得天地之性。卽宜各盡吾心之誠。至誠盡性。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豈曰誠者從容中道而爲聖人誠之者不能盡擇善固執之。○四日、作創脩泌陽縣功而甘爲愚柔者哉。

# 學宮兩廡記

創脩泌陽縣學宮兩廡記。泌邑隸宛南。前代學校曾出公卿。兵燹之後。黎民靡有子遺。學宮存名亡實。僅餘先師殿。畧蔽風雨。其他先賢廡祠以及儒

官衙舍盡埋荒煙茂草中。歷四十餘年。迄無改觀。丙寅歲夏五月。予濫司鐸慈邑。謁先師畢。卽尋廡祠舊址。惟見殘碑橫仆。荒涼增慨。時進多士。謀脩舉方。適秋八月。學憲蔣公校士南陽。因以其事請之。公捐念金。爲紳士倡。始諸生議築室居。予謂安有先聖先賢無棲止處。而遽爲居室謀者。諸生固請曰。卽從之。亦必廡祠旣成後可舉也。至是學憲公亦以爲然。予歸自南陽。集紳士確計。皆義形於色。各輸財物。工料不等。予因偕諸生焦溫等擇吉鳩工。先度兩廡基址。經營從事。爲楹六間。諸生計日督程。各遍。工始於十月之旬。至明年七月終告竣。雖其宏廠壯麗。區事增華。尙有待於繼起。然以視夫零露棘叢中四



十餘年、使先賢不得享禋祀之報、士子不得將敬事之誠、不已較然迥殊耶。予因是有所感矣。國家之氣運日隆、由於聖人之道不息。聖人之道不息、由於學校之人才知崇聖道、而不惑於他岐。今世學校之設、非不廣、師儒之官、非不衆、而士風往往挑達不馴、率皆由天理不明、人心陷溺、名爲聖賢之徒、而其實不知尊崇聖賢之道焉。故也。今盤山泌水間、士氣鬱鬱、方新一加警提、罔不鼓舞奮興、趨事維敏、可不謂知崇聖道者歟。從此重聖賢之享祀、因而躬行聖賢之道、躬行聖賢之道、因由學校出而大有造於國家、皆不能無望於多士之克自振拔者。憶昔與耿逸庵先生訂學嵩陽、其言曰、學問之道、無他只念。

念存天理、求無愧自心而已。又曰：斯道着落在日用倫常，惟從事居敬窮理、力行聖聞之階級堂與具在是矣。二三同人其志之，勿謂廟貌聿新遂畢吾事也。東西兩廡告成，勸督程諸生文、兩廡先賢先儒皆羽翼聖人之道者。此地四十年荒蕪，今一旦脩舉，使神有享祀之處，固貴邑崇重聖道之盛心，抑亦見諸君之敬事不怠爲可法也。先賢在天之靈，想默默鑒之矣。更願諸君修身制行，皆體此敬爲善爾。○五日，童子來

背孟子序孝經小學。○六日，與雷笏山玩太

極圖於學宮。

笏山不時過我，手執理學正宗一卷，頻相商榷，令予剖太極圖。





畧發其端、輒滿目行生。玩是書既久、謂周、程、朱子之語、非諸儒可及。熟此他書、不讀可也。其於斯道、有悟如此。○十五日、樂飢集詩序、今之言、鏤飾字句爲工。然工則工矣、爲問三百篇之遺、尙有存焉者乎。亦有扞毫伸紙、發天籟之不自已、而稍涉疎放、卽失溫厚和平之體。此風雅擅場、古今難之。仙井雷笏山先生爲文、擅宗工、其詩古文辭、久膾炙海內。如樂飢集、大抵皆憂憤之所爲作也。其音悲壯、其辭婉轉、其意忠厚、旣遠絕世俗、餽釘之習、復深得風人敦柔之旨。語語從性情中流露、而飄緲雋永、頗類太白。然亦有格調沉鬱、極似少陵夔府諸作者。先生之詩、詎必規規焉摹倣前

人而讀先生之詩。又豈謂執一班可窺全豹耶。雖然。余之折意先生者。更不獨在此。憶丙寅夏。余濫司泌鐸。時先生方掛冠清風。兩袖。囊殮或不繼。而陶陶自如。毫不戚戚於中。余已心識其爲人。及屢接言論。丰采熟悉。學問淵源。非與古人所謂胸懷灑灑。光風霽月。氣象有相合歟。自是頻商所學。不我遐棄。或早暮間。濡零露。帶夕曛。互相過訪。所講論者。周程張朱之與。所考課者。脩身經世之方。暇則擗管爲時藝。發揮聖賢之蘊。無有三日不聚晤者。嘗至燈繼日晷。漏刻不計。噫。荒煙茂草中。有促膝談心者。與之上下千古。盱衡得失之林。抑亦可謂極人間之樂事矣。嘗見古之賢豪自命者。多不爲世所容。而抑鬱不得志。



之日、獨矢志千秋、立德立言、卒至不可磨滅。今先生處境困而履道亨、白是造物憐才、愛其器珍其寶、使韜光藏輝、照耀千古、則先生之不朽、抑又不獨在詩矣。豈不曰吾道其南矣乎。○十六日、月課。

冬十月二日、講論語。

擬講誰能出不由戶章、此是夫子喚醒世人由道

之意。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人只是不知道之當求、遂貿貿然枉過一生。間有知道之當求者、又不肯實用其力、多是推托不前、頽惰自廢、獨不思天以仁義禮智之全理付於人、而人全然捨棄不顧。將說我之力量不如人、夫子曾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將說我之志氣何必要勝人。夫子曾說當仁不讓於師。將說求道有禍患及身。夫子曾說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將說工夫枉做一生。終到不得聖賢地位。夫子曾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見道在人身。原是人所固有的。亦是人所能爲的。總推諉不得。一日又見自暴自棄者。流無論聰明的。遲鈍的。有才的。無才的。都是不肯往前進脩。所以又就人所易知易曉者。怪而問之。說人之出也。誰能不由此戶而出乎。何至於道竟棄之如遺。而不由乎此也。玩此語意。有無數慨嘆警省意。實是無



數激厲期望意。人若尋味此言、而由道如由  
 戶一般、發一念、必要合天理、舉一事、必要歸  
 準繩、看這道理、如影之隨形、一步不可離、如  
 此、則爲父必慈、爲子必孝、爲兄必友、爲弟必  
 恭。人奈何舍此、不由而甘爲下愚之歸也。他  
 日夫子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其  
 望人之意、與此畧同學。○五日、童子來背詩  
 者、所宜猛省而精進也。

# 經序、孝經小學。○七日

鍾爾知先生文集序、  
 鍾爾知先生旣歿、

其子聖鐸彙遺文若干卷、問序於余。余不敏、  
 與爾知先生締交久、不容不一言以紀其實。  
 且聖鐸搜集遺編、嵩陽先生嘗嘉其孝、予又  
 安能已於言。竊思道在天下、任人由之、而不



盡其有志趨向正、一遇變遷、不無作輟。或始念繩繩、及歲月浸尋、不無弛於中道。卽未必多蹈此習、然志竭力衰、亦有類此者。若爾知先生以名節砥礪、從幼至老、得師友爲之依歸。中間離故土、遷徙靡定、講學之志益力、可不爲樂善不倦者歟。至疾革時、屏家衆、不使近、惟靜息天機、畱遺囑數行、以勵學教其子。抑又可謂全受全歸者。憶余往復嵩陽、每過先生廬、訂學、先生冲懷若歉、講論精實、其悉心折衷、嘗至夜分不倦。世之不知先生者、見其甘處丘園、或以肥遯目之、而不知胞與之懷、不以時地限、逢人勸善、直欲使斯人盡爲善類而後已。窮則獨善、何嘗不裕達、則兼善之畧。文集具在、取而讀之、學術事業備見於



茲。且鳶飛魚躍之機、隨處發見、隨人指點、固學力無欠缺、亦其天性使然、然不爲所化者鮮矣。白沙舊有書院、流爲淫祀。先生與苗道德諸同志、頻爲商確、力勸崇正黜邪、迄今脩復有端。將來正學蔚興、能不追先生始勸之功歟。後之學者、欲親炙無由、當備觀文集、所載知感奮興起、有不能已於懷者。是集也。微聖鐸孝思純篤、誰能取前業而表揚之若此。聖鐸曾寄子札云、邇來常以敬字提撕此心。噫、聖鐸之敬其聖鐸之孝矣乎。昔夫子作孝經以授曾子、數以不敢爲言、復取詩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言標爲指要、此足以見其敬之大矣。聖鐸其亦悉此意乎。○與李來章書、

思錄爲聖學津梁、精玩此

書不第爲文章宗工并荷理學薪傳茲幸數  
百里訂應求之誼何快如之大集擬數語妄  
附簡末深慙未能窺作者之意然以此爲就  
正倘使某稍聞大道實佩服明德無旣王龍侯  
雖托業微技亦貧士不得已者之所爲然文  
有可造想不鬱鬱久困此也昨受業已令入  
泌陽社中矣實以來教爲重也○禮山園文  
集序李子來章中州知名士也負卓犖不  
羣之概讀書論世與古人爲侶其志遠其識  
超其才雄其學博故其發而爲文戛戛乎陳  
言之務去奇矯變幻居然自成一家言夫文  
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  
車乎文與道非可判而爲二表裏之謂也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



離文、文不離道、徒工於文者知之乎。來章之  
文根極理要、自吐其胸中之所蘊、不屑屑覩  
倣前人、固屬有目者共見。然余知來章之卓  
然自立於世、而爲遠邇所推服者、匪第以其  
文也。何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  
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此人以文重乎、抑  
文以人重乎。來章膺鄉薦、卽閉戶潛脩、勵志  
聖賢之學、行孚於家、德化於鄉、見之者挹其  
丰度、探其淵源、固薰炙之不忍去、卽聞之者  
亦莫不歎服爲有道君子。此誰實驅之而然。  
懿德之好、自在人心、誠中形外、有所必至、又  
何惑焉。方今聖治休明、教化洋溢、人心皆  
知敦崇道義。吾鄉有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  
倡明絕學、一時人士喁喁向風、莫不希心伊

洛宗派、思起而紹承之。此正聖道興隆之會。世運亨泰之機。吾人生當盛世、優游苟度歲月、固非自命、卽窮年勞敝、徒爲枝葉駢麗之習、以相矜尙、亦豈爲居安之地。必若來章之文、語本性情、言歸經濟、斯爲根深枝茂、非與世之徒尙靡綺而於理道毫無補益者可同日語也。以此集公之海內、行見人知道德爲先、文辭爲後、輕重緩急、間可以定其趨向。而一其心志、庶文章之士皆蔚然躬行之。儒茲集之有功於世道、非淺鮮矣。是爲序。○

八日、念泌邑諸君建學署居余、余不能忘、勒

姓名於石、文以記之。

泌陽縣建脩儒學官署  
宛南荒區、泌邑爲





最學宮。鞠爲茂草。凡逾四十餘年。未嘗易。他  
可知矣。儒官雖冷署。以余目覩鄰郡或棟宇  
巍煥。不則門垣周列。極陋亦有數椽。蔽風雨。  
獨此地不然。灰燼之餘。舊制無存。左右墻野。  
獸蹄交徧。前此司鐸者。率依民居爲安。予蒞  
任後。講課之日。紳士競相謂曰。居室未定。其  
何以堪。予曰。否否。先賢埋霜露中久矣。顧人  
謀是急乎。時亦寓民舍。去學宮數武。隘甚。經  
暑病多。士謀築室。益力。然余所憂者。祠宇蒿  
萊。牧夫樵子咸雜處焉。若更謀他所以圖晏  
安。是芹宮泮水無芟棘日矣。不慮聖道日晦。  
蝕乎。多士善之。遂相學基爲棲遲地。及冬。擇  
日鳩工。各出財貲。物力同聲。併作。一旦舉數  
十年狐兔之區。變爲煙火瓦礫之象。易爲室

廬。向非此邑人士敦尚古處，安有是哉。余自度京德，雖與同志稍勵問學，未必於人心風俗實有補益。諸君何爲居我乎？居我者，期我也。何爲安我乎？安我者，責我也。國家設學校，以教士之任付之師儒，誠以學校關乎人材，人材關乎世運。今日儲之，異日用之爾。嘗怪司教者從人才起見，百不得一焉，則英賢寥落，學術湮塞，誰之過歟。余居斯地，敢不自勉乎哉？獨是居我安我者，不阻艱難，不避勞勩，寢食寤寐以之，予志之弗能忘。今列其姓名，紀其創建，實其歲月，以爲後之居斯土者勸焉。初，焦涓、陳維章、吉斗經營度地，工始於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朔。後二日，至望後二日，落成。涓爲楹三間，於左。維章同兄令儀爲



楹三間於右、丘漢臣爲楹三間於中、更有爲楹四間於傍者。趙程萬禹錫懸、高允鑑、吳中穎、吳中澄、梁克鞏、李晉、李天簡、陳顯舜、陳希舜、陳維閼、陳曰良、曹接武、宋紹芳、吳道南、焦旭齡、焦彭齡、馬若麟、馬之起、吉時、馮思異、馮思衍、馮昌宗、王威、王象默、王來賓、王鉅、王銓、胡士璉、葛漢勲、楊國佐、傅祚遠、喬翀各率子弟及農工平基治塗，亦於是月晦日告竣。其舊存明倫堂五楹，余得與諸生講習其中者，繫國初教諭葵丘孫克俊所建，因併及之。

○謂諸生日：直道難行久矣，睢陽方薦一嵩陽、正道之興，畧有其兆矣，而抑之使不得行，此豈人之所能爲哉？莫非天也。

○九日，使人於耿逸庵先生。

與耿逸庵先生書、自二月別後、於二十七日便達寸函、未知寄到否。先生入朝、荷聖眷隆重、不踰月晉階宮詹。當今聖人知人善任、重道崇儒、草野莫不想望太平。得先生與湯先生輔導東宮、實爲正學昭明、世運亨泰之會。及閱邸報、忽有意外、不勝愕然。豈直道難容耶。不容、然後見君子。以光霽胸懷、自無纖芥。然而大道之行、復遏抑之、使不得遂、豈天意使蓄而復洩耶。抑或書院大興、必得先生日爲提誨耶。此事付之無心可爾。景東陽高捷書院之興、其有兆乎。理學正宗侯卷之十五刊完、統印呈教。惜先生闡發諸儒之篇、未能多見。今據所見者、如太極圖疏義等作、盡入集內。倘再有大篇採錄、與前儒著



作同垂不朽亦快事也。惟早郵寄爲望。

○十六日月課○二十

曰理學正宗序。天道流行、賦予萬物。人各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各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身此理、從天地來、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盡此者爲聖人。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堯舜以來、傳授心法、不越精一執中之旨。孔門言仁、言孝、一以貫之。後世去聖人既遠、學者各以意見爲師承、是以傳流乖舛、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泥於辭章、甚至權謀術數、功利技藝之徒、競相炫耀、而世道人心、浸淫邪說、莫可究極矣。王道蕩而學術裂、聖路榛蕪。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卒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



**缺页**



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畧。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何王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耶。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其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

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至若康節內聖外王之學、純公亦爲嘆服。文公之門有西山、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二公造詣如此、反闕而不錄、闕之者、俟之也。學極乎數、道精乎律、其廣大高明、非後學所能躡等而企。如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二公之深造自得者也。故闕之以俟學者。



之既通六經四書而後可及乎此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畧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與，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証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通

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已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由門戶以尋階級。由階級以達堂奧。要在乎人之能自得焉爾。是編也。甫輯於嵩陽。多爲耿逸庵先生所較正。繼成於藍鄉。焦鶴浦、趙鵬九、李子昭、曹聞衣、吉乘旃諸子請付梓。因得公諸同好。余之公諸同好之志。實嵩陽先生與世同歸大道之志也。夫。

○二十一 日

舊泌侯雷笏山來別。子以詩十首見遺。

○二十





三日送別舊泌侯雷笏山歸蜀中。泌水何  
 洋洋。侯澤與之長。文章駕漢魏。化育盈  
 宮牆。風骨挽頽靡。大雅勿感傷。相對永朝夕。  
 淑氣迎嘉祥。數月頻相遇。燈花午夜忙。忽聞  
 膏吾車。今秣吾馬。褰裳試問何爲者。云有田  
 園將蕪。胡不歸山。之林。今日之暉。不思悠悠  
 蜀道遠。驅車策馬歷異巘。况復蠶叢路重重。  
 我欲投轄閉戶。不復知時之嚴冬。古云君子  
 之交淡如水。可惜黃金盡時交已矣。人情反  
 覆似波瀾。懷寶知君到處有倒屣。不說江樓  
 醉少陵。詩思湍飛風雅興。還看千古才名蕪  
 氏絕。於今高峯並峙推人傑。玉樹蘭芽耀簪  
 纓。駟馬應是舊家聲。賓興他日。膺上選。遙遙  
 海內亦知名。相勸杯酒壯行色。歸去吾道有

法式。臨別千卷莫須問。曾記芹宮印太極。○  
與童逸闇書。近聞駐車西平。雖王事埤遺。  
然弘才爲當事所重。正展布經論之時。深可  
幸也。勤在泌。無所事事。惟日與笏山風雨論  
文。頗嘗樂飢之趣。茲笏山整旌歸蜀。萬難分  
袂。然勢處無可如何。雖投轄無濟也。前途正  
長。資斧不能不需之。知己以足下之執交。必  
有格外隆誼。我輩周急之義。想當如此爾。

○二十四日。遠郊送舊泌侯雷笏山行。侯諱

川井。研舉人。辭歸蜀中。兩情懸戀。數十里郊  
別。相顧嗚咽。不能言。猶諄以奮志禮闈爲勗。  
憶自夏五。侯勸予作舉子業。與予起文會。互  
相淬勵。予初屬筆。文不能佳。循三六九日課。



藝至月餘、從前沉滯之習俱化。侯覽予作、輒喜曰、可命中矣。自是悉屏詩、古文辭不復爲、一意作應舉之文、精選近科程墨三十首、熟復誦讀、讀已而作、作已復讀、嘗至二三更不休。夜置門板於地、寢其上、傍設燈、醒時擊石取火、照數行、或乘月讀至夜半。如此積久、飲食漸減、竟致嘔逆。病時暫息三二日、再理前業。學宮荒殘、內無書舍可安、外僅短牆畧蔽。每坐明倫堂中、經烈暑嚴寒、畱燈影於榛莽瓦礫間、不輟呻吟語聲者、侯與予誦讀時也。侯之愛人以德、古道不可及。予之得力於侯者、尤不能一日忘。因撮其大概、記之如此。○

二十九日、使携耿逸庵先生書來。

○與李晉詩、吾道

千秋業、寸心祇自知。一載遇端伯、相証無相岐。喜當風雨至、考信亦析疑。古道匪云遠、士類推白眉。一心繼伊洛、肩承肯讓誰。嘉樹臨臆牖、爐火來曉曦。端坐染翰久、雲影去復移。履道何坦坦、敦倫邁等夷。時作萊綵結、如賓效唱隨。森森庭前秀、皎皎玉樹枝。出門交有功、良朋信不欺。足音聞空谷、大器已在斯。誕登爲邁往、耶須我友時。

十一月朔、率諸生送沈司訓樞歸里。○二日、講理學正宗大義。○五日、童子承背書經序、孝經小學。○振起自柘城至。○二十日、眷口

回柘城。○二十二日，門人刻理學正宗成。○

二十七日

自二十日以後，諸紳生童來視無虛日。

○二十八日

赴京會試，言泌陽起身。

諸紳生童郊送，各難爲別。

十二月四日

行至河灘，遇一老人乞財於書役等，不應。子馳過矣，使人問故。

未及回，子驅馬返，詢之。彼云：中途遭騙，故致狼狽。言之而泣，面有赧色，不能爲乞狀。子憐之，問至里需幾許，曰：但得一金餘可無憂矣。傾予笥止有銀一兩，錢二千，盡以遺之。彼驚感，問予所從來，以諭泌告。益愕然，叩子囊，左右具示以實。啟囊中印及笥中敝書，令觀之。





益歉然不自安。辭所與不全。受曰：吾不忍以周急罄公囊也。止受銀一兩錢三百。拜謝不忍去。行數步。旋反問予姓名里居。予曰：持此些須早回家。圖妻子歡可也。吾豈望報哉。彼嗟嘆久之。曰：明春二月當有以報公云云。遂長往。

○十日以學印交泌侯。侯在牛蹄集徵比。已而赴沙河店。轉徙道塗間。無寸晷暇。侯數日乘間方將印冊諸件交收。

○十七日至柘城。○二十二日長女

于歸於鹿邑張珏。○二十四日赴睢州祭湯潛庵先生。○二十七日自睢州回。

是年、泌陽課士。

孫紆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四終



儲藏

尋樂堂日錄 卷四

校記

①②昨：當作「昨」。參本卷八月二日條。

③知：疑作「自」。

④往：當作「住」。

⑤擅：當作「壇」。

尋樂堂日錄卷五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二十七年戊辰三十六歲。

春正月朔赴京會試。○十四日左足痛。○二十二

日進京。以後足能行。○二十九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

二月十一日晤衛爾錫先生。○十二日衛爾



錫先生視予於寓所談學。

先生諄諄以敦實學勿近名爲言。又

曰學規內云嘗痛念雜霸假仁之非知以實心行實政之爲是常悼恨權謀術數之危知以人情協天理之爲安此四句痛切簡要以爲合乎王道。

○十八日進場。

以太皇太后崩故移期。

○二十四日

進三場後自晚至夜半燈花照耀心

志怡然因戲爲句

瑞兆燈花午夜思君門

獻策正逢時雙親莫更勞酬慮花折長安第

一。○二十五日場事畢。○二十六日

右足微痛。○二

十九日

足痛不能起。



三月朔

呂視祥過予談學。○魏次玉同年常視予寓所。

○十日復耿

逸庵先生書。

先生旋里未獲登候。都門晤景東陽知先生體健如常。場後訪

東陽已行矣。既而病卧旅邸時與渭石聚晤。又新安呂視祥屢過談學。病中頗爲樂境。視祥爲忠節先生之孫。斯道有望。嵩遊日先生當一見驚喜也。湯先生奄然長逝。遠邇悲悼。客歲殘冬。惟赴睢陽望柩一哭而已。奈之何哉。近日諸公講學者。率多失之高遠。流於穿鑿。惟見衛爾錫先生立言平易。持身清潔。晤對恍坐春風中。新任山左藩司。出都時惟一車四僕從。將來澤被生民。未可量也。並聞志快。○與呂視祥札。承諭聲韻差謬。受益良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五

多。所論深潭拙句，以爲陰靜寓陽動之義，一似他人淺膚之言，看來皆有義蘊，豈尋常談詩家可比擬耶？某才拙，不能工詩。如古寺荒煙，欲形人欲深錮之象，而却欲必先主靜，故以深潭句繼之。又以爲優忽者衆，一如山影流波，而因衆勵已，則如愛雪高吟，能如紅塵中有蓬萊，則一徑之開，卽非向日之茅塞矣。可不慎養此心之微，而去欲以存理乎？拙詩之意，不過如此。今得高明一語，道破實快。同心，倘不棄愚鄙，將拙句一一指其瑕疵，亦見此番京邸之遇，非偶然也。○十一日病愈。○呂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十一日，病愈。○呂爲予嵩陽酬和集。○十二日，會試榜發，由南詩作序，並惠以詩。



陽府泌陽縣教諭中式。

第六十三名。總裁保和殿大學士王公諱

熙直隸宛平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公諱乾學江南崑山人。兵部右侍郎成公諱其範山東樂安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公諱重福建建安人。同考翰林院編脩黃公諱夢麟江南溧陽人。○四書題樊遲問仁三節。分言仁知之用。合之舉錯而可思也。夫愛與知亦仁知之各爲用爾。因遲之未達而示以舉錯亦思其合焉者乎。且天下之理不遺於吾心。而以吾心之用致之於天下。此非有分給之勞也。當其專有所及而不相謀者。若不必其相通。然一人操其衡鑒。斯世受其裁成。而吾之意可通於天下。蓋不相謀而無不相及已。

此其說在聖賢之論仁知。夫善渾於保合識  
裕於幾先者、仁知之體也。深窺宥密所存、固  
廣大清明之咸備、躋斯世於安全、嚴天下以  
辨類者、仁知之用也。博考敷施所暨、實精詳  
渾厚之並行。故於遲之問仁也、而告之以愛  
人。生人之美惡殊倫、用愛者亦或格焉、而多  
阻。然本此渾然無私之理、以與人爲徒、則吉  
凶同患、固刻薄之不形、亦煦嫗之無事也。仁  
之所以廣覆羣倫也。於遲之問知也、而語之  
以知人。斯人之賢奸雜處、用知者亦或怒焉  
而弗寧。然本此湛然有覺之原、以與人相見  
則臧否素定、固蒙昧之無從、亦機察之罔用  
也。知之所以照臨區宇也。愛人、知人、由斯道  
也。可以知愛育人才之心焉、可以得磨勵斯



世之機焉。彼夫志氣有如神之頌、覃敷弘好、生之德者、豈必逐逐焉求之於知、復求之於仁哉。而何遲之有。未達也。子曰：子不觀之舉錯乎。淑慝之旌別、昔之慎重其典者、諒非慕知幾之稱而如是。蓋有實用其舉、實用其錯、而灼然於直枉之不渝、國憲於此彰、人心或於此動也。但見良莠不同域而處、而回心向道之俗、若操其權於一二人久矣。繩君子以真脩之途、卽其開小人以從善之路者也。而惟使之者之能自神矣。賢否之進退、昔之廣試其用者、誠不外知臨之宜以相及。然有辨其爲直、辨其爲枉、而斷然於舉錯之不素、官方於此肅濯磨亦從此始也。但見黜陟惟因人而加、而道一風同之治、預養其氣於數百



年久矣。以澄叙昭其英斷，卽不僅以勸懲畢其明達者也。而惟使之者之莫可測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可以明吾說之不誣乎。仁知者，吾儒之德，廣被斯人之事，原非有岐乎性情。賞罰者，天子之權，登進賢良之科，大旨要歸於忠厚，遲亦可以達矣。○子曰：舜其大孝也。三節舉虞帝之孝，以明道德中必有至之徵焉。蓋舜之孝，卽舜之德也，而尊富饗保，備至矣，不可於大德而信其必得乎。且夫庸德而不備，古今之非常，不可爲德之至。蓋事愈庸，則其致效者愈不可量，曠千古而有備至之徵，揆厥所由，亦惟是庸行之莫加，而獲效者自歷歷不爽也。今夫道之不可離者，莫切於孝，而孝之能自盡者，卽著爲德，斯



豈非中庸之極軌哉。嘗於子之稱舜而得之也。曰舜其大孝也與。孝莫大於顯親。舜之德不既爲聖人乎。溫恭之號加之於身。已榮及其親也。濬哲之稱聞之於帝。實歸之於親也。孝何大也。吾嘗曠觀古聖人之有德者矣。不必履帝位以成其尊。享九有以致其富。合萬國之權以隆其饗。流萬世之澤以弘其保也。服一命之榮。奉升斗之養。祭器不假。箕裘永紹。若此者。豈盡爲無與於孝哉。顧以之稱大則難言之。舜則以聖人之德而尊富畢集焉。側陋升聞之日。爲岳牧之所交讓。中邦成賦之盛。亦歷山之所難期。而竟以天子尊其親。以四海養其親也。如此。抑以聖人之德而饗保並隆焉。明禋追乎祖。幕不第郊。嚳以答天。

備恪及乎虞思奚止商均之延祀而竟爲親  
光其宗廟爲親永其子孫也如此此何故哉  
有大德焉故也以大孝而成其大德焉故也  
我思大德而安有弗得亦安有不可必者哉  
凡人一行之善亦往往有異數之獲卽稱量  
而予而可信者已不能取本量而誣之況乎  
大德之悉備也凡人因心之行自在在有備  
至之驗卽徵應未及而可期者已不啻取厚  
效而奉之況乎大德之已徵也於此知大德  
之得位得祿也有可必也得名得壽也亦有  
可必也陟元后而納篚筐所可信者已在齊  
夔允若之日頌文明而介眉祐其預定者不  
外蒸乂克諧之年而舜之尊富饗保之無遺  
也向非聖人孝德之至曷克致此惟舜之孝



爲大孝、斯舜之德爲大德。其以庸德而備古  
今之非常也。中庸之道不至此而極哉。○孟  
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全章爲言性者，正其  
趨智可無事於鑒矣。蓋言性取乎利，無取乎  
鑒。如禹之行水，則智以求故而大也。卽極之  
高遠，寧踰此哉。且自性教不明而通用其智  
者，往往挾一己之私見以與天下爭是非而  
不知彼之自漓。其初體者爲已甚也。究之初  
體旣漓，智愈用而心彌勞。卽有一二事之可  
幾於道而猶不爲君子之所取，况其倡爲異  
說以失自然之義而乖生人之行也乎。吾故  
大正乎天下之言性也。性非淪於虛無，則言  
性者不得失之於廣騖。性非鄰於幽渺，則言  
性者何事過索之艱深。吾願言性者，亦言其

故而已矣。天命而後，性情渾於同原，惟靜藏者皆繼善之精，而動感者自爲履道之坦也。故知能愛敬，孩提亦有自動之天良。受中以來，道德形於各見，卽外著者皆因心之發，而內涵者何非順適之端也。故忠孝節廉，匹夫不乏，可循之成跡，是所爲故也，是所爲利也，而性不從，可識乎。奈何世之智者，逞其競勝之念，而畧乎日用之常，以爲天下事不可以淺近窺也，不可以途轍拘也。吾爲其大者，以冀乎非常之業，卒之非常之業，之不可以倖冀而徒爲天下之所惡。若是者何也？爲其鑿也。夫智者而烏可出於鑿哉？今夫智於五行，爲水水者利象也。滔天之患，至洪水而止矣。乃當日者，鯀以有事鑿之，而九載弗成。禹以





無事行之而八年底績可見。天下事矯以本無則勞而罔濟。順其固有則逸而多功。行所無事雖謂智比神禹可也。夫何惡之有。而好言高遠之徒猶不返求其故。勢必至馳思乎天之高極。意於星辰之遠。而窮其智於無所用。豈知一求其故。則日以計日。將窮於次者。可按日以定盈虛。歲以考歲。將周於天者。可積歲以稽元會。千歲日至可以坐致。而又何阻於高遠也哉。而又何事於鑿也哉。堯德具而動靜循乎自然。明物察倫。卽貽萬世。君父之教。聰明淡而功名歸於無事。觀天察地。可媲美千古。平成之功。由乎此。則性教明而邪說不得亂之矣。○誠者聖人之本論。原夫道至微而不可見。亦至顯而不容隱者。其太極

乎。太極之動也誠爲之動、太極之靜也誠爲之靜。是天地間實有所以然之理。以渾於無形。著於有象。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非洞悉天人之蘊。深窺性命之奧。恐不能指其實。以詔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亦何據而知聖學之有本。卽在此流行賦予之無間也哉。昔周子憂道學之失傳。旣作太極圖說以明道。而復作通書以經緯乎太極圖說之蘊也。首曰誠者聖人之本。請得而論之。夫周子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又時時從高人逸士遊。故聞道最早。論者以爲奮起南服。續聖道於千五百餘年之後。非以太極通書直窺大道之體要也哉。



顧太極圖說之作也。無極而太極一語已舉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悉括於其中。而卽示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卽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又曰：君子脩之吉。卽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乎性命之理，至此無餘蘊也。雖通書之言誠，更何以加茲。而必舉誠而明示之者，亦自有說。蓋大道之不明於天下也，非一日矣。孔孟而後，歷漢唐之世，曲學爭鳴，高者淪於虛無，卑者溺於辭章。又且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紛然雜出乎其途。至有論性而顯然以爲性惡，是尙得謂之知性乎哉？聖學不明，而天理息，人心亦貿貿焉，莫知所止，是固躬任斯道者之憂也。故

主靜立極之旨。雖嘗作爲圖說以發明之。又恐人之視爲高遠而無切於日用。則太極之理終隱而不著。於是與天下明示之曰。吾向之所謂太極。卽所謂誠也。天道流行。賦於萬物。聖人之盡性。盡此而已。聖人之踐形。踐此而已。聖人之齊通復洽幽明。而中和位育之全。於一心。明天察地之光。於四海。無非始於此。終於此而已。以爲聖人之本。是誠之不可須臾離。卽太極之不可須臾離也。雖然。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奚獨聖人爲然。然而聖與人同。父母乎天地。而聖人則全乎太極。而無憾者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人得之爲剛柔之體。而聖人全體悉具矣。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人得之爲清濁之質。而



聖人粹質獨優矣。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人得之爲五常之性。而聖人成性存存矣。以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萬物化生，莫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聖人尤萃靈秀而立人極矣。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合其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綱維，品彙之根抵。謂聖人有踰於天命之性，是不得其所以爲聖，並不得其所以爲誠矣。然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則總以一言明其實曰：聖人一誠也。是誠爲聖人之本，卽太極爲聖人之本也。抑思之，誠之爲言，不自周子始也。孟子之言性善，此誠也。孔子之



言仁孝此誠也。虞廷之言精一亦此誠也。而總之道洩於一畫象著於奇偶則天道不過此誠也。故聖人作易以明天道而周子必引易以明誠則太極圖說與通書之相爲表裏也。亦猶易之先後天相爲表裏而已矣。○第一問聖孝策。剡程帝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要本吾心之愛敬以被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一不歸於孝而後其教乃不肅而成。何則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蓋自天降下民而知愛知敬之良早與生俱昇矣。然而在上在下殊其分致樂致哀異其文而所謂立天之經因地之義盡民之行握至德要道之原以成始而成終者則必以天子之孝爲之本故曰就也。粵



稽在昔、孺慕見於虞舜、三朝誌美、周文、遐哉、弗可尚已。孔子行在孝經、而曾子、子思傳之、孔、鄭諸儒從而述之、則孝經者、固性道教之書、而民德之所由歸厚者也。皇上躬行大孝、竭誠備物、遠嬖虞周、古所稱大孝達孝、何以加茲。自輦轂臣民、以及山陬海澨之衆、雕題鑿齒之鄉、仰皇上之孝思、已莫不油然而動、其忠孝之感、斯誠明天察地、準古酌今、通神明而光四海時也。而其所以奉行德教、以成至順之治者、則惟在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共體皇上之孝、以爲孝而已矣。夫天下之性同、天下之道同、則天下之孝亦無不同。然無不同者、其情也、而有不同者、其分也。孝經一書、於諸侯則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於卿大夫則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於士則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於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誠以分之所制、力亦隨之、不可不及、亦不敢或過也。是以居處不瀆、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故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惟爲人臣者、以名節自持、以公忠體國、勵羔羊素絲之節、矢和衷協恭之忱、則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卽其夙興夜寐、以無忝所生者也。下逮庶人、亦知力田、孝弟、以三物之教爲廉隅、則藝黍亦可承歡、服賈不忘洗腆、比閭族黨間有親親長長之風焉。推之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而孰非天子之立愛立



敬有以就之也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就之謂也。然則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惟以天子爲本，而天子之孝，必以愛敬爲綱。孝經之言五孝也，致養而後，莫重於致哀，致嚴是故，經於卒章，專言喪祭之禮，始於哀戚之情，衰麻之制，以及重合之具，兆宅之安。由是而崇謚號，隆升祔，明堂配享，春秋時祭，左右定位，工祝告文，簠簋陳器，迎牲灌獻，肅其禮，升歌象舞，合其樂，九州萬國，各以其職奔走裸將，蓋至此而後，乃爲愛敬盡於事親矣。若夫爵祿之賜，孝秀之升，農桑樹畜，養老之文，執爵授醕，寔乞之典，以至烹葵剝棗，春露秋霜，勤生篤養，此又先儒所謂博愛廣敬之道。旣因心內恕，克己

復禮而又推已及物者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至順之治以成。禮運曰：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謂之順。而總於孝乎？致之。夫孝，順德也。天子永言孝思，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無不應候。順德，則本天子之孝，以成就乎天下，而卽合天下之孝，以曲就乎一人，故曰就也。抑聞之，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春秋說辭題曰：孝經所以明





君之尊人道之素。蓋孔子以是傳曾子、而曾子於此得脩齊治平之要、又傳之子思、而闡明大孝、達孝、至於篤恭天下平。故孝經與大學、中庸同條而共貫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其時期門、羽林悉通孝經章句、而縉紳士大夫多善言禮服、每集講廟堂之上、以故漢治近古。孝經爲治天下而作、審矣。自顏芝本出、而傳注相牴牾、無慮百家。蓋至於唐而孔、鄭之注並存。然自開元石臺之本參倣孔、鄭舊義、採摭於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之同異、而刪繁去鄙、用疏廣注、其書始有端緒。至宋邢昺又剪裁、元疏次第解釋、分爲講義、而其書乃益表章。蓋至於南宋以後、諸儒之說出而相爲輔翼。雖於

古今文及章句所見有不同而發越揮散幾無餘蘊矣。世祖章皇帝命儒臣纂緝衍義一書未就而我皇上繼志述事推極而增廣之孝思孝治所以通神明而光四海者誠哉聖性得之又加以聖心焉者矣。經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第二問銓選策天下之治其必由於讓乎。讓則廉廉則官方慎而奔競之風以息此庶司所以多稱職也。讓則公公則薦擇嚴而偏黨之弊不作此長官所以能率屬也。故必大吏正而後羣吏正羣吏正而後百姓安無他綱舉而目斯張源清而流自潔也。虞廷咨九官十二牧而皐陶謨言載采采周官三百六十屬而皆以六計弊之。是官人必先知人明矣。漢世自三公



而九卿而郡守而刺史而縣令其有賢能著績者長官得以上聞。然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郎官任舉克選之法。魏晉及唐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則宰相攷庶官之有成效者而請命焉。故制勅旨授不同。而常叅之官則不必悉委宰相選擇。凡此者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我皇上念安民之要在知人知人之要在擇大吏故嘗疇咨在廷訪求俊乂虛公採聽詳慎再三斯誠古帝王慎簡乃僚之至意也。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必以節行報其上。今在廷諸臣所舉每多失實者其始由於偏黨之私而其後遂以成推諉之弊。夫用一人而謀及卿士謀及諸大夫益欲其詢謀僉同皆

曰賢而後用也。近見廷推之時，往往意指定於一二人而盈廷共相附和。一二人曰可，諸大夫皆曰可。至其人居官之素行若何，不之知也。卽知之，亦不敢言也。外托公聽並觀之名，而陰行其聲援黷貨之計，是豈我皇上疇咨訪求之初心哉。迨其後穢跡昭彰，是非大著，而向之緘默塞責者，如同局外之觀，固超然於時事之外。卽交口推薦者，亦且共相諉卸。以一二人受其處分，而餘者俱爲譴責之所不及。如此而欲官箴無玷，百姓乂安，是猶髮之在首，理之者不以櫛；食之在器，取之者不以匕。吾未見其有濟也。宋儒張栻曰：用人之道，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



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所以多其途而嚴爲之擇也。夫以四岳交薦如舜、而猶必歷試諸艱、攷言詢事、則下此者可知已。是故擇之之法、求才不可不廣、攷課不可不精、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乏人則懼曠庶職而苟取備員、於是乎有淹滯之患。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衰則職業不舉、而品格浸微、於是乎有倖進之失。夫古者之計吏也、廉善廉能所長、不同而皆以廉冠之、廉節之關於吏治久矣。問今之吏有能如裴寬之瘞鹿、羊續之懸魚者乎？有能如楊震之却暮夜孔奮之捐脂膏者乎？卽有其人矣、而聞其名必核其實、則公孫之布被能如季路



之縕袍、陳仲之糟李、能如顏氏之簞瓢乎。故欲叙官方、先辨人品、欲定人品、在別心術。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於爲善者，其平時有正心誠意之功，斯臨事有光明正直之槩。羔羊之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蓋言安也。如此，則守道藏用者，可得其真。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吏治庶幾近古歟。而其所以慎之於始者，則尤在嚴保舉之法。唐陸贄請長官選擇屬僚，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得賢則褒升，失賢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所云達觀其所舉者，此義是也。而宋曾鞏推明陸贄之議，亦云：「命官以任衆職，所繫最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



須臾累歲不能救。則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今誠倣此議以嚴舉者之罰。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旣無所容其推諉。而且屬僚之賢否。長官之功過。隨之所舉之是非。舉者之黜陟。因之。彼卽欲有依違偏黨於其間。而孰不自愛其身名乎。若夫不次之擢。破格之庸。所謂懸異賞以待非常者。則惟在我皇上慎簡其人。以爲風厲天下之本。而復灼以克知。則人不敢欺。動以至誠。則人不忍欺。吾見大臣旣正己率屬。小臣皆潔已奉公。舉朝之上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相讓而不相競。則廉耻興而清議可以復作。其有不洗心滌慮。破除錮習。以仰副皇上子惠元元之意者。吾未之前聞。○第三問取士策。

古之取士也。德行、文章出於一。後世之取士也。德行、文章出於二。何則？三代取士，有由鄉學而進者，掌其事於鄉大夫，而用之則在大司徒。有由國學而進者，掌其事於大樂正，而用之則在大司馬。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典，纂隆矣。漢興，取士之制猶爲



近古故賢良方正孝廉博士弟子諸科廣爲取使無遺材課其實使無濫秩而又復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法何備也。魏晉以降所舉孝秀猶取經術。至隋始專以文辭取士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之進士明經不過聲韻之學帖誦之習求其所謂德行者無有焉。及宋制經義之式以試士而有明因之。我國家制多出舊使士子各占一經以應賓興豈不以選舉未公固不若一歸於學校科舉或聽言可以信行因文可以見道此亦厚期天下之至意也。乃自選舉廢而士之以文章自見者徒襲紙上陳言爲弋取功名之資而忘其考德課行之實教術至此亦幾幾乎窮矣。說者曰古

今人不甚相遠。孝廉孝秀舉而俗尚淳龐。墨書帖義勝而士競藻采。上之所取。下之所從也。下之所趨。風之所成也。科舉之學。蓋可恃乎哉。愚以爲今世之弊。不在科舉之日興。而在應科舉者之不以其實。則非有以大變乎士習不可。昔朱子貢舉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惟懼德業之不脩。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爲大成。今治經者。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





今興亡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由今考之其議設德行之科與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抑亦可謂通之百世而無弊矣。若依其議而行之士未有不務本而敦實者。所慮者庠序既設或視爲具文師道不立致譏夫城闕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安在其爲振興鼓舞之法哉。於此而欲大變乎士習斷不可不嚴飭學校以齊一之。今之學校遍天下而以爲脩之宜亟者責實之謂也。三代盛時自王公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其學焉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往及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學有地使之漸摩而化學有候使之因年而深。是以學者日遊之乎詩書六藝之途而浸漬於歲月浹洽於心志卒能出其所學

以爲功於世。今誠下脩舉學校之令、使士之  
入於黨庠術序中者、一以勉勵德行爲先、而  
諸經子史時務各以類及、庶乎浮薄之習可  
以少息、而聖賢之徒無難復作矣。尤不可不  
慎選師儒以董率之。夫師儒不得其人、則未  
有以教廉而已。先處於貪、未有以教讓而已。  
先處於爭。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故曰：闇者求於明、而師  
道立矣。不聞闇者求於闇、而師道立也。以人  
之少成、若性而又無師儒焉、開其惑以偕之  
大道之域、其不爲習俗之所移者、吾知其鮮  
矣。今誠擇正誼明道之儒、博古通今之士、使  
專任教責、令如湖學之經義治事而課其實、  
用又如文定試士太學、得伊川而處以學職、



吾知斯人也。必循脩職事，以承先啟後，爲已任，以希賢希聖，爲士子訓，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爲斯人陳，其德行而考其藝能，其功當不在程朱諸儒下也。由此行之，將不數年間而師之爲授弟之爲承，父兄之教其子弟，子弟之率其父兄，皆以實學爲砥礪，則試之經而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無弗究，其原而悉其委，則士皆通經之選矣。試之史而興衰治亂損益質文無弗舉，其綱而詳其目，則士無昧史之譏矣。試之當世之時務，而工虞水火錢穀兵刑無弗去，其弊而興其利，則士皆達務之材矣。安在學校科舉中不卽以寓鄉舉里選之至意哉。故曰：今世之弊，不在科舉之日興，而在應科舉者。

之不以其實也。噫，與賢育才之道，亦期得其  
實而已矣。得其實，則人心奮，不得其實，則士  
風靡。奮則可爲，國家培有餘之氣，靡則不  
能爲。世道留渾樸之真，此又治化之所關，而  
取士者不可不預籌乎此也。○第四問道學  
策、道以堯舜孔孟爲宗者也。爲學而得乎  
堯舜孔孟之正傳者，周程朱子是也。學而不  
能不貽天下以弊者，陸王是也。何言之？由孔  
孟以至周程，蓋千五百餘年，歷漢唐而惑於  
曲學，淫於佛老，雜於百家衆技，非有大儒出  
而翼道，道幾乎熄矣。周子崛起春陵，不由師  
傳而自得夫天人性命貞一之統，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  
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



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蓋自太極通書作而萬事萬物之理脩已治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兩程子以太中公命受學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則德性寬大。一則氣質剛方。微有不同。總之明道之誠敬存仁。伊川之窮理主一。其爲至道非有二也。由是楊龜山時傳之。羅豫章從彥。羅豫章傳之。李延平侗而朱子出焉。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其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靜交養。誠明並進。濂洛之傳至是如日月中天矣。故曰。周至精也。邵至大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不信然歟。凡此皆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雖然。傳道



固在正宗翼道必資衆力。有翼道於統緒式微之後、雖純疵兼半而亦必及之者、如董楊王韓是也。漢初諸儒傳經者雖多、翼道者實少、惟董江都正誼明道、號稱醇儒。若子雲之法言等書亦多可取。至隋之文中、河汾僅傳一線。唐之昌黎原道猶存聖脉、皆不得謂無與於道者。而韓子之言曰、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亦曰、下至楊雄、規模窄狹。於王則以爲隱君子、於韓則以爲豪傑之士、此足以見其學之高下矣。有翼道於統緒昭明之日、而皆爲有功於道者。如與程子同時有橫渠、康節、與朱子同時有南軒、東萊是也。張子厚早悅孫、吳旣得范文正、中庸一編讀之、始翻然志道。至講易京邸、勇撤皐比。



大約張子之學得力於虛心者居多。故正蒙之書於太虛之說三致意焉。獨是以清虛一大爲道體。是適得乎形而下者。固不如太極之該虛實。貫清濁而爲言也。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至西銘則固推遜弗及也。乃龜山並舉而疑之。其初上程子書以爲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不知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也。至再上書而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一理。必嘿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殊。是猶有未釋然者。惟其言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則手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斯蓋分別同異，所見益精，而西銘之旨始大暢於天下。是龜山之疑西銘，正其有功於西銘者也。邵堯夫內聖外王之學，其初亦欲出而有爲者。卒之樂天知命，玩易自得，衍皇極經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蓋其大體也。而至其宗要，則無過加一倍法。程子謂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是豈專爲象數之學歟。朱子謂理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苟初學之士於古聖賢經傳毫未之悉，而驟希心於皇極經世諸



書徒見其顛倒迷惑而已矣。故曰不欲學者  
躡等而進也。至若張敬夫幼得魏公忠孝之  
傳、長聞五峰論仁之旨、凡宏綱大用、可措之  
天下國家者、莫不洞然於中、而無纖毫功利  
之雜。其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非有  
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是利之也、  
非義也。斯言也、爲學術辨誠僞、爲治道晰王  
霸、皆不外焉。朱子所謂於大本卓然有見者。  
呂伯恭自祖希哲以儒行名於世、有中原文  
獻之傳、則其源甚遠。復師林之奇、胡憲而友  
朱子、張栻、其講貫又益精。至克治之功、迥出  
尋常。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遂覺平日  
忿懣渙然冰釋。朱子謂學如伯恭、方可謂變  
化氣質、其於南宋諸儒、獨稱深厚、是皆所謂

有功於道者也。又有紹承師說以分任乎道者。如程朱之門弟子是也。程子之門楊中立爲最。伊川自涪歸。謂楊謝二君長進。蓋信其篤志不惑者也。况龜山德馨早成。吾道南矣。之驗於三傳而益光大之者乎。謝上蔡之明決法。一矜字爲功。尹和靖之篤實。深於持守。有得游定夫之夾。獄如神。有政事才。皆表表可稱道者。至劉質夫之行果。守固。范淳夫之色溫氣和。張思叔之解悟。蘇季明之強學。侯師聖之經術。時事並擅其長。各有取焉。他如呂與叔之深潛縝密。和叔不逮。然而任道則勇矣。林大節雖差。魯然而躬行則實矣。李端伯雖未見操持。而才識穎悟亦自過人。其大畧可舉如此。朱子之門如黃勉齋之明睿端





莊造詣純篤。以爲他日可代。卽講席深衣之授。斯道屬焉。厥後金華一燈。遞相傳衍。說者謂朱熹之世。適皆淵源於直卿。厥功大矣。外此如蔡氏父子。未可多得。蓋自神與不教。其子以干祿。惟示以讀太極西銘。程氏諸書。則蔡氏之學。洵爲有本。是以西山精通律歷。爰作律呂新書。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獨洪範之數。未及論著。然嘗曰。成吾書者。沉也。而晦翁亦以書傳屬之。迨沉潛反覆者數十年。於書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明二帝三王之道。多先儒所未及。於洪範數以爲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是一理數。合內外。信非窮神知化。不足以語此。其傳衍道統。豈在程門諸弟下哉。若夫能味衆人之所不味。則

有輔漢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則有廖德明。而陳才卿。余方叔。徐子融。鄭子上輩。或於經傳晰其疑。或於操守堅其信。具有行義可稱述焉。是所謂分任乎道者也。陸子靜倡學金谿。於無極太極之旨。牴牾特甚。夫太極以言其至理。無極以妙其無形。無形之中。而有至理存焉。是合體用微顯而一之者也。非判而二之者也。而何致疑無極之說哉。朱子躬行實踐。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天資高。則專主德性。於是異同之說紛紛聚訟矣。夫陸氏先立乎其大。猶未足爲過。而學陸者襲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語。視一切傳註皆可捐去。則不立文字。可以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之說。誤之也。金谿揚其波。而新會姚江逐其流。故



陳白沙以守靜爲主、王陽明以致良知爲宗。至學姚江者不循科級、徒耽志於恍惚、不可憑之中、而卒無所得、則天泉証道之誤、又龍谿諸人標姚江之幟而失焉者也。夫學亦求其至正者而已矣。金華諸子、何基似尹和靖、王相似謝上蔡、金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至許謙而道益顯。此元儒之正者也。薛文清踐履篤實、大節凜然、其讀書錄具闡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而曹月川之存疑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皆造詣純粹、躬行心得、有羽翼河津之功。其後羅整庵力崇正學、奮起西江、呂仲木鼓吹宗風、關中稱盛。顧涇陽負一時重望、毅然以斯道爲任、則砥礪節義、扶持名教、衛正道而黜邪說、東南一脈、謂與澗

池餘千同功可也。此明儒之正者也。我皇  
上學綜天人，紹堯舜孔孟之真傳，發濂洛關  
閩之奧旨，其所以表章至道，昭示來茲者，已  
無不至。儒者幸際昌明，思卓然有以自立，則  
道統之源流，學術之邪正，辨之烏可不早辨  
哉。○第五問天文地理策。聖天子在上，統  
乾綱，撫坤輿，敬授人時，釐定疆里，以成一  
代昇平之治，類皆天授，非人力也。蓋必明乎天  
之道，斯可理陰而順陽；必明乎地之利，斯可  
體國而經野。自古帝王，未有不以仰觀俯察  
爲經世之大法者。嘗讀虞書，命羲和以定時  
作禹貢，以則壤，其法最爲詳悉。儒者好學深  
思，一物不知，引爲已耻。是以天官、河渠作於  
司馬，五行、地理益以班氏。其雜見於諸家，如



呂氏春秋之九野、春秋繁露之十端、蔡邕之月令章句、馬端臨之州縣異同志、皆班班可考。依類而推、或闕或詳、較若列眉。周公營洛、制土圭測景之法、以稽天道。漢四分曆、用章部紀元、推曆之家必宗之。然而里差、歲差、之有不同者、何也。以人世占天之術考之、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卽天哉。天體不可窮、則天行亦不可定。故日準百刻、晝夜中分、以冬夏之日爲長短、此其大槩也。然地有南北、極有高下、故見日之處有早晚。昔人立里差法以測之、東極高麗、西暨溟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嶺、推驗精密。至天與日會、而所行有贏縮疾舒之不同、則歲差見



**缺页**



宣。夜。日。渾。天。而。漢。之。曆。凡。四。變。惟。太。初。爲。最。精。唐。之。曆。凡。八。變。惟。大。衍。爲。最。善。至。於。宋。而。曆。凡。十。變。元。則。有。耶。律。楚。材。所。定。有。郭。守。敬。所。定。而。授。時。曆。爲。有。明。一。代。所。取。準。我。國。家。用。泰。西。之。法。詳。分。刻。運。度。遠。近。以。精。推。筭。詳。晦。朔。分。至。日。星。以。定。考。驗。則。以。有。定。之。推。筭。合。無。定。之。考。驗。而。可。符。可。準。以。無。定。之。考。驗。合。有。定。之。推。筭。而。不。舛。不。差。豈。非。用。法。益。密。遠。勝。前。代。者。歟。其。在。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天。時。與。地。利。益。相。因。也。唐。虞。之。世。弼。服。五。千。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邦。國。都。鄙。無。不。備。載。若。夫。幽。冀。固。所。稱。天。府。百。二。之。國。也。我。國。家。定。鼎。於。此。京。師。之。地。上。應。紫。微。跨。山。海。以。爲。巖。枕。盧。龍。而。作。鎮。居。庸。吾。之。

背也。紫荊吾之吭也。滄海太行繞其東西。城郭市廛有如碁布。巍巍乎神人環衛。遐邇尊親。帝德覃敷。皇居壯麗。吾見順天立四方之極。而永平東連遼左。真保地接宣大。軍屯交錯。悉拱皇圖。至若順大廣河諸郡。爲齊晉河洛襟喉。饒穀馬魚鹽果蓏之利。以與東南之轉粟相濟。均屬衛神京而厚風土者也。丘濬謂地之勢以北爲極。不信然歟。嘗觀聖人之世。山靈効順。海波不揚。甚盛德也。故紀鴻功者。必紀疆域。紀山川而名山大川。其氣脉實相表裏。以五嶽言之。自雲嶺發軔而東。則有蟠岷。蟠訖於荆岷。折爲衡。北則有終南。有岐。而華嵩綿終南之脈。恒則連岐而踰壺口。太岳以獨峙於北方。但山之南脈每折



必包巨津、山之北脈遇折卽成都會、此靈秀所鍾、氣勢頓殊。然山脈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禮曰、四瀆視諸侯。今以分合之勢言之、周以前河勢之北、漢以後河勢之南。宋澶州之決、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而濫於淮、一合北清河而入於海。明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沙灣而濟汶諸水亦皆從之入海。此江淮河濟遷徙不同之大勢也。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而水經謂一源出於崑崙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然則河源明而江淮濟自洞若觀火。彼桑欽、酈元輩亦有足多者焉。國家設占天之官、重守土之臣、將以察災祥、敷德教也。而求如古南正、北正之屬、能絕地天通、無

蓋鰥寡者卒未之見豈非專心講習之乏其  
人而備員者率皆庸瑣歟。夫璿璣玉衡守其  
器爲觀察者有司之事也。健順易簡本此理  
爲效法者儒者之功也。誠飭海內髦士窮其  
理兼肄其文體。皇上曰明日旦之心以推  
曆象則徵休不徵咎而風雨以時仰。皇上  
長駕遠馭之畧以守山川則在德不在險而  
要荒畢至孰謂崇效卑法非儒者所宜講求  
者哉。○聞闡中予以第四問理學策獲售榜  
發京師傳其事以爲奇異。予詢之同考諸公  
俱云三月初八日總裁徐公命各房搜閱後  
場謂學問經濟往往前場拘於繩墨至後場  
始得發舒爲國家收人材之效者多於此中  
得碩士不可不重加蒐羅各房具悉力檢閱





易二房黃公搜獲一卷、閱至第四策、大喜。及  
閱全策、並論、擊節稱善、亟薦之。四大總裁並  
十八房俱贊揚、不置口。徐公執其卷、嘆曰：如  
此策、條對詳明、具見實學。此人即前場無一  
佳者、亦當在中式之列。况爲此策者、焉有弗  
能文者乎。命本房取前場觀之、覽未畢、輒喜  
曰：文字儘佳、但是老實說書體爾。至表判亦  
善音律、在北卷中尤屬難得、何可遺棄斯人。  
時本房應中九人、名次已定、總裁再閱九人  
卷、愛弗能去。旋取人字第一號卷、閱良久、曰：  
他卷不若此卷、後場有真、實經濟。遂決意於  
九人中去其一、中此卷矣。當時子所編坐號  
係人字第一號也、同考如劉方齋、吳楞香、仇  
澹柱、陳介石、張石虹、王恒麓、梅月川、魏子相、

李左麓諸先生所言皆同。謹記其大槩，不敢沒當年校閱苦心云。

○劉方齋

先生畱居寓所。○十六日，四子客澄生。○二

十六日，殿試對策。

○殿試，梧桐每願矢離皆偶際風雲，到玉階，雁塔

無嫌名字溢龍門，竟看翼鱗排。君王喜叶巖阿夢，賢士肯虛川嶽懷。獻策彤庭邀顧盼，席珍豈復向山埋。○二十九日，傳臚三甲第六名，賜同

進士出身。

傳臚，陳書曾到五雲間，榮遇相忘達路艱，翹翹梧階鳴鳳羽，翩翩

玉笋列仙班。臚傳金殿來天漢，日照丹墀拜聖顏。傳說應知符夢卜，商王未許老空山。

夏四月二日、賜恩榮晏白金五兩。○四日、隨狀

元沈廷文進表謝恩。○六日、謁至聖先師

孔子、釋褐。○晚宿京東八里庄。○七日、候送梓宮。○十

八日、會同。○二十二日、恩榮晏銀製盃二隻、

差人送家奉父母。

五月九日、引見、欽授翰林院庶吉士。館選、雲

覆金螭五色斑、一天雨露到人間。光浮殿草披堯日、榮掇宮花觀舜顏。中秘今從問奇字、



清華乍許附仙班。承恩已結

○十一日謝

恩。○十五日命下庶吉士俱着讀清書。○

辭劉方齋先生移居他所。榜發劉方齋先生

月餘始移居。因賦二首謝之。風塵誰是主

念舊倍情慙。伐木慚交薄。把蘭入夜芬。汪洋

千頃潤。課誦一經分。古道今爲烈。同心賦樂

羣。聲價梁園舊。文章鄴下傳。沂公分上座

謂蹴玩。門。延師古得餘筌。謂。門。擲。鉅。門。客

無塵俗。架書殖廣田。投綺聯故誼。敬業一忘

年。○二十三日。上郭快庵夫子書。材分樗

櫟。辱侍門牆。栽培陶鑄。恩同



罔極。昨引見倖與館選。雖濫叨國恩。實荷弘造。此後或得肆力問學。以副期望。盛心。但草茅新進。大體未諳。雖立身行己。寧鄰固守。是其素志。然而面牆遺譏。必得夫子一言之教。遵而守之。庶愆尤。

○三十日晤黃太夫子。日遠無玷師門也。

以淡薄寧靜爲勗。

○郭快庵夫子寄予以詩。有官是條冰。君自耐捧盈。

執玉問前賢之句。溧陽黃太夫子諷咏久之。顧謂予曰。吾所謂淡薄寧靜。卽此謂也。耐字。有終身安焉之意。捧盈執玉。則謙謹之至矣。○郭夫子又以時事得失。人物高下。慎勿輕談。爲囑。黃太夫子曰。凡遇此等。但存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道之意。則得矣。○戊辰春。



溧陽黃硯芝夫子分校禮闈、勤出其門。雲劬太夫子時出宰廣寧，方單車就道，予往候提誨，諄切有一義而反覆開之者，有一言而推類及之者。且曰：「謔浪笑傲，非道也。正襟危坐，古人不厭爲此。今人多以爲迂。此今人不古若也。」諸訓言如發淡薄寧靜之義，甚暢真可守之。一身施之家國天下者，公行矣。予據所聞，鏤之胷次，以當晨鐘，受益弘多矣。

六月三日

答同年張子大前輩札。年來讀先儒語錄，隨讀隨記，漸積成帙。耿

先生及諸同志力督付梓，因災黎稟就，正有道，非敢出而問世也。其中有發明處，亦偶據胸臆爲言，實非有所得。大約着實地處，做工不敢蹈空寂一流，是所願焉。爾鈍質寡積，提

携望亟。都門聚首。朝夕言歡。亦快事也。

○十日翰林院衙門到

任。○十一日寄耿逸庵先生書。

數年提携。今得濫叨國

恩。回首嵩陽。春風宛在。先生平日期望。發自真心。勤今勉副。先生之望。出於苦志。兩心相勵。豈爲榮膺。然而差足悅親。漸可事君。非庚申忠孝勗勉之言。牢入胸懷。恐頽廢自放。仍在今日也。書院日新月異。不能時從杖履。遨遊疊石。潁水之間。頗爲憾事。有襄城孝廉李子來章。號禮山者。旣工文詞。復有志理道。時與道嵩陽絕學。適符企慕之懷。茲欲瞻仰山斗。幸惟提誨不吝。當銘感無替矣。



秋七月朔

始入館讀書學習清書之功多。

○六日家人至報父

母安康。○十七日

答金會公前輩札。先生斯文宗匠當代儀型。昨登

叩請益未獲侍側。迫欲咨扣道要。尚冀勿我

遐棄。拙刻不過便記誦爾。實非稍窺一二者。

呈上三種伏冀進而教之。庶門庭知

○十八

趨不落棘叢中。具荷明德不替也。

日

孫靜紫同年贈詩并惠理學宗傳等書。

○二十二日

選予四

書文稿

○二十四日

思親校書空抱愧。明

作序。

發每興歌。

主聖恩逾

重親慈思倍多。重林懸絕巘。漸海阻風波。日暮雲天望。那堪秋雁過。

八月二十六日振起至京會試。

九月四日

耿逸庵先生書寄至。畧云：三月十二日景東暘報到，未得先生喜信。

因潔誠筮之，得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私自念曰：先生中必矣，且詞林之兆。及閱邸報，果然。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完完全全，無少欠缺，樂可知矣。湯先生逝世後，吾道云孤。先生起而肩荷之，自此聲應氣求，東西南北定有同心也。云云。○

五日復耿逸庵先生書。

九月四日接手翰，展讀之餘，如見道氣洋溢。

詢來人又知先生起居康壯，自濶別以來，無日不繫懷思。而今竟如侍几席，喜比尋常。



備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五

萬倍矣。憶念數載教誨，今得濫叨國恩，其始初得力處，實自庚申忠孝之言激勵得志。氣起，故頻年雖不第，而愧悔奮發，惟恐負慚名教之意，實根於心而不可解。以先生之訓根於心，誰甘終其身爲暴棄者？故閤室讀誦，或意思油然而然，或志氣悲壯。至泌陽之役，愈爲激昂鼓動。晝雖敬業樂羣，夜則妻哀增慨。荒煙茂草中，雨氣風聲，雜之猿啼虎嘯，祇焚焚一人居住其地，四顧無鄰，溝壑在念。此時此際，半榻無有，惟席地伏枕一卷，沉吟噫苦矣。因有讀至三四更而止，且讀且泣，泣而卧，卧而復起，起而復讀，而斷而續，而高而下。燈影明滅，數月與偕，隨地就寢，寒暑不計。此欵欵心曲，雖妻子在傍，亦不之悉，豈慕寵干榮，恐





負大訓故也。及今歲入禮闈試畢，大病狼狽，實以場屋幾耗心血精力，勞憊不可支也。至場中中式之由，不以頭場而以二三場，是亦遇之幾幾，不可必者也。前場卷本房嫌其平業已置之矣。至三月初八日，搜閱後場，得論閱之，分校諸先生俱喜。再閱策，愈喜。閱至第四策，則喜不能已於言，遂力薦。總裁諸先生俱稱快，且謂北人亦有未可忽者。亟命取前場閱之，命中矣。此時距放榜之日止三四日爾。以理學策獲售，益見先生數年來陶鑄之功甚鉅，不經遇合之艱難，不知先生之鴻造。道德功名，先生兩成之，高厚何可忘也。榜發後，音信未到，即用筮而受命，已如響。具見先生關切之至。書院將興，景東暘高發爲之兆。

也。勤得叨附譜末，喜出望外，而書院亦爲勤成就之地，則繼此而起者，當不可以數計。先生顧而樂可知也。近日爲清書所縛，不得肆力他書，光陰甚爲可惜。記當年先生曾言及此事，而聽之漠然。設稍一究心，今日縱然艱苦，亦不至如此之甚。可見道理無窮，學問無盡，遇沒要緊處，都去學，將來都是有用處。當日只是看得此件最沒要緊爾。此意亦與東陽言之不知以爲然否也。令孫學力精進，私衷甚慰。西望神馳。○答景東暘同年書。數年交好，一旦得附譜末，何幸如之。足下才高學富，聯鑣盛世，行將鼓吹休明，爲吾道增光。某愧碌碌，逐燕塵，較川上疊石，吟弄自得，相隔不啻霄壤矣。陽德潛蓄，三年後廷對，當作



第一人。士之卓然樹立，不爲徒然。天之仁愛斯人，必有厚意。我輩想不得少弛擔荷也。某近日爲清書所縛，坐荒歲月，足下讀書之暇，亦當稍留意否。恐臨時轉覺艱難也。○

### 十三日雷笏山先生書寄至

書畧云：春杪過高郵，得聞先生

高捷極，爲欣躍。及至山左，復聞鳳池佳報，愈增欣慰。先生道德高深，自爲巖廊推重。但持己雖極方正，而處世亦須圓通。仁熟義精，並不使人以道學目我。縱遇拂意之事，纖毫不動客氣，則濂溪之光風霽月，耿先生之天光雲影，臻乎化境矣。先生生理達性天，何待野人瑣竇。但恐木天貴人，面諛者多。珽與先生顯晦殊途，更山川間濶，若片函申候，祇作稱美。

之辭、豈泌水寒燈、風雨論文之意。思慕榮懷、淚隨筆下、故不禁言之瑣瑣。知先生決不督我唐突也。云云。○十九日、復雷芻山先生書。自泌陽月、接高郵手諭、知畱居江南。九月、讀膠州華箋、情辭肫懇、誨注殷殷。古人千里一堂、于今見之。所恨聚首維艱、雲樹深懷、不能自己。勤借指誨、得濫叨國恩、竟爲清書所縛、而薪水之需、復亂寸腸。兀坐半榻、徒困長安已爾、不審將來作何支持也。

冬十月十六日、館課。

漢文論一篇。○堯仁如天、知如神論。君人者、代天

以理物者也。天之體運行而不息、風雷雨露鼓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亦以不息爲心。



成功文章首庶物而人亦莫能名其故。是君之心一天心。君之事一天事也。心天之心。行天之事。其量周遍。其慮深微。測之莫窮。探之無極。若此者。非堯不足以當之。史臣之贊堯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可進論焉。夫堯也。運啟中天。七十載之放勳。俱屬從古未有之事。而民安其常。初不震而驚之者。無他。事則神聖。開天之事。心則治安。生民之心。故一則曰就之如日。望之如雲。一則曰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當是時。運屬火德。樂備大章。廷傳一中野。祝三多。跡其所爲。固無一不與百姓相見。語曰。百姓者。天地之心。堯之敬用百姓。卽其無間天心也。且夫天之爲道。生道也。陰陽運四時。行日月。錯鬼神。生豈得已。而不已。



亦以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日分中道表晷。南北各以數計。南面視晷。日陰退一尺而物生。進一尺而物死。天卒不忍進一尺之晷。而使萬物皆死。固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物而無不在也。由是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以錯而治。若是者。皆天之所以生物。而非以爲威也。生故窮谷深壑。皆被長育。而不以嚴寒大冬。息其生生之機。此徧覆之所以爲天也。堯之仁。亦若是而已矣。然。然而七政之齊。六府之脩。鳥獸草木之咸若。皆仁也。而知則隱於其中。而不可離。是堯之聰明。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而天下固不



能多其耳目而求勝夫堯者也。岳瀆之光有  
形者也。而非日月照之則光不存。日月之光  
其有象者也。而非陰陽之精照之則光何有。  
以是知聖人之治。憲天而本日。其於上下之  
際無所不通。舉天下而統於仁之中。實舉天  
下而斂於知之內。措之於政。黃收純衣以表  
服。彤車白馬以別類。璿璣玉衡以體蒼穹。類  
禮望徧以秩祀典。敷教明刑以昭勸懲。巡岳  
省方以布懷柔之治。律度量衡以靖叵測之  
心。無非洞悉億萬世之治道而爲之謀。而天  
下後世卒不能出其聰明智巧以更進於參  
伍錯綜之數。是何也。通其變而天地之文以  
成。極其數而天下之象以定。非天下之至神。  
曷足以語此。或曰。舜之登庸。堯之知爲之也。

蘇之方命賊仁者也。厥績弗成。厥知用疚矣。不知堯之仁。一天之無不覆也。堯之知。一天之無不照也。試之而可與。不可存乎人。試之而用與不用存乎我。仁之至。知之盡也。雲之發於石。火之發於木。雷之發於海。人之觀之者。知其爲雲。爲火。爲雷。而不知皆其動於無朕之中。而達於微茫之際。則夫知之根於仁。固人之所不得而見焉者也。仁惟如天。知之所以如神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是仁主於生。而一陰一陽之道。其不測者神也。堯之生天下。以仁。卽其藏天下以知。其治天下。以仁。知卽其貽萬世。以易道與。

○二十三日。以太皇太后升祔。覃恩得

邀封典。

十一月朔

讀五思集偶作。西山起祥雲卦。筮地天泰。君子應篤生道契形神。

外家世溯淵源。三傳益光大。力學綿鴻基。清白絕塵塏。范氏推名宗。啟自竹溪公。從先厭文弊。著書發羣蒙。理繁治劇才。指顧歸從容。四策資廟畧。三人畱勁松。峻風何凜凜。出處道已審。丹虹起關武。穎悟豈凡品。古處效夙好。飢食共渴飲。案頭讀書錄。嗜之而忘寢。更念我生初。斯民共安居。憫茲倒懸苦。推辭曰責予。貧婦無失家。餓夫還故廬。聞者皆太息。願言高門間。果有達士顯。家學益弘衍。曲江纔宴罷。陳情辭軒冕。當世重鴻才。徵書永難



仙藏

轉閉戶惟窮經斯道與爲闡孝思念前人懿  
範孰可弔表歟爲繼述其道在尊親大雅沉  
淪久喜逢鐘鼓振悠悠  
○十日振起歸里○  
繫懷思何日印洛閩

十一日

整頓舊功

○二十三日作幸魯詩

恭紀聖駕幸

闕里三十四韻

車書來萬國景運勒瑤編

帝治光同日

王心健協乾明堂班輯瑞薄

海宴桑田

二月朝東后三公秩嶽川岱宗畱

御道闕里契薪傳師聖原爲聖參天是卽

天生民思未有拔萃盡空前魯國宮牆峻漢

家蕭鼓虔維

皇追繡紱隆祀肇牲牷輅轉

風雲會旗翻星斗懸楹堦朱虎列鵷鷺翠華

連入室香浮袞凝旒道佩絃薦交執鬯後盥





結未言先。禮樂窺明備。行生悉著宣。馳驅誠  
 可憶。刪述豈徒然。俯仰懷麟鳳。音容遇豆籩。  
 昌期時五百。長夜晝千年。魚佩承光寵。玉書  
 煥講筵。百官夫子富。八卦聖人全。奧挾剛柔  
 理。堂開日月邊。宸聰收鐸響。睿藻灑瓊  
 篇。墨落杏壇雨。風薰泗水絃。藏書家有賜。遺  
 跡惠多偏。姬相咨元輔。鄒儒表大賢。古碑添  
 綠字。舊廟化青煙。撫檜遲鑾駕。臨沂憩石  
 泉。坎濬悟至理。震出握微權。虛以涵三極。動  
 方適九埏。恩波隨馬首。甘露透魚淵。諺比康  
 衢美。澤將樽俎綿。崇經無異學。印古得真詮。  
 尼父傳心合。軒皇問道還。詩書通七十。弟子  
 列三千。如共勦熙世。唐虞可並肩。

十二月六日

送劉方齋先生假歸十四章、  
波瀾反覆見人情、萬里鄉心午

夜驚鳴鳥爭遷喬、木上枝頭早晚起新晴。  
蘭薰入夜氣芬芳、征轡晨嚴報曉霜。漫說齋  
心勤、啟沃作忠亦自念高堂。昨夜燈花照  
壁開、門闌瑞靄接三台。懸知丹陛流雲詔、果  
是恩從天上來。龍章紫誥被親闈、宮錦裁  
成五色衣。况是荆森連桂秀、天倫樂事更無  
違。忘形榻設一燈分、五月榴花帶夕曛。日  
對閒庭無個事、天空舉袂看晴雲。得意讀  
書書若何、先天太極不須多。無言會到心源  
處、灑落疑從茂叔過。長安無計課炊薪、隔  
岸誰招行路人。總使冰壺盈夜月、當年泌水  
已嘗貧。情因兒女掛心頭、冰雪聰明爲我



憂。憂我門前惟積雪。春風應不到寒溝。種  
 種慙慙慮未休。驪歌纔唱便增愁。人間多小  
 傷心事。最苦相離淚暗流。離筵未設已神  
 傷。別路山川入夜涼。暮雨晨風催馬急。從容  
 周道自徜徉。文章報國片雲輕。隻手擎天  
 天轉平。藜杖南山空歲月。日華北斗望承明。  
 幽州劍氣冷秋霜。睢水波流入夏涼。千里  
 風光勞記憶。紅塵那更是家鄉。駝嶺春風  
 草色榮。晴薰好自憶京城。孤雲雁帶長安月。  
 爲報花開上苑明。麾塵掃徑未云非。酌酒  
 燕臺送客歸。劉向居仁三。○十六日 王世貞  
 舍近誰甘捨身戀輕肥。○十六日 自泌陽  
 携門人焦。○十七日 孫靜紫同年論學屢  
 涓等書來。○十七日 以學求原本爲言。○

二十二日、上恩賜緞二疋。恭遇 覃恩賜  
絲緞二疋 宮

殿雲開五色長、聖人錫類遍春陽。纔趨鳳闕聞天語、旋賜龍縑出上方。焜耀初霞明劍珮、斑斕新綵著衣裳。小人有母應持奉、如傍爐煙襲御香。○郭快庵夫子

使來。

送米麵桃棗等物。

○二十三日、復郭夫子書。

案頭

數卷藉滌塵囂、正值緇閭忽接靈翰。冬深道遠、渥澤頻加、解衣推食、沐雨露深矣。勤聞父養、師教兩者不能並兼。吾夫子慮勤涉世日淺、恬靜謙謹之訓、前蒙諄諭、茲復謀及治生、運米賜粟之事、更代籌畫、其體愛周卹、不啻慈父母、慮寒燠而曲護之。以師教兼父養、真



令依戀難釋也。勤惟有勉志力行，不致師門塌壞，或可稍答崇誼爾。謝詩四首，敬塵鈞座。幸進而教之。○戊辰冬杪，謝郭夫子賜粟四首，不知年已暮，舟子未相招，覓火爐煙令燃，燈歲月銷，羨牆懷在哲，翰墨藉同僚。那似師恩重，解推愁頓消。天家頒祿秩，師訓守簞瓢。殘月驚霜晚，寒風帶雨遙。有書還可讀，無友更誰招。一自春煦暖，厨爐傍日朝。飽食分香稻，授經亦課居。謀生堪笑拙，持鉢動成虛。粟賜克家寶，果嘗憶舊儲。憐才真未有，何以報恩噓。一飯猶思共，恩深道更親。居求非却飽，饋賜倍嘗貧。寒耐冰心舊，甘尋穀味新。師門如不負，持此對楓宸。○二十七日，家大人壽辰，遙祝二首，此日



懸弧錦照堂。祝親樂奏樂鏗鏘。笑客環顧兒  
孫。溫溫語全消。人世忙。鶴影盤空。當日午。松  
煙繞戶。趁風長。幾回獻爵心先到。忘却京華  
未列行。幾行錦繡列堦除。拜舞年年。今反  
疎。金爵雖教盛美酒。孰奉恩榮。冰厨尚款貯  
天肴。初領。皇家彩紵纔頒後。庭舞新  
衣未試初。頒賜。惟有心報。○二十八日。送  
隨一線去。南山常願日光舒。○二  
禹梅同年假歸。東南海氣望初晴。走馬燕  
臺送客行。到處才名知倒屣。那堪離酒促飛  
旌。華堂早試班衣舞。禁苑先分夜燭明。○二  
虎觀於今校同異。傳經應許有康成。○二  
十九日。邸寓設祖先紙牌行祭。

是年春攻舉子業。夏秋習清書。冬兼讀詩賦。

外孫楊步武拔字

尋樂堂日錄卷五終



備藏

尋樂堂日錄 卷五

尋樂堂日錄卷六

朱陽寶克勤民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二十八年己巳三十七歲。

春正月朔五鼓趨朝。

元旦朝賀、朝堂肅肅集  
十官、風轉爐煙送曉寒。御

仗高懸開

帝座、

天顏重霽拜雲端。塔磴

下盡瞻龍袞雪乳傳來槃玉盤。

天子含元

垂萬象、太平

○十日、家報至、大人始聯文會

海外盡彈冠。

興學。

聞水災害禾家計。空虛心甚憂之。

○十六日、邑侯平泉

史公延余大人應鄉飲賓大典。○十八日

孫靜

紫同年言學有原本須自探討。予曰、無時無處無事不體認天理斯可。○二十

日

答屈鳳山同年書

此時世情京薄、更加

之吾道平易、既不炫世、又不禍物、在我天

爵自貴而外人視爲淡然無華、一似不肯屈

服、我亦何必稍鄰固必、與他人較勝負也。况

士君子處事審幾察微、謹始圖終、無俟旣裂

而補救之、亦道固應爾。想遠患之說亦卽在

是也。曲曲之見、有陳無隱、正謂吾生托業更

有遠且大者。望足下爲道自愛、得已卽已、亟



國其遠。○二十五日、差人回里送 恩緞俸米。○大可爾。○

二月三日、王仁趾令其子國 國樑受業。○

五日、病。○十八日、病愈。○二十一日、訂五簋

會約。孫靜紫時與予商此意、至是約有八人

靜紫、淦、成、安、若、康、保、吳、幼、日、世、燾、賈、燾

子、焯、然、秘、中、鳧、丕、笈、法

書、山、樑、彭、直、上、始、搏

○二十二日、王仁趾

延余教其子。○二十五日、館課。翻清書

二段。





三月五日館課。

皇帝省方頌、於鑠我

衆區。因心作則、下民成孚。瑤編紀瑞、克鞏姬

圖。日月普照、電霆疾驅。義以爲摩、仁以爲濡。

賡歌載見、泰交允符。時際昇平、不忘都俞。曰

警夙夜、維茲河渠。煙艇送粒、國計爰需。經營

措置、廟堂之上。天子曰咨、欲指諸掌。維

予一人、陟彼河廣。清蹕戒道、龍顏日

朗。鑿輅郊臨、夾道扶杖。拜舞歡呼、老人

賜鑑。泰岱雲迎、泗水琴響。泉曰作霖、御墨

競爽。以勵素絲、臣受上賞。矧秩嶽祀、百神是

享。河清海宴、周王頌聲。頌聲爰作、萬國滋榮。

讓步在路、讓畔在耕。遵河而南、鳬鷗不驚。澤

流三吳、皇恩莫京。勸農賜復、天語明明。

養老蠲租王道平平。恤爾爵位軫爾戎兵。作爾庠序哀爾孤茆。關市無阻澤梁不爭。萬物得所承王之祐。更稽典禮明德如覲。玉帛來同追彼夏后。爰登會稽祠崇俎豆。八載焦勞輝映先後。春陽布令民臻厥富。巍巍惟天覆冒宇宙。蕩蕩無名雲日瞻就。熙皞仁洽及於鳥獸。有道盛。○九曰遣使歸里迎父母。世無疆聖壽。

○復史平泉明府書。春融休暢諸荷台底。匪朝伊夕矣。家君家居處鄉一以服古教人。嘗謂實德宜敦浮名無慕。茲荷俯徇衆論獨據氷衡以飲賓鉅典而及於韜光晦跡之躬。家君手札云恐辱大典逃此弗得。勤惟有佩明德鏤刻難忘而已。憶握別後南來者每頌



卓績喜極而狂。嘗讀書至孝經至德要道和  
睦無怨之語。輒掩卷深思。持此以觀人。而難  
爲一遇。其未頌讀者。旣不曉大義之所存。其  
徒事頌讀者。口言不能見之身體。至有畧窺  
天地生人之意者。或力薄智絀。德才不能兼。  
寥寥宇宙。心知無幾。不意於今日見之。方京  
邸聚晤時。見其畱心民瘼。切切於懷。經緯已  
窺見一斑。及蒞任後。勤以治民。儉以自奉。明  
見事幾。剛決仁慈。並施而吉。月讀法宣。上  
諭以廣德惠。舉鄉飲酒禮。以復古道。設學以  
蒸髦士。公價以平市貨。至錢穀獄訟盜賊靡  
不處得其道。城池橋梁煥然一新。而柳色蔭  
溝。遍植甘棠。和睦無怨之治。幾幾躬際其盛。  
何其幸也。至與學事。爲國家培養元氣者。事

非旦夕可致。隨地隨時徐徐興起。將來好有商量處也。是亦政之大者也。目今只得提撕警覺。且以爲學大義動之。  
爾。後再請益。不具書懷。  
○十日 荒心編序。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可知理欲之介。間不容髮。出此入彼。別途異趨。判若黑白。學者擇術。不可不慎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則心存。心存則理得。而於天所賦於我之全體。不失矣。雖然。聖門設科。以鑄羣英。其於仁也。猶兢兢乎慎言之。後人爲學。動語性天。未免有畧躬行而馳高遠之弊。究至窮大失居。難覩終竟。然則爲學者。亦審乎求仁之方而已。審乎求仁之方。卽

**缺页**



惡。噫、廖子其志仁矣乎。銘心所以求放心也。法戒所以求仁、去不仁也。夫子告子路以脩己之敬、在此矣。擴而克之、而仁不可勝用也。廖子其志仁矣乎。雖然、廖子之所志者仁也。擴廖子之志、而使仁之通於天下者、或亦廖子所心期也。然而古聖賢相傳、實有指要、非究其脈絡、循其塗轍、於仁曷體、於仁曷敷。黃文肅之言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此勉齋親得朱子之傳、而發此痛切之語。循此以往、仁可存也、亦可發也、當不域其所至矣。余與廖子有桑梓誼、生同時、居同地、而可不使之學同趨乎哉。廖子倘不河漢余言、想當於斯道有沉舟破釜之勇矣。他日更好舉求仁之功、爲



証也。○二十日

晚香樓集序

詩以道性情性

祇屬末技。君子無取焉。讀曹子玉少詠物詩。見其取材富而摘辭工。運思微而托體遠。竟無難舉天地之形生化機之消息世運之否泰。人材之臧否。學問之進退。治道之純雜。而托之片言中。噫。茲集其爲摹物肖形者歟。其爲體撰闡幽者歟。當必有能辨之者。余謂詠物詩。從未有至二百首者。玉少獨奮然爲之。不儉於材。不詭於法。且根極理要。而悠然順萬物之性。類萬物之情。斯亦可與言詩也已矣。○瀛臺桃花。灼灼枝頭帶艷開。東風吹動。花香來。競然紅萼搖芳樹。三千已報日邊栽。

閏三月五日館課。

雨後咏苑內新柳。帝城佳氣藹芳津。雨後初黃柳。

色新。影拂玉河難。跪地嫩垂金穗不沾塵。迎

風嫋嫋輕煙合。近日葱葱昨露勻。謾說攀枝

榮禁苑。清陰。○二十一日與大中丞閻公書。

還欲庇稠人。○登封縣耿逸庵

先生肩道德之傳。久推理學名儒。特建嵩陽

書院於嵩山之下。以成就後學。向來公祖靡

不加意。作典以故。典學造士。相需以傳。倘

經異數。培植棧樸薪舊之化。翹首可期矣。○

二十六日。振起至京師。父母以有事不果來。

○耿逸庵先生書來。爲理學正宗作序。逸庵



書畧云介一生取友切琢身心性命得益於先生爲多。自庚申以來每別久輒思思則形於夢寐未有經年不見者。今別二年許矣。如何不依依於懷。雖然大道無遠近無久暫兩心相印千里同堂豈遂煙霞雲樹能限人耶。先生翰內志堅思苦究竟只是仁孝二字真足感天地而動神明。昨中式時以理學策售豈非吾道大行之機。賜來理學正宗全本盥手披讀接孔孟之傳者濂洛關閩而朱子集諸儒大成脉絡於龜山豫章延平勉齋而以許薛直接紫陽道統正宗確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峯之羽翼聖經東萊南軒之麗澤講貫均爲有功聖道。自非平日知言窮理安能權衡如是精詳位置如是醇正使天下後

世有定論乎。策問第四揮發一部正宗。於宋元明諸儒品評悉當。斥金谿姚江之非。使邪說不至害正。一歸於廓清。書藝三篇。智於五行。爲水一段。豎義警拔。而闡理確切。使人擊節。論發揮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策第一問發揮一部孝經。而推本於明王孝治天下。皆灑灑數千餘言。內聖外王之學。於此見先生數年苦功矣。竊以風俗繫乎人心。學術關乎氣運。先生平日與人爲善。著物同潔。館中朝夕。定有聲應。氣求相偕。於大道中者。不知可示我否。云云。

夏四月朔。館課。

翻清書一段。○瀛洲亭記。玉瀛堂最近。宸居遶。禁垣而





通內直。預斯班者古稱內相是也。有亭奕然麗於堂。左者名曰瀛洲沙堤在望。儼若並峙。金井湧泉。古槐茂密。紅藥翻堦。蘭芷競秀。畢於茲亭。萃之美之者。擬崇巍於天闕。誇奧窟於方壺。有由然也。夫亭以瀛洲名。豈徒志觀玩紀勝迹哉。蓋將以明其畱心延英加意植賢。俾思皇多士。必盡萃之。此地而後已也。唐太宗招納名雋。無難舉。所謂麟鳳者而引之左右。似亦可謂能得士矣。而後之君子猶謂鸞臺鳳閣。諸士所宜居。而天策府不得而私蓄之。然則今日之儲賢育才。其度越前代爲何如者。蓋賢才者。天下之公器。儲賢育才者。聚天下之公器。以與我共治天下者也。國家取士於鄉。三年考其道藝而進之春官。復

舉鄉所取士而較之、以貢於天子。天子  
卽拔其尤者而居以清閒之地、使之勤德業、  
養才望、而漸引之台輔之尊、則知瀛洲之選  
非徒畀以榮名、實責以厚效也。以天下之才  
與天下共之、慎選天下之才爲天下用之、所  
謂簡在帝心者、可謂舉之無弗至、擇之無弗  
當矣。而士之得躋乎此者、方且翹首欣欣、想  
望太平、舉平日誠正之學、仁義之脩、堯舜君  
民之志、勵之益堅、鼓舞之不遺餘力、何至虛  
度歲月、以負聖天子遴選至意哉。雖然、士  
之驚於其末而不知返求諸本也、非一日矣。  
本者何。性天是也。末者何。文辭是也。不求性  
天、而務工文辭、今士之所爲、大惑也。在昔堯  
舜禹湯、文武之遞相授受也、曰執中、曰精一、



曰制事制心曰敬勝義勝階級堂奧劃然分明。至孔子集其大成則統而歸之於仁。仁而致其功於博文約禮。夫孔子之所謂文非今所謂辭章之文也。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載在詩書散見於典籍者皆一一考究而明辨之。以期他日可施於政而不滯於行。如是之謂博文。孔子之所謂禮非今所謂繁縟之禮也。朝廟燕饗之大使之探乎誠孝視聽言動之恒使之由乎帝衷無衆寡無小大一一以規矩準繩束縛其蕩志堅定其道心以與天秩天叙相爲服習如是之謂約禮。循是二者可以窺聖人之堂戶可以造至道之闕奧。一有未至尙隔門牆况茆茆日事文辭務悅耳目舉所爲教以文者而先失之。多士窮年矻矻

而不聞大道之要率由此也。今夫膺朝廷之寵祿而不繁以簿書之細務、躋侍從之清班而不勞以王事之馳驅、待之如此其優、責之必求其備。夫亦謂二三詞臣勿徒以藻采相競、抑惟是學求斯之能信、論道經邦實嘉賴焉。則是凡與茲選者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學求性天尤所宜急。徒耽文辭蒼生曷賴。此急本而緩末、所不得稍自恕焉者也。誠使居斯地也、覩斯亭之幽靜、起兩間清寧之思焉。覩斯亭之位置、興萬物得所之志焉。覩斯亭之虛中而達外、知無聲無臭之始、分爲陰陽、衍爲八卦、而生生不窮焉。覩斯亭之永亘而勿朽、知仁漸義摩之風、積之百年、垂之萬禩、而悠久無疆焉。如是則必不敢小其氣量狹



其規模怠其進脩紛其智慮一之乎道德之  
 域極之乎涵養之功悠悠日月玉署流光藏  
 脩游息於斯決也。清清池沼波流湍激濯垢  
 滌新於斯奮也。金簡玉冊兼山爲止圖書縹  
 緗之藉於斯弘也。聲應氣求麗澤是益石渠  
 天祿之彥於斯集也。恭逢景運方升堯舜  
 既作夔龍益稷豈異人任而猶尋章摘句自  
 棄於三代之英豈不對茲亭而有愧哉。語曰  
 治必準乎王道學求達乎性。○三曰與陳介  
 天居斯亭也。盍三復乎斯言。

# 石先生談學

介石先生所云絕奔競安義命  
 六字恰是今人對症之藥。○或

曰耿嵩陽先生之出也如何。曰宜出也。其去  
 也如何。曰宜去也。曰宜出云何。曰先生仕於



外者凡三矣。出之可也。况惓惓行道。是其素志。惓惓然民物。便是學有欠缺。云何不出。曰。宜去云何。曰。試問去之者。不去者。不知也。○五日 敬恕堂存稿序。不息之機也。聖人存天道者。也。賢者存聖道者。也。衆人不知存天道。聖道其所以存者。未嘗絕也。蓋存者。形也。所以存者。理也。理存而形不存。天地對道。不過。生天生地。有其原也。形存而理不存。冥然悍然。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形與理皆存。聖人踐形盡性者也。不則成性存存之君子。不則亦不失於令名者也。形與理皆不存。草木朝榮夕萎。同歸於盡者也。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不過此數者。紛紜錯雜於其間。惟聖人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



情、於是作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詔來世、載其所以存者也。賢者憂道喪、文衰奮、然取聖言而傳述之、欲不失乎所以存者也。所以存者、太極之體、存之者、陰陽之用、存而又存者、五行之迭運不已。有存有不存者、剛柔之善惡不齊。一去不復存者、萬物之蠢動無知。存之時義大矣哉。嵩陽先生彙所與門弟子講貫之言、及與友朋往還諸簡牘、並當世賢士大夫歌詩贈答、論治商學之語、以及偶爾流連景物之辭、皆檢而輯之、分爲若干卷、名曰存稿。噫、存之云者、先生其有深意乎。讀是編者、謂存其言已乎、存其所以存也。所以存者、可易見乎、存其言卽存其所以存也。不然、徒以文辭求之、彼風雅之才、追琢其章、博治之

見馳騁其辭、宜乎併採而兼收之。何以所存者非仁義道德之說、則孝弟忠信之旨、非麗澤講習之方、則躬行心得之事。是可知存者言也、其所以存者、即可於言中得之也。吾願人之於道、知所嚮往者、宜取是編而反覆玩味、久則義理貫通、當必有得於先生存是編之意者。由是編而知賢者之所以存、聖道則賢者可學而至也。知聖人之所以存、天道則聖人可跂而及也。知天地之所以存而不息、則天道亦可默而識也。不然、徒以文辭求之、是不知先生存是編之意者也。○六曰 耿逸

並不知先生之所以存者也。○六曰 庵先  
書來畧云、令弟朴脩過嵩下、知太先生開庠  
興學、可作異日睢陽書院根基。嵩陽書院某



十餘年來樽節於朝夕饗餐手口拮据心血  
 幾枯夢寐之間獨此一事扶植吹噓不能不  
 厚望於先生云云。○九日與耿逸庵先生書。接正月  
 手翰先生動定得之李生口述遂覺兩載濶  
 懷頓慰但川上疊石朝往暮歸此等景況可  
 想不可即不能不悵悵也理學正宗得先生  
 大序發揮使人知道統之傳自有嫡派學者  
 認真做去聖道淵源實在於此反覆披讀更  
 是一番進益也。御試卷握定一仁字發揮  
 是以其所學者對君不異上崇政殿劄子。  
 存此一篇可合宋四大篇文字而爲五敬恕  
 堂存稿謬擬一序愧闡發未盡近來畱心斯  
 道者難得其人館中前輩陳介石先生立品

清潔恬淡自安。時與講論。取益爲多。求之近  
今。不多覲也。今歲與撫軍作書。言先生興學  
造士。求作興書院。未知曾加意否。世教不明。  
人心趨於功利。而不知道德之膏腴。如昨歲  
倖邀寸進。亦讀書人常事。不知者未免有張  
皇之色。且愚下小人投克僕從者無數。家君  
每於此等人至。卽問其意欲何爲。彼無以應。  
有衣類華麗者。家君謂爾家計過我。當擇過  
爾者爲之役可也。日閉戶教兒孫輩讀書。甘  
淡薄。愈甚。處故舊鄰里。愈謹。雖殘冬荒春。糊  
口不給。而與人爲善之心。愈篤。相城東八里  
許。有隙地。可作書院。遂謀衆聯會。爲構書院  
計。勤因思柘邑乃朱襄氏故都。暫擬朱丘書  
院。未審當否。先生畢世心力。用於書院。此段





苦衷自有作其機而神其用者。勤於書院無時能忘。勿煩先生過屬也。○與趙士林札。來札云。從嵩陽先生處習其揖遜視鄉居相去什伯。此真實著功夫語。知近日學有進益。從此做去。一言一行準乎理道。我願快足。當復何如。○復劉叔續札。舍弟恭謁函丈。歷覽山川。隨意指點。流連景物。風雲變態。俱入胸中。此壯遊也。憶昔年同子維。涓石。德公。孟元。有少林之遊。佳境怡情。不一而足。旣而子維携遊龍潭。峭壁嶙峋。某攀緣逡巡。不敢仰視。而子維履石。登如平坦。心竊壯之。忽一追憶。猶如昨日事。不審舍弟得與追隨。亦領畧及此。○十日。復張姑丈完人先生札。今人否也。○讀書止求登第。此念自幼牢率。

父師所教子弟所學惟此一件當成大事所以一得志便肆行無忌鄉黨受其欺陵服官納其污垢人見其踰行敗檢皆從而尤之不知彼之失不在服官之日而在讀書之年蓋誦讀不異而其志道德志富貴則較然不同也來札云登第及讀書之事自此而始非見理明確安能發語痛切如此至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雖讀書人自應如是但薄才涼德恐負厚望勉力爲之以冀一當台命固不敢過爾褻越也

○二十八日

館課

翻清書一段

五月二十四日館課

翻清書一段○六計以廉爲本論國家設官



分職以理天下之政而總其權於冢宰以別  
賢否而定黜陟。冢宰復先其事於小宰以叙  
官方而庶司百職莫不受命焉。是以天下之  
又安繫乎吏治。吏治之澄清繫乎銓衡。周禮  
載其事至爲詳悉而其以六計弊羣吏莫不  
冠之以廉。誠見乎治天下之本通乎百世莫  
之易也。夫善能也敬正也法辨也士之有與  
乎此者亦可曰某也賢某也才則出其經綸  
一似可以告無罪於天子而計吏之法不徒  
視乎理繫治劇之材而必原諸清心寡慾之  
際豈非以廉節之所關爲世道升降之所由  
準也哉。在昔先王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一曰孝友  
睦姻任恤一曰禮樂射御書數而其養之於

學校中者、八歲教以小學、十五年而期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是其豫養而登進之者、一以實勵德行爲先、而士之生乎其際者、莫不以趨聖道、立表坊爲念。是廉之作於庠序、寓於選舉、而使天下油油然日相從而厭者、蓋匪伊朝夕矣。一旦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必有剛方正直之槩、而柔懦者悉屏矣。必有慎重老成之謀、而浮飾者悉退矣。必有乃心王室、處常効職、處變不撓之守、而獨立以抗大法、慷慨以維國、是則因人附和、碌碌無所短長者不足道矣。原其始、何非自廉節之素明、廉隅之素謹、有以致之。其在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蓋惟樂飢者而後可以從容退食也。不然



者、素無淡薄寧靜之志、必無清操可畏之稱、無簠簋既飭之美、必無治行卓絕之事。蓋內外相通、窮達一致、立品無殊途、程材無異路、其相因之勢然也。故六計以廉爲本、不惟可以澄叙一時之官方、且可以鼓舞一世之心。何也？吏知上之所重者、在廉、則必以廉爲尚。以廉爲尚、奔競之風息、偏黨之弊去、貪壬無所容其奸、則陽城之催科、何妨政拙也。小人無所藏其穢、則阿大夫之譽言、自有常刑也。幾見在位者、以夙夜寅清自矢、而尚有包羞納垢、以敗乃國事者哉？故曰：可以澄叙一時之官方。然謂朝廷之計吏者、所重在廉、而士之服教者、別有一道、以自處、此又罪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何也？離經叛道之人、皆干



名犯義之輩、舉而加之於位、彼原不知廉爲  
吾性所固有、吾學所素安、欲其恪守臣職、苞  
苴不行、是猶理髮者不以櫛、取食者不以匕、  
斷斷乎無必得之數也。故夫風俗之成也、不  
在下而在上。上之所重、下斯趨焉。下之所守、  
上實率焉。吾未見朝廷之弊吏者、以廉而士  
之砥德行者、反有出乎廉之外也。草野誦讀  
之士、日習聖賢之訓、而不敢自戾於名教、曰  
吾今日學之、異日用之也。祿糈以詔有位、曰  
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然且謂子大夫其潔  
清自守、吾能取而尊顯之。噫、朝廷之日勵臣  
工者、端在此一途。吾何爲而讀羔羊、素絲之  
章、不思以之濯磨於盛世。此人情之激勸、由  
於國家之成法、旣立而進用不消、大抵然爾。



故曰、可以鼓舞一世之人心。後世治不古若、循其名者有之、課其實者往往而鮮。故計吏之典猶是也。求如羊續之懸魚、裴寬之瘞鹿者、卒難其人。卽有其人矣、而楊震之却暮夜、孔奮之捐脂膏、曾百不一遇焉。卽聞之者數數矣、而公孫之布被、或借之以邀名、陳仲之糟李、或矯之以駭世、抑且舉聖人教廉之意而胥失之。若是者、豈廉之不美哉、學術不明而天人理欲之介不知辨焉故也。以是知有用之才必原於有體之學、斯其用爲無偏。苟學不以聖賢爲法、功不以正心誠意爲準、讀書不見之躬行、務文辭而不知講求天下國家之理、吾未見其居官而能有幹濟者也。卽日能廉、亦不過義襲而取、非集義所生。此又

人心風俗之所由以得失、而不可不早計乎此也。○二十六日、閣師

立齋徐公課試。

脩吉堂記、

翰苑爲

天子

書其中。登瀛門內爲堂五楹、外則繚以周垣。書齋麗其旁、如碁布然。沙堤槐井間、宛然一與府也。堂之南曰敬一亭、西則有先師孔子祠。祠前有堂曰脩吉、與原心亭相對峙。其深邃弘敞、類非人世繁囂可到。大約翰林之職、秩清而任最鉅、故昔之紀盛美者、或曰白玉之堂、或曰紫微之府、或擬之蓬萊三島、以極人間奧秘之奇。雖然、此擬其名、未紀其實也。擬其名、則珥筆侍從之臣、初得讀書、鑿坡之側、繼得掌天子絲綸、以與大政、羣執事



莫敢與之並。可謂極尊貴榮顯矣。故往往美之。慕之。擬以幽清曠樂之區。以表此職之間。貴。究其洗心滌性。潔身浴行之道。均於居是地者。有厚望焉。故堂以脩吉名。亦謂太極本吾心所固有。凡爲君子。不可不體此意也。在昔濂溪周子。續道統於千五百餘年之後。作太極圖說。以教天下。後世旣以無極而太極一語。揭其綱。復舉動靜之相生。陰陽之變合。五氣之順布。四時之運行。明其微而卽繼之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噫。至矣。在君子觀象玩辭。何難舉太極之賦於吾心者。一一體而全之。而又恐人不能悉復其性也。故舉一盡性之聖人。以爲則。曰。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而誠之者人之道可繼起矣。誠之者不能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於是出於脩之之途、以庶幾乎誠者之全本體而合德天地焉。故曰君子脩之吉。記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脩吉之說也。居是堂者誠顧名思義知太極卽吾心之本體、陰陽五行卽吾心之動靜、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生而萬事出卽吾心之酬酢、將必不容已於存理遏欲之功而太極之全體大用可默識矣。夫全體卽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也。蓋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在天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仁義禮智信。而仁者





乾之元也。終古此乾元根抵元氣流行故生  
天生地生人而人又各得天地所生之理是  
物物各具一太極總不出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之謂全體  
大用。卽程子所謂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  
密是也。蓋誠不止六經之源實天地鬼神  
與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極之至於  
天地位萬物育是可曰天下國家非吾性以  
內事乎。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  
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孝經言孝悌之至可  
通神明而光四海。張子西銘等事天於事親  
以爲民吾同胞物吾與天下之疲癯殘疾惻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而推至於  
窮神則善繼志知化則善述事。彼所謂天地

之志事。爲何志何事。繼述天地之志事。爲何繼何述。非以使萬物各得其所。爲吾學之盡乎。使萬物各得其所。則上蟠下際。無往而非仁之理。所克周矣。是之謂大用。夫全體大用之具於吾性者。盡人宜全之。而往往不能者。一則不知夫脩之功。一則不肯實用其脩之功。夫不知猶可言也。知之而不肯爲。是自欺也。故大學於致知後。誠意特標其傳。一則曰必慎其獨。再則曰必慎其獨。總以戒自欺而求自慊云爾。今欲從事於脩之功。斷以戒自欺爲主。而先之以格物致知。或探索文字而講求義理。或應事接物而察其當否。漸積久之。舉中正仁義之理。未有不曉。然於心目之間者。由是一日知之。一日行之。終身知之。終



身行之、凡施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際者、莫不處之各當其宜。如是、則爲知行並  
進、敬義夾持之學、而道全德備、吉孰大焉。總  
之本、於居敬持志、由於窮理力行、密於存養  
省察、極於聖神功化、此主靜立極之終始全  
而德業備也。至此、凡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  
柔、人道之仁義、一以貫之、而全易在我矣。故  
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今聖天子崇儒重  
道、接堯舜周孔之心傳、闡周程張朱之奧旨、  
舉山陬海濱、雕題鑿齒之鄉、靡不喁喁向風、  
翕然來學、屬在詞臣、孰不以朝廷之養育  
信任爲念。顧茲堂也、猶得藉之以脩身、而於  
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聖學、日孜孜焉、猶如  
周子提命於一堂、指掌與語、太極也、爰爲之

記。○翰林箴。天子優爾曰道是資。論道經邦曰德之基。夫何藻彩徒華其枝。天地儲精萬物榮滋。匪徇其末本在則宜。六藝芳潤道德光披。言坊行表立身匪虧。自昔哲人相戒詭隨。文章顯鑠典型昭垂。公忠體國片念無私。德業省躬百善無遺。流風未艾云何勿思。望養公輔秩貴百司。乘茲清閒効職孜孜。謙以自物慎以自持。六經諸史信好勿疑。殫爾精力務勤耕菑。淡爾聲名交游勿馳。無欲故靜有主無岐。神明之宰民物之施。皐夔稷契道在於斯。天下國家安所謝之。剛大之塞兩間受治。參天兩地千古爲期。是曰稱職無負斯。主知任重道遠心志莫欺。稟茲在位人道綱維。

夏六月朔左足痛。○三日

足痛甚延醫調治以後靜養。

○十

四日疾愈。

與王富宇書

丁卯冬公車北上

追

之至歡飲樹傍。既而淚灑東西景况如昨。一  
爲追憶能不感激。足下居官廉潔辦事恪謹  
訓兵勤勞待民平恕以至講學必與好善不  
輟諸實政實近人難及。昨專函與總戎具道  
及見時自悉之。潤甫老成練達能識大體凡  
事就而諮之則無失矣。○與泌陽閩學生員  
書。曩在貴邑自愧無一善狀。諸君不我遺  
棄時勸助相長實則生之受益良多。外人不  
知謂能稍興文教者則非也。嘗思大道自在  
日用特患人不求爾求則得之。此自己完自





已事他人何力之與有。故余愧無能實亦諸君不俟余使之能也。諸君情厚生任離任各蒙欵愛終始不渝。雖當之者不無厚顏而人心風俗醇良不凋於茲可見矣。今春王世貢至都門知諸君作功不間甚慰。古人千里同堂貴相知心爾。我輩睽違日久情懷鬱鬱思及絃誦不輟同志砥礪未始不大有喜色。幸努力自勉以理道爲必可求以聖賢爲必可至。至叢青紫如拾芥爾何足當大業。尙冀無爲因循致荒歲月則生懷慰矣。兩廡門格未就諸君可成之否。潤甫想不得辭其責也。社中諸童當以遠大爲期無拘拘目前他日更好相質也。諸縉紳先。○二十四日館課。霖生向承德厚爲我謝之。



賦有序、皇上御極二十有八年、政理民安、  
 年豐歲稔、八荒效順、九有咸寧。因雨澤之偶  
 愆致宸衷之過瘁、自春徂夏、計日撫時、靡  
 不憂勞、弗能逸豫。諸王大臣羣工百職各欽  
 聖訓、用祈帝壇仰見王者以海內而  
 爲家、豈知聖人先宮中而布德、饌却珍  
 錯、器屏雕鏤、皎如禱桑之心、煥乎掩骼之澤。  
 清刑獄、誠官方、設鞞鐸、悉民瘼、蓋不啻痼瘵  
 在念、而惕厲省躬者也。天鑒至誠、大沛霖  
 雨、恤我民困、解我聖憂。忽桑麻之變色、俄  
 鷄犬之騰聲。炎暑無損其禾、金風仍滋其潤。  
 九天霖霖、興時雨之歌。四野渺瀰、繪太平之  
 象。民得所天、王植厥本。瑞呈乎景、情見乎  
 辭。遂爲之賦曰、惟陰陽之既合、俾天地之

有施。必五政之無差。乃十日之爲期。令助乎風火。灌滿乎平陂。其爲尊也。西海之駐。河伯不毛之神。無爲。其爲象也。商霖之傳傳。說時雨之喻宣尼。其爲功也。普利物而無限。不崇朝而遍滋。其爲驗也。看萍鄉之玉女。怒羅浮之神龜。甘泉飛於明日。旦百穀賴以及時。夫何春雲不興。東作攸失。夏令肆威。西成莫必。熾歆景之暴氣。滌朝川。閉坎宅之精光。澄夕日。國懼流金之肯望。商羊之奮飛。人思觸石之雲。脩土龍而憫恤。於是黃扉渙號。蒼野塵憂。車輿遷乎玉殿。七箸撤乎瓊羞。念懸磬以填壑。復下車而泣囚。更且致肅肅之誠。申明明之告。天子執鬯而凝。王公肅壇而禱。占羣羊其笑至。惟卯日之臨。思浴豨其可。



徵認天河之號。果爾雲騰八際、氣沸百川。應  
穴蟻之符、霏蒙白日。消山蛇之毒影、波瀉  
赤田。方其夏也、興而祈祈、細而綿綿。散空中  
之絲、溟溟密密。委草間之露、濛濛濛濛。溝塍  
雕鏤、流陌阡之潤。甸林森秀、作倉廩之緣。信  
離畢而占星、爲滂沱之徵。應何入洞而辨石、  
煩陰陽之鳴鞭。及其秋也、駕屏翳而疾迅、驟  
元冥而遨翔。飛焦明兮備物、歷灌壇兮聘狂。  
來鐵騎兮催勁、繼濯枝兮降漿。慰雲霓之想、  
洗積薪以濤流。騰父老之歡、隨行車而澍漲。  
但見公卿動色於朝、氓庶趨趾於邑。呼甘霖  
之大霈、獲寒泉之用汲。無悴弗舒、何萎弗立。  
無土不臧、何形弗戢。葉覆南山之豆、愛秋圃  
之橫煙雲。穗連北里之禾、知萊園之粒。

是謂結盟而咸。傾注而應。豈樂巴之謬聞。匪  
樊吳之異證。德消勸閔之爲災。政致淫霖之  
莫勝。是時也。公田先雨。同井後均。旣優旣渥。  
乃耕乃酌。田畯來觀。而志喜。曾孫多獲。而積  
仁。馴至乎如京如坻。農夫荷鋤。而擊壤。屢豐  
乎我黍稷。我稷。天子止輦。而知春。何至七年  
之憂。商后。佇觀三多之祝。堯民。○初秋。院中  
讀書。秋色浮城闕。早分玉署光。亭池含曉  
氣。院樹落殘陽。文字畱碑篆。圖書映錦囊。張  
帷燈欲結。鑿壁月初涼。篋覆清虛久。韻流碧  
水長。乘時無自棄。琢玉愛工良。○二十七日  
入春以來。病不離殼。因假館內城。稍圖靜攝。賓主甚相得。但  
內城地窄。居狹。暑氣陽脾。病卧兩三月。人事



幾費。聞尊體違和有疎上候罪歎萬狀。更聞病後繼以拂意。此似有難堪焉者。因思古昔聖賢往往遭際此境。輒以義命自安。卒之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無不可弭之禍。君子履道坦坦。處困心亨。想不介介於是也。

秋七月八日。館課。

翻清書一篇。

○十一日。皇后崩。

奉 旨。各衙門服喪二十七日。衙門值宿。○

十八日。病。○二十二日。

移居外城。

八月六日。父母携眷口至京。

時余病足艱於行。父母至。喜見。



備 藏

顏色。余見父母志怡樂而忘倦，病竟愈。母執余手笑曰：「思兒兩載，今得聚首，此番來京，良非容易。得親看爾讀書館中，不愈紡績課爾時乎？願勤業勿怠，我樂何極。」時同振起，克讓等依依膝下，且誠且喜。○八日，爲皇后服喪，喜至夜半不能寐。

畢。○十七日

耿逸庵先生書來。

○二十三日，閣師立

齋。徐公課

十七史得失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

作史記上自黃帝，下迄漢武，序帝王以十二紀，紀歲時以十年表，列政事得失以八書，序公侯將相以三十世家，誌名臣賢士隱逸以七十列傳，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所稱良史才。



非耶。但是非多謬於聖人。朱子譏其伏羲河圖弗列於編爲文之有尾無首。其亦賢者之責備乎。班固前漢書帝紀十二。異姓諸侯王以下表。凡八志十列傳。凡七十。所稱繼史記而作者也。然固之密已不逮遷之疎。且古今人物之表。強立差等。多有未當。但其博通經籍。積二十餘年而後成。不可謂無過人處也。范蔚宗用班馬例作後漢書。進皇后於帝紀。增百官於書志。自謂體大思精。不愧班氏矣。然往往採抱朴子詭譎之事。列之於傳。其佻巧瑣屑。不旣失史之體乎。陳壽之三國志。雖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范曄稱其勸懲得體。有裨風化。然帝魏退蜀。私情掩公。君子譏之。晉書向有何法盛等十八家。唐命房

喬等詳加撰次。南北諸史雜而不純。得失半焉。南則沈休文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二史。或則晉魏兼載。或則姓氏多遺。或則天文戶口之勿傳。未免有有餘不足之嫌。北則魏收之魏書。其穢已甚。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史。繁蕪多端。惟李延壽南北史。近代稱佳。說者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繼之。至魏徵隋書。雖不出於一人之手。然區處各當其才。故顏師古孔穎達輩皆有長。可以自見法。莫良焉。歐陽公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號稱簡古。而雜以宋祁之所撰列傳。字句奇澁。其去劉昫等之所撰庸有間乎。若夫五代史。則脩自爲者也。觀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今爲本紀。以



立法而正亂其志可謂大矣。但不爲韓通立傳未免開後人議論之端。而筆法嚴謹獨得春秋遺意。是豈班馬以下諸史可及哉。此其大畧也。若夫考古今治亂興衰之由。察一代用人行政之幾。而實措之於天下國家。則存乎善讀史者之神明其意而已。善則法之不善則戒之。此讀史之良法也。史以濬其流。經以裕其源。此爲學之次第也。故曰史學粗經學精。史學得其枝幹。經學得其根本。以是知讀史必本於窮經云。○賦得秋月揚明輝。一天澄碧度金風。月印百川萬象同。秋滿帝城千樹裏。輝流仙闕五雲中。輕煙鳥道寒光徹。落葉蟬聲物理融。圖畫山河分畫錦。照來清夜洗塵空。○二十五日太



孺人病。

痰喘腫脹胸滿。不寧延醫調治。

○二十七日

復童逸閭州佐

書。自仙閣送別。嗣得雷笏山風雨砥礪。受益良多。茲藉弘庇。濫叨國恩。旅况蕭然。案頭所存。僅圖書數種。依然樂飢風味。足下知我者。道此景况。一爲笑之。

九月二日

與河南府太守汪舟次前輩書。

哲乃生。自世局變而道在儒者。兩程上承鄒魯。下開關閩。此地固靈秀所鍾。大屬道統淵源之藪也。以先生生命世之才。振伊洛宗風。其一段剛大之氣。蟠天際地。所存所發。實於河洛存理。邇後之旨。印証無二。今日特簡茲土。彼蒼真非無意也。幸去世未遠。近居尤甚。登



封有耿逸庵先生者。請極純粹學。接程朱。與湯潛庵先生倡道中土。非一日矣。特建嵩陽書院。講學造士。遠邇景從。立雪日衆。數十年來。某得讀書其中。日覩先生長者。靡不加惠殷殷。尤得邑侯王諱又旦者。於書院盡心經理。文教蔚興。倘有日申請。倣白鹿岳麓之例。求具題頒發經書。或邀恩賜宸翰。則嵩陽不朽。實先生維繫道脉之功。不朽矣。登侯實心實政。想久洞鑒。多方優待。俾賢者得盡所長。更不俟某之瑣陳也。○與耿逸庵先生書。書院得撫軍加意。可爲吾道慶。白鹿岳麓例異。日當致書當事。再好作商確也。朱丘書院承先生指示。似可定名。昨陳介石先生謂丘字乃聖人之諱。不如易

朱陽書院、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冉永光在、  
亦時相聚晤、閉戶著書、甚可敬重。客京邸者  
年餘、定省有缺、承歡爲亟。同門張來庵借數  
十金、於八月初六日已迎父母至京。菽水作  
奉、親意融暢、人子之心亦覺寬舒十分。雖子  
女僕從、比從前增倍、用費較多、然天下事何  
不可處之。有長班轎夫、半年前久已削去矣。  
未見悞事也。今衣食可淡、居處可隘、分金可  
輕、又得俸米、勉支數月、或淡薄日。○四日、館

課。翻清書

○二十日

母病服藥罔效。○舊

○

二十八日、館課。

三餘說、以三餘、曰

冬者歲之餘、夜者

昔董遇言學者當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大哉學乎其宜法天行之健乎。天有不用之數。君子之爲學也。法其不用者以爲用。而學斯至焉。蓋天之行也。積時成日。積日成歲。其體至一。而其用至健。蓋誠則無息之義也。然非翕聚則不能發生。非專一則不能直遂。是天以不用爲用也。其在易也。河圖在外。相合之數。陰陽各二十。而虛中宮十五。不用。非不用也。虛其中而外之爲用者。皆是也。此其道至微至著。人之法此以爲學。其功至精至一。不可不紬繹而通其義也。在昔聖人之自治也。睹聞及形聲之外。戒懼在事。爲之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久矣。罔敢戲渝。罔敢馳驅矣。是以天道有盈虧。而聖心必無作輟也。天時

有晦明。聖心初無久暫也。維聖合天。衆亦宜然。然學非志氣不立。非精神不凝。非功力之緝續無間。則不可以底於成。蓋學者心之生道也。心逸則怠。怠則其氣阻而功廢。心勞則思。思則其志動而業專。動者神之闢也。專者氣之闔也。闢則於天下之道無所不容。闔則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藏。一闔一闢。乾坤之蘊盡此矣。而况學乎。君子之志於道也。勿二勿三。勿作勿輟。常不見其有餘。歲有餘。日有餘。時有餘。卽見爲歲之有餘。日之有餘。時之有餘。總不見爲心之有餘焉。是故策歲月之易邁。則爲君子之寡過。耽物情之晏安。則爲旦晝之怙亡。勤怠攸分。聖愚殊途。其有餘不足之勢然也。夫見爲不足者。無窮之大業所從出。





也。恃爲有餘者，一生之疵累所由集也。以是知有餘者，天之道也；無餘者，人之功也。功不輟乎冬夏，不息乎晝夜，不間乎風雨，是積千仞而益以層累，涉萬里而需以歲月，吾知其終亦必至而已矣。或曰：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然則天道無不足，寧有餘哉？不知其有餘者，皆其妙於用者也。日月運行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雨暘相易而化神焉，以終古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推之日與時，莫不各有數焉，而爲消息進退之幾。饒卽歲序乖謬，乏卽氣朔差忒，是天道不可以有餘名，卽不可以不用名也。嚴寒大冬之中，有不息之生意存焉。

非天之善用冬者乎。冬於時爲藏於卦爲艮。藏者顯之基也。艮者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若是者豈餘而不用哉。日之有餘於夜正天之善用日者也。時之有餘於陰雨正天之善用時者也。此天之消以爲息退以爲進之道也。君子是以無動之非靜焉。無靜之非動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孰能測造化之微而運陰陽之妙哉。總之合歲日時之有餘皆爲造物不窮之用。總冬夜陰雨之不齊皆爲吾心存養之機。物之生於春夏長於陽明人所易知也。其息於冬夜滋於陰雨人所難知也。學之晝有爲宵有得人所及持也。其息有養瞬有存人所不及持也。於所及持者法天之用以爲用於所不及



持者、法天之不用以爲用、是其心固無餘也、而天道亦安見其有餘也。大哉學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殆與天行之健、爲終始乎。三餘之說、余以爲朝乾夕惕之旨、遜志時敏之訓、可於此悟焉。竊慨夫人之怠、厥志力不能與天道爲徒也、故著其說如此。若夫遇之學、不過善治老氏而已、其所爲先讀百遍而義自見者、雖其說則是、然亦安必其讀書不乖大義乎。勿論焉可也。○午門頒曆恭紀、太平 天子運乘乾、政治量衡協律先。布朔一元回、黍谷應萸百象列。星躔紫函日耀 龍墀麗黃道、天開 鳳闕懸七曜。俱陳、凝寶曆、千家胥樂入。瑤編。午門鵲鷺趨朝旭、禁籞旌旗傍曉煙。拜手從知春正月、呼

嵩競祝萬斯年。授時敬戴堯階重。永命常祈  
姬籙綿。共道璇璣和四序。矢音擬上卷阿篇。

○是月、五筭會增劉子端淑因。

冬十月十日、宿京東八里莊、與張石虹先生論

河圖。

別具圖說。

○十一日送

皇后葬、至晚回寓。

○十四日夜、母病甚。

痰喘不能卧、體腫甚爲憂懼、夜偕室人王氏望

天祈禱。

○禱天祈祐母病文、

維神正直、遍

佑下民、憫我蠢動、賜我百朋、我有母兮、繄惟

病甚、我惟笑笑、素不能悅親、因抑鬱於心、邁

疾於身、我之不孝、百辜其身、天不使雷霆擊



我身天之矜我無知亦云高厚之恩。我有母  
兮病其身不安其心皮腹瘦弱脹滿神情慌  
惚靡寧。咳嗽痰喘時減時增。維勤小子念吾  
母來京之日方圖承歡依依而一病月餘卧  
牀不起使勤小子如大海泛舟荒而無所底  
拊心椎胸實恨不德以致吾母之不寧又恨  
輕迎京邸千里跋涉心魂勞頓肢體屈抑飲  
食失時風土弗宜又兼來京觀兒貧苦不自  
暇逸心煩氣悶憂鬱增疾若是則小子無知  
強親跋涉宜罪加兒身爲不孝戒。維勤小子  
敢籲 皇天 后土凡百神明憫勤無知使  
吾母冒風霜之苦受道路之勞而因致此疾  
將勤賜之百病降茲大厲小子雖無知萬分  
不敢忘神之賜。今知罪過不容於上下神祇



惟哀告靈神。矜我下民。鑒我愚蠢。瘳我母疾。罰我罪人。謹具疏文。虔禱於天地神明。○

十五日筮得萃之六三。為母病也。○母有思歸之念。因與大人定

行期。又慮隆冬風雪。途次難行。至晚。以○南歸之意。商之於母。令母意得安。○十八

日。母病畧愈。○館課。冬日可愛。賦維歲序之既成。因暑寒之相感。令行乎秋

肅。與春溫。位峙乎南。離而北。坎周天之運。先王法此。以布敷。寸晷之移。大聖因之。而流覽

若夫金風既謝。朔氣逋遷。歛景不興。木咸凋

於露結。沸潭無湧。鱗俱伏。於冰堅。斯戒途之

及行旅。惟勿幕之餘寒。泉。但見煙繞乎暮林

暖。禁乎幽谷。凍雲乍作。布黯於巖峯。積霰旋



飄逐栗烈於曲瀆。戶墜窮鄉。縉垂裸腹。獨卧  
袁安。誰憐范叔。方懼陽德之愆期。詎知天心  
之未復。於斯時也。曦光曙燦。旭景晚舒。消晴  
雪而溫映。曝晨霜而清疎。呈異彩於重輪。儼  
乎元冥之開霽。表德輝於圓象。依稀春景之  
浮虛。綺戶歡迎。旣騰耀乎殿閣。柴扉洞啟。復  
遍照乎廬閭。人不知凜冽之象。物惟樂曠朗  
之餘。是以值梅蘂之初。嬌際莫英之漸。吐有  
道日長。無私義普。曝背之叟。扶藿是欣。吹律  
之谷。暄生欲舞。視彼可畏之旣加。較之可愛  
而孰愈。用是讀書論世。思義懷仁。繫溫文之  
是慕。緬和煦而誰倫。昔維文子之稱賢德。比  
冬日。今考晉邦之啟土。功賴良臣。和衷及物。  
善氣迎人。雖在侯邦。爰推國珍。矧夫堯德

當陽。舜日重光。祥雲覆被。瑞靄廻翔。巖廊  
映彩。華袞浮香。自有容之必照。更無隱之弗  
彰。被萬國以文明。寧一隅而歌復旦。協四序  
以和藹。豈三冬之慶舒長。至若捧日調元。承  
明入直。樂易帥乎羣工。雍容先乎百職。光宅  
八表。總布帝德之和。寅賓九垓。用輔晉明  
之極。斯非陪臣可望其暉光。亦豈藩服獲企  
其明德。蓋貞元默運者。天地之化。翕闢互用  
者。君相是資。會氣機之暢宣。由於斂伏。察生  
意之精蓄。致乎動施。斯知造物之縮盈。原不  
掩春暉於冬日。更恃聖人之參贊。允克符乾  
道於齋思。彼衰盾之休煥。曷有當於陽光而  
無外。卽愛畏之比擬。亦俱融於化日而不知。  
○賦得清如玉壺冰。蘊質殊山水。涵姿共



潔瑩。伊誰能比德。於此獲同清。靜對寧。無意相依。倍有情。寒光榮拱壁。潤彩重連城。姑射雲常白。瑤池月正明。人爭看衛玠。何似玉溪生。○十九日 母病痰喘。後晝夜。○三十日 母病甚。頭面胸項大腫。○無寧晷。○三十日 母雖病。神氣清爽。心志怡悅。勤奉事湯藥。惟見每日間喜氣不絕。退而與室人及克讓言曰。病雖可憂。其意象甚喜。此吉祥之兆。吾與爾調藥餌。固是緊要事。而承歡依依。無令一時有愠意者。尤爲要也。各宜勉之。

十一月朔 母病痰氣愈盛。舉家驚慌。至夜分始安。○二日夜四

子容澄殤。

○三日

母夜感容澄之殤氣冲左耳微重聽百方解慰始安。

○七日

王令貽同年偕醫劉季莊來視季莊情誼甚摯令貽談學暢快訂同心焉。

○十日冬至祀先祖母欲起行禮止之。○十

四日

自始病至此日雖藥餌日服然喜悅之容溢於言表絕無愁苦之狀至是日季

莊診視喜曰今日病且愈萬無憂矣母亦言笑移時謝季莊不絕口舉家慶幸時家人俱侍側顧謂勤曰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爾近日曠業皆我病所致自今以後我病可愈爾業可專忠與孝在及時爲

之無以我病過分爾慮也。

○十五日

夜母覺身





冷。午後微食、忽作脹、急用推引法治之、稍安。至夜半痰作、神色依舊、有所言、輒喜形於色。時家人俱在側、猶顧克勤、克讓言忠孝不絕口。已而痰愈作、將黎明、扶起着衣冠端坐而逝。

○十六日、母太孺人卒。○是日、同年孫靜

紫、諱張來庵、諱吳幼曰、諱世友、人馬鳴鶴、諱國

賓。來營喪事。秘中梟。諱不遺使若吳姓董匠

事。○十八日、歛。○十九日以後、親友來唁。○

二十日、大人爲先太孺人作行述。行述內有云、大任與

孺人共糟糠四十年矣其間貧困阨難所遭不一閱歷至今始得有安居之日方圖茹甘共樂撫兒孫輩作繞膝之歡以永歲月詎料甫脫荼蓼旋罹喪亡耶嗚呼孺人舍我長逝矣余卽執筆狀孺人而悲痛摧腸更安能觀縷追述耶雖然四十年來道義勸勉匡余不逮在孺人之自處誠善在余之獲益正復不淺更安忍以余之不文致令閭閻徽德竟沒沒無傳耶孺人姓李氏爲柘邑望族生而聰慧長就姆教卽嫻麻枲絲繭籩豆菹醢之事且與聞孝經內則之訓最爲熟悉自來嬪於余先慈見其端莊純一能執婦道卽喜謂大任曰爾父食餼天朝積學未遇大厥休聲當在爾躬今得賢婦佐內治門第光榮有日



矣。時先嚴捐館已十數年。先慈勵志柏舟。上有垂白之孀姑。日爲承顏。色笑以博其歡。孺人更善承先慈意。事先王母。倍篤。不惟鷄鳴盥漱。一循禮度。卽一嘖一笑。無不曲體其意。而貽之以安。一門之內。油油如也。至先王母見背。勉力助先慈料喪具。必敬必謹。助勦勞憊。不敢云瘁。泣謂大任曰。二老人日奉事無違。頗遂吾志。亦無貽夫子羞。今堂上所存者。僅一老親。卽百方以悅之。能保末年皆聚首時乎。自是脩定省益恪。會先慈疾作。幾不起。大任醫禱遍境內。卒無一效。孺人痛不欲生。於閤室焚香告天。求以身代。遂刲股救變。忽爾沉疴大痊。得免危禍。當刲股時。家人無一知之者。旣知。視其刀痕。並無點血。且此念初

發假寐。若接神語云。時已至。言之者再。遂驚起盥洗。爲此舉。事亦異已。雖君子言孝。不及此類。然一念之誠。可以回天。亦惟此心自盡而已。他無所計也。後先慈棄世。適符一紀之數。人皆以爲孝感不爽云。先是邑人公舉守令。皆旌其門。中丞王公諱日藻聞其事。特送扁輿旌之。其孝行所孚。無間遠邇。類如此。大任自失怙。後家計窘迫。惟兢兢墜先業。是懼得孺人領家務。遂得靜心肄業。迄今家聲未隕。猶可畧延詩書之澤者。皆孺人內助之力也。孺人性慈諒。處妯娌及余兄弟。靡不竭其誠款。至課子之嚴。則功並父師。日夜籌畫。所極不忘者。惟此一事。見諸子誦讀之勤。則喜。否則不懌。督責不少寬。旦晚常令小兒立桌。



隅解說孝經大義。又不欲徒資口耳、必將所讀之書、令其誦而熟思、云某句書若何、爾行事若何、務須身體、不徒口誦也。教諸兒以進退揖讓、習幼儀。常言子弟當二三歲能言時、卽當教以禮義。長來自可變化氣質。曾是巾幘中能見及此乎。余多讓矣。至其督家衆、嚴而不苛、寬而有則。每朔望與大在率男婦拜祠堂、長幼各肅衣冠、以次拜揖。家法習以爲常、人多傲之。壬子歲、長男克勤叨鄉薦、歸而拜見、卽謂勤曰：人爲汝賀、我爲汝憂。勤愕然不知所出。因徐徐言曰：人賀汝者、爲科第；吾憂汝者、恐不得爲人爾。爾幼年、當期遠大、勿沾沾自喜也。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講學於家、常命往見請益。未幾、夏峯沒、睢陽被



召。獨得於嵩陽數爲往復。常云、爾出門、我多思。獨往嵩陽、我思頓解。爾亦無以我思憂也。蓋無歲不命之遊。後並令三男克恭與偕往。其以義方教子、古人不是過焉。次男振起甲子科中武鄉試。諄諄以法古人爲期。蓋不似世俗教兒以華臚相尙也。戊辰春、克勤獲雉。南宮邀聖天子降遇、拔令讀書中秘。冬、復被覃恩、膺綸封。向非孺人孝極肫誠、教子能識大義、安有是乎。然在孺人謙冲愈增、絕不以榮遇驕人。凡戚姓族黨以及笑獨鰥寡、闕卹益無遺力。且見幾明、決識慮周詳。遇事有疑難礙理者、輒以片言決之。往往余應事於外、至家卽其所處、如出一轍。蓋由心志相決、故事來卽應、皆所同然。更不俟余勞精力。



也。性不喜私蓄。凡布帛財用有則共之。庭無間言。數年來疾多體羸。猶作強健狀。理家事不輟。指示兒婦輩。謂各佐賢夫有成也。以克勤居京邸。弗得見。每思念不置。家人弗敢言。言則淚楚楚下。今春遂亟謀入京。視勤兒時。勤亦遣人來迎。不果行。秋則決意北上。及抵京。握勤手笑曰。爾不記吾言乎。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汝當循分自盡。無曠職也。相見歡甚。天倫樂聚。孰有大於此者。乃居數日。舊疾復作。廣延醫調治。百藥罔效。歷三月。遽爾隕命。嗚呼痛哉。方其赴京時。輒喜萃聚有期。詎意萃如嗟如。旋兆於占。竟至溘然長逝耶。嗚呼已矣。平日之善言日進者。而今而後無所聞矣。是天之喪我賢婦。實奪我良友也。能

不痛哉。孺人生於前丙子正月十九日辰時，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有四。子四：克勤、振起、克恭、克讓。女四：孫男六，容端、容莊、容邃，俱克勤出；容恂、克恭出；容肅、容順，俱振起出。孫女五。云云。○二十二日，訃告親知。○二

十三日，次男容莊驟病，藥弗能瘳。○二十七

日，京師開弔。

同年友孫靜紫、張來庵、吳幼日、成安若、劉子端、賈燾子、王素臣、

彭直上、高霖公、法書山、沈元衡、查荊州、郝子權、孫愷似、潘書原、湯西崖、李質君、顏學山、宋于蕃、王易從、丁學田各來輪流司喪。○二十八日，容莊病弗瘳，



張百始來弔醫以微藥愈。

自二十三日至此日大便不利飲食

言語俱無竟日閉目熟睡問之不應扶之不  
起惟以舌舐唇不知病之所起當喪事嚴急  
不暇調治大人甚為憂心予異之不知所措  
既而坦然以為遭此大故復有小厄此命也  
夫諸醫俱驚謝以為難理予亦相其氣色覺  
不免至是百始來弔請觀之百始曰此外感  
內傷前藥誤用幾碍生理今止以微藥調理  
胃口自愈何憂也依方服之果愈○因弔畱  
醫而愈志其有  
意外之獲也○二十九日止弔○耿逸庵  
先生書來

十二月二日謝孝○四日

劉山蔚書來畧云  
吾聞之用弗行者

體未立發必合者存斯純。僕居平無事時彊  
勉收攝亦時如息浪之波少有澄淨。及衆感  
紛投而憧然或莫知所主。因悟體之於幽獨  
難而試之於天下之故尤不易易也。先生操  
之密養之邃固知顯微無間而動靜胥定矣。  
然而森然巨浸舩舳在我從此一瀉安流尙  
其慎持乎風飄之正哉。云云。山蔚與余交久  
此書爲絕筆故不忍沒朋友相規之意節錄  
之以誌善言。  
○六日謝孝畢。○八日徐健庵  
之得聞云。

夫子爲先太孺人作墓誌銘陳介石先生作

傳。俱載柘城縣志。○附錄竇太母傳、太母  
姓李氏柘城竇封翁元配而庶常克勤之





母也。生於甲族。幼秉慧質。無論夙嫻麻枲。菹醢之屬。兼熟悉孝經。內則諸典訓。及來嬪於竇也。左右嬪姑。以奉祖姑。咸先意承志。得二老人歡。非惟鷄鳴盥漱。克循婦職而已。迨祖姑卒。事姑益謹。頃之姑遘危疾。輒痛不欲生。顧天願以身代者。屢矣。已復自奮。謂古有割股甦親者。非異人任也。假寐。夜分。忽聞空中語云。時至。勿忘。如是者再。遂驚起。引臂俾之。刃不畱血。不縷。若有陰相之者。和糜以進。翌日果瘳。既乃延齡一紀。遠近稱之。聞諸當事。競卓楔旌其閭。夫感應之數。世或疑其有合有不合。以故弛於苦行。蓋孝德之苦久矣。聞太母之風。不可以憬然而悟乎。是時封翁方覃精制舉業。爲諸生祭酒。一切家政悉委之。

暇則訓督諸子、解說孝經大義、必以其所行質之曰、爾輩所讀云何、所行乃若此耶。又謂古人早習幼儀、內則凡進退言語、靡不各有規矩、故長多成德。今人槩不之講、而欲求其變化氣質、難矣。夫母之於子也、類以慈著。若太母琅琅大訓、可垂不刊、則曹大家而後、未易多觀也。壬子、克勤領鄉薦、歸拜母於堂、則謂之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克勤愕然、因徐言、賀者爲科名、爾吾方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也。於是孫夏峯、湯潛庵、耿嵩陽諸先生、方家居講學、亟命往見、請益。會夏峯歿、潛庵被徵、獨於嵩陽得數數往復、互相演繹、多所發明、詳具兩家語錄、人以比之鵲湖、鹿洞云。復命叔子克恭執贄嵩陽、遂稱高弟。甲子、仲



子振起中武闈式。戊辰克勤雋南宮入詞垣。是歲被覃恩封太孺人。則教子之效彰彰如是。洵足書也。歲已巳以迎養偕封翁至京。未幾遂病。彌留之際尤諄諄勉克勤以忠孝大節。沐浴端坐而逝。予小子忝與克勤同榜同官。素心晨夕。故得聞太母之懿行爲詳。及克勤悲深風木。每向余稱述。輒淚潄潄下。余重有感焉。因傳而贊之。以諗夫天下後世之爲人母者。封翁名大任。以庠生受封如其子爵。年纔及艾。種德積學。行將大顯於時。贊曰。懿哉太母。淑行孔彰。孝篤至性。冥漠所襄。相厥夫子。實茂聲麗。丹穴衆雛。飛鳴鏘鏘。伊庶常君。翔步玉堂。祇承母訓。順德之行。太母以慈而兼義方。夫豈尋常巾幗可望。誕膺地封。

命服斯皇。天之報施於何不臧。嵩山鼃鼃洛水洋洋。母壽有盡。母德無疆。翰林院庶吉

士年姪高。

○陳介石先生作朱陽書院記。城

人龍拜撰。縣志朱陽書

院志並載。

○九日

孫靜紫同年言喪禮廢壞古道無存諄諄以守

禮爲

勸勉。○十日扶先太孺人柩自京師南歸。中

相與維持者同鄉李霖六同會劉子端也。子

端有慷慨之氣爲人謀必期盡心常與孫靜

紫共襄余喪事。是日門人王國樑來

執紼同年親友各祭於道李惕園王益仲先

生各助役送至張儀門外

返王素臣更助役南行。

○十六日振起自





里來京師、道遇靈柩。

先是母病時增時減、十月終作家字、爲行人所

誤至十二月初四日始寄至。初五日振起冒雪北行、是時猶未知京中遭喪也。至十五日途遇南旋者、方聞凶信、號痛幾絕、夜奔來迎。明日遇於真定府南、滹沱河、哭聲震地、行道者皆相顧出涕。○二十日克恭在家聞訃。○二十五

日過黃河。

晨至青龍岡、未渡、冰湧自西而來、畧無停止、舟人色懼。子拋錢祝河

伯曰：神以正啟祐、未有不以正相合者。今日獲濟、神之靈也。且生順死安、母德無愧、神獨不鑒之乎。亟命舟子前來移柩。及登舟、冰忽泮、波浪不興、如履平坦、不移時而濟南岸矣。



甫扶柩下、冰湧東下如故。舟子異之、以爲積年涉川、從未見有扶柩獲祐如此者。存此亦可見母德之感。○二十八日、扶柩抵舍、安靈格、神人合一矣。

**柩於內寢。**安靈柩文云、維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杖期、夫實大任、率男克勤、克讓、扶皇清勅封孺人室人李氏之柩、歸自京師、於十有二月二十八日抵里、安柩於內寢。謹以豕一、羊一、香楮、庶饁之儀、率哀子克勤、振起、克恭、克讓、告於靈前、曰、嗚呼、孺人、夙夜惟謹、淵塞其心。相予成德、助子成業、旣匪伊朝夕矣。其碩德懿行、迫難罄述。姑設薄祭、以安靈魂。惟孺人鑒誠、來格來歆。嗚呼、尙饗。

是年習清書。冬。遭喪。

外孫張 趙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六終



儲藏

尋樂堂日錄 卷六

校記

- ①樊吳：疑作「樊英」。按，樊英，東漢方術士，善推步災異，《後漢書·方術列傳》有傳。
- ②「黯」字之前或後當脫一字。

尋樂堂日錄卷七

朱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全編

二十九年庚午三十八歲。

春正月五日訃告親知。○二十日開弔。

二月四日封柩。○十日

有族人貧不能度日者大人聞而心惻遺

之物旋遺以財。

○十一日長男容端入邑庠。

第八名學使上



儒藏

諱際有。丹徒人。○十五日始遷柩五世祖妣賈太君

之塋植柏。五世祖妣賈太君携子高祖來柩。以五世從伯祖光國召來就學。未

幾祖妣卒。藁葬於柩城西郭外。時居未定。無墓田。至是始買田畝餘。營其方植柏百餘株。始遷柩之祖妣。始獲安厝矣。○十七日大人率振起相櫨

木克就。先太孺人在京時向予言某姓有桑材圍九尺去舅家不遠移之甚便可

構買備器用。及遭變扶柩還櫨木未就。振起曰母在時常欲構此樹制器。或隱欲備後事乎。予始知母意所在。大人同工師度之。尺寸不符。意弗愜。予曰承母志固無易此而尺寸





不符。他求之何害也。振起曰：此樹良材，棄之可惜。且母志在此，終弗能遂。若何？起願隨大人細度之，必不相符。天爲之也。設有可用，母志用成，存亡俱安矣。明日，大人同振起率工師，逐一細量，竟可用。大人志怡。蓋由振起不忘母志，卒能成之，不然幾失之矣。○十

九日，遣使赴省城各衙門謝孝。○大人率振

起度南祖塋穴地，擴其基，植柏。

先太孺人未卜葬期，人言

宜卜葬地。大人曰：有祖墓在，何他卜？適堪輿來白遠方，人勸之相兆。大人曰：地理有可憑，天理尤可恃，何相之有。○二十日，振起赴南

祖塋樹木。○二十二日、伐榔木始工。

三月三日、耿逸庵先生爲先太孺人作傳使

來。

附錄竇太孺人傳、竇敏脩先生性至孝、生平爲學、以孝經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爲

本。歲戊辰、旋南宮、讀書中秘、恭逢 覃恩、封

太先生道康公爲翰林院庶吉士、太夫人李

氏爲太孺人。已巳秋月、迎養二人於京邸、承

歡膝下、悅親壽親、天性真樂、極人生難遘之

遇。不意太孺人夙疾偶作、甫三月遂不起。敏

脩先生苦塊哀毀之餘、以片紙作數字屬子

爲傳。念余與敏脩先生志同道合、情切手足、

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太孺人李氏柘城世



家。生而穎悟、端莊靜正。幼承姆教、凡麻枲、絲  
繭、籩豆、菹醢之事、無不嫻習、且熟讀孝經、內  
則通徹其大義。來嬪太先生、道康公、是時有  
姑姚氏、矢志柏舟、而大母李氏亦垂白在堂。  
太孺人佐太先生、問寢視膳、先意承志、無不  
得其歡心。已而大母李氏卒、復佐治喪具、自  
含歛、以至窆窆、盡哀盡敬、畧浮文、敦本實、一  
遵家禮。由是生死存亡之感、妻然在懷。其事  
孀姑、鷄鳴盥漱之勤、衣服寒煖、疾病疴癢之  
節、以及甘飴滫瀡之具、莫不下氣以問、柔色  
以進、惟恐弗及。有孝子愛日之誠焉。會姑病  
劇、太先生百方療治、醫藥罔效。太孺人焚香  
告天、願以身代。因思古來仁孝有割股愈親  
疾者、誓之於神、坐而假寐。若聞有告之者、曰

時至矣。時至矣。汝孝思格天。姑病愈後。當延壽一紀。遂驚起盥沐。割股肉烹以進。姑病立瘥。及家人覺之。視刀痕無點血。瘡口卽合。自巳亥以至辛亥。姑方棄世。適符一紀之數。孝經所謂孝之至。通於神明於太孺人見之。鄉里公舉。邑令郡守學使者林澹亭先生撫軍中丞王印周先生皆賜扁旌其門。至今人嘖嘖稱純孝不絕云。太先生平日最羨柳公綽家法。教子每以忠厚謙遜四字爲訓。而太孺人慈嚴交至。每夜紡績。集諸子講說孝經。務令身體力行。其幼者亦令習禮容。一出入起居言語衣服飲食安詳恭敬。動合矩度。教家皆循古禮。值朔望四節。則佐太先生率衆子弟盛服詣祠堂焚香設祭。嚴尊卑少長之序。



肅登降拜跪之儀著之家規以爲常。夫父母之於子、未有不以博一第爲榮者。當壬子歲、敏脩先生方弱冠舉鄉薦、歸而拜見太孺人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也。敏脩先生跪問其故、曰、人賀汝以科名、吾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也。世情皆爲富貴所移、敏脩先生掇巍科、官翰林、而太孺人訓飭家人安樸素、甘澹泊、愈甚。彌留之際、諄諄以孝親忠君爲勉、言不及私。異日敏脩先生爲理學名臣、肩荷斯道、以希賢希聖自期、要皆太孺人孝經一脉、有以成就之。嗚呼、賢矣。贊曰、地義天經、莫大於孝。惟太孺人早窺其奧、割股救姑、神明默照、以此盡倫、以此垂教。一門之內、是則是倣。顯親揚名、立身行道。綸絳煌煌、躬膺寵誥。



奕葉千秋、食茲美報。○四日、復耿逸庵先生書。

不孝勤罪惡滔天、不自隕身、輒令吾母罹茲大故、尙何畱形骸於人世。屢承先生毀滅之戒、是猶以人道相期。如不孝勤雖百死其身、罪奚償也。喪次中軀殼枉存、諸凡無復人理。曾記用片紙書字數行、懇先生爲先慈作傳、不知所云。先生不加切責、反遣使賜傳、捧讀之、涕泗滂沱。念先慈辛勤鞠育、未報萬一、今抱恨終天、後縱補過、益愆稍圖、顯揚其如我母不可復見何。讀先生傳、雖無人心、當亦淚零也。又念先慈生平事先王母、不以形迹而、以心志、助家大人、不以世情、而以道德、教不孝勤等、不以姑息、而以大義、又如立家規、



循古禮、屏佛教、甘淡薄、勉正學、常令不孝、勤等裏糧四方、皆家庭隱德、他人所不及知者、惟先生知之最深。倘不經先生一言表揚、將何以傳遠而示後。今得大傳、洋洋數百言、俾先慈一生苦行藉以不朽、所謂雖死猶生、不孝、勤等哀感曷有紀極。○五日、有

貧人死不能葬者、大人買棺助之。○七日、客

端長女生。○十一日、營造始工。○十三日、母舅

長公令其子李煒受學。○二十七日、遣使赴永城構誌

石。

夏四月讀禮。○二十日

張公璿來晤以邑關鷄之風大熾爲耻。

五月六日泌陽紳衿來弔。

遣役者署泌陽縣事童欽益親來者

泌陽縣貢生陳維則生員韓玉聲崔模顏而

溫崔士林崔廣恩崔維衡吳晉劉敬儒韓翼

鶴張含美鹽商史三。○十日嵩年族兄命林

奎等畱三日而去。○十日宗兄率淑世來

受。○十八日工部主事陳公墓誌銘同邑

學。○十八日陳公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之秋

踰月予聞於京師典型周謝哭之痛未幾予

亦丁先太孺人艱回籍公嗣子樸相對泣不

知所云。五閏月嗣子持公狀乞誌墓之文於

予且日爾知先子行事最悉微子一言無以



信後。予思公於里中屬先進。予沐公教且久。夫鄉先生歿而行弗彰。後進者之責也。况素經。噓扶者乎。誌公墓。所以不亡公也。予何敢辭。謹按狀。公諱天清。字如木。世爲栢人。自始祖傳至昇。始居城中。昇生詔。是爲公之曾大父。入邑庠。食餼。有文名。詔生善化。善化生鉅。剛直有氣節。遇事侃侃不阿。以孝義著於里黨。丈夫子二。公卽長也。公生而穎異。讀書一步成誦。久而不忘。甫就學。塾師卽器重之。家貧。無所購書。藉他人文披讀之。一夜盡窺其秘。置不再觀。叩之勃如也。幼肆力於歸。茅金。陳諸先正。故爲文未嘗隨時爲步趨。同學皆謝不及。卽塾師亦不識深造所由得。蓋胸有夙悟。不關指授也。後遭父母相繼逝。逐逐於

亂離之秋、糠粃不克、雖稼穡漁樵等事亦嘗爲之。往往值強暴侵侮、輒不與較、益奮志讀書、雖極困憊、手不能釋卷。已而補博士弟子。嘗曰、吾之學從勤憂惕厲中來、與世俗咕嗶不同也。乙酉登賢書、已丑捷南宮、向之強暴懼而愧悔、公一無所問、其人相化而善。及筮仕爲平鄉令、惟以君親民生爲念。甫蒞任、見有惡人、牌懸堂上、喚吏胥問故、曰、以訟官吏得名。公愀然曰、官吏自有善惡、若使惡在官、吏而彼訟之、彼則善矣、惡之名顧安所得加。後廉知其人性剛方、不借於俗、公更以練長委之、使用命一方謚如。其不隨人爲好惡如此。邑僻陋、相沿不知學。公設立義學二百餘所、捐俸延師、立課程以鼓勵之。嘗令學者至





署中解說大義幼者親爲正句讀。不三年、絃誦之聲遍野、士相踵掇巍科、變其俗。公雖令一邑、而平恕廉明之聲徹於上下、上官多信任之。有鉅鹿楊姓獄、順德守誤擬重律、彼轉控上憲求白、委公再鞠、按得其情、作而嘆曰、安有殺人媚人者乎。如所應得罪申請、其人得不死。守恚甚、百方挫之、終不同、書天道神明四字於公堂曰、吾惟奉此而已、他不顧也。守見志不可奪、轉嘉其識操、曰、陳公正人也。每有事、必曰、以問陳公。且令諸子禮敬焉。平邑與邢地密邇、羣盜聚邢之西山、且數十年。我朝定鼎、餘氛散居四境、家干矛而市劫掠、在平邑尤甚。公憐之曰、彼亦人爾、何遽至此。不過迫於饑寒、失於教訓、致然爾。撫摩之、

許改惡宥其罪三年。彼見公樂易寬恕，率以書生易之，惡卒不悛。公奮然曰：「此真亡命，吾不能生若輩矣。」遂設奇方，使自來就獲。比成擒，人猶未之知者。由是四境安堵，皆嘆公神謀奇畧，不易識云。又平邑地卑濕，襟漳帶滏，每逢夏秋，患漂流，往往因水致爭，四鄰騷動。公築崇堤，濬通渠，便民，因以其情形陳於上，區勢畫地上，臺來聞河道者，始知公盡心於民，彼訟皆妄也。令公便宜行事，民不罹水害。公歷任八年，凡興利除害，無弗殫厥心。嘗曰：「大事吾令化爲小事，小事吾令化爲無事。吾作令可自信者，惟此。」然而錫民福者，未易更僕數也。比報最，得內擢，父老，繞署號泣，奔省會，請畱上憲，不可。民不能止，公輟日候於館。



門。會後令至，逞其欲弗得，遂罪士民候公者。以是人不敢近公館。三月餘，後令見公囊橐蕭然，意乃解。公赴都時，人畏後令，不敢出近郊。送潛集境外，以待公之來。公至，老稚遮道搶呼，環輿前後擁弗得行。至有擔負及京師始返，或寓公舍左右，求常見傾懽者。公於餽遺毫末之受也，先是邑人欲立石紀政，公禁之。及去後，人不能忘，勒績於石，建祠肖像。歲時展拜如常。入都，補工部都水司主事。未幾奉欽差督理兩窑，舊例槩爲屏絕，行戶不得虛費廩給，歲省帑金數萬餘。己亥，奉欽差提督南河漕務。往時運河兩岸奸民穿穴盜水，名寒洞者，每歲一洞私輸五十金，計南河所轄二百餘處，歲可得萬餘金。又石蘇木

料等舊日購買者悉出豪強手分司實侵其半。公至悉爲罷輟。辛丑工部估計河工銀四百兩。總河有故舊者欲取萬金云。有蘇可償價值。公不應。忤彼意。譖言肆集。自此始不安其位矣。以才力不及降調。癸卯補光祿寺珍羞署署正。甲辰告病歸。辛亥復補。然慨度支虛浮欲減其數。扼於上官弗能爲。終朝鬱鬱。久有去志。癸丑京察復降調。聞命欣然就道。歸里門。日與故舊聚樂。託興於酒。醉後遇不平事輒義形於色。直其枉。以此人或怨公者。公弗計也。曰。彼怨而直存。吾何惜焉。有以貧困來告者。必分饔飧之需以濟之。雖已至匱乏無所恤。塾師歛葬塋田之費悉以給之。其孫幼無所依。尤篤恩義。爲制產終身賴。



焉。間居最喜論文。里中後學來請益者。獎藉多方。文字繩以先輩大家矩範。不令勦襲雷同。故服膺公教者。文皆有格律。不競爲弱軟惡濫之習。以取悅於世。北城有朱襄氏祠。擴其宇。傍置圃田數畝。構書齋。課子讀書其中。手植榆榴千株。興至而歌。隨漁棹上下。觸處悟時行物生之妙。他人不知也。有時乘車遊於野。雜老農稚子中。油油然與偕。不忍去。人以爲混跡市廛。不知公視天下事。若轉轡。別人品判。若黑白。其託跡於外。固有感於中。而然也。家居二十年。凡所行黜浮華。還淳樸。衣食乘輿等。若無異於貧素者。至解難救急。則慨爲之。不令人知。嘗買婢。方姓。盧姓爲之役。訪其家還之。彼感德至今。兩婢子不遠千里。



嘗來省侯不絕。此可見爾。諸隱德及人類此。及適疾以安命。勤學誠其子。惟示以守身進業。令其於天理人情。王法三者爲兢兢。觀手書一聯。皆臨深履薄意。此可以見公晚年造詣。無非實踐境界矣。旣沒里人德之。無論識與不識。皆泣然流涕。有數百人各持素幃。聚哭於門。聲徹郊外。公之有造於鄉。更何俟乎多言哉。所著書有家訓三卷。天官紀畧。北曲六種。四書家訓。詩經家訓。詩文全集。行世。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席孺人早卒。繼配張孺人。公作令。減罪輕刑。活人命。致焚香頂戴。德澤入人骨髓者。孺人內助之力居多。享年四十有五。先公卒於京邸。今啟其殯。同席孺人合穴於祖塋之阡。子一。樸。廩生。女六。孫一。嵩來。



女孫三。余爲之銘曰、柘溝之側朱襄之侯。有馨其德、有喬其堂。倚歟偉人、肇邦家光。雖際迤邐、於何不臧。達人順命、鴻漸翔翔。千古抗志、百代垂芳。厥休既紹、厥聲斯皇。瓜瓞綿綿、河流湯湯。銘茲兆域、以誌永昌。○二十一日、脩造畢工。

六月二日、造明器始工。○四日耿亦夔來求墓誌銘。○

十一日耿亦夔使來送栗木。○十二日復耿亦夔書、昊天不弔、降我

窮凶。京師扶柩後、心魂俱喪、不復知有人世。至今喘息甫定、每痛軀殼苟畱、不卽從先慈地下也。昨奉提命、於苦塊中、蘭臭同心、言莫能罄。不孝自朝夕饋奠以來、從不敢庭會賓

客、非欲循禮、相對自無言說也。喪多戚容、因心發外、非親歷者不知爾。至幼年子弟未諳禮、體令近長者、反以爲褻、故嘗戒之。昨先生至、雖身在衰絰中、正好相質讀禮、何妨竟日相聚。子姪輩雖甚頑愚、令拜見長者、得與聞教言、且令當下收其放心、獲益實非淺鮮。不孝愚陋、過甚竊謂日用倫常是學問成始、成終處。人人講此等話頭、易托空言、不如人人行此等事體、方踏實地。鄙見如此、先生提誨殷切、過爲揚揄、愧何敢承。便中更當教我也。承賜栗木、感謝。太先生墓誌銘、倘得撥冗撰稿、或早報命、亦未可知。不然、七月十五日不致再稽也。○十六日、邑侯史持撫軍脩通志檄文



來徵先太孺人孝行實跡、並議書院申請之  
舉。○二十九日、學校公舉先王母姚太孺人  
貞節、先母李太孺人孝行、並創建朱陽書院、  
乞准刊入邑乘。公舉貞節呈內有云、柘城縣  
廩生竇如珠、於崇禎年間、以  
傷寒病故、其妻姚氏矢志柏舟、時值兵荒、苦  
楚備嘗、姑終營葬、盡禮以紡績供子讀書。其  
子竇大任、德成名立、以孝行聞於世。邑侯張  
釋申請旌門、督學林堯巡撫王勣各送扁楔、  
堪可入志。云云。○公舉孝行呈內有云、柘城  
縣生員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竇大任

妻 封孺人李氏性至孝。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其姑姚氏患痢病危於八月初四日李氏夜焚香告天求以身代引刀割其左股肉和羹奉姑。姑食之。沉疴忽痊。外人爭傳其事。謂至孝格天。姑延壽一紀卒。順治十七年閩邑公舉邑侯張繹申請旌門。康熙二十三年督學林巡撫王各送扁楔。堪可入志。云云。○公舉書院呈內有云。柘邑鄉紳翰林院庶吉士寶克勤於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內在城東門外建立朱陽書院。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課文。人心鼓舞。茲講堂齋房門垣業已備脩。幸蒙院文查取書院實蹟。事關風化。不敢隱沒。據實開報。○三十日 邑侯史申請貞堪可入志。云云。節詳文內有云。



**缺页**

亶亶不倦。理學之盛。繼美嵩陽。云云。

秋七月二日。朱陽書院講學。

官紳生童至者七十餘人。○擬講弟

子入則孝章。讀此章書。見聖人真實學問。只在日用倫常上做。自幼時歛束於規矩中。浸漬於理道。內心不敢放行。不敢惰。日積月累。便成聖賢。所以夫子直指人爲弟。爲子時。言之明乎從幼盡弟子之道。其後可期重遠。從幼不盡弟子之道。其終止是庸愚。可見蒙以養正。則爲聖功。幼不學道。卽爲自棄。人不甘自棄。欲勉爲聖功者。第一件當在孝弟上。做功夫。試思不孝不弟。更有甚學問人品。雖大聖人不過完此分量。况弟子乎。又要言行



檢飭行。若不勤慎，言若不信，實豈孝弟之人所爲乎。又要接物勿圖自便，取友務近高明。苟於稠人廣衆之中，不能和藹，便積爲殘忍。於有道仁人之前，不肯親近，便無所觀法。又豈孝弟之人所爲乎。以上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凡行有暇時，皆餘力也。卽宜奮其志，勉其力，急取詩書六藝之文，誦習不輟。一則擴在我之聞見，可以蓄德；一則考古人之規度，可以制行。此非晤對聖賢，收斂身心之法乎。文行並進，本末無遺，大學舉積諸此矣。日用倫常，弟子益。

○四日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 庚

可忽乎哉。○四日 午秋七月，講學於朱陽書院。生童至者多人。司講者講弟子入則孝，章既畢，邑侯史公平泉發揮孝字之義，爲多士

訓。其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未有孝而不弟者。若是友恭之念薄，必是父母之敬衰。誠念念不忘孝道，自不忍傷及手足，行自不得不謹，言自不得不信。以至愛衆親仁，學文自不得不不如，此做去。蓋如此則孝，不如，此非孝也。然孝念之盡，只在自信其心。心苟能信，他事皆由此推廣之爾。是時闡明孝道，扶微剔奧，一時學者改容敬聽。若發其真性而懽欣鼓舞，於不自己。予因是慨然曰：孝道之不講久矣，得公暢發厥旨，其大道振興之日乎。彼先王以孝治天下之深心，竊願與同志共明之。蓋古昔聖王，道民之性，引民之行，不過本天經地義而爲之治。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秋、無非欲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孝而後已。故其說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以孝經授曾子、匪直示以家庭問視之節，蓋已揭其千聖百王之傳。然則孝經者，聖人治天下之書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悉歸於不敢惡、不敢慢之中，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則君臣理，長幼順，夫婦別，朋友序，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明王孝治天下之弘願也。聖人不得行其道，而明其志以詔來世。孝行不脩，天理息，而人欲熾，儒術乖，而王道裂矣。孝之關於心法、治法，豈苟焉而已哉？夫孝何以歷百世而不易？蓋以孝者，因吾性之仁而發焉者也。心之內蘊，惟仁爲大。仁之外發，惟孝爲先。是道也，渾之在天，則爲元，而元必亨也；利也，貞



也。得之在人則爲仁，而仁必義也，禮也，智也。天以元而流通乎四時，人得之爲仁，是天人合而一之者也。人以仁而統貫乎四德，先發之爲孝，是仁孝渾而同之者也。仁則必孝，孝則必弟，必謹，信，必愛衆親仁，必學文。溯源窮流，由根本以達枝葉，理惟一貫，學無岐旨。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民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推之大事小事，無非孝。念所貫注，孝行所推暨，而皆隱隱有仁體寓於其中。仁，人心也。人非心無以管攝萬物，心非仁無以貫通萬理。此孝之本原，昭著無疑者也。先王以孝順天下，德曰至德，無以加於此也。道曰要道，無以先於此也。向使孝非由仁而出，或更有加於此，先於此者。



矣。此聖人專言孝，卽所以深言仁也。學者體此意而默會之，則可識天命流行之蘊實，寓於日用倫常之中，無一步一趨而非孝，卽無一步一趨而非仁，無一時一刻而不處於孝，卽無一時一刻而不處於仁。仁者孝之本，孝者仁之用。仁者孝之總會，孝者仁之散殊。惟在人之自認其心，以趨於孝，而求全乎吾性之仁，則孝經之言孝，無非言仁，可靜悟矣。聖王之以孝治天下，無非以仁治天下，可不言而喻矣。書院得聞公孝道之論，深幸與孝經之旨相爲發明，因紀其事，並附一言於後，以俟人之深求而自得者，豈徒紀一時之盛迹云爾。

○六日 容端赴省應鄉試。○太康文學

鄉飲介賓耿公舜中墓誌銘

歲庚午、太康耿亦夔先生携其尊人舜中公  
行狀來求誌墓之文於予、且曰微子一言、無  
以光幽壤、噫、舜中公行狀、顧藉予言重哉。公  
家學淵源、至亦夔益以聖賢自期待。公之教  
子有成、垂名行且不朽、予言顧足重哉。雖然、  
子與亦夔道義切劘、嘗登堂辨質、至一至再、  
暇則請謁公、親接其容貌杖履、質之古有道  
者、殆不異也。予卽欲已於言、烏能已諸。謹按  
狀、公諱於彝、舜中其字也。邑庠生。原藉山西  
洪洞人。自祖征遷太康、遂家焉。征生釗、釗生  
偉、偉生志、志生裕、裕生萬、是爲公之曾大父。  
舉鄉耆好善樂施、家道之昌、實肇於此。萬生  
應科、應科生光、字藜照、增廣生、是爲公之父。  
公行三、長兄曰於世、次日秉彝、庠生。弟曰鎬、



彝、曰在彝、庠生。藜照公事祖父惟謹、處兄弟友愛、教子孫循循有法。一堂之上、瓜瓞綿綿、禮義交飭、天倫樂聚、罕見其匹。嘗以效藝名堂、邑人有七世同居之稱。公於家庭薰陶既久、孝弟之行履如平常。事繼母能得懽心、扶持仲兄却癘病。他如會族宗先祀、糾諸生葺先賢陳子祠、皆表表於衆。至恤人之急、解人之厄、又義形於色、不避艱阻。戚黨有劉姓、胡姓、拖官稅、公慨然出其人於獄。雖胡姓相負、不之計、仍爲其母治棺。劉至無嗣、更爲收葬。里人嘆厚德云。壬午、逆闖陷太康、公避亂繩城、傷其骨。賊見之、無加害。曰、吾固知耿氏善人也。尋避難寧陵桑氏家。聞警携與行。桑遇仇害、更繫其幼弟、禍將慘。公給爲子、已得釋。

盡出囊資爲營葬。寧人義之、相率納贄致館穀、得免於餓。辛卯、亦夔應舉、共城時孫徵君先生講學於家、公倡道、命執贄受學。及徵君先生一見、相得甚、贈以詩。癸卯、亦夔膺鄉薦、更以學未歷練爲勉。蓋公惟見理明、故不惑於陰陽家言。葬法準昭穆世次、不另開兆域。與人言、惟重父母兄弟之倫、示孝慈友愛之義、以爲福田在心、豈其在地。家愈貧、守禮愈嚴、無事不敢造官府。官長特重之、以故饋粟、延飲賓、代輸官租、前後邑令致敬如一。嗣後春秋高、亦夔思以祿養、因禮闈罷、畱京廷試。七年、秉鐸商城、克振宗風。公以迎養居一載、餘喜曰、吾向誨師嚴道尊之旨、今果力行吾志、慰矣。比歸、日與親知聚樂、油油然導人





爲善不倦也。嘗託興於酒，多不至亂。旁及書  
 法，亦臻精妙。戊辰八月，寢疾病，十日而卒。享  
 年八十有二。男五，長帝德，癸卯科舉人，署商  
 城縣教諭。次帝采，挺，次懋德，庠生。次惟德，女  
 七。孫男二，存訥，存誠。女孫六。銘曰：猗歟公  
 德，大經是程。七世一堂，效藝垂名。人皆慕爵，  
 希心寵榮。公獨嗜道，終窶怡情。慶餘積善，賢  
 嗣挺生。夏峯立雪，實茂厥聲。維公有子，維公  
 履成。我銘片石，永誌佳城。○十三日，耿母  
 石永誌佳城。○十三日，王氏年方三十，以罵  
 賊不屈死。死且折股斷頸，幽泉間猶凜凜有  
 生氣。嗚呼，世傳節烈多矣，未有如此之甚者  
 也。或曰：難易時也，生死命也。噫，母之死，詎可  
 以時命論哉？天理不息，綱常有主，母以一死

繫之。是操之自己。非制之自天者也。平日之教子者。曰忠厚。曰仁義。其素志定矣。臨難赴義。百折不回。又何惑焉。嗚呼。有子沉酣理學。然則母不第以節烈著。蓋幾幾乎與孟母媲美矣。○十四日

與耿亦夔書。墓誌銘筆拙未能闡揚大德。暫成一稿。並節烈

贊統呈希削爲幸。戊辰僥倖後。家君創建書院於東門外。以地在朱襄之陽。取名朱陽。近日常頗有規模。與縣公定約。每月初二日講學。生童來集者衆。當斯道榛蕪之日。畧存此等事。使人知吾道可爲。或不厭心於講習。未可知也。先生乘暇一遊。當掃榻以俟。未知肯惠顧否。○十五日。定於每晚與子弟講性理二

爾。

○十五日。定於每晚與子弟講性理二



章。○訓家說題辭、聖賢之道、坦易可由、一布帛菽粟爾、人不之見也。稍有見焉、非流品矣。一日、舅氏語余曰、吾邑有善人、隱商旅間、人未之知。叩之曰、王君振公也。詢其善、則曰、庭無間言。何以無間。則曰、忠厚植德。何以徵之。曰、有。教家之言在。予自是識王君名。又一日、舅氏携振公訓家說來示曰、扶進人羣者、詎以渠商賈侶、用以薄之。曰、得斯人也者、而引之、必衣冠乎。及聞其言、雖不敢律以文、而希心於人倫、日用是務、實勝也。實之既存、焉用文之。然亦安知積善之子孫之不起而文之也。舅氏因王君兄弟將析居、忽感父母之言而合焉。幾三十年矣。今於喪次述先志以訓後人、不忘親也。予聞斯言、遂於教家說

以一言叙之、爲積善之勸。噫、積善之家、其有餘慶乎。必曰、商賈侶、吾不知詩書人、誠奚似也。○十六日、耿亦夔使來取墓誌銘、來書內有云、前在尊府、聞日夕哭奠、次蚤不辭而去、恐妨朝奠也。今人乃云、古禮不可行。夫古人三月而葬、主已祔廟、故卒哭、家不設奠、皆於三月之後、謂有廟也。今人或淹親柩於家、燕客延賓、而朝夕之奠缺焉、不講所謂事死如事生者、安在乎。使遠近有數大家、講究行之、竊謂古禮可漸復。云云。○復耿亦夔書、某再復先生孝履、前十三日墓誌銘、節烈贊俱謄寫固封矣。十六日又接翰教、伏讀思維、淚零苦塊。竊思人子事親、承顏諭志、得依依膝下、此實天倫樂聚、極人生難得



之遇。不幸而幽明異路。骨肉永睽。雖椎牛而  
 祭。豈若鷄黍之逮親存乎。此昔人所以感蓼  
 莪之章。而泣然流涕也。朝夕哭奠。平日讀禮  
 文。固明。至臨事時。實有不能已於懷者。故行  
 之。非曰循禮已也。先生三月祔廟之說。考核  
 確晰。昧禮者可發晨醒。令<sup>①</sup>人於親始死。用陳  
 設。後或燕客延賓。反缺朝夕奠。如此類。恨未  
 聞教。先生一洗陋習。爾至不孝區區之見。尙  
 與秉禮君子。○十八日。心中坦然明白。每日  
 裁正之也。○十九日。油然而樂。怒自不生。  
 怒易生者。心。○二十日。正人君子有忠實之  
 無主故也。心。○二十一日。正人君子有忠實之  
 傳旦。與其其人者。可想見之。○二十二日。與  
 一個忠厚。可以包羅萬象。○



山蔚先生書、潤別凡五六載矣、離索日久、惡積罪重、禍延先慈、一時徒跣亂衷、不卽從地下、罪大益不可解、扶柩歸里、過承光奠、因喪次昏迷、褻慢過甚、所爲鑒恕、更重哀感、念先慈鞠育之恩、以義方爲劬勞、不以姑息爲養育、恨不孝未報萬一、遽罹窮凶、一時仁人君子哀其遇、而琬琰之賜、初不少吝、倘先生念我執交、慨賜一言、播先行而光幽泉、感且不朽、緣饋奠未敢遠離、俟首經除後、當踵門伸謝、客歲尊札寄到、都門時、卽苦塊擗踊之日、佳刻謹收笥中、  
○二十三日、創建三官閣、不敢裁答、並聞、  
碑記、聖人以神道設教、率天下之人而納之善、人君子之域、其素志固然、然窮鄉僻隅、擊壤作息、諮



識不及周道。語以三物賓興之遺。非駭則瞶。卽一二文士。搗管搗藻。大都塵悶塞胸。白首罔知訓典。欲從善去非。人道用章。有貿貿已爾。此教以神顯聖。人所不得已。而有事焉者也。邑西北慈聖集。有梁君盤石者。繼乃父善俗之志。糾衆建三元閣。旣成。請文於余。鐫諸石。余思邑舊俗。歲時伏臘而外。有與祀典相埒者不一。維茲三元神祠。亦歲享不絕。豈覲覲非分。亦敬道存焉。敬則不慢。不慢則心安。心安則理順。而人怡。而神悅。故曰敬者和之本也。此道微矣。必欲執吾說繩之。不懼情乎。不若因人善念之發。而卽嘉其從善之心。因人事神之志。而卽示以神治之道。亦曰我作乎明。神鑒乎幽。捷如影響。不可端倪。人卽欲

慢神。誰甘蠹其心者。人不敢欺心。誰得射其神者。心卽神。神卽心。宜漠之告惕焉。若省則父子兄弟夫婦間不至乖戾拂經而倫紀無晦蝕滅裂之日。是固聖人神道設教之妙也。梁君創建茲閣。意欲善及一鄉。以爲與人言孝言慈。人或平易視之。言神可以格其非心。而遷於善。言孝言慈爲父子之道。所應然。人或習矣而不察。言事神爲人道所當然。雖愚夫愚婦亦可強起而趨之。因不憚鳩工庀財。與慨然具善俗之志者共謀厥成。而衆亦樂輸從事。及今殿宇聳飛。覩神貌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有不肅然起敬。此誰實驅之而然乎。夫一人敬則千萬人悅。一事敬則千萬事得。欽若神明。而人道罔敢斁以勵善行。



而厚風俗。卽在神道設教。○二十四日 與田  
 中矣。是則梁君之志也夫。○梁紫  
 先生書求爲先  
 太孺人作傳。○二十七日、  
 聞邑侯史祭  
 蝗蝗不爲害。

八月朔、使携田梁紫先生爲先太孺人立傳

來。附錄寶太孺人傳、寶太孺人李氏、柘城  
 人、封翰林院庶吉士道康公之配、翰林院  
 庶吉士敏脩先生母也。父曰芳生、母岳氏。太  
 孺人生而慧淑、書中所載善言行、一聞卽通  
 大指。及歸道康公、已不逮事其舅、惟王姑與  
 其姑在。未幾王姑李夫人卒、太孺人相道康

公治喪事、外易內戚、皆先於禮。無何姚夫人  
病痢且劇、太孺人念古有以割股已親疾、庸  
遽必其不效耶。方憂思假寐、時若有告之者、  
再曰、時至矣。上帝臨汝、一紀延姑齡矣。驚而  
覺曰、神其相我。遂盥漱、操刀入閨室、引股就  
之。刃過、剝合而痕不留、視其刀血不濡縷也。  
肌肉宛在几上、家衆走觀、皆咋舌歎、未嘗有  
遂和羹以進。一七下、其患旋損。閱五日、健而  
起、且倍常時。蓋宿疾因之瘳矣。姚夫人至康  
熙辛亥卒、距太孺人割股時適一紀。云。誠孝  
之積、上與天通、嗚呼懿哉。其教子也、尤爲知  
要。方敏脩之甫離提抱也、笑啼噉嗜、皆裁以  
禮。及入小學、進退必爲之度、起居必爲之節、  
言不使繁、步不使趨。故人稱於寶氏閨門、得





再見先王內則少儀不虛也。敏脩弱冠舉於鄉人皆稱賀。太孺人曰：早達而驕，吾恐汝學之弗進也。當今倡道學於兩河間者，有孫夏峯、湯睢陽、耿嵩陽諸君子，盍往從之游乎？遂治敏脩裝，敏脩因出入三先生間於嵩陽尤數數焉。蓋太孺人明大義，欲其子之有令名也，甚於欲其子之在膝下。故敏脩先生奉令承教，益進其學，卒爲儒宗。云：乙丑筮得泌陽，太孺人命之曰：以善及人，爾勿忽諸。故教泌期年，而士益斑斑矣。戊辰成進士，讀中秘書，遂迎養道康公及太孺人於邸。遇太皇太后，升祔恩，太孺人同道康公得受今封。太孺人素以勤勞抱羸疾，至是復作，遂不起。屬續時，猶以勤學盡職教敏脩，而不及其私。論

曰、世之異夫太孺人者、特以其割股爾。余之所以大異乎太孺人者、固不在此。方其姑命垂絕、太孺人之純孝發中也。不見有身、只知有姑。徬徨四顧、無可如何。不得已而下從愚夫愚婦之所爲、以盡吾無可如何之至愛。亦如溫清定省之常事、而不可缺者。姑之能濟與否、非所計也。又遑問神之聽不聽、身之全不全哉。幸而濟焉、不過適如愚夫愚婦之始願。而太孺人之所以篤其至愛者、蓋別有在。則非愚夫愚婦所及知也。嗚呼、是非至易而至難者與。太孺人終身所爲、率皆人倫日用之常、而卒爲人所不能蹈。若太孺人者、亦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矣。嗚呼、懿哉。

○二日 以雨水阻道、  
未能講學。○九

日、營造訖工。○十一日、邑侯史來議脩朱陽

書院聖殿、捐俸百金。

○與史公言驅蝗事、公曰、蝗非食百姓稼禾、其

食予肉乎。心抱隱痛、只行吾心之所安爾。

日、此便是惻隱之心、推之可以治天下。

○

十九日

張完人姑丈來札、兼贈以文。

○二十二日

與張完人姑丈

書、

昨接姑丈來札、所云讀書者多、行書者

少、

極是痛癢語。其中意誼、肫摯、仰見着已用

功、

倍於尋常、可為吾道慶。復讀大篇、灑灑洋洋

洋、

上下源流、闡發明晰、真見得到、說得出、他

人、

胸無把握、安能別白黑如指掌也。但必陽

集、

不過偶存臆說、於道奚補。呈去請教、亦謂



摘瑕指謬、可圖改正。不謂獎藉逾量、輒賜鴻章。旣愧難承、復由此一節而上溯總角之年、並及近今之事、一似不孝爲稍得與聞乎道也者。而其實荒陋遺譏、固闔邑人士所耳而目之。雖至親亦弗能曲護也。但提誨殷切、不敢有負台意。文稿珍之笥中、客付剗剗、以光拙集。敬謝外、有商者名分昭垂、人紀難越、事有可疑、不敢不據實請質。惟姑丈教之、念不孝與姑丈休戚相關、此親情也。姑丈位列父行、乃尊親也。不孝分居子姪、乃卑輩也。父行之於子姪輩、直以尊者自處、此無嫌也。尊者召卑幼、直可呼名、亦理所允當。卽以成人之道相期、則稱字足矣。今以先生二字相加、雖姑丈垂愛無已、恐於尊者施卑幼之禮、不相



似也。及開尊東，又見折節過甚，惶愧愈增。其用眷生二字，則誠是於上用教下晚三字，竊以爲過矣。何也？尊卑難踰，大義維嚴，固不容爲是倒施也。姑丈觀理素明，任道則勇，不孝夙所欽服，相喻在形迹之外，因而有所言無間毫髮，有所行如同面謀。此非心志相合，安能淪浹至此？此固平日姑丈厚待不孝之至意，亦不孝今生得遇姑丈之厚幸也。茲或視不孝爲畧，可與言者，而輒溢謙衷，在姑丈破除世俗之見，固不惜斬去糾牽，然在不孝當之，又竊以爲謬矣。明明尊長而虛懷至此，卽不孝稍有一得者，亦方懼墮越貽羞，况愚昧如不孝，固千百其羣者乎？揆姑丈之意，以爲雖篤親情，而終不掩道義。旣重道義，而究不



沒親情。以此稱名，似爲兼得。而不孝終以爲於義可商，於心難安，愈不敢不敬陳以請也。何也？道在天下，人我具足，蘭臭同心，世局難限。此事何論長幼？安問後先？姑丈之意，或出於此。然在他人，以此施之，則可矣。在姑丈，以此爲施，恐不無降體之嫌。在不孝，以此受之，他人則可矣。以此承之，姑丈恐不無踰禮之譏。敢璧尊東，用商大義，竊願姑丈教我以正，惟以尊長待卑幼之常禮處之，於心則安，於理則順，是卽姑丈之優禮有加，亦卽不孝之謬承渥愛也。惟○劉山蔚先生爲先太孺人冀垂察，則幸甚。

立傳使來。

附錄竇太孺人傳。竇太孺人者，庶常公克勤之母也。姓李氏，柘城



縣人。順治十六年，柘之人咄咄稱異事曰：刃而有爲弗創者乎？有弗血者乎？且有弗痛者乎。理之所不然而竟然，何歟？竇太孺人之姑病且殆，太孺人割肱以進，弗創，弗血，弗痛也。越十二年，柘之人又咄咄轉相傳告曰：異哉。疇昔太孺人將割肱也，方假寐，髣髴聞有神告曰：鑒爾孝，延爾姑一紀。今其姑之亡數適符焉。然則天人果呼吸通，鬼神之相在於屋漏，果如是其嚴凜也乎？嵩陽耿逸庵先生曰：太孺人能通孝經，內則事封公以敬，事祖姑及姑，有無形聲之視聽，而治家一以唐柳氏爲法門，以內肅然中繩矩，無嘻嘻聲。王子庶常公領鄉薦，太孺人曰：人爲汝賀，吾爲汝憂。庶常公悚然請其故，曰：名途易以移人，恐汝

不終厥學也。庶常公拜受教。肩斯道之任。益力。康熙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遂得封其母爲太孺人。明年迎養京邸。太孺人卒。劉榛曰。吾嘗述女史十二篇。而割股者無收焉。慮人傷體膚以爲名也。田簣山先生爲徐幹妻辯曰。避好名之迹者。成自私之心。後君遺親視仁義爲阢陷污膩而莫就。然後爲不近名耶。予乃愧曩者之見狹矣。觀嵩陽先生所稱太孺人之行。一本於孝經。內則而庶常公之爲世醇儒。一本太孺人之陰教。然後知太孺人之通於神明。匪偶然哉。訂頑言。事親之理。卽事天之理。善事親而得於親。善事親以事天而得於天。固一致也。予信柘人之言。信於嵩陽先生之言爾。庶常公屬予爲傳。予

述所聞焉。○二十五日、大人脩存誠齋始工。  
徵實也。

○二十八日、作先太孺人神主、依家禮式。○

二十九日

題講堂聯、道在綱常、做去方知  
位天地、育萬物、實事功、惟誠敬、循

來便是守先王、  
待後學宗傳。

九月二日、作神主成。○朱陽書院講學。擬講  
譬如

爲山章、此是夫子戒人自廢、勉人自脩之  
意也。人之爲學、功候不同。有將底於成者、有  
用功伊始者。將底於成、如仁曾用力於好、不  
仁曾用力於惡。道將明德將立、豈不巍然表



異於衆。爲斯人計。愈當朝乾夕惕。奮志圖成。便可將天地賦予之理。全盡無失。於以列聖賢之林。無難矣。奈何有矜心自用。視爲已足。或怠惰自安。不復求進。此類皆是止象。亦思止。誰止之乎。用功伊始。如望道而趨。不知從何處下手。中心迫欲爲孝弟忠信之行。而舉止。往往未當。此時若畏難不前。猶可說於道。未經窺探。孰知用功無幾。而慕聖義如芻豢之悅口。學聖賢如天地鬼神之鑒臨。卽欲稍自暇逸。苟圖便安。而不能。此類又是進機。亦思誰使之進乎。夫子一日倣人半途而廢。設爲爲山未成一簣之說。而以止爲吾止。勉人托基於始。設爲平地雖覆一簣之說。而以進爲吾往。此是鞭策人着力用功。與爲仁由已。





不由人之意畧相同也。蓋凡事若涉他人事或易爲推謝。至學聖學賢乃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若止而不爲。由吾止之。倘進而肯爲。亦由吾進之。於他人毫無干涉。他人毫做不得。張主。人何苦不置身聖賢之域。必俟他人援手。始爲此事乎。其在止者。無論矣。其有進者。自當日圖進益。由我做去。夫子曾說。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可見止者自止。進者自進。惟其所取。不能強同。又說。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得其所歸者。必大。可見愚者日止。而日趨於卑污。智者漸進而漸臻於高明。隨所造就。迥別高下。又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理欲不容並立。不日進則日退。不日退則日進。進則仁。退則不仁。其機甚

捷其端甚渺、總在自知而自擇、自擇而自勉、  
自勉而自成、皆非他人所能止之、所能進之  
也。有志於學者、先立一必赴之程、而奮其志、  
卽乘方新之機、而作其氣、志氣凝定、愈殫黽  
勉之功、以勵其業、則日爲就、月爲將、積累不  
厭、瞬有存、息有養、崇高可期、安見學山不可  
至、山終於平地。○三日、書院脩聖殿、大人同  
之一簣而已也。○

邑侯史破土。○四日

壽邑侯史公、柘彈丸  
邑與梁宋睢譙間壤相

錯、廣袤不及百里、民生不見外事、類皆愿慤  
成習、惟長民者休息是賴。前後尹茲土者、不  
乏賢聲、求其仁心蒸被、行事可光史冊、未有  
如我平泉史公者。公兩浙名宿、以青箱世其



家。初筮仕，得藥城，與利剔弊，惠政浹人肌膚，家戶祝而人頌，禱者歷久彌新。及補柘，甫下車，卽慨凋敝，撫摩不遺餘力。出其果毅之才，諸務迎刃立解，案無留牘，詢民疾苦，催科中寓撫字。月吉讀法，召集父老講。上諭十六條，觀者環堵，民知興行，公之寬仁至矣。至鋤寇擊奸，初不少貸，往往盜賊奔竄，鄰適爲藪，於士氣鼓舞，作新憫小子，罔覺按鄉村立義塾，延師課誦，其待成人則捐俸脩書院，與講學，課藝立有成規，不少懈。以故民皆樂業，士風浸浸日進於古。他如養老行禮，卹商惠賈，脩橋梁道塗，市肆平價值，遠邇之間，口碑藉甚。而公之自奉簡約，絲粒不取之民間，飲水茹檠，清操介然，雖痊鹿懸魚，何以加茲。歲饑，

捐米煮粥賑貧民。每平旦出。日中歸。多方區處。不憚勞勩。四境之內。賴以全活。值夏旱。步禱。引咎自責。方所未旋。甘霖遍四郊。焦枯復蘓。秋飛蝗蔽空。罔知所來。邑人鳴鑼揚言。惟害稼是懼。公虔禱郭外。且驅且祭。蝗不敢下。迤邐西南去。公以單騎逐其後。直俟越境始歸。禾不爲害。噫。公之心。天地之心。公之政。易簡之政。公之澤。江河不涸之澤。公之智。行所無事之智。以蕞爾地。爲公所灌溉而滋培之者。且期年矣。行見卓異。上聞姓名。列於御屏。公且躋身於臺柏垣梧之中。與漢世循吏列高等者。優以列卿丞相之秩。後先同符。豈非勒鐘鼎。銘竹帛。垂不朽盛事乎。時無射佳月。祭公覽揆之辰。邑人乞言於余。以爲公壽。余



以爲公之壽、公之德備之矣。公抱偉畧、誠得  
 大行其志、入爲天子近臣、抒元老調燮之  
 能、躋一世於春和、則民物壽域、實維公造之。  
 區區一邑、頌禱之辭、奚足以盡公哉。是爲序。

○六日墓誌石成使來。○張完人姑丈來札。  
 人張姑丈書、惡極罪極、罹茲大變、不素食  
 無益、素食亦無益、素食不得見先慈生顏、卽  
 不素食亦無由見先慈生顏。號呼慘怛、爐香  
 池紙、究歸於無可如何而已矣。思慕不得、窮  
 人失路、每有新物、徒增悲悼。是以非我朶頤、  
 而自難吞聲下咽也。衰經及身、禮儀廢棄、姑  
 丈鄉居、未伸芹獻、反辱長者之賜。睹茲佳物、  
 何啻膏粱。手執一視、淚泫泫下矣。而顧入諸



口乎。不甘食旨、非必定爲肉食也。姑丈素愛我者、不敢不以誠告之。拜領佳味、以奉家嚴。不亦教孝意乎。○十日、書院脩存誠齋成。○大人脩

主敬齋始工。○十二日、有族人欲鬻其子者、大人憫之、給麥助其

乏。○廩生宋燦等八公謀請先王父入鄉賢。○

十五日、庭拜畢、大人訓家衆曰、男女俱宜存心正直、不可有偏曲。若稍有私念、卽

不可爲人。卽如爾祖生平爲人光明正直、無一事不可告人、所以歿世四五十年、人心猶思慕難忘。公謀爲鄉賢之舉、此誰實使之而然。可見人患無實德、實行爾、有實德、行、無論



久誓若有天地鬼神必使顯揚也。設爾祖當年心中有所虧非真實敦行脩己安能有此。自今而後凡子孫愈當惕勵勉行不可有損家風有墮先德時拈二語爲訓曰行事不可有愧天地存心只求無忝聖賢此。○十六日朱二語吾家子孫宜牢記體行。

陽書院起文會生童至者三十七人。○閩邑

紳士百姓公舉先王父筠峯公入鄉賢從祀。

呈狀俱載鄉賢錄。

○十七日書院脩主敬齋成。○二

十日偕振起克恭赴南塋相地穴。○二十一

曰建脩通宋橋引、柘邑無崇山峻嶺之奇。按通志云、羣崗交峙、大河環流。夫羣崗非大、河比也。故談形勝者不侈言、則劣第鬱之概、而溝渠之疏濬、津梁之整脩、在所亟講、審乎其勢也。邑東北五里舊有通宋橋、其中巨津、繞城郭南下、據廣濟上流、紆折十餘里、抵磚橋、匯黃、潁二水、以達於譙、誠扼邑之險要者也。顧談津梁者多忽之、無他、布帛菽粟、人習見而忘其所重焉爾。往者道弗不治、舊蹟沒於水、朝涉者多濡行、露、往往陰雨積流、至於彌漫、望洋浩嘆、咽喉梗塞。夫沉夕陽於川澤、阻通衢於波濤、民固病涉、謂周邑之血脉日就湮滯何。王子金祁、劉子奎、吾慨然謀其急者、謂此處津流實黃河經行故道、不有鑿



梁以通往來、便行人、患將巨焉。因倡謀建脩廣募同志、非存心利物、厚德貽人者、安有是乎。子輿氏云、徒枉輿梁成民、不病涉。此固邑之枉梁也。王子劉子毅然身任其役、吾知渾沸漉漉中砥柱屹然、面目移舊、聳立艮土爲邑外屏、直旦暮間事爾。十室雖小、忠信猶存。况吾邑廣袤將及百里、烟雲繞樹、畫幃蔽空、阡陌成鱗、繡茵鋪地、縱非轂擊肩摩、亦豈瓦飛碑仆。人心旣遠、凋敝淳良、尤易感興。一旦形踞巍勢、波流日影、橋上絡繹、就道橋下狂瀾歸壑、是雖律岑、噴吭未見此形、然而灝漾無患、跋履坦適、水浹河澣、間儼若重鎮聳峙、與雉堞列垣相迴映、將一邑佳氣、未必不伏見此際、謂廣慈航已握巨勢矣。急此者可謂

知務倡先者應有同聲。用是不揣妄弁一言、尚冀同好共成善舉云。○二十二

日、大人脩書院門樓始工。○二十五日、先王

父筠峯公門人張倫立傳。

附錄筠峯寶先生傳、先生諱如珠

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以儒業相傳、學者稱爲筠峯先生。早歲從塾師授以章句、呶唔不輟。稍長、卽詩書中窺探精義、遂奮志爲聖賢之學。性至孝、早年失恃、事繼母李太夫人無異所生。遭世亂、家貧、菽水之奉、未嘗或缺。脩古人溫清定省之禮、戀戀晨昏、而承顏諭志、和氣克滿。人則倣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也。時李太夫人背生瘡、醫藥罔效、先





生日夜憂泣。禱天求代。自是肉食醢醢鹽醢之屬屏不入口。只二年疾愈。始復食如舊。內外共稱純孝云。有異母弟。方幼。撫之靡不盡心。且以道漸摩。使知大義。終其身。庭無間言。友讓之聲著聞於外。處室嚴肅。夫妻相敬如賓。篤守禮法。終身不替。無故耻入公門。經年足跡不履市廛。辭受取予。問必準諸道義。非義之財。一毫不苟。人不敢以不義干之。教授後學。一以古道爲法。嚴揖讓進退之節。示禮義道德之歸。雖盛暑不去衣冠。倘學者言行稍有疎畧。卽以禮誨之。嘗舉程子作字甚敬。卽此是學之說。爲勸勉。當明末世亂。士各耕田給生身。少長衣。先生與門人張震、張益等。嘗遇於隴畔間。猶整脩儀容。步趨不苟。震、益等

時輟耕請業嚴敬同於几席其造次顛沛不忘禮如此每語學者曰今人不務實踐而尙虛辭未免有人心浮薄風俗陵替之漸故教人以躬行爲務而文藝次之時新詭異之說破裂聖經流毒人心大爲世患先生力守程朱之道屏異端甚嚴與學者講明考課惟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爲河西夫子復出斯道賴以明而不晦天性慈愛貧困不能阻其利濟之心於情所不能已及分所得爲者無論事之大小一有感動輒惻惻不自禁會逆闖寇柘人相食先生收族衆全活之瘡痍甫定有自他鄉歸來者廬舍灰燼棲止無所輒以所居居之更授以市廛活其生族衆不至奔竄有里人迫於寇投井



值胥賊下石去。多方謀救得免。有蜂來爲一  
姓收集。一姓爭之。弗得。持湯液欲滅之。先生  
偶過其處。縱之去。其惻隱之性。無間人物類  
之。平居退讓。不與人較。有侵去里宅若干。直  
其說彼強橫。不可理諭。先生卽引過謝曰。君  
言是也。悉以推讓。不復問。聞者色不平。先生  
曰。是非在人。曲直由天。吾復何爭。性端方。而  
接物未嘗不恕。氣和平。而持身未嘗不嚴。是  
以其人遠而畏之。近而親之。愈久而思之。愈  
不能忘。嘗有聯云。念念不忘存天理。盡其在我。  
事事不執已見。樂取於人。又講堂聯云。提命  
有機。引躍間恍傳時雨。陶鎔無類。和暢下都。  
是春風。其樂善不倦。誨人無已之心。此可想  
見矣。大約先生之學。原本於孝。教人亦無時

不以孝爲諄諄。維持正學、此蓋得力處也。但大志未遂、早年歿世、著書淪於兵燹、搜獲語錄、未能全備、倫不能無餘痛焉。然卽世五十年、士慕典型而祀之於鄉、奉爲理學宗主、雖謂先生至今存可也。子大任庠生、爲封官、積學力行、以孝聞於世。孫克勤、官翰林、振起膺武鄉薦、克恭、克讓、俱恂謹有禮、能世其家學。

○二十七日 存誠齋聯、元

氣流行、終古常昭性體、實功積累、須臾亦見天心。○主敬齋聯、有主於心、收斂操持、思翼翼、無愆厥體、整齊嚴肅、法惺惺。

○二十八日、先王父筠峯

公門人王永振作述畧

附錄寶先生傳畧、筠峯寶先生諱如珠、



字帝珍、柘城人。從幼以聖賢之道自治、步履端方、取予不苟、持身接世、無事不準於禮。方弱冠補博士弟子、試每冠軍、列庠食餼、學校推爲理學宗主。事繼母李夫人極孝、凡朝夕定省之禮、一無所缺。會母瘡症作、晝夜無眠、顧天身代飲食不入口者數日、鄰里親戚稱爲純孝。母亦相得甚歡、撫異母弟靡不盡心、及長、凡家之器用悉以美者讓之。人問其故、先生曰、懼貽吾母憂也。娶姚夫人、性柔順溫恭、素嫻禮儀。先生益教之、敦崇古道。夫婦相敬如賓。子弟童穉、甫三歲能言時、卽習幼儀。出入必拜。人謂入竇氏堂、肅肅雍雍、恍若胡文定、蔡西山先生家風也。先生性穎異、凡六經諸史一見心徹、一一體諸躬行措之事爲。



處鄉黨間、無高談濶論、與人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者。及講學論道、闡程朱之微言、挾性命之奧旨、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內使之主敬存誠、外使之敦禮守義、以孝弟爲根本、以廉恥爲大節。所以從先生遊者、皆言行不苟、志趨端方。彬彬乎多醇儒焉。當明季逆閹之變、城池傾圯、百姓流亡、干戈擾攘、人相殘食、其時不知有身命、又孰知有禮義哉。先生收族衆、或分其居產、或給其衣食、俾無遷徙流離之苦。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雖當國勢搶擾、學術湮晦、而人心卒不至於淪喪者、皆先生崇正學以維持之也。先生苦志力學、其所著書甚衆、以世亂家貧、不能授梓、皆淪棄。兵燹存者無幾、卽門弟子記憶其說、又缺



而不全惜哉。先生子大任道康公。勅封翰林院。能繼父德。積學勵行。以孝友聞。長孫克勤。官翰林。建朱陽書院。以興學爲己任。次孫振起。膺武鄉薦。以及女烈媳孝彪。炳人間。說者謂天地之靈秀。鍾於一家。聖賢之道義。萃於一門。寶氏克昌厥後哉。溯所由來。孰非先生積德以啟佑之也。乃歿世五十餘年。邑人追思其德範。特祀於鄉。以志不忘。先生之有功於世道可知矣。振據所得於提命者。聊志其畧。至於先生光風霽月之概。志潔行廉之操。簡重嚴毅之度。惻怛慈愛之心。不可以言傳。又非振言所能盡也。

冬十月朔。南塋立后土碑。○二日。書院講學。擬

如有博施於民章、孔門垂教莫大乎仁。仁者天所賦以生之理也。天賦人以仁而人卽存之於心故天人合而無間者也。是仁也。統四德兼萬善聖人之全此者總是念念無間天心而未嘗有一毫私欲參於其間。故所存者熟而所發者自事功巍煥不可遏抑。人見其愛民育物便指此爲仁是不知仁體而徒以事功論仁也。以事功論仁凡無權位而不得行其事者將無與於仁矣。且事功有何窮極雖聖人亦有做不盡處安得以此求仁也。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而舉仁以當之。朱子云是揀箇大底來說。蓋當年一堂訓迪以求仁爲宗。今日問仁明日問仁總未見有如何實盡處。子貢聰明學力迥異於衆便要將博施



濟衆討出箇仁底下落。此是重視仁而不知  
已經視博濟矣。夫施濟已難。况博施濟衆。有  
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便非仁也。仁安得舉四  
海之大。民物之衆。而一周徧之哉。夫子分  
出仁與聖的分量。又舉出堯舜大聖人歉然  
不自足的心地。可見求仁於事功。終日不足  
求仁於心體。當下卽是。夫愛者仁之用也。仁  
者愛之理也。人性有此愛之理。存於中。故發  
而爲愛。非謂愛便是仁也。夫子說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言仁者已將愛之理  
植立於心了。隨其意念之動處。卽及於人。此  
便是愛之無遺處。何曾役役於博施濟衆爲  
也。滿胸中渾是天理。周流無一毫私欲間阻  
天所賦予我之本體。正是此等。程子所云滿

腔子俱是惻隱之心。於此可認取也。學識得仁體。而以恕心行之。近而取之於身。知他人所欲。亦猶是也。而不以私心害其天德之公。則克己可以復禮。天下於以歸仁。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心。自能漸全無失矣。爲仁之方。孰有切於此者。舍此不事。而侈談施濟。亦何日能盡仁之分量乎。要之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存此心。求此理。而德會其原。愛植其根。此心已與天地萬物相流通矣。時而達之事。爲不過由此心德而發。爲愛人育物之施。其所謂愛之理。仍自渾全於中。而未嘗有加損也。故程子曰。學者要識仁體。則事功皆其用矣。學者求仁。無馳志事功之顯著。無易言天德之渾全。惟當持敬以存其心。去欲以養其





性精之察識以明其理、體之推致以擴其用、庶幾仁道不遠於心、而於聖門言仁之旨無悖矣。  
 ○四日、書院門樓成。○五日、大人題朱

陽書院額。○七日、造櫨始工。○八日、耿亦夔使來、爲

余作尋樂堂家規序。○復亦夔書、來諭謂小祥大祥俱在祔廟後、卽不能如古人三月而葬、亦當在小祥內、見禮極爲明確。至虞祭卒哭、祔廟次序自有一定。若未葬、則哭臨設奠、安可一日或缺。此爲未祔廟者言之也。若祔廟、是在旣葬後矣。旣葬、則設奠不於家中矣。不孝家廟設四代主、家大人率子孫行禮、家統於尊也。今據家禮、謂主祭者之妻亡、則

祔於祖妣。此自爲正。而高氏又有別立室以藏主之說。此於人子之心。獨無慼乎。不孝於先慈。祔廟意欲循高氏之說。似於情禮兼盡。先生再爲酌示。何如。至前示題主時。宜正墓前設棚。孝子北向致拜。題主官則傍立。書主將來依此行之矣。家規賜序。當壽梨棗附謝。

○十日

重脩河神廟碑文。天地間惟一氣。之感召而已矣。氣蒸於天。爲風雨雷霆。氣行於地。爲江淮河漢。而人心相爲響應。則以無形無象者。與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配合而無間。是人心者。鬼神之迹。而天地之靈氣所布濩而流行焉者也。上之卽器見道。以天地之形神爲舍。蓋無在不致其篤恭寅畏之誠。次則不能不警明且以收歛其心。



甚至假像設祀聳其良誘其衷而姑喻出王游衍之幾是亦近乎爲仁之事而有道者所不禁焉。如柘邑人士秉淳良之性崇祀事孔殷歲時伏臘而外往往虔禱河伯以祈佑。夫四寶與五嶽並重固天地之正氣所流衍於宇宙內者。吾人觀之於形則知懼驗之於心則知感因此心之不能自昧者而禱祀惟虔是卽神之陟降左右也。無謂天遠相在爾室矧河之爲靈昭昭乎。柘邑在明季頻罹河災至嘉靖間城沒於水患斯烈矣。改邑而後人惟漂流是懼因建神祠於水之上流以祀之。百年來果慶安瀾而無汜濫之害可不謂神之憫佑下民者歟。自是他方携重貲來客於柘土者益以耳目足跡所歷稔知險阻波濤

黃河爲甚、不憚糾衆輸財、永固神祠。但見廟貌、輦飛廊戶、燭耀行者、肅觀瞻居者、安棟宇、人心怡悅、神固怨恫、一時稱盛事焉。有李君宗盈、劉君揚鎮者、乞予言志之。予曰：此天道神明之應、地道靈異之徵、人心誠敬之感、三者合而始獲此寧宇也。可易言哉？予亦言其神應如響者而已矣。蓋天之鑒臨、不於穹蒼而於幽獨、地之轉運、不於方土而於寸念、人心之善惡、與天地相響答、不於事爲之旣著、形迹之旣判、而於冲漠無朕、萬象畢具之始。惟心平氣和、表立影端、持此忠信、可以涉川矣。况其他乎？予喜諸君脩德是崇、觀善日強、於天地之神應如響者、敬之罔敢斁。敬固心之宰也、以心召福、神其底我、上下惟流通於



一氣之感召，是以水患不作，人獲安堵之樂。邑無防禦之苦，良有以也。憶予己巳冬扶先太孺人柩抵黃河北岸，水擁不可渡，舟人色懼。予禱河神，命挽索登舟。忽浪息，水消不移時而渡南岸。既濟，水復自天而下，不敢逼視。舟子嘆未嘗有。予因是誌神功，不敢忘。當是時，惟知天人有一氣之感召而已。究之誠感必應，果惟一氣之相通，而無或阻也。諸君持此誠敬之心，以與神接，既有年矣。將天人一氣，脗合無間，洪水莫警，不惟無事決塞，抑且永奠室廬，萬世戴神功也。孰非賴人心相爲響應者哉？予因觀厥成，而爲推本言之，以紀其事。

○十二日，造榔成。○十三日，分使告喪。



○十五日

張子厚邢集生率其子並許童子來見。

○十六日會

文○十七日

張勛來受業張子厚爲介。勛字扶宋年三十歲柘城人。

○

十八日與耿逸庵先生書

昨九月內敝邑因脩志訪求文獻闕

邑公舉先王父崇祀鄉賢先王父門人周諱宇鰥者有所藏語錄一冊出而公之於人衆門人尙存數人因追憶當年行事編輯成帙不孝自幼迄長嘗聞諸先生謂先王父賦性剛方居家孝友教授後學一以程朱爲準諸有干禮教者繩之維峻至今人思慕之不能忘然習聞其說而未親覩其行將何以爲據不意沒世五十年而猶有人藏其遺蹟必俟



蒐羅而始得聞之於子孫，卽子孫亦不期其如此發揚，而竟有發揚不容泯之日。豈真心爲學者，其精靈果未散耶？抑有鬼神以通之，不使湮沒弗彰耶？撫軍敦聘先生脩通志，將山川賴以表靈秀之奇，人物待以發潛德之光者，端在此日。微顯闡幽，彼蒼默屬，孰謂此番非千秋局業也？接來諭知先生於撫軍諄訂先賢名儒傳志文集及歷來書院碑碣遺蹟，始悉撫軍檄行條分縷晰，不致畧吾儒而重仙釋者，皆先生力也。此段卓識，隱寓距諤放淫苦心。微先生誰爲扶持人心一至此哉？纂脩中州道學編，非先生莫任。中州得天地之正氣，學術得先賢之正傳。自河洛一晝九疇而後，衍至兩程夫子，上接洙泗，下開關閩。

曲曲蜿蜒至元明而繫脉於姚、許、薛、曹諸先生，皆確乎守聖門家法，不失尺寸。不似亂道者流，陵躐奔騰，舍規矩而求方圓者。中州道學實繫斯文統緒。芟羣言，息異端，明其譜系，分其支流，烏可不亟亟。然要非先生以守先待後之心，攄酌古準今之手，孰能使天下後世不亂宗派，不岐正路，而一歸於大中至正之域哉。一聞先生此段工夫，深爲斯道幸。所云三十餘人，不知爲誰。想寧陵呂新吾先生在其中矣。嗣後廣爲訪輯，卽當呈送。但此書未知自何起，止如何體例，便中稍言其槩，早爲快心也。朱陽書院家君經營創造閱二載，餘今始有定。先是離城八里，謀建舉矣。旣而稍嫌去城郭漸遠，學者往來不便，今移東關。



甚爲妥便。初二、十六之期來者頗衆。然而肯  
心相信從者亦有人。更得史公捐脩聖殿。與  
從前家君所建講堂存誠齋、主敬齋及門  
樓、牆垣等合成一片。規模亦頗森整也。○

二十日督學王行文取先王父筠峯公事實

冊結。○二十二日

與王維垣書、吾輩道義  
關切、不似與他人泛交、或

有避忌、故文字不容不着實看去。但見局雖  
平正、而英穎之氣殊少。法雖嚴整、而寬裕之  
象不振。且規矩準繩未盡其法、曲折變化未  
臻其妙。至滿篇有絕無出色之句、其辭調不  
過陳陳相因、此病痛最害事。大抵聖賢語言、  
自我發之、必我之心。卽聖賢活潑不滯之心、

斯我之言始能摹寫聖賢上下周到之言。要  
非多讀書明理恐未易語此也。近日家居讀  
禮於後學勸勉頗有力亦已分內所應爲者  
爾。朱陽書院創興亦有規模從學者有人不  
知道兄聞之慶。○二十四日 謝衡玉來受學  
吾道不孤否。○張子厚爲介。衡

玉字君佩。二十。○二十七日聘邑紳張。諱世  
五歲柘城人。○

祀后土。○二十八日 李士捷來受學張子厚  
爲介。士捷年十二歲柘

城人。○二十九日飾神主。○三十日聘邑侯史

諱題先太孺人神主。





十一月朔、闈學廩增附生員宋燦、郭三捷、葉

振奕等呈送先王父筠峯公事實、並同里鄰

出具甘結。

事實等具載鄉賢錄。

○八日、使持耿逸庵先

生書來。○十六日、小祥行禮。○二十日、開柩。

○二十七日、開兆域。

十二月三日、早辰行遷柩禮。○日夕、祖奠。○

四日、葬我太孺人李太君。○早辰、運明器。○

已刻發引。○柩行出門遣奠。○午刻柩至墓次設奠。○下誌石。○未刻窆。○焚明器。○官

祠后土於墓左。○官題木主。○實土築墳。○

奉神王升車行。○反哭。○日暮至家。○行虞

祭禮。

祭文、嗚呼、吾母太孺人鞠育不孝克勤等三十餘年、不孝克勤等十歲以前

痛不知事、吾母壯而有室、移此心矣。鷄鳴而起、且溫顏色、愆此禮矣。及宦遊他方、定省曠矣。卽家居者、方幸承顏色、笑以博歡、心未免酬酢、遠離、疾痛牽心、所爲無貽親憂、實多愧



矣。嗚呼、人生幾何。幼而未諳、長多離膝、俄頃間親竟老矣。嗚呼、吾母歷五十有四年、猶未稱老。今竟不可得見矣。慟哉、不孝克勤等罪惡滔天、萬死莫贖。俯仰號呼、欲尋吾母在何所矣。慟哉、吾母生前處境屯遘、安息無期、畧際顯榮、遽爾長歸。豈運數使然耶。實不孝克勤等京德之所致。天道是非、復何懟矣。憶吾母碩德懿行、昭然於世、不可殫述。其奉事王姑、曲將其意、嘗得之族黨姻婭、稱道不置。及事姑而不孝、克勤等得及見矣。見其處常也、承顏諭志、委曲百端。一旦遘厄、奉事湯藥、衣不解體、藥餌罔效、割股救危、焚香露濕、格及神鬼、刀無血漬、壽延一紀。守令旌門、中丞式閭。史氏揚徽、文字碑題。嗚呼、吾母貽芳名於

後人豈但相吾父而振羽。吾父隱德之積福及閭里。先痛我王父之早逝。永矢淵冰而自勵。心宅乎誠。慤事履乎坦夷。雖家道之困乏。亦書聲之漸起。率由吾母機杼徹庭。蠶績佐內。所以郭外之田足供饘粥。戶外之屢接踵而至。嗚呼。維勤小子。自幼寡學。未訂出門之有功。先得家庭之熟習。但見吾父主唱。吾母主隨。有輯其德。有截其儀。習見吾母事吾王母之純孝。始知身體髮膚之不可虧。習見吾母事吾父之恪謹。始知父道宜嚴而母德之宜慈。習見吾母同吾父存心之光明。始知閭室屋漏之不可欺。習見吾母同吾父舉事之正直。始知內外表裏之不可岐。習見待人之一出於至誠。始知稠人廣衆之內。吾心自有



嚴師。習見教子以義方。始知家規之早立。卽  
爲令名之貽。習見御下之有道。始知接物之  
洪恕。習見耕讀之立業。始知遷延譎詐。爲  
小人之歸。習見私蓄之不有。始知君子薄財  
貨而惟業孜孜。嗚呼。屢述其行。不能悉述。而  
今已矣。堂上無母。偕下有子。子何人斯。母何  
歸兮。慟哉。慟哉。求吾母而不可見。見其庭堂。  
見其戶牖。不見其人。今子官泌陽。憂心如棘。  
五百之程。冬日之期。帶雨冒雪。往圖安熙。及  
至官署。三月而歸。在家子女。實慮幼稚。禮闈  
赴試。抵舍十日。其間子女婚嫁。親朋慶戚。僕  
僕往返。侍側虛日。迨南宮倖邀。讀書中秘。亟  
思承顏。賁金遄驅。維歲八月。吾父及母携不  
孝克讓而至。止燕畿於斯時也。母握兒手。兒



依母膝賓朋燕樂酒觴迭飛。有言則笑，有問則夷。以承母顏二十日矣。胡天不弔，降我以厲咳嗽痰急，百藥罔愈。不孝克勤，深悔迎養之非，致令吾母之勞勩痛自懲艾，有文焚毀。夜半告天，俾遺我災。數日內果有子云殤。我心徜徉，謂此子之既死，庶我罪其既償。詎料天意難奪，我害我戕，不佑我母，以遐齡使我父當之而斷腸。嗚乎痛哉！千里而來，道途遙遙，風日勞憊，暑熱難消。天不殄滅，勤小子胡使我母歸泉下而遙迢。嗚呼慟哉！雖公卿大夫執紼而前，金帛香楮填塞於道，何如蓬戶中菽水言歸，言告。嗚呼，不孝克勤五年以來，計承母顏不及五旬。事母日短，亟擇良辰，方幸懸綵衣於京邸，何期披麻衣於里門。已矣。



欲補其缺、將何從矣。不孝振起、遇柩於途、方知凶聞、號泣崩首、與死爲鄰。已矣、不見吾母、吾身何存矣。不孝克恭、驚聞訃音、魂魄飛馳、五內焚裂、尙何人世。嗚呼痛哉。招號靈魂、知何嚮矣。杯棬致痛、棖桶興悲。裂裂寸腸、有生不如死矣。薄饌可獻、冀吾母其來歆。兒得如見、如聞耶。清酒可滴、冀吾母其肆飲。兒得視膳、視寢耶。吾母在時、憂子之飢、慮子之寒、憫子之困苦、恤子之艱難、體貼千狀、牽掛百端。今茲獻享、獨不望四子而生憐、庶幾一餐之是飽、好作今夕之晏。○五日、行再虞禮。○六安。嗚呼哀哉、尙饗。

日、行三虞禮。○七日、卒哭。○八日、祔廟。○王之紀。

夏銓來受學張成淑爲介。之紀字建三十。○  
四歲柘城人。○銓字簡庵十六歲商丘人。○  
十四日以後病。○二十日單約同年公祭郭  
快庵夫子。○二十七日足病漸愈。  
是年經理葬事兼創興朱陽書院。

外孫楊繩武授字

尋樂堂日錄卷七終

校記

①令：當作「今」。

②射：疑作「褻」。

③淡：當作「談」。

④偕：當作「堦」。

⑤熟：當作「熱」。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七

# 尋樂堂日錄卷八

宋陽寶克勤良齋甫著 男

容莊

全編

容遂

三十年辛未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五日請余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

史送扁。

扁字望隆憲典。

○十七日

朱培來受業其父丕承率之行禮培

字元益二十二歲柘城人。

○十九日

楊休毛正倫來受業張子厚爲介休字祥





仲三十一歲。正倫字德如二十三歲俱柘城人。○李之用來受業其父中行率之行禮之用字肅公。十。八歲柘城人。○二十日張庚來受業毛國棟爲介。庚十三歲柘城人。○二十一日游永清張功來受學張成淑爲介。永清字秀生三十四歲直隸肥鄉人。功字熙載二十二歲柘城人。○二十二日溫奇斗來受業其父獻廷率之行禮奇斗二十歲杞縣人。○二十三日病愈。○二十四日以後書院課士。時廷召來受業毛景岐爲介。廷召字殿庵二十二歲柘城人。○王欽來受業其父自敏率之行禮欽字敬若二十二歲陳州人。

二月朔

張士弘來受業。張君曉爲介。士弘字象宗。二十四歲。柘城人。

○二

日書院講學。

擬講君子以文會友章。天地間至美而至貴者無如仁。孔子

曰仁爲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可見人之學莫大於求仁。但仁爲人所同具。求仁者不可不資朋友輔助之功。曾子爲學。步步在日用倫常上。做功夫。真知友非漫然而合。仁非無因而就。故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文會友。是聖賢之道。既有以自知。又有以共質。藉詩書六藝之文。爲講習討論之資。日究忠孝之言。則聰明以生。日尋仁義之訓。則探討愈廣。遠而千聖百王之蘊。近而言動取予之宜。一皆取詩書所載。以資之良朋。卽會聚爲探



討卽探討爲紬繹久則油然於聖經賢傳之  
旨而不惑矣故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以  
友輔仁是吾心之德既有以自治又有以資  
人卽會文之友而輔助身心所講論者無非  
禮義之言所規勸者無非聖賢之法日積月  
累相觀相摩忽不自知其造詣之崇隆矣故  
曰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今想吾人終身事  
業不過明道進德而已乃道之明也資乎講  
學以會友則講學之功不可一日缺也德之  
進也視乎取善以輔仁則取友之誠不可一  
日無也然會友者文而燕居獨處之際聖賢  
不及爲我謀輔仁者友而神明奮迅之幾朋  
友不能爲我督亦在乎人之自勉何如爾自  
勉云何曰以文會友以禮檢身以友輔仁以

心作主於此並進焉則道德常爲我有而仁其無所失矣。○邢元智來受業其父集生率之行禮。元智字含三十五歲柘城人。○張文學許鳳岐來受業謝聖鑑爲介。文學字景游三十五歲鳳岐字獻瑞三十七歲俱陳州人。○曹國鎮來受業謝衡玉爲介。國鎮字君顯二十四歲柘城人。○曹昞杜穎來受業張子厚爲介。昞字星從三十二歲穎字子聰二十五歲俱柘城人。○四日楊侗來受業其兄楊休率之行禮。侗字憲周二十六歲柘城人。○六日赴汴城。過劉方。○七日劉方齋先生齋先生。○八日止溫奇斗家以。○九日石商彝夫。鄭介。○八日孝弟之道誨之。○九日留止之。



商彝畱六七日、與談政事、慷慨有志。筮仕楚中、爲崇陽令。值夏逆之變、能固守城池、擒賊數人、追繳偽劄、膽識俱壯。○十五日、進省城。後與守不合、告終養回籍。

○十六日、赴各衙門謝孝。○二十日、王璧來受業、寶

玉璞爲介。璧字者重。○二十一日、盧琮來受業、寶玉璞

爲介。琮字含玉。○二十八日、朱堪來受業、王維垣爲介。

五歲、祥符人、庠生。○三十日、省城起身。堪字良玉、三十六歲、中牟人、庠生。

三月二日、至睢州、由寧陵考城至歸德府、歷虞城、夏邑、永城等處、謝孝各遍。



○十九日至家。○二十四日

鄭昕來受業其伯翼展率之行

禮。昕字于西三十  
一歲柘城人庠生。

夏四月二日書院講學。

擬講孝哉閔子騫章、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

行莫大於孝。孔門當日諄諄致訓而盡此者  
蓋難其人。夫子一日嘉閔子之孝獨稱其人  
與父母昆弟無間言。夫孝至無間可謂能動  
物矣。向非在我者有真心實意貫徹於人已  
內外之間安能動物而無阻行遠近而無弗  
格。然則閔子之孝一閔子之誠為之也。是誠  
也。即天地之元氣流行所昇於人以生之理  
者。盡此為孝子不盡此則非孝矣。盡此而孝



爲成人。不盡此則非人矣。推之事上。以此事之者也。獲下。以此獲之者也。處前後左右。無非以此處之者也。閔子居德行之科。想其存之心者。仁理內含。具有天地生物之意。故其發之外者。誠意肫篤。無復人已乖逆之施。久則父母昆弟安之。外人信之。聖人微窺其心。密証其行。見其敦倫盡道。處變如常。真能全天地生人之理。故特表其爲孝。以勵門弟子也。當時門弟子得與於孝者。有曾子。夫子作孝經。以授曾子。其所言者。皆明王孝。治天下之事。此稱閔子之孝。斷非因人與父母昆弟起見。但父母昆弟無間言。卽孝經和睦無怨之形於近也。安有形於近而不可形於遠者乎。人無間言。卽孝經和睦無怨之徵於遠也。

安有徵於遠而不可推之以暨一世者乎。孝非第家庭問視之節。子稱閔子之孝與。作孝經以授曾子。意蓋畧同矣。學者讀其語。體其意。知聖門之德行。當非恂恂謹守之士所可擬。其形似而孝之所蘊涵者。誠不易測也。○亦在乎善學者身體而神會之而已矣。○

七日

邵鳴琇來受業。王聖卜爲介。鳴琇字景宋。三十一歲。柘城人。庠生。

○十

一日

與楊太和先生談學甚久。

○十四日。耿逸庵先生遣

使以書來邀子遊嵩陽。○十八日。復耿逸庵

先生書。

正欲策蹇。盛使適至。二十日。即便起身。相隨不過二僕。不敢勞先生過爲



經營也。脩志之功想成大半矣。亦須愛養精力。朱陽書院頗有來學者。苦於主教無人。不得已以身代之。晤○十九日赴登封。○二十時細爲傾吐也。

三日至登封止。耿逸庵先生家。○二十四日

謝孝各遍。○二十五日

至嵩陽書院遊。川上君子諸亭。○二

十八日

中州道學編序。道何昉乎。子思子

道之所從出也。學何窮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即人之學不窮也。豫土居天地之中。爲陰陽交會之所。蘊氣中和。藏脉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

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憂道之失傳。既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此爲百世定統宗。非爲中州明譜系也。去世未遠。居近。爲甚。識大。識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脉絡分明。清淑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宋代迄本朝。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予讀是書。不禁嘆先生之志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徽。是皆非知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若前徽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孰一可遺。以此繩之。不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脉也。存道脉則專錄道





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編是書也。爲中州存道脉也。爲中州存道脉。則專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產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爲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得也。逮唐虞夏商周之聖。敷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上下畱其學於典謨誓誥。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統周程張朱推爲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接濂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興。感於此地。闡學於三傳。後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不第表彰孔曾思孟之書。而揭其旨。直

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月中  
天而不可掩。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  
鍵。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  
代不絕人。漚澗東西宋衛南北流風餘韻何  
地蔑有。不有深心考其里居誌其服習溯其  
支派明其造詣生茲土者尙不無遙遙典型  
之憾。安望南海北海聞而興起者乎。先生首  
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者  
顯之人從其代傳統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  
錄可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存數行表其  
姓字。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  
羅之內。噫先生之於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  
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謂示  
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知取矣。



知法矣。謂譜其轍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許也。蓋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卽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非其學，卽道非其道也。方今聖天子崇儒重道，旣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喁喁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大儒御賜扁額，親灑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海內外，家絃戶誦，罔不以程朱爲確尊。學術之正，莫有踰於今日者。行見中州道學一編播之海內，舉向之讀關學、閩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而上溯洙泗，更由鄒

魯而遠証圖書皆不外是矣。先生是編爲中州存道脉實爲斯世存道脉爲一世存道脉實爲千百世存道脉。余服膺是編舊矣願與中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二十九日辭行逸庵先生不許以遊朱陽

書院爲約。○三十日

王前川墓表先生幼負奇姿長遊黌序得諸

天者蕩蕩之至性措之事者侃侃之正氣嘗爲雲浦之所重不受暮夜之所遺樂施之心積學之功延及四世益其積累者厚矣又何怪乎子孫繩繩克振家聲而無期先生王姓諱誥前川其號也曾孫桂述其懿行請子表片言而勒之墓石。



五月朔與耿迺庵先生君子亭談學。日暮回

敬恕堂。

與耿迺庵先生君子亭談學。四望山景指述難竟遂成一絕。晴嵐日暮

繞嵩岑二十四峯藏氣深。更有南山收疊幃。遠天一帶掛煙林。○二日劉子

維昆仲邀至法王寺經宿有詩。

同劉仲武叔續子維孟元

焦虞三觀嶽宿法王寺。

巖岫插天漢相觀

不厭遲。

山明開繡幃。古寺卧殘碑。一夜訂心

舊千年辨字奇。松風來戶外。帶月一煙隨。○

觀嵩雲。

不知風影動。霧捲千山來。目送天

空處飛雲帶鳥回。○

宋體仁爾公來晤。

○三日自法王寺至嵩



嶽寺、每登高坐大石上觀玩久之、有詩。同劉仲武

叔續子維、孟元、焦虞三遊嵩山、自法王、憩嵩嶽僧舍、每逢山盡處、更是一番新。絕徑留飛鳥、懸崖斷暮津。煙深人反怪、坐久樹爲鄰。僧舍千巖裏、猶存漢字真。○四日、

同耿逸庵先生川上石溪四亭題石。川上亭題石、與

道爲體。○天光雲影、亭題石、源頭活水。○觀

瀾亭題石、有本如是。○君子亭題石、果行育

德。○五日、早晨遊焦虞三五一園、題五一園

石室小嵩屏。○日中、逸庵先生邀

同李禮山至。○六日、耿逸庵先生邀予踐登

川上亭談學。



嵩之約同邑侯王子明、襄城李禮山登至絕

頂遇雨而返有詩。

登嵩高絕頂遇雨有序、耿逸庵先生與余訂嵩遊、

閏十二載未踐然意中實無時不遊。辛未夏、先生復訂舊約、偕王子明明府、李禮山孝廉相續往。其始也、迤邐嶽麓、盤曲而上、不移時、遠望盧巖宛如畫屏、鳥道百出、山紋如鑿。漸近、漸見墨痕、漬石壁間、詫爲怪事。旣而下、上其行、密林礙目、煙嵐盪胸、絕徑久之。忽而一線相引、峯巒競秀、峭壁陵雲、俯視千家、如園畦然。雙溪一勺、象山撮土、隱隱約約、書院接嵩脉而蟠亘於其中焉。未幾懸崖欲斷、石磴難攀、萬壑杳冥、驚心駭目。至此不敢直躬而

行、是謂鐵梁峽之幽異、非復人間所有得也。熟視之、右壁立深潭上、光怪陸離、莫可名狀。左對峙、澗流阻絕、石竇容杵、煙霞欲動、詭譎奇巧、真與區也。踰此路稍夷、日影隱伏、不知歸於何所。倏來密雲、四布峯頭、樹色參天、竹風送響、茂林中一孤寺、斯爲絕頂處也。往憩其中、同人畢集。少間登元龜峯眺望、渺渺茫茫、若黃河來自天際、諸峯之靈秀、弗能辨矣。洞室難畱、雨侵薄裳、促令歸去、不復記來時所歷。石徑泥滑、臨萬丈壑、扶竹杖更防傾仄。噫、十餘年之約、今始踐之、顧如此、豈山靈愛佳境、不與共耶。抑或微逗靈性、觀人意中若何耶。然身緣凌嶂已至、其顛風雲變態、已入其中、不謂之遊不可也。雖然、名山勝槩、一望



而盡胸實無山於遊何有。况太室居五嶽之中、交會陰陽、輪轉日月、天地靈秀、實萃於是、人之領畧不易、山之厚待亦往往難識。欲合先離、乍離轉合、消息不盡、每藏有餘。嶽靈厚待之意、予不敢負、爰綴律句以志粗涉其槩云。十年方許片時遊、纔上元龜望未休。雨氣經天迷嶽色、風聲撼地入河流。山畱贈我知尋句、我愛買山欲破愁。敢道輕携煙景去、原來相待是千秋。

○七曰 孝經易知序 今文孝經是千秋。十八章自顏芝本出而劉向定之、嗣後傳注牴牾無慮百家。自開元石臺本參倣孔鄭之注、採摭於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弦、陸澄六家之同異、而刪繁去鄙、用疏廣注、其書始有端緒。宋邢昺次第釋解、更

爲詳悉。南宋以後諸儒皆能發揮而表彰之。至有明呂忠節公孝經大全總貫全書能窺聖人作經之意其於前儒註疏較精密矣。耿嵩陽先生生於河洛之鄉倡明聖賢之道以教人者有素所著書大抵與洛閩相羽翼。豈惟翼洛閩直探洙泗之源而挾其奧。一日讀孝經而恍然曰是經之作夫子其殆以治天下之道示曾子乎。視爲家庭問視末矣。因著易知一卷折衷前儒而脉絡於忠節公之書以翼聖人作經之旨。夫孝經一書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使當日得行其道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之願早已布之斯世矣。惟行之而終不得遂爰作孝經以垂之無窮其義廣大





精微惟曾子力行孝道有得。可以語此。故舉先王至德要道之順天下者。以明告之。首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上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之矣。和睦無怨。自郊祀宗祀。以至天明地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抑又極矣。古今之治道。更何以加於孝乎。况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純乎戰兢之志者也。以之事兄。則長幼順而居家理。以之事君。則盡忠補過。而上下親。以之臨民。則言行作止。進退不愆於儀。而能成德教。而行政令。夫如是。孝道克於宇宙。驕亂由此而息。兵刑由此而靖。災害禍亂由此而彌矣。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之道固合上下。一政教達遠近。格幽明。而一以貫之者也。子烏得不亟欲其行之也。先生

讀是書而默契焉。作爲解義以訓世，明其旨使不晦塞，約其辭使歸簡要，以體例言之，似朱子四書集註章句至精至密而不可易。以義理言之，推本天命之性以明仁中之孝，使人知孝有本原，不可不完天地生物之仁。此尤爲先生之所獨得，而能契孔曾授受之微者。自漢唐以來，箋註家卒無能知此意。先生此書出而諸儒之席皆可奪矣。方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德義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復舉孝經衍義一書，頒行寓內，人莫不油油然動其忠孝之感。是孔子之所謂行在孝經者，旣於今日遇之。他日萃諸儒之說於石渠天祿間，擇其能翼孔子者，頒之學宮，使士子奉爲科律，知必在是書矣。先生讓而不有名。



日易知。蓋言庸也。惟庸然後爲可久。余固知此書當與四書集註章句並行天地間也。○  
嵩遊草詩序。或有爲詩者來問於余曰。詩何以云也。曰。詩以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夫子舉一言以蔽詩曰。思無邪。慎所之也。所之正。則心平氣和。形之詠歌。無不合乎當然之則。是謂詩。因乎志。非志役於詩也。曰。子讀嵩遊草之詩。何以云也。曰。余讀之。余不能盡之也。但見其千態萬狀。如陟層巒。不可一望而盡。知其工於詩者也。見其根極理要。正容而談。不涉綺靡之習。又知其正乎思者也。正乎思者。固其所以工乎詩者也。曰。今之詩也。云何。曰。今之卓然名家者。余聞之。余又不得而盡之也。初學者。不惟思之。是問。而惟詩之。是

求。求之而工也。得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求之而面工也。得也。猶未可語於作者之林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并無思也。求之而工也。得也。幾乎可語於作者之林也。猶未知其詩之於思爲何如也。求之而不工。是無詩也。并無思也。卽有思之。亦并無詩也。况又未知其思之於詩爲何如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是教詩已教思也。曰。子之論嵩遊草也。其於今之詩何如也。曰。嵩遊草乃遊心理窟之言。非雕繪風月之句也。遊心理窟豈其有軌乎思耶。而或邪也。豈其不足於詩耶。而未工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詠歌以之也。思之思



之、睿以作聖、詩以述聖也。舍是而言詩、吾知其詩、吾不知其心之所之也。夫不知其心之所之、吾又安得而知其詩也。或聞斯語也而退。余以質之禮山先生曰、嵩遊草或此意也。

# ○八日、朱襄氏贊

○陰陽並毗、聖憂方深。宣幽解鬱、瑟以來陰。五絃既

作、災害弗侵。和洽上世、樂肇雅音。制器尙象、永賴於今。○和李禮山川上亭談學、挹輝山麓、是端陽、坐卧煙霞、與味長。一日訂心、惟道義、十年託契、在文章。相觀川上流、江海敢道源頭盡、渺茫。取有家傳。○九日、耿嵩陽先

# 生爲先王父筠峯公作傳

附錄寶筠峯先生寶如珠字帝



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爲筠峯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卽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爲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清定省，一循古禮。諸語默動靜起居，酬酢必令母意歡洽而始安。會母背生瘡，祈禱弗瘳，顧以身代，屏膏粱不入口。日飲食惟粗糲，克腹而已。他人弗堪，先生曰：吾母病復舊，吾食亦復舊也。二年疾愈，食復常。母對戚屬稱其孝，外人習見之，皆無間言。待異母弟敦友愛，凡事曲體母心，視手足情重，一如痛癢之切體也。夫妻相敬如賓，敦崇古禮，終身嚴而不弛。於辭受大節尤繩尺惟謹，非其道一毫不苟取予。人憚其剛方，不敢以私干之。



而樂易平恕。未嘗矜世絕物。處內外尊卑間。怡怡如也。懷利濟心。不以貧困阻其志。值明末冠亂。年荒人相食。乃收集族衆維持之。悉活其生。有奔竄來歸者。分其室廬居之。更謀生計。俾無轉徙流亡之患。下至蜂蟻微物。目覩危厄。亦必置之生地。其惻隱慈愛。蓋天性然也。平居教授講學。從游者甚衆。衣冠必整。步趨必嚴。初不以顛沛流離稍失禮容。師弟雍雍於澤畔隴畝間。依然春風世界也。是時國勢搶攘。正學湮晦。人心厭故喜新。日浸淫於邪說而不自知。先生獨力崇正學。教人先之以德行。而文藝次之。其講求服習。一以程朱之訓爲遵守。不爲異端所惑。惟優游厭厭於經書性理諸書。身體力行。一時學者翕然

宗之、稱爲西河夫子復出也。所惜者早年殲世未竟厥志。然歿後五十餘年、士猶追思其學而奉爲正宗。因祀於鄉、以志不忘。噫、私淑如此、親炙者何如哉。則雖未竟厥志、而其道固常畱天壤矣。贊曰、道在天地、擔荷維人。先生崛起、大力深心。仁孝爲本、義路禮門。朱陽片席、遠過河汾。中庸脉絡、傳之最真。弘廓光大、吾道常尊。○嵩陽先生

**贈學部通辯等書。**

○畱別耿嵩陽先生、學傳文獻在嵩丘、二室峯高

誰與侔。咫尺伊川親、續脉分明管。道是同儔。縹緲輝映三才徹、堂戶雲開五色流。別後羞言空歲月、從今欲上摘星樓。○十日東歸、耿嵩陽先生訂



遊朱陽書院之約。

嵩陽先生偕天啟、孝標、德遠、李禮山、焦錫三、虞三、劉

仲武、叔續、子維、孟元、郭天福、公饒於東。

○十

六日至家。○十九日

書院講學。楊太和先生來。

○二十日

勉書院諸子四首。結廬朱襄墟。誦習共在還。諸子掘衣進。雅致何翩翩。生既欣同時。學豈間後先。均爲帝天賦。無爲讓前賢。何處探道奧。奮志可達天。寸陰惜大聖。運甓勞昔賢。有斐武公竹。無欲周子蓮。不見千尋木。直養在初年。麗澤深有功。滋益渾不覺。相對終盤旋。相訂日堅確。童冠胞與懷。有復勿使剝。曾點窺大意。聖道已能學。中處參兩太。

賴此七尺軀。萬物皆備我。頌與凡民祿。學道  
需自強。希聖戒半途。曩哲肯肩任。統緒歸程  
朱。○楊太和先生屢次過訪書院。詩以爲贈。

關廬愛養拙。生意漸知新。談學難宜世。印

心幸有鄰。風微吹杖履。日永剪

荆榛。結賞惟吾道。相來莫厭頻。○二十一日

關園雖未就。坐觀久之。心志怡然。口占一絕。

有園不求美。種樹偏相宜。林深生雲氣。早

晚煙

○二十三日

楊太和講論書院。○王克

景隨

敬來受業。謝衡玉爲介。克

敬字慎也。三十

○二十五日

劉方齋先生

八歲。柘城人。○

來晤遊書院。○

二十九日。予大人令克讓容恂。容肅。容莊。容



遠客順入書院聽講。講習之暇。隨大人遊別墅。登高眺望。衆子弟隨。

六月朔

偕振起克恭築墓回。偶憩堤內。樹陰下。觀書院景象。各有會心。

○二

日書院講學。

講耿逸庵先生擬大學之道章。載書院志。

○三日刊

先王父筠峯公語錄。○四日。闔邑紳衿鄉民

請建專祠。祀先王父筠峯公於鄉。

呈內有云。代生賢哲。

斯文之彰。闡彌昭。里有真儒。多士之景行。倍切。明儒筠峯寶先生諱如珠。字帝珍。派衍燕



山、夙契橫渠之旨。居鄰洛水，更承明道之傳。著述猶存語錄，堪明經傳。及門尚在陶錄，不異河汾。中州道學，編其名。嵩陽先生之推尊不爽。朱陽書院，行其教。靜庵太史之繼述無方。凡此芳型，允作盛事。衆既佩其教澤，咸欲永其明禋。公爲建祠於鄉，理宜請命於宰等語。邑侯史繼教諭湯  
訓導張  
生來  
醫。○十二日，衆議建先王父筠峯公祠於

東關舊城之陽。○十三日，大人闢園於先筠峯公祠側，因以學箕定名，示子孫，以治箕裘。



之意。○學箕園說、書院之坎向、依舊城郭、  
爲山、背水爲池者、予近所闢園是也。然  
則闢園既有其地矣、而命名安敢不有其義。  
夫名之將以實之、顧此名、思此義、烏容苟也。  
且予之闢園、豈以禽蟲草木足以悅心志、娛  
耳目已哉、蓋將卜幽居、爲學習地也。古之爲  
忠信篤敬者、參前倚衡之念、隨所立所在而  
見、推此志、卽一游一息、一嘯一歌、率是道也。  
謂闢園徒適吾意已乎。竊嘗誦學記、弓冶二  
語、重有感焉。感夫弓冶末技、尙成箕裘之緒、  
况吾儒之於道乎。習之有常、則浸浸然之乎  
此矣。久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世其業  
矣。是故君子志學之爲貴也。良冶之子必學  
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記亦謂人之志學

宜圖漸進、勿使驟爾。以學箕名園、不敢忘此義也。而抑自有率先之意存焉者。弓冶之家、學爲箕裘、棄此弗顧、未免爲墮業。儒者之家、以仁義爲灌溉、以經書爲栽培、是箕裘之業也。徒馳情於山壑溪鳥、日役志於植木種花、不幾廢時曠業乎。園之左有先大父筠峯公祠在焉、是固邑人請祀於鄉者也。舊與園基聯而無別、區之自鄉人之請祀始。爲子孫者入其園、卽登其祠、登其祠、卽思其業、其有不怵然而警、奮然欲起者、曾學箕弗若矣。而可乎哉。子闢是園、謂宜以學箕之意通之而已矣。若徒視爲適意之舉、義何取焉。雖然、志學而進、必以漸法祖而世繼其業、是天下之可以適吾意者、莫是園若也。非園能適意、亦人



之適意者能用是園也。是則學箕之道得也。夫若夫園中峯岩溪沼之形勝、亭榭林木之幽趣，予固別有記在。例弗書此。

○十六日，書院會文。扶病至。

秋七月二日，書院講學。

講耿嵩陽先生擬天命之謂性章，載書院志。

○四日，左足痛。○七日，疾愈。

傳。李肖雲先生襄城李肖

雲先生諱繼業，字伯耀，繼曾叔祖大司農恭靖公敏家學而益光大之。出宰百里，政績卓絕，至今猶嘖嘖人口。吁！仕學兼優，體用具備，如公器宇，固所稱卓犖不凡者也。先是，恭靖公闢書院於紫雲山中，招集生徒講學於內。成化中，賜御額，而書院大顯。公繼厥休，廣學



舍置學田、脩葺不輟、讀書講道、從遊者衆。確守程朱許薛之書、爲學要其教人、亦以是爲宗。蓋自入小學時、已浸浸然於讀書、有契其夙慧然也。弱冠餼於庠、嘉靖乙卯膺鄉薦、以親命筮仕束鹿。旣至、勸農桑、興學校、養老卹孤、扶弱抑強、風化大振。時遊歷原野、詢父老疾苦、課兒童句讀。旣去、人始知神君至。自是田疇易、黨塾謹、盜賊息、刑罰清。至發奸摘伏、雖狡猾亦不敢欺。益誠信、所孚遠矣。公性廉介、苞苴不行、上官茲不悅、遂投劾歸。去之日、民號泣攀轅、如失慈母。畱數月、弗得行。有老嫗以所緝木棉成縷爲獻、曰：「男婦得盡力耕讀、皆公賜也。」願以微物助我公製百歲衣。公隕涕受之。旣歸、隱於山、日興復書院、接引後



學亹亹不倦。人以爲洛學之風於斯再煽。所  
 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世。公三傳而有禮山先  
 生諱來章者。文章理學並著。乙卯登賢書。能  
 繼公志。以顯恭靖公世業。識者謂紫雲書院  
 於茲又復興云。贊曰。天之報施。豈其微哉。  
 李氏績學。栽者爲培。篤生恭靖。興學育才。束  
 鹿繼之。前燬益恢。紫雲書院。繼往開來。三世  
 益顯。高風徘徊。○輓遂平路處士。中州光  
 燦。少微星。孝友藹然。春滿庭。荆樹同株。能雪  
 憾。鹿門偕隱。有儀型。濟人自是。輕雙壁。裕後  
 還能授一經。松柏墓門留。○**十四日**焦與嵩  
 片碣。嶙峋佇見。勒芳銘。先生傳。  
 登封焦公諱子春。字德元。與嵩其別號也。  
 生於明嘉靖十三年。卒於萬曆四十七年。其

間宦遊閱三十載。爲州守二。居郎署四。治兵再。所至善政澤物。人多去後思。先是。未弱冠入黌序。食餼卽聲噪藝林。未幾成進士。筮仕無爲州守。築諸圩塞水口。以便民。民德之。稱焦公圩云。尋擢南京戶部員外。差淮安權稅。却羨金。易平準。商人望闕來奔。自是清白之聲徹遠邇矣。及調南武選。旋改南儀部。三月兩遷。未嘗於當事稍通殷勤。相以不附已恚之。出知六安州。移東昌府同知。攝守事。著惠聲。相臣敗。擢陝西肅州兵備僉事。公蒞任。設堡儲糧。練卒治戎。人知戰守之法。邊無烽火之警。蓋公之績烈矣。督撫請於朝。得增秩。乃以行太僕少卿兼寧夏兵糧道。未數月。以不媚巡茶使去官。公之剛介不撓。恬退自安。世



仰之、究不能測之也。既歸、卧二室中、開啟秀  
 館、以牖後學、與同志結嵩陽耆社、以樂天年。  
 里人慕高風、咸嘖嘖不置口。厥後、支孫陽長  
 公、孝義性生、出其幹畧、以捍危城、而邑人賴  
 之。曾孫錫三、公懷珍、待聘、行將大顯於時、皆  
 公厚德所貽云。贊曰、焦氏克昌、累世積仁、  
 至公而顯、有德其純。歷官清潔、允能宜民。罔  
 卿晉秩、偃僂居身。曰既解組、嵩穎爲鄰。如公  
 樂道、大耋聿臻。世仰鴻範、其孰與倫。宜及今日、子孫振振。○十六日、書院

會文。○二十日、祠堂落成。

閏七月二日、邑人請先王父筠峯公、王入祠。

舉祀。○三日、大人偕家衆入祠堂行祭。祭文、

維

時吉辰、在於孟秋、邑人敦義、顯微闡幽、建祠崇祀、允協衆謀、維朔有二、祀事孔脩、人士雲集、送主朱丘、明禋肇舉、用表前休、屏山之陽、神倚無憂、黍稷維馨、清酒一卣、子孫式薦、神享永留、棖桶聿新、○先王父筠峯公遺集志是禱、是求、尙饗。

言。先王父棄世五十年、諸門人出藏冊、記遺踪、以公諸世、闔邑請建祠崇祀於鄉、勤嘗聞諸先正云、筠峯公持已專崇孝友、教人確守程朱、當明之末季、力肩正學、不失聖門宗派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勤於當年行事、罔所見、然既有所聞矣、復得讀語錄、覽諸傳、想見





當日爲學立教宗旨。則所賴於諸先正親受一堂紀其實以傳諸後者。勤等烏敢不誦讀。做法以求無忝家學。若曰紹承而光大之。則在乎後之子孫能自立焉。○宋次

杓燦爲先王父筠峯公立傳。

附錄實筠峯先生傳

生。柘人也。諱如珠。字帝珍。早年食餼。性剛方。崇禮義。事繼母極孝。待異母弟友讓。夫妻相敬如賓。教授後學。悉以聖賢之道。自淑淑人。先德行而後文藝。一時學者翕然從之。無異西河夫子。如女烈媳孝。光垂史冊。子賢孫貴。職列翰苑。皆先生懿德之所致也。後學宋燦撰。

○先王父筠峯公語錄刊成。

邑人新建先王父祠。閏七

月二日請主舉祀。千年林麓一邨孤。今日新祠事迥殊。人接衣冠山作主。地開風景樹爲圖。應知身後明禋肇。曾笑生前學道迂。仔細還看堂戶色。誰將佳氣收城隅。○十

四日

五一園永思堂記。五一園焦子虞三

成先志而作也。園之佳。收太室之勝槩。

引醴水之清流。少室峙其側。箕山拱其旁。以至城郭。列爲疊幃。樹木隱爲畫圖。斯固中土奇觀也。至其地者。往往俯仰流連。永日不能去。辛未夏。予遊其中。坐永思堂。移寸晷。心志頗寧。因歷曲徑。披茂林。紆迴而東。至澹會亭。脩竹千竿。溪流潔繞。更沿石磴而南。有瞻許亭在焉。折而北。隙地可容數丈。虞三指示作亭處。俾予定其向。再於園屏之左。因石爲亭。



俾予題其中。觀幾遍，仍憇永思堂，因不禁作而歎曰：是園之勝，山川耀美，林壑競秀，建堂於中，以待騷人遊士，俾題咏，遍墨跡，意稱良矣。不則讀書於斯，宴賓於斯，課農圃於斯，均可紀幽況，而顧以永思名堂，虞三之於學也，蓋幾幾乎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者乎。尊人丘園公，自江右司馬歸，謝絕世故，與里中同志，闢園亭，樂恬淡，每逢佳辰，携酒烹蔬，唱酬迭適，收煙雲之佳趣，極賓朋之樂事。斯園有道之士之寄懷高遠，而不可以常情測之者也。虞三取志事，繼述之，睹手植而加之灌溉，席舊業而益之棟宇，經營於是園中，自己已始工，閱今茲凡三載矣。舉丘園公之所養爲而未竟者，無弗次第圖度，以善乎其後。卽

瞻許一亭。豈徒表古人之高風。實惟體先人之隱願。則丘園公之風節矯矯。羽儀當代。其結賞於達士。抗志於千載者。虞三固心識焉。而未嘗一日忘也。斯則其所永思者也。况家世之顯燦。自太僕公以勲猷開其先。而司馬公以道德繩其後。焦氏之爲中州。昀族爲河洛文獻也。每每有哲士相繼起。虞三承家學。而隆堂構。知父貽子孫。以聖賢之業。不徒示後人以亭榭之美。此永思意也。請登堂而賦下武。以觀孝思之所就可乎。○十五日、

### 題嵩陽講學圖

嵩陽講學。爲長洲牖如張公。十政之一。公宰登甫數月。聲震中土。予聞之。心儀其爲人。旣而於敬恕堂得晤公。知逸庵先生與書院講學。公實與有



力焉。噫、講學論道、事神治民、當日親炙聖人之教者、猶或難之、公何仕學兼優、誕登道岸之易也。庚申秋、予遊書院、觀教法、見公於髦士、植之不遺餘力、有造者、拔入書院、饘粥燈火、惟供。值會講期、環聽者凡數十百人、一時河洛間、傳爲盛事。公更勇力圖成、雖風雨寒暑、不輟。每往、屏驛從、單騎至止、與耿先生互相闡釋、至終日言而不倦。其分別人品高下、心術邪正、只在敬肆公私之間。如講松柏後彫、章子亦幸從講席、而與有聞焉。學者聽其言、如夢中初醒、未有不悚然起者。昔陸子靜講義、利章於白鹿書院、朱子謂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公講學於嵩陽、得勿類是。邑人被教深、肖像祀之。旣去、復臚其治績爲圖、以



志不忘。劉子子維以圖示予，命書以言。予因題數語於其後，以誌公之仕學俱可千秋云。

○十六日會文。○十七日使人於耿嵩陽先

生。

與耿嵩陽先生書

東郊握別，不覺已逾

三月矣。回思侍側時，心魂驚悚，語言滯塞，雖勉應登臨之約，然動履莫知所之。又以先生命留片字，疊石間，愈恐貽笑山靈爾。中州道學編大有關於正學宗派，爲百世立標的，豈與羣言相埒。先生崇正闢邪，是其素志。字斟句酌，想不得不費詳審也。倘訂正成書，早賜一讀，何如。自嵩抵舍，事冗時促，未及脩候。已將先生所擬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二章，於六月初二、七月初二日講於朱陽書院。一



時人心奮興、恍見大道之可求、先生大教又復東矣。從學者仰企道範、悉圖請益、不能傾刻、綏邑侯史亦嘗殷勤傾慕。先生肯命駕一遊、俾朱陽書院爲過化之地、其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豈特追踪鹿洞、鷺湖、令人傳盛事已哉。計八九月間、秋爽逼日、物氣寧淡、聚徒指授、負笈如雲。吾道千秋、在此事矣。先生寧無意耶。茲專人約期、以便前迎。惟冀道駕早降、幸甚。

○十九日

靜海令陳公墓誌銘、陳孝廉苗實爲予同年友、携其尊人靜海公行狀來、丐銘於予。予以猶子、誼不容辭。且公碩德顯猷、可傳於後、抑又何敢不以一言表厥媿。謹按狀、公諱毅、字士可。有明自洪洞遷考、至所養公積益熾、遂誕降。公質

端謹不與儔人伍。幼不嬉戲嗜學。早年聲震  
黃序。未幾父母相繼逝。顛躓流離之際。營葬  
靡不盡力。數年風木悲深。乃負土築墳。崇數  
尺。遠近觀者稱純孝云。世亂躬耕。復舊廬。撫  
孤姪如己子。化讐暴。長令名於鄉。前後得王  
馮兩孺人內助力。又抱偉畧。能解人於厄。值  
學使者校士。營丁構隙。士遭辱。公以片言息  
其禍。器量過人如此。喪亂初平。獲殫精制舉  
文。以大士正希爲歸。不逐逐於時好。辛卯中  
副車。癸卯擢經魁。一時傳誦其文者。恨相見  
晚。自是洛陽紙貴。知名遍海內。顧公天性朴  
厚。雖漸顯。不易素志。仍家居教授。士多歸之。  
庚申授陝州學正。與士子講孝弟忠信之行。  
立考課法。作養無遺類。餽遺槩置弗論。值歲



歉諸生輸納或後時。慈諭肫懃無陵虐狀。士以是德之。頌聲不輟。已已。遷靜海令。至官吏有以賂遺者。痛褫之。人莫敢犯。民貧生計維艱。公曰。先寬養民力。勿削脂膏自奉。後可圖也。平市價。官與民等。由是商賈願出其塗者數百家。歲旱。民待甦亟。公請緩征。以紓民力。播皇恩。踏勘災傷。聽民以災報。得蠲租。又逃人爲靜民害。且久。公令捕者勿累民。獲逃輒言。得諸道塗孤寺。或窮鄉僻壤。訊明立解。良民不致遭攀陷。境內謐如。靜邑鄰近天津。舊日鹽引。最爲商民患。俄有分派靜海之議。物情沸騰。公曰。人情狙於便安。不足謀除爾患。悉吾事。顧憚勞勩乎。往返天津。引民疾苦。言於視聽使者。甚力。引得不加。民賴以安。噫。

公蒞任甫三月、善政輒班班可紀。向使得大  
行其志、豈惟與龔黃齊美、抑且與韓范爭烈  
矣。及卒之日、靜民奔號如失慈母。嗣子苗實  
等扶柩歸、猶執紼哭送如攀轅狀。嗚呼、其亦  
可謂得民之深矣。公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  
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享七十二壽。子六、苗實、  
康熙壬子科舉人、候選知縣。苗穎、國學生。苗  
栗、廩生。苗傑、康熙丁卯科武舉。苗哀、苗發、女  
一。孫男十、俊偉、侗、倓、傳、佺、佑、佐、備、份、孫女十。  
曾孫男一、克恭。曾孫女一。銘曰、大河之濱、  
流旣長、嶽土中央、厚爲。○二十六日、石贈公  
藏、積善綿綿子孫昌。墓誌銘。  
莘野石氏豫稱積善家、濟源縣教諭贈崇  
陽縣知縣崑陽公諱攻玉進士、知崇陽縣如





璉父也。如璉母朱氏以 太皇太后升祔覃  
恩封孺人云。如璉王子舉北闈。予是歲亦邀  
鄉薦。於公有猶子誼。嘗登堂瞻其宇。知爲偶  
儻非常士。已而父老更道。執父喪毀骨奉母  
河朔。盡養篤族戚。忘里中侮暴。益嘆公寬仁  
長者。非世所能及。當秉鐸南陽之唐州。施絃  
誦於榛莽之區。士論趨之。及遷濟源。立法程  
課士。益罄所施。未幾捷南宮。宴鹿鳴者踵相  
告。一時得人之盛。爲前此所未有。師能是是  
亦難已。且攄偉抱。不第此時。邑令病卧閣中。  
弗事事。郡伯器公。委視篆。旬月內案牘一清。  
吏之黠者畏如神。方大軍駐牧鄰郡。人情恹  
恹。公鎮靜如平時。發金就近地儲糗糧。省轉  
運力。難者處之以易。他如徵稅却羨耗。除產

貨常例。人頌清白聲。不知固天性。使然。然無難也。噫。公以明經起家。何卓犖不羈之槩。風發電掣。而仁心泉蓄。芽茁卒使百物甲拆。視世之號爲百里才。何如也。會裁缺歸。養母。張太夫人終始無遺憾。更得朱太孺人內助力。太孺人出自名門。知大義事。其姑惟謹。佐公育才施仁。成令名。不自以爲德。以張太夫人春秋高。先公歸養。出其明敏之才。治家事。如指諸掌。丘園隴舍。竹頭木屑。一一經畫。無譌以故。闢阡鱗。充廩庾。而飛棟畫梁。俾門庭爛然者。不異男子事也。性恭儉。戒僕婦勿暴殄天物。其於疾病疴癢。以身體之。無遺於惠。至卹宗族。厚親黨。以義方教子。視公不二轍也。晚年迎養崇陽。值夏逆之變。策如璉。以身許



國寇平、如璉請終養、詔許之。比歸、太孺人感亡孫故、病轉劇、越五十日卒。距公卒之日十有三年、享壽俱七十有奇。子如璉、康熙丙辰科進士、令崇陽、有治聲。女四。孫嵩生、早逝。岱生、孫女一。於康熙年月日合葬於祖塋。韓原之阡。銘曰、有莘之野、元聖之鄉。缺畝樂道、爰造有商。流風遞嬗、厥產維良。曰公敷教、源深流長。佐以閭德、令範孔彰。家稱禮宗、訓秉義方。帝綏多福、瓜瓞能昌。銘茲兆域、以志無疆。

八月朔以後、立課程讀書。○五日、使携耿嵩

陽先生書來。

書畧云、夏月惠過嵩陽、得叙五年濶、悵且踐登嵩之約、振衣千

似有小天下之勢。川上疊石間，皆勒有題，畱  
觸處見得天理流行。自有宇宙，卽有此山，卽  
有此溪，不知幾千萬年於茲矣。而今始另闢  
一生面。每遊者過此，未嘗不嘆羨畱連也。原  
擬秋爽赴朱陽書院奉教，函文觀講學之盛，  
但七月來病痢月餘，盛价到時，方稍平復。此  
後應須保養，約十月。○十二日 節婦郭氏傳  
內可赴罷召也。云云。者太康郭孝廉明興女也。幼習閩教，識大義。  
方九歲，聞姑死於難，卽痛悼之，不忍食。旨三  
年，高出等夷，惟倍。及殯於李，事翁姑，能得歡  
心，相夫子以敬，教子以義，方可謂難已。雖然，  
時際安居，衾影勉爲不愧，亦易事爾。獨是氏  
罹荼毒，風勁霜落，摧人肝腸，此何境哉。而猶



能抗志明義、以畱視息於塵土哉。及取氏之  
始終觀之、抑何表表可稱道如此也。甫適李  
時、值歲饑、翁難之、氏出金髻以助納租。會姑  
病、調藥餌七十餘旬、衣不解帶。此皆得之天  
性者。至早年令子就傳、以是列名庠序、子獲  
聲稱、家亦賴之。嗚呼、可不謂難與。雖然、猶未  
爲極其難之難者。十九喪所天、孤燈隻影、勵  
節柏舟、又出其才庇家事、拮据瘠瘁、罔敢告  
勞。處家之大小、罔弗等厥惠。在在戚黨賓朋  
至其家、遇有道者、卽遣子講藝、請業至夜分  
不輟。而醯醢餽品、應時致潔、客無不厭所欲  
而去。翁卒、三日不食、三年不茹葷、又復禮教  
秩秩之數者、人鮮及焉。嗚呼、是真可謂難矣。  
今年逾五旬、而芳軌未播於四方、人不知婦



德所重。因不知風俗人心所繫矣。予故爲之傳。以氏之所難者爲世告云。翁允庚、姑王氏、繼李氏、丁氏、夫。○十四日。龔騰鳳來受業。張鴻普子以建。文學爲介。騰鳳字

堯天。二十三歲。陳州人。○十五日。容莊入邑庠。第八名。張

諱潤民。山西人。○中秋偕振起、克恭築太孺人墓。曾是中秋拜帝畿。三年堂上自懸衣。於今挽手悲兒在。痛昔開顏接母稀。四尺墳頭和淚起。一天秋葉帶聲歸。妻妻轉盼惟初日照。照入愁懷事已非。○哭母纔罷。家人來報。容莊入庠。益贈悲痛。強坐墳頭。淚未乾。忽來家信。報平安。聞孫十歲。文能就。望母一朝。秋正寒。機杼回思遺舊澤。墓門還痛接新冠。



只愁今夕月輪皎、  
照得分明不忍看。

○十七日

請學使張講潤朱陽書院講學

啟、伏以景運鴻開、旋轉乾坤推巨手。文星  
光耀、紹明賢聖待真儒。仰青天白日襟懷化  
遍、兩河庠序披霽月光風氣象、道逢千載羨  
牆、函席肅陳芳型欣覲恭惟盛世夔龍斯文  
麟鳳言坊行表夙崇古道挽波流道重師嚴  
更出鴻猷作士氣何幸中州泰運得依西土  
賢踪奉簡命以遴才、冰清玉潔體帝心  
而敷教鑑空衡平。洗利欲之沉淪咸頌關西  
夫子。覘弟子之雅飭便知安定先生鑄物不  
遺少長胥蒙雨潤作人無類孤寒樂就春和。  
世遠言湮到處以小學孝經爲提撕確乎許  
平仲之敬信。經明行脩隨人以五經四書課

踐履不異程伯子之表章。從此人知立教之  
旨。誰不願希學聖之階。不孝治勤竊欲妄探。  
不自度量。年來建朱陽書院於柘邑。敢云覺  
後。祇承先志。於勿衰曩日感嵩陽書院於陽  
城。幸托近居。訂同心之不一。稔知耿先生確  
實粹精。繫伊川之正派。更冀老公祖之精微  
廣大。示河津之舊傳。伏願道駕寵臨。名言昭  
示。闡濂洛關閩之奧。絳帳開而吾道其東。授  
詩書禮樂之精。皐比擁而斯人有主。畱芳徽  
於片石。知肯爲鹿洞之遊。訂盛事於千秋。意  
必作鷺湖之會。五簋期約。敬白愚衷。一篇。  
傳來早。頒講語。臨啟曷勝翹切顙望之至。○

二十九日

朱堪講。小人反中庸。因謂之曰。此  
小人不是單說愚不肖一流。賢知



皆在其中。道本中庸。賢知之所知。所行常過乎中。愚不肖之所知。所行常不及乎中。皆小人也。要看反中庸三字。反中庸便是小人。不是陷定愚不肖一流詭。○問謝衡玉曰。小人而無忌憚。愚不肖無知。冥行固是小人。賢知一流如何見得他無忌憚。衡玉曰。挾私妄作。便不是。曰。挾私妄作四字。甚是說得他。病痛出。○問謝衡玉曰。天命之性。只是一個如何。人多不能盡性。衡玉曰。非性不同。習使然爾。曰。固是習。其實理一分殊。亦難強而齊也。天生人生物。只是一個道理。人推去。物不能推去。亦只謂理雜氣中。不能無偏全昏明之異也。

九月朔

九月初一日往南塋。天高爽氣入

秋林、南郭還看草色深。獨有慈親看

不見白雲飄。絳下泉音。不知何處是天涯。

望斷白雲空自嗟。爲告慈親兒在側。早晨煎

藥是

京華。○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小學。小學

好高驚遠而昧乎古聖教人之旨。不知盡倫

脩身之要。故集是書以垂訓。使人知實在用

力處也。蓋古之教者無躡等而求先之以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

及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其學者亦循

序而進。小成大成殊其候。八歲十有五年引

其業。大抵小學與大學相因。非判而爲二者。

舍小學不事。而欲希聖達天。無是理也。後世





教法不講學術湮晦子弟之所聞於父兄師長者自幼至老無非富貴利祿之言則其病既在教者由是利欲薰心日逐逐於世俗之所爲而不復知有躬行實踐之道高明者流於虛無寂滅之說固陋者好爲記誦辭章之習反之身心毫不加察則其病又在學者二者交病人心陷溺風俗偷薄有由來矣朱子輯小學書先之以立教示標準也次明倫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次敬身曰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又益以稽古使知所考也嘉言廣此者也善行實此者也舉倫常日用間令人隨事精察隨處體驗自四書而外未有如此書之廣大精切者也學者識古聖教人

爲人之意，求盡倫紀，不肯自棄其身，便是踏實地，做功夫處。總之小學一書，要人在初基上立定腳根，節節求去，不要人矜言捷得，驚廣自荒，是卽於大學補出敬字一段功夫。平穩穩一直向上去，實徹上徹下之書也。能精心研求，身體力行，其於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一以貫之矣。以此爲教，教得其宗，以此爲學，學得其傳，人宜實用力於此，而無忽焉。可也。

○太守薛諱晉捐脩書院居仁由義二齋。

○九日脩書院牆垣始工。○十日。

李士逸來受業長公

母舅爲介。士逸字淑仲，三十七歲，柘城人。○十六日會文。○二十



日書院講習之暇，偕諸子廓山眺望。桐葉  
塔前翻碧秋詩書博我溉餘休。開懷別望

天空處逝者。○二十六日書院與諸子講論  
還思川上遊。○至書

院發雖愚必明二句言下有解悟者因語之  
日只看果能字矣字雖字必字聖人直令人  
不得不激厲奮發是。○二十九日書院聖殿  
在有志者勇爲之。

告成。○朱陽書院記。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  
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

形有不踐性有不盡無他不知學焉故也。古  
之學者講求身心誦法孔孟尚矣。顧絃誦準  
乎時肄習擇乎地積日累月優游厭飫於其  
中而未之或息非以學貴緝熙惟靜專斯有

獲歟。吾邑柘城爲朱襄氏之都。明末寇亂。先王父筠峯公講學於茲。而未竟厥志。及予大人繼述之。謀講習地。非一日。己巳。予丁先太孺人之艱。回籍。庚午夏。讀禮之餘。大人偕往度地於東關內。去城數武。可建書院。以其地在朱襄之陽。擬名曰朱陽。嘗與耿嵩陽先生陳介石太史訂斯名。既定。予大人隨經營創造。鳩工庀材。先門垣。次講堂。三楹。次齋房。六楹。東存誠。西主敬。次庖。涵廡舍若干區。更得邑侯平泉史公建聖殿三楹。自庚午秋至辛未秋。次第告成。予不揣固陋。時同來學者講貫於內。仍泌陽教士法。講學會文。以初二、十六日爲率。每值講期。携仲弟振起。隨大人後。三揖進。邑侯廣文諸紳於前。諸生以次序坐。



少間、司講者揖立講案前、講書某章。人皆肅然起敬、無惰容。講畢、揖而退。官士晰疑解惑、互闡學旨。於天人性命、蓋油油如也。日過中、稍休、具麥食、菜羹、器以五、設席以十、計史公亦時具饌禮。學者鼓舞作興、不輟。以故簞瓢疏水之味、屢嘗於古柏陰森之下、而人不之厭也。會文亦然。其餘日皆來學者講習之常、與邑人士少長咸集、蓋不同云。予因是嘗徘徊書院之側、而竊有感焉。以其勢西臨雉堞、橋梁聳峙、清流迴繞、自舊城紆徐南來、不使湍激奔騰、而別有沼沚以蓄於亭垣之右、斯固一奇境也。南望橫郭如案、峰巒隱秀、傍東西兩路合抱、會於郭外、如兩翼然。東南一帶鬱鬱蒼蒼、柏幹參差、竹林茂密、中有別墅、以



通其氣脉、而近則煙火相連、塵市相錯。又北而先筠峰祀鄉祠、巍踞舊屏山之陽、與此正坎離相向。復左右緯以唐宋古寺、及予學箕園、儼然層鎮疊幃、拱其項背。意勢之所極、人文萃焉。然則書院之設、謂僅誇閎構已哉、抑將聚英流而驅之聖賢之域也。予故記其營建歲月、卽不容不爲之言曰：聖道之大原出於天、聖學之要旨、在復性。天生人而卽以仁義禮智賦之、是天命無日不在人也。但與學者驟而語此、鮮有能會其微者。惟使之居處漸磨、涵育積累、遜志於學、問思辨之內、而實體乎人倫日用之常、致功於戒懼慎獨之際、而推極乎體忠行恕之間。久則存養熟、體察精、始知天命之流行、卽一事一物而在、亦



卽萬事萬物而在。卽一朝一夕而常存。亦卽百年千年而常存。由一本而體於萬殊。仍由萬殊而會於一本。舉天之賦我。以形者。不役於耳目之用。而惟心之官。是主則形踐矣。舉天之賦我。以性者。不逐逐於私欲之途。而惟善之體。是復則性盡矣。踐形盡性。雖自堯舜以傳之孔孟。其道何以踰此。書院中講明此理。學習此事。苟人心有存無亡。是卽天理之有得無失也。苟學術有純無雜。是卽道脉之有續無絕也。不然者。狙於習見。而不知化日糾擾於辭章。妄覲覲於祿位。始則利欲擾之。旣則未必不奇袤亂之。將不慮其蠹聖道而壞人心乎。是又學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子故並記一言。以告來學者。

冬十月朔、請于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史送

扁。扁字望隆、憲典。○上諭蠲免河南三十

仁廣被叩謝。天恩事。竊惟雨潤日暄、天地

弘施生之澤。家給人足、帝王普樂利之休。恭

逢皇上軫念河南災苦、特沛蠲卹弘仁、諭

令三十一年錢糧蠲免、漕糧停征、斯誠古今

以來所未有之曠典、允爲堯舜之聖所廣

布之弘慈、被蠲租賜復之恩、草木咸知雨露。

樂光天化日之下、血氣永戴。○二日、書院講

尊親爲此叩鳴謝忱上呈。

學。擬講孝經、孝經一書、夫子授曾子以治

天下之道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生



莫不秉仁義禮智之德。仁統四德、兼萬善、其發而爲孝、是本心之良、最切近而精實者。人能本親愛之心、以盡嚴敬之義、則立身行道、可以揚名於後世。故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一貫之道也。然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能外焉。天子以此治天下、諸侯以此治其國、卿大夫士庶人以此治其家、與身。五孝備矣。然後天地明察、民物和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郊宗之祀、配及帝天、感應之微、徹乎上下、斯其極矣。夫子生平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作孝經、而穆然於先王至德要道之治。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推本於三才、悉備以極之、通神明、光四海、無非孝道。貫徹於其間、可見孝統聖學之全、治術之要。

從古千聖百王未有外此而別傳心法治法者。夫子與門弟子平日講貫非論仁則論孝、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義。獨曾子力行孝道有得，夫子以爲可與明二帝三王之道，爰作孝經以授之。與他日答顏淵爲邦之問而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固同示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非爲一身一事而言也。獨是語顏子以克復之實，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授曾子以孝經十八章，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復引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言，以叮嚀之。其不敢者，敬也。敬則念念存天理，不敬則天理忘矣。敬則事事由仁心，不敬則仁心絕矣。其所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十二字、實夫子傳授心法。以此括孝經一書之大旨、與古帝欽明溫恭而後幾時、雍咸熙之治有同符也。故曰孝經一書、爲治天下而作也。學者烏可視爲家庭問視之節、而不窺聖賢授受之微旨哉。○三日書院與諸子講論、載講習錄。○八

日書院講論、載講習錄。○講中庸至無聲無臭、謂學者曰、兩無字、周子本之以作太極圖說曰、無極卽此意也。至字又卽周子所謂太極也。聖學源流、只是一派、異學者流強生議論、其於中庸天命之旨、乖違甚矣。學者不可不知也。○十一日、二十

七年 覃恩 誥封二軸頒下。勅封勤父

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爲孺人。勅授

勤爲徵仕郎妻封爲孺人。大人率家衆郊外

接 詔至家開讀謝 恩畢卽赴母墓前焚

奠。

勤父母封誥一軸。○制書云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猷服采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示酬庸之典。爾實大任乃翰林院庶吉士實克勤之父。令德踐脩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



錫之勅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不  
煥絲綸之色。榮播天章。

制曰。壺教凝祥。懋嘉猷於朝。寧國常布惠。揚  
休命於庭闈。爾翰林院庶吉士寶克勤母李  
氏。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內美於  
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於楨幹。茲以覃恩。封  
爾爲孺人。於戲。昭茲令善之聲。榮施勿替。食  
爾劬勞之報。慶典攸隆。康熙二十七年十月  
二十三日。○勤與妻王氏封誥一軸。○制書  
云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秘苑儲才。妙選必先吉士。大廷錫類。  
殊榮爰逮儒臣。爾翰林院庶吉士寶克勤。器  
資醇雅。學識通明。釋褐登朝。試職文章之府。

分藜寓直、摘華翰墨之林。茲以覃恩、授爾爲  
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入官筮仕、早爲王國  
之楨。稽古增榮、勿替天家之澤。

翎翹

制曰、丕積奏於中朝、端賴閑家之助。寵章頒  
乎慶典、宜分齊體之榮。爾翰林院庶吉士寶  
克勤妻王氏、早習女儀、克脩婦職。鸞鳴交儼、  
旣砥節於素絲。蠶績執勞、用邀恩於紫綵。茲  
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於戲、巾袿彰和順之風、  
鸞書誕賁。廷陞煥褒嘉之命、象服茂膺。康熙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焚黃祭文、三  
年以前、受茲綸恩。我母顯德、膺封孺人。今頒  
寵誥、盥書用焚。懿範孔彰、永慕思存。伏惟

尚。○十二日

官長親友來賀、予避不敢相會。

○十六日、會文。



○居仁齋訖工○十七日

與宋次杓札、足下砥風勵俗、維持

公道、大爲吾黨增光。昨諭行裝、匆迫恐悞期程、亦不敢過爲攀挽。但思我輩相知、貴相知心、臨別無可爲贈、願竊仁人之號、請贈以言。然里言或無當於道德、恐未足爲重、願借古先儒者之言、以爲贈。不孝竊見足下道誼敦篤、光明俊偉、之槩、時形之於言論、丰采而公郎舉止、恂謹爲文、迥絕塵表、將來造詣、安可限量。茲奉中州道學編一部、惟冀公郎玩味其中、一展卷間、儒踪可追、希賢希聖、以精力猛進、久則不患不出人頭地也。願効區區、未知當否。先大父存心制行、表裏如一、經數十年湮沒、不彰、得巨眼照到、表章前踪、不孝等



感且不朽。亦見足下古道自處。方能知人。感甚且服甚也。○十九日書院講論

載講習錄。○二十一日由義齋訖工。○二十二日

書院講論。○二十三書院講論日載講習錄。○二十四

日語楊太和先生曰。聰明才智之士。挾私妄作。日與天遠。固不若確守成法者。與天日近也。日近則日親。日遠則日違矣。此聰明才智之所以卒流於小人之歸也。○二

十八日。邑侯史致祭先王父筠峯公祠。贈匾

額對聯。匾字印心鄒魯。○對聯繼往開來。紹千聖欲墜之學。道垂不朽。移風易

俗敦百行首重  
之原化被無窮。

十一月朔

哭母詩。東風栗烈兒猶在那復  
舉裳問母寒。堪痛三年無一事。壠

頭陌上夕陽殘。

○八日赴鹿邑祭梁仲呂姻伯。

代人祭

梁仲呂文。嗚呼予於公心折之蓋已久矣。初焉非以其姻故既而勤兒獲訂姻盟於潛夫親家也。予之心折於公也。抑又切矣。迨公女孫歸予家循循執幼婦禮因嘆公家禮義漸摩者深。至是予之折服於公也。蓋灼灼乎其實可徵矣。噫公爲鳴鹿鼎族匪華其宗抑且禮漸其俗。今觀女孫守禮弗替世之能似公家者蓋鮮矣。夫子於公居違百里平日交



未謀面、因聞風想慕、遂以一日結百年之好。在公非稔識予家、諒不肯俯締朱陳、而予以公女孫之賢、覘公之家也、亦豈與流俗汶汶爲趨尚比哉。嘗聞女德在敬、首重惟孝。公女孫歸予家時、勤兒諭泌陽、且朞月矣。予孫容端每晨昏於予夫婦前、脩定省之禮。公女孫亦如之、窺其意、一似謂舅姑未、在、以得祖與祖姑歡、爲補其缺者。噫、心乎孝矣。予夫婦弗自安、止之、歷數月始遷。至衣服飲食、習荆釵布裙之風、茹菜根、不以爲素。而其家庭節次、期望間、隨衆拜見、不惰其容。至閭閻內有數日、不聞其聲者、若似訥訥於口、然有所言必中、蓋翼翼乎敬也。而婦德備焉。向非公家禮義漸摩者、深謂能善是、予安敢信哉。至是予



於公心折之、抑又極矣。顧予心折公、竟弗獲登堂執手、一講家規也。予之痛悼於懷也、蓋無已矣。茲當啟殯宮而歸佳城也、思之若接乎其容。然而終不可得見矣。悲哉。閭里間、春不爲相、矧至戚孰能禁予匍匐而哭奠哉。聊陳鷄絮式薦微誠。惟靈瞻顧庭除、見蘭桂盈芳、簪纓輝耀、行將邀紫誥之疊封於未艾、抑亦可慰乎九原矣。嗚呼哀哉、尙饗。○

十一日回家。○十六日、大祥、行禮墓前。○二

十一日、耿嵩陽先生使來。

因病不能踐朱陽書院之約、遣使致

書道

○二十三日、作先太孺人傳成。

先太孺人傳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勤試禮闈獲售旋與館選五閏月邀覃恩封父爲翰林母爲孺人明年己巳迎養京師。白秋徂冬太孺人舊疾作凡百閏日竟卒於京邸。嗚呼痛哉。勤思奉兩大人歡而太孺人竟以是告終也不孝之罪百死莫贖更安能執筆爲太孺人誌芳跡哉。雖然母歿而善不傳子之不孝罪通於天勤又安敢不泣血濡毫爲我太孺人一一誌行實哉。勤髫年逮事王母憶王母嘗言太孺人孝行至悉稍長戚黨又時時道刲股事勤方知太孺人爲純孝也。又長勤服大人庭訓朝而肆業大人誨之不少輟太孺人復夕而課讀於紡績傍令執孝經書史解說大義教以身體力行時聽其言不知返諸躬然警於





心不敢忘其言。勤於是又知太孺人慈愛成性實義方著訓也。自是勤漸長矣。凡所行事皆能記憶之無忘矣。今述其所聞誌其所見。我太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雖亾猶存。敢畧言其槩俾後之人得有所考焉。太孺人出於李邑文學芳生公諱毓勤外祖也。聞外祖與王父筠峯公契以道遂締姻盟。又聞外祖母岳太夫人之表令則也。從幼教太孺人習女紅學織紵醢事。一旦令讀女孝經口授手指無遺於誨。太孺人之得乎壺教深矣。無何外祖母亾。不三月外祖且繼逝。太孺人煢煢弱質惟我外曾祖父母是依。舅長公公諱克威未數歲母感傷輒與太孺人相對泣。太孺人體羸力不勝哀死而復

甦者數數。幸外祖母遺一婢忠實不欺。旦晚間出入飲食事惟謹。寸晷不離側。以故太孺人疾病艱苦。雖踵相告。卒不至於隕絕。不然其得生全者。蓋亦寡矣。又聞來嬪太夫人時。王父筠峯公久卽世矣。王母姚太孺人方奉繼姑李太孺人於堂。雖食貧茹荼。極相得歡。太孺人復佐姑事祖姑。能甘人所不能甘之貧。以盡人所未能盡之志。是以蓬門葦戶。依依不能頃刻離和氣洋溢。真性流通。不復知人世睽絕象也。閱數年。曾王母卽世。太孺人佐大人盡誠盡禮。營葬無遺憾。痛幽明永絕。敬事王母益篤。凡出入起居飲食衣服之類。靡不體其隱而怡其情。會王母患痢。太孺人與大人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數日。疾革。太孺人



泣曰、吾姑半世艱辛、以撫此孤也。今至此乎。計有可以活姑者、雖捐軀弗惜。默思割股以救、輒轉不能寢。時順治十六年己亥秋七月初四日夜也。將旦假寐、聞室中語曰、時至矣。時至矣。遂驚起、焚香告天、引刀割左股肉、刀痕不傷、無血濡、弗痛。若有神相之者。和湯液以進、姑食之。自旦及日中、不扶而起、能健飯。則爲七月朔有五日矣。未逾旬、沉病頓痊。更延壽十二年。迺卒。遠近傳聞、皆嘖嘖嘆至孝。格天云。順治十七年、邑人舉其事、邑令張侯釋後中丞王公日藻、學使林公堯英、皆旌其門。事載邑乘。耿嵩陽、陳介石、高惕庵、田簣山、劉山蔚諸先生、各爲傳、噫、所聞詳矣。太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匪勤

言之誣矣。再舉所見，更有行事彰彰人耳目，  
間而不可掩者。勤見太孺人之於王母也，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承顏諭志，意在言先，又不  
第勤酒漿脩飴，隨爲畢厥事。以所見之孝思，  
窺所聞之孝行，知刲股事固孝，念之誠篤，迫  
於無可如何，遂動於不能自己。古人之有無，  
經常之合否，姑病之能療與不能，已身之或  
存與或亡，皆所不計，而不妨以痛哭迫切之  
衷，下同於愚孝者之所爲。於心有何違碍，於  
理有何扞格。天亦安得不鑒其誠而默佑之  
也。是非奇行也，庸行爾。不然，太孺人日用常  
習，惟循循於平易之爲，從不道鬼神險怪事，  
顧獨於事親而奇之乎。又見於大人相助以  
有成也，處貧窶安寧靜，勸誦讀之功，以絲枲



佐之愁苦之容不形。冬夏之業無間。以是大  
人得專精問學。自入庠後。流譽無窮。皆太孺  
人內助力也。大人嘗爲述其行曰。四十年來。  
道義勸勉。匡余不逮。受益不淺。嗚呼。此豈人  
世所常觀者乎。勤更見立心光明。毫無偏私。  
以大公至正者施於待人接物之間。事之行  
止。一以義裁之。於天理人情。務協其當。每見  
大人決事於外。入而謀之。如出一轍。大人喜。  
太孺人心安。子孫一堂。渙然怡然。家庭間渾  
是此景。益由太孺人見理明。處懷坦。無纖芥  
拂經處。故動罔不宜。如是。是以難也。至勤勵  
職業。率家衆。手不絕機杼之聲。躬不憚蠶績  
之勞。嘗裁家務。至夜分不休。課田廬之播種。  
納稼。出入幾何。籌賦稅。賓朋之需用。幾何。某



某事之宜舉某某輩之待周無遺筭也。當葬王母時哀泣之餘躬執勞瘁無懈於事無愆於禮。人皆嘆服謂勤敏邁等夷家道之興由此也。然惻隱之性由於天植嘗感道塗號泣者、憾然於懷、憫窮人顛連無依者、懷惻惻爲之慮、有切己之痛、而貧而寡力、往往觸周濟心而弗遂、至歛歔不能自己。每謂勤等曰、此心勿問窮達所不能逮者力爾。汝有力時勿失此心也。宗族有用弗瞻者、歲時出布帛穀米周之。婚葬弗能舉、必厚遺之。親黨凡尊卑大小悉洽以惠。其御家衆也、撫之以恩、處之以義、寬而不至於縱、嚴而不至於苛。內外長幼間各勤業、無隙行、斬然截然、其漸漬者深也。勤鄉薦時、未冠、惻於行事、有猶豫弗決者、太



孺人以片言決之、使勿疑。有事幾將失者、以一言立轉之、使歸於道。更有過已著而不覺者、以正言反覆開示之、使悟其非而知改。不悟則繼之以怒、甚且卧而不食。至此未有不悚然懼、翻然悔、思易其轍者。事後徐思、益知前日之過、非由母教切責、幾悞一生也。噫、剛明果斷、雖士君子猶難之、太孺人因性而發、若決排疏濬之、因勢利導如此、此非人所能及矣。於貨利視之淡然、有則公之、家人用維均、不令子婦事私積。嘗曰、財用人以富家、吾以卹衆。衆苟衣食豐足、不至凍餒、吾家富矣。倘尺布寸帛私爲己有、子婦效之、何所底止。吾家富乎、否乎。故家中常需以及慶弔燕酬之費、嘗至窘於財而未嘗有私囊以佐乏用。

蓋自勤入小學以來三十餘年見太孺人與大人之脩身而慎行宜家而善後者始終無一錢私蓄以貽子孫也。然此皆人所習見之更有勤所獨見不敢必人之能見之者則有如爲學一事專一謀畫期以遠大而勉以成德恐世之爲母者或鮮能知此義也。王子歲勤邀鄉薦歸拜於庭賀者踵門。太孺人色憂曰吾懼子學之無成也。勤愕然跽而問故曰人賀汝以科名吾憂汝不得爲聖賢之徒爾。科名固所榮親顯揚不更有大於此者乎。勤之心由是怵怵然動矣。旣而大人與太孺人舉孫夏峯湯睢陽耿嵩陽三先生爲最曰當今倡學者賴有是爾汝盍在觀有道家法乎。夏峯豕孫同年友也。睢陽居不百里嵩陽且



咫尺伊洛學必有傳者也。勤拜受之。心又勃勃然欲往矣。未幾夏峰歿。睢陽被召。適嵩陽之劉子叔續來司柘鐸。因寓書耿逸庵先生論學。逸庵先生一見志決。手復云。不謂與居敬窮理作功夫兩地同。自庚申後。無歲不遊嵩陽。嵩陽先生亦懸戀無已。歲弗遊。輒使人來也。癸亥年。值歲歉。大人憂賦不克。勤亦困之。太孺人曰。不懼荒爾學乎。命之嵩陽肄業。以久違膝下。辭曰。爾之他。不能不倚門而望之。嵩陽是卽安室廬也。夫何辭。既往而歸。太孺人色喜曰。吾見爾學日進。吾更憂叔子之學無成也。此子頗聰而多疾。乘其幼使之得所依安。知不猶爾學之日進也。請於大人。大人志懌。明年甲子春。勤携三弟克恭之。嵩陽

使受學於耿逸庵先生之門。是年冬十月，振起武闡中鄉試，諄諄以勤學問法。古人爲期，猶之教勤與恭然。夫母之愛其子也，大抵慈忍之意多，督誨之事少。彼不知愛者，以家庭爲怙非之地，以天性爲賊恩之端，固無足論。間有知愛者，不過偶規正言，偶示正行，踰時而聽子之所爲矣。卽有勤課不息，能知大義者，其處心積慮間，惟以博青紫爲第一，督之以記誦詞章之習，不復責之以忠孝廉節之道。是以其幼也，習而安焉；長而與之化焉；老則罔焉，而不得與聞古昔聖賢之教。吾不知其所謂愛者，何有焉。今觀太孺人之愛勤等也，勗之以學，而不以科名畢其願；更恐子以科名移其志也，諭之以取友親師之義，教之





以履仁蹈義之方、而無一時釋諸懷。嗚呼、所謂知大義、愛而能勞者、無踰於此矣。雖然、更有愛之至者、事未彰於世人、亦無得而知。方家居、嘗與大人詢嵩陽教法、以爲他日可倣此、是亦學也。及至京邸、顧謂勤曰、爾父營書院有年矣、期爾以文章報國、以詩書啟後。是吾與爾父志也。不然、志弗就。夫太孺人之不欲庸愚其子也、非勤之所敢承也。然愛至此、人鮮知矣。此勤所獨見之、而不必人之悉見之也。他如治家以法、定家規、明禮教、每於節壽之辰、肆筵設席、兩拜大人於寢室、祀先必親滌祭器、具饌必親爲之、務使豐潔。朔望常節、同大人率子孫入祠堂行禮、薦食旣畢、子孫卽羅堂下拜見。肅肅雍雍、以之崇分誼、而

敦倫教、慮深遠矣。又教小兒當能言時，卽道之以孝弟忠信之行。每晚集少長於堂，最穉者俾立桌隅，講說古道，使之聽知誦讀。者策以躬行，無資口耳，習以爲常。顧性抑抑善下，直而能異，多取善而不以爲屈。無論姻婭子姓，許以言進，卽婢奴輩有一得獻於前，亦欣納之，不以爲愚。弗益我也。早歲歷辛苦，淡薄與性宜。雖勤倖邀一第，無改素風。至京，屢以甘貧淡却華臚爲戒。獨是體常弱而志願壯，理家事不憚勞勤。自己未後疾不去身，逮迎京師，調攝醫藥，竟至罔效。嗚呼痛哉。憶初抵京時，因膝下歡聚，心神怡悅，容顏暢濶，飲食視往日惟倍。自謂大福將至，乃未及一月而疾作矣。雖藥餌日進，然喜意油油，絕不見有



怨怒之容。至<sup>⑨</sup>初病以至屬續如一日也。己巳冬十一月十五日、夜勤與克讓侍藥、猶以居官盡職爲勉。至十六日黎明、盥洗扶起、端坐而逝。聞者驚悼、在京宦遊者弔盈門、各誄以文。十二月初十日、勤與克讓扶柩南歸。初十一月朔、大人作書遺家、言母偶遇疾、醫治得痊、無以此恐。至十二月初五日、振起、克恭得接閱、憂不安席、曰、吾母殆將病也。居者行者各勿懈。卽日振起、冒雪北往。十有六日、遇柩於真定南之滹沱河、痛號幾絕。路人傷之、強起扶柩偕南。二十日、克恭亦在家聞訃、抵里後、諸在位及遠近親疎、下逮樵牧輩、哭者絡繹不絕。先是、扶柩南來、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黃河北岸水<sup>⑩</sup>、擁不可渡。舟子色懼、勤禱河伯

曰太孺人生有顯德、當無阻此。若獲濟、是在善也。神鑒實多。須臾冰止、舟子挽索以濟。風平浪息、順行無遏。若忘其爲涉波濤者、不移時而登南岸矣。舟子喜曰、吾自操舟楫以來、未見有是者。及回視中流、冰復自天而下、不可更渡。噫、太孺人之脩德格天、有合無違者、於茲益信也。茲據所聞所見、約畧以誌其槩。後之君子、倘緣是而有所考焉、我太孺人之存心制行、可通神明而裕後嗣者、且光垂不朽矣。太孺人生於明崇禎九年丙子正月十九日辰時、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有四。子四、克勤、振起、克恭、克讓。女四、長先、孫六、容端、容恂、容肅、容莊、容邃、容儀、孫女五、曾孫女一。康熙二十



九年庚午冬十有二月初四日葬於柘城南  
 三里祖塋之阡。勤等泣血納誌銘於壙中之  
 石。振起克恭痛未親含歛。○  
 廬於墓側。負士躬築云。○  
 二十三曰書院  
 載講習錄。○振起曰。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  
 食先生饌。在常人已爲孝矣。聖人與賢者言。  
 以爲未足當孝。固是孝道難盡。亦見聖門弟  
 子不可易及。曰。此其所以爲聖賢之學也。聖  
 人陶成諸賢。只是要他做第一等人。所以賢  
 人有病痛處。偏爲指出。賢人之分量。已是儘  
 高。聖人之期許。更自難滿。此等處。豈後世  
 所能窺其萬一。讀書須如此解會方得。○

二十五日

容莊送  
入邑庠。○

二十六日大人率容莊



墓祠致祭。○二十七日耿嵩陽先生使回。與

嵩陽先生書。所諭朱陽書院講學之期。今歲無及。俟來歲春明時遣使奉迎。朱陽片土斷不可不爲先生過化之地。因憶登嵩踐約。十年未果。前一旦行之。則竟行矣。朱陽之遊。曷弗如是。當此正學湮晦。海內同心。旣不多見。卽吾鄉鼓吹宗風者。湯先生而外。亦未易指數其人。倘荒城僻隅。得先生一揮塵教。振人心於旣失。續微言於將墜。其所關豈細故耶。先生以覺世爲心。知不吝教。今冬保護深固。明春竚俟道駕來臨也。○二十

九日書院講論。○三十日鍾聖鐸來訪。

載講習錄。



十二月朔書院請先師孔子神主。

祭文、惟神德配天。

地道貫古今。佑啟後世書院。肇新朱陽片土。虔恭明神。請主入祠。人咸凜遵。蜀吉祭告。肅

將明禋。

○四日

評扶溝何第小學集說、讀

尚饗。

所集小學說確實醇正、大有

功於名教。人人守此家法、從幼便自灑掃應對進退間涵養將去、長而從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功、則心與習俱化、理與事相安、聖賢脉絡自可尋將上去也。不然、馳騖空寂、二者交病焉。極服所採切實中肯、一支離語、撓越不得、所謂選言居要是也。聞鍾子聖鐸道君家行習純依古德、讀此深為嚮往。何日得握手面質此事也。○五日 題劉蒼佩

齋日直方齋。贈聯云：持養無踰居敬法，討究還視力行功。○題直方齋詩有序 鈞陽劉

忝山先生令嗣。蒼佩希心問學，循循守道。余嘗過其廬，畱止之，談學至夜分，見其淡遠寧靜之風，知其得力於持守者有素。一日鍾子聖鐸遊朱陽書院，命予題蒼佩齋。予因以直方題之，商敬義也。更附以詩曰：天地之大德，藏用與顯仁。君子何所事，去妄以存真。存此心之靈，兩大賴維人。力雖別高下，學須見經綸。位育吾黨責，斯道豈沉淪。鄒魯繼唐虞，垂訓日諄諄。上下千百年，統緒及洛閩。著述徹奧旨，六經探討新。表章大義昭，後世悉凜遵。君家詩禮舊，閭閻著垂紳。昌後迪令德，奇姿誕君身。蚤服趨庭訓，溫潤表德純。儒術雅



自好樂道在安貧。有齋名直方。敬義功惟親。道岸登由我不孤。自成鄰。悠悠陽山側。大雅範人倫。○書康義成先生傳後一章。林泉方幸遂幽貞。多患偏來痛此生。尋父山阿血淚滿。撫孤燈影片心傾。鄉人慕德羅階望。大法垂名謚義成。說去還畱寬長跡。高風依舊掛康。○六日。送鍾子序。鍾子者。懷孟鍾爾成。知先生子也。爾知先生學於夏峰。詣日進。遭遇艱。徙大河南。寓於緱山。每往反嵩陽。既而遷禹教授生徒。置田百畝。遂家焉。其子聖鐸。質聰慧。從幼隨乃父。於夏峰。嵩陽。日久。漸摩。日益器局。近於道。初學八股。繼學詩古文詞。其爲文斐然可觀。以家貧。謀生不給。尊乃父命。更業岐黃。此亦貧困使然。然

擇術如是，是乃仁術也。庸何病乎？鍾子來遊朱陽書院，拜先王父筠峯公祠，携手登舊屏山，坐談其上，依依不能舍以去。夫人之擾擾塵世者，亦烏知有山水之樂？卽偶一遊覽，亦不過樂在山水爾。今觀鍾子於山麓水涯間，瞻眺畱連，若有所深思而遠志焉。且坐屏山上，顧先筠峯祠曰：子觀此志樂，噫，鍾子之所得，吾烏能測乎哉？讀乃父病中日記，自遘疾以至屬纊，未嘗一日廢學。其於夏峯、嵩陽，蓋患難生死以之。鍾子從幼隨乃父之遊，於兩地也。吾固知其中之所得有深焉者也。雖然，不可以不勉也。○書院講論載講習錄。○與書院諸子講性與天道，不可聞處，因指講堂前二柏示之，曰：此樹人人知，是柏不知實是。





一團元氣生聚。今指之爲柏人則知之。指之爲元氣流行。人不之知也。子貢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亦此意。○子貢從悟後說出箇可得聞不可得聞。學者宜細思之。○文章可得而聞。是就威儀文辭人人所習見者而論。究之性與天道何嘗外此乎。雖夫子罕言性命。然言事言物卽是言性與天道處。天下何事不有理。何物不有理。何事不有理之所以然。何物不有理之所以然。其言事言物而性與天道卽寓於中。特學問不到者不能處處領會其妙。止覺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者而不知。夫子久已言之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是子貢見夫子之教無行不與。

日與人言孝、言仁、言義、言禮、言忠、言信、以至詩書禮樂之教，無非性與天道。特悟未及者，不之知爾。此其悟益亦庶幾乎夫子所以終以一貫予之也。○知夫子之下學而上達，卽知夫子之言性與天。○八日 鍾聖鐸行送之。○九日 道不可得而聞處。

# 以後書院輟講。○三十日

辛未除日，朱陽書院獨坐二首。滿

城爆竹歲寒消。此地誰云竟寂寥。收拾殘冬惟一卷，迎來春色只中宵。流光早被梅頭喚，懿好全憑蘭氣招。時憶諸生問道日，忘歸久自謝塵囂。歲月蹉跎已四十，驚心聞道一何遲。止因書癖求安頓，不信人情逐變岐。捫舌從今當有戒，咸膺莫更笑無爲。閉門敢說



間有日、檢點昔非謝舊時。○除日書院令克  
恭剪梅詩。講堂雲卧疎枝斜、風動幽香春  
意賒。欲解東君消息好、庭前憑取一枝花。○  
辛未除日拜先大父筠峯公祠。祖德貽謀  
一卷書、好教耕穫勤畱畝。無聞最悼多心過、  
有志還求淡世譽。數步雲携嶺樹早、半天香  
帶屏梅初。從知春色漸移舊、展拜由來是歲  
除。○除夕哭先太孺人四首。黃沙埋骨反  
爲家、忽道今時易歲華。穎草丘壠添土塊、黝  
牆兒女易縞麻。雲天黯淡迷山色、風木悲傷  
暗燭花。有淚反難輕易落、莫教嚴父倍興嗟。  
偷看嚴父淚含頻、便把兒童集此身。啼笑  
一聲收淚眼、喜哀兩意度花辰。從知有淚難  
輕下、未道歡言便是真。仍念往時今夕裏、失

聲何處拜慈親。慈親那得降瑤池。雙手挽  
言兒在斯。一看容顏還似否。三年壯瘦有誰  
知。弱腸輪轉。渾疑夢。畫堦更聲。總是悲。痛殺  
慈幃。終不見。如何。今夕進雙卮。恨殺東君  
報歲除。一天星斗。煥茅廬。時來物自爭春色。  
母去我徒廢架書。五十四年。追闡範。億千萬  
輩。還生初。爲看純孝天。  
人合女德。分明示廣居。

是年書院考課之功多。

外孫宋齊保投字

尋樂堂日錄卷八終

校記

①劉弦：當作「劉炫」。按，劉炫，隋朝人，曾注《孝經》。

②聲：當作「聲」。

③贈：當作「增」。

④「訂」上當脫一字。

⑤「生」下當脫「之」字。

⑥肆：當作「肆」。

⑦且：疑作「旦」。

⑧母感傷：按此句文意不明，疑有脫誤。

⑨至：當作「自」。

⑩水：據下文，當作「冰」。



儒藏

尋樂堂日錄 卷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67

页数=86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9

SS号=1236560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4.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